

# 小說大觀

包天笑先生主任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集十第年六國民  
The Grand Magazine.

九  
本 部全

鶴病錢笑天色  
任主

第九號出版



小說畫報

(特) (色)

- 一 小說以白話為正宗本雜誌全用白話體取其雅俗共賞凡閨秀學生商界工人無不咸宜
- 一 本雜誌以自行撰述為大宗所訂者皆一時文家所撰小說均關於道德教育政治科學等最益身心最有興味之作
- 一 本雜誌隨段隨節插以圖畫引起讀者之美觀
- 一 本雜誌准期出版決不拖延

(價) (目)

一月出 價洋 三角 全年 十二 冊者 三元 郵費 每冊 三分

發行所 上海文明書局 各省中華書局  
各省各大書坊均有代售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0 7425B

色天笑先生主任

小說大觀

天台山猿題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 魔術大觀



外國之魔術即中國之戲法戲局所出戲法大全一書明白如話試演  
 立見銷數之巨備受各界之歡迎本編所載譯自**東西魔術大**  
**家之新著虛虛實實奇奇怪怪** 借聲光化電為作用  
 與中國戲法相較實**異曲而同工** 譯筆既詳繪呈露圖繪亦不  
 失形模婦豈得此可以了解 **研究科學借徑遊戲** 亦增長  
 智識消遣牢愁之一助也

● 東西魔術

● 二百餘種

全書 一册  
價洋 六角

(天4)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小說大觀第十集目錄

插圖

(上海) 綠媚 (彩色珂羅版)

(上海) 樂第與琴韻

(上海) 笑意

(上海) 慧勤

(上海) 柳如玉

(上海) 君玉

(上海) 操琴之戲裝

(北京) 十美遊戲圖

短篇

秦樓 紅樓 花草珍 綠雲 劍

雲 雪印軒 怨娟 素雲 林鳳

娥 素馨

(北京) 訪蘭別墅 王凌波 花雲仙

(北京) 素雲與余梅仙

(杭州) 小寶英之化身

名旦陸紅水與粉菊花化妝

新世界之三怪

言情  
小說 淚點

天笑

外交  
小說 冤親

鴝  
雛



歷史小說 玫瑰一枝

瘦鵝

言情小說 夢棠小傳

鵝雛

哲理小說 青貓

卓呆

奇情小說 三十秒鐘之黑暗

見虹

言情小說 休矣

聽鷗

滑稽小說 獄裏新郎

天拙山人 彭年

談諧小說 戲耳

茗狂

偵探小說 角智記

小青

### 長篇

戰爭小說 戰線中 (下卷)

天立 笑人

家庭小說 藏珠記

毅漢

政治小說 鏡吹

崙

偵探小說 賣花女俠

半儂

### 傳奇

伏虎韜傳奇

紅心詞客





術之離光  
戲奇怪

本之刊從  
秘行未

# 戲法大觀

此為從前某大戲法家之秘本某嘗遍歷歐西到處  
歡迎其所製之彩器與葯料與眾不同即過門之法  
藏頓之法身手靈活出神入化非一種純用遮眼法  
者可比宜其為東西人士所歎賞茲編乃其友人所



手錄坊間並無刊本說明之處能令兒童都解奇奇  
怪怪一一可以立行試驗不特文人學士酒餘茶後  
足資消遣而失業無聊者借此謀生既簡且易亦補  
助社會之一得也

全書四冊  
價洋四角

上海  
文  
明  
書  
局  
發  
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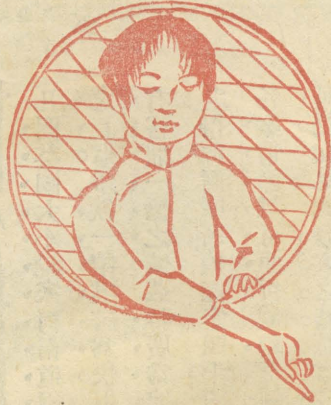
各省  
中華  
書  
局  
代  
售



綠 嫻



世  
界  
奇  
病  
談



可作小說讀

可作醫書觀

此編專搜集古今中外及編者親見之希有奇病  
輯爲一書都凡七十種奇奇怪怪罕見罕聞如俯  
窺牛渚十色五光如仰矚蜃樓千變萬化洵堪於  
病史上別開生面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全書  
一册

價洋  
三角



# 福爾摩斯偵探案全集

凡聞英國大小說家柯南道爾氏所著福爾摩斯偵探案者無不知為偵探小說中之巨擘。爭欲一讀其書為快。但坊間雖有譯本。率皆東鱗西爪。未具全豹。讀者往往有嘗鼎一臠之憾。茲特廣為搜羅。自柯南道爾初期著作起至一千九百十四年止。共得福爾摩斯偵探案四十四種。其中半為我國所未譯。即日本亦未譯有全璧也。各案情節離奇曲折。變幻莫測。當其黑幕未開。如墮五里霧中。一經揭破。莫不拍案叫絕。洵足開發人之智慧。增長人之閱歷。且其書中所談偵探學理。均的切合。用絕非徒特幻想荒渺無稽者可比。倘警界人士。能於公餘之暇。手此一編。揣摩既久。心得自富。一旦遇有奇案。必能獨抒卓見。洞見癥瘕。是此書可作為偵探界之範本。不徒供茶餘酒後之消遣已也。全書分訂十二冊。共千六百餘面。計五十萬言。誠偵探書中空前未有之巨著。此後如更有福爾摩斯偵探案出現。本局當繼續譯出。作為續集。茲將全集細目詳列於下。愛讀偵探書者。尚祈速購為幸。

## 全集目次

血書	窺中人面	隔籬髻影
佛國寶	佈書受給	室內槍聲
情影	孤舟浩劫	剖腹藏珠
紅髮會	窟中秘寶	赤心護主
怪新郎	午夜槍聲	雪窖沉冤
弑父案	僕背賊人	荒村輪影
五橋核	客邸病夫	情天決死
巧者許彭	希臘舌人	掌中倩影
藍寶石	海軍密約	癸崇
彩色帶	懸屋撒手	魔足
機師之指	絳市重蘇	紅圍會
怪新娘	火中祕計	病詭
翡翠冠	壁上奇書	竊圖案
金絲髮	碧巷雙車	罪
失馬得馬	臨原跡述	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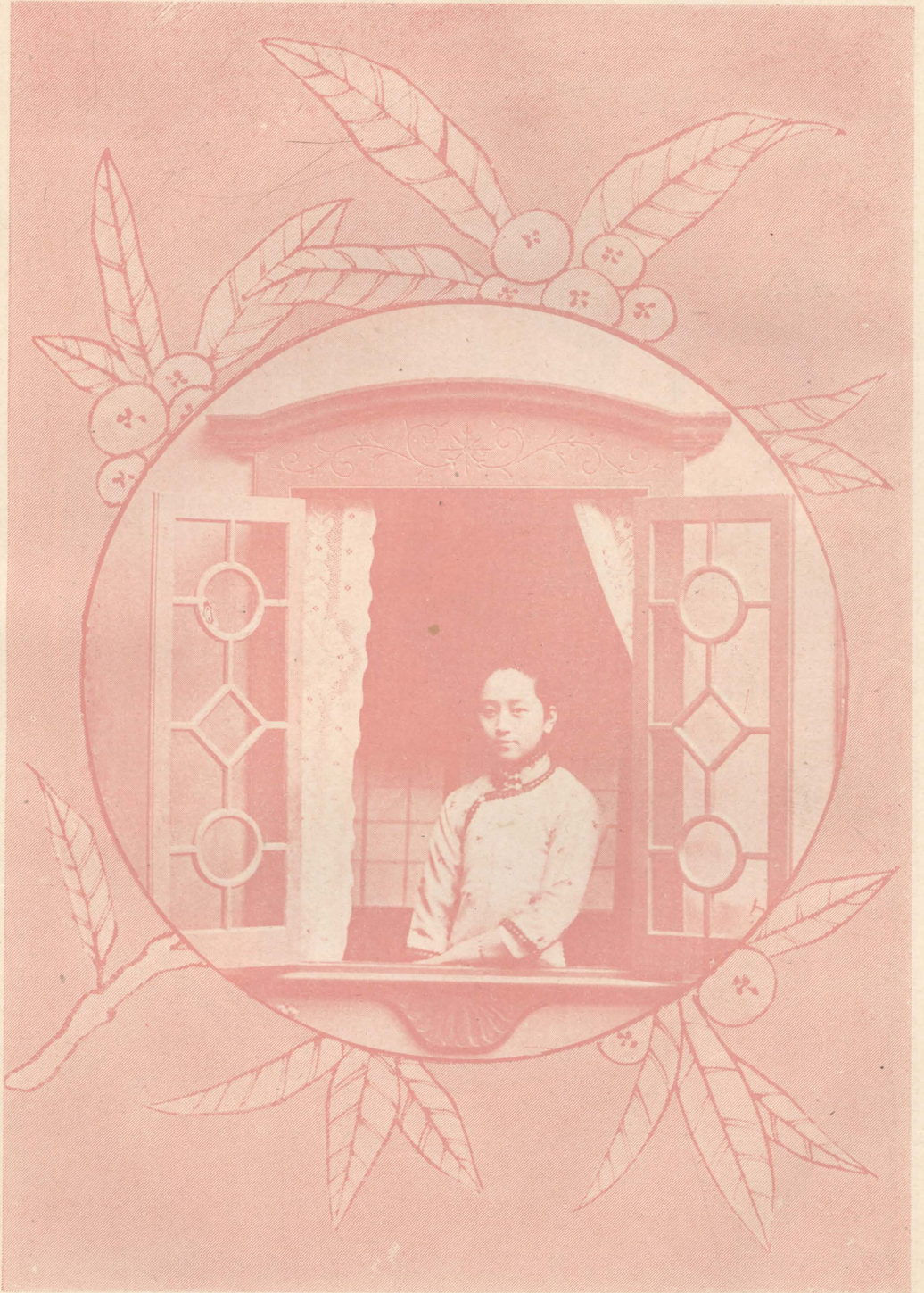
洋裝二十冊  
定價四元





韻 琴 與 弟 樂 海 上





上海笑意



上海文書局發行

警

世

小

說

繪續海上繁華夢

三集出版

警夢癡仙所著之續

海上繁華夢共三集

緊接前書先後凡二

百回一氣呵成實為

說部中洋洋大觀初

集二集早經出版三

集現亦出書

價目

初集

全書一册

價洋六角

二集

全書一册

價洋七角

三集

全書二册

價洋一元

(外埠函購郵費照定價一成算)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 新小說

## 文 明 書 局

本局所出小說先後凡六十餘種靡不事實新奇興趣濃厚文字不深不淺尤為雅俗共賞下列各書皆最近新著現已出版愛讀諸君幸速購取

▲哀情  
小說 春水沉冤記 全一册 價洋二角

▼商務  
小說 湖海飄零記 全一册 價洋二角五分

▲理想  
小說 火星飛艇夢 全一册 價洋二角

▼哀情  
小說 靈鷲夢 全一册 價洋二角五分

▲愛情偵探  
小說 情 全一册 價洋二角五分

▼奇情  
小說 孤雛劫 全一册 價洋二角

▲言情  
小說 竊絲記 全一册 價洋二角五分

▼軍事  
小說 刺薔薇 全一册 價洋二角五分

▲偵探  
小說 黃金舌 全一册 價洋二角五分

▼哀情  
小說 碧血巾 全二册 價洋五角五分

▲哀情  
小說 千古恨 全一册 價洋二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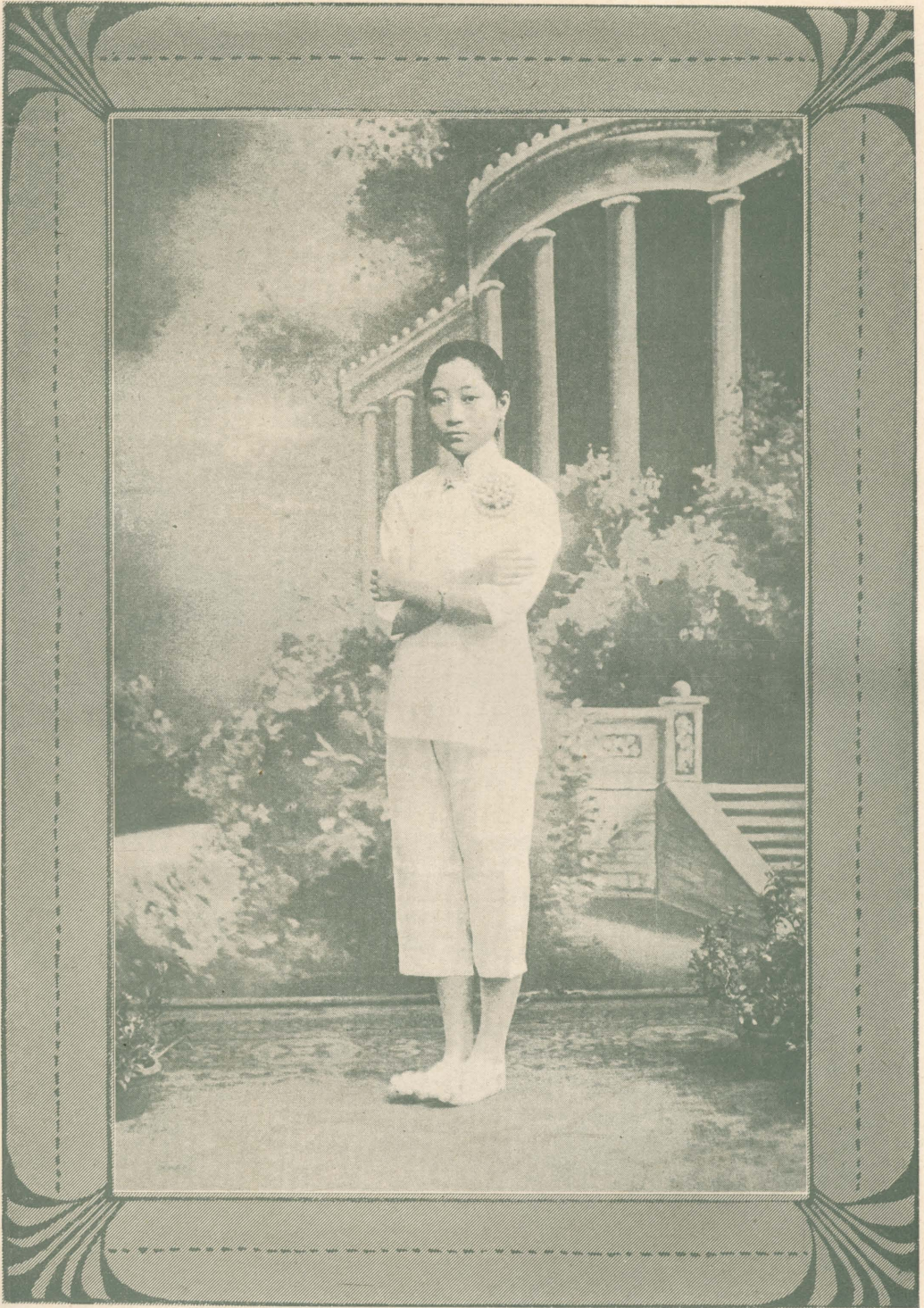
▼愛情  
小說 樓風苦雨記 全二册 價洋七角

▲怪異  
小說 妖像記 全一册 價洋六角

▼偵探  
小說 玉環外史 全二册 價洋三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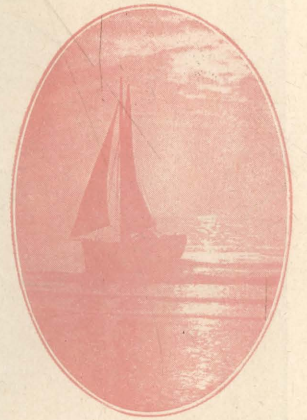
各 省 中 華 書 局 代 售





勤 慧 海 上





玉 如 柳 海 上



● 文藝編譯社出版 ●

● 代售處 ●

● 上海棋盤街文明書局 ●

# 袁世凱軼事續錄

本社因項城為中外古今未有之人物世人極為注目不憚重賞徵求軼事全傳後已附載一卷海內歡迎稱為信史徵求所至函牘紛來累幅盈篇積久成帙大而帝王之密謀小而兒女之瑣故關於袁氏一生者幾於應有盡有原原本本要非向壁虛造之文怪怪奇奇又非報章習見之事原文約計六百餘條刪去其蕪穢雷同者尚餘四百餘則分輯四卷以為前編之續現已出版欲知袁氏遺聞軼事者幸速惠購

● 洋裝一冊 ● 價洋五角 ●

出版





近五十年見聞錄

二冊  
六角

此五十年見聞聞奇奇怪怪  
非惟從前歷史所無亦非舊日  
小說所有本編於咸同間洪楊  
曾左諸人清季之官僚派革命  
黨及近日之議員政客等流并  
無偏袒采輯軼事嬉笑怒罵無  
乎不備當爲有心時局者所快  
睹也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玉 — 君 海 上





裝 戲 之 琴 操 海 上



# 袁世凱

## 全傳軼事



全書二册

項城全傳為得為

失大書特書不事

攻訐不存忌諱此

為袁氏一生之信

史

遺聞軼事得諸袁

氏侍從之人敘述

明確新奇可喜此

見梟雄行為之絕

異常人處

附有各種攝影八

幅非外間所經見

者可比

價洋六角

### ● 本 書 之 說 明 ●

欲知袁世凱平生之遺聞

軼事者不可不讀此書

欲知中日外交失敗之原

因者不可不讀此書

欲知北洋派軍人勢力所

由盛者不可不讀此書

欲知袁世凱待人手段之

奸詐者不可不讀此書

欲知民國以來政治腐敗

之原因者不可不讀此書

欲知數年來慘殺革命志

士心術之詭秘者不可不

讀此書

欲知造成帝制之原委曲

折者不可不讀此書





# 小說名畫大觀

短篇小說最易引人與會本編所輯 **任公琴南天笑瘦鵑蝶仙** 諸名家為多尤為難能可貴自倫理教育以至社會偵探凡二十餘類類各十餘篇每篇附以名繪妙與情事切合奕奕如生均情時下名手病鶴栢生慕橋聿光雲仙等篇之舟車之暇手此一編既讀小說又玩佳圖 **怡神悅目舍此莫屬**

發行所上海棋盤街

文  
明  
書  
局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繪圖者		著作	
周栢生	張聿光	樊山	任公
金少梅	丁棟	君武	冷血
韓佑之	吳松卿	瘦鵑	卓心
		蝶仙	一
		天笑	魏
		旭人	易
		梁令嫻女士	漢
		查孟詞女士	
余花農	丁雲仙		
陳梓青			
周慕橋	錢病鶴		
胡永康			

全書 二十冊 四洋 四元







北 京 十 美 游 戲 圖

素	劍	林	綠	素	花	十	紅	雪	秦
馨	雲	鳳	雲	雲	翠	怨	樓	印	樓
		娥			珍	娟		軒	





仙雲花 墅別蘭訪 波凌王京北



趣味濃厚！事實離奇

哀情 瀝血鴛鴦

全書一冊  
價洋一角五分

哀情 美人 心

全書一冊  
價洋一角

復仇 女傑麥尼華傳

全書一冊  
價洋一角五分

滑稽 諷刺 紅 薔薇

全書一冊  
價洋一角

社會 騙中騙

全書一冊  
價洋二角

小

本

小

說

十種合購洋一元二角并贈精式布匣一只

社會 芸娘外傳

全書一冊  
價洋一角

社會 閨閣豪賭記

全書一冊  
價洋一角五分

紀事 一掉緣

全書一冊  
價洋一角

哀情 菊兒慘史

全書一冊  
價洋一角五分

言偵 盜探

全書一冊  
價洋二角

精印小本！帶攜便利

(天10)



稗史叢書之一 稗史叢書之二

是編專紀宮闈上自皇古下及清代原原本本多從秘籍野史中蒐輯得來全書共一千餘條參考書至五百餘種欲知宮禁典實者不可不讀此書欲作香豔文字者不可不讀此書

是編搜集古今名媛故事雅記不經見之事自太古以及清代分類凡八計一千餘則都二十五萬言可謂極女史之大觀欲知世界掌故以便臨文掇拾者不可不讀此書

古	古
今	今
閨	宮
媛	闈
逸	秘
事	記

本書之目類

- 帝王類
- 皇儲類
- 公主諸王附
- 后妃類
- 上外戚類
- 闈寺類
- 后妃類下
- 宮人類
- 雜誌類

本書之目類

- 賢懿類
- 情愛類
- 俠烈類
- 幽恨類
- 神怪類
- 雜誌類
- 才藝類
- 淫惡類

本局稗史叢書共出七種此其二種也

全書 洋裝 六册 價洋 二元





雲 素



仙 梅 余 京 北





身化之英寶小州杭



(行)

(發)

(局)

(書)

(明)

(文)

# 小 本 小 說

十種合購者祇售大洋一元 附贈 布匣

小社 說會 鬪 富 奇 談	小奇 說情 血 巾 案	小奇 說情 黃 金 劫	小言 說情 水 底 鴛 鴦	小偵 說探 吳 田 雪 冤 記	小札 說記 殘 夢 齋 隨 筆	小愛 說國 碧 玻 璃	小社 說會 花 蠹	小哀 說情 桃 源 慘 獄	小幻 說想 魂 游 記
一册 一角二分	一册 價洋一角	一册 一角四分	一册 一角二分	一册 一角五分	一册 一角四分	一册 一角四分	一册 一角二分	一册 一角二分	一册 一角二分

(售)

(代)

(局)

(書)

(華)

(中)



# 南社小說集



南社成立七閱寒暑先後入社者五百餘人文學家占其多數詩文已刊至十九集茲復興高采烈出其緒餘共成小說十三篇莊諧參半撰譯相兼珍此衆腋之集味同一鬻之嘗傾倒南社者自當先睹爲快也

## 南社小說集目錄

自由	吳門周國賢瘦鵑	黃金	涇縣胡懷琛寄塵
黑醫生	湘鄉成舍我	媒毒	華亭聞宥野鶴
兒時	歙縣程善之	蛇齒	丹陽姜可生杏痴
賊之小說家	吳江葉葉小鳳	雲	丹徒葉玉森中冷
予之鬼友	青浦王晦鈍根	紅爪郎	江東王鍾德大覺
奇症	吳興趙澤霖蒼狂	傷心人語	香山孫璞阿瑛
		哀川民	江都貢璧少芹

全書一册  
價洋六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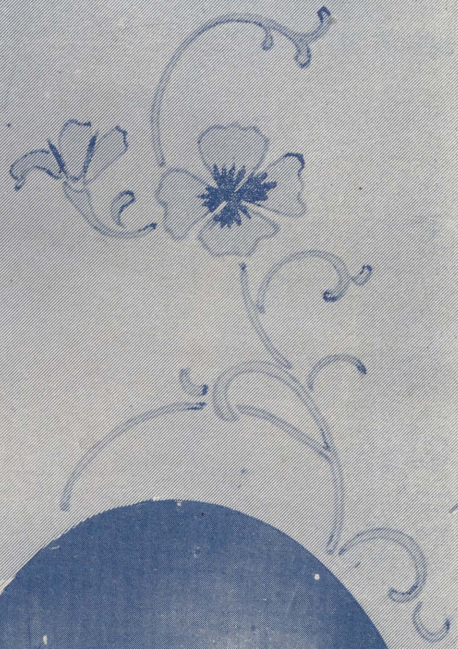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名旦陸紅冰與粉菊花化裝





新 世 界 之 三 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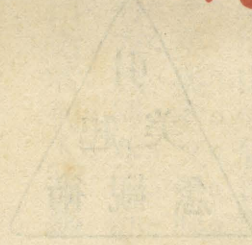
上 務 交 則 在 似 勢 行

言情小說

淚



全一冊二



Faint vertical text columns, likely a library or collection stamp,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山', '中', '美', '國', '書', '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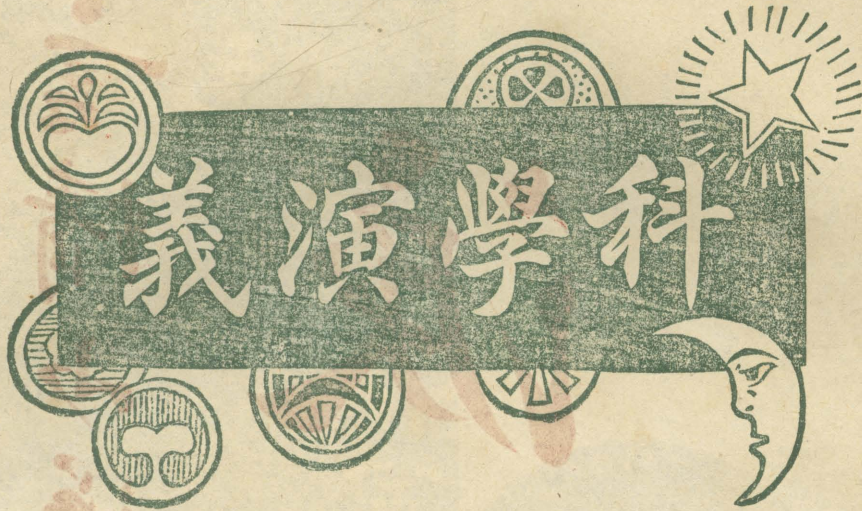
點

谷 音 中 武 外 書

(山天)



上海文書局發行



引  
美起  
念觀術

全書  
一冊  
價洋  
二角

啟  
科發  
識智學

是書本科學之真理為  
 游戲之玩具輯譯東西  
 洋各種科學游戲法匯  
 為一編自聲光化電氣  
 水等學以至測繪算術  
 製造等分為十餘門計  
 一百五十八條均出以  
 淺顯之文字而附以精  
 美之圖畫令閱者一覽  
 而明試演極便誠能於  
 玩物之中寓啟智之意  
 者也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憶英生方自西子湖歸。屈指星期不親筆硯矣。迴憶山分眉綠。霞暈臉紅。西冷橋畔。一絲風。又是一種境界。善感者到處都成棖觸。彼宛宛者過去之流光。英英者又豈眼前之景物。秋夢無痕。但覺溫馨在抱。往事如潮。不堪回首。正枯坐癡思間。剝啄有聲。則有友縹緲生來訪。憶英生曰。佳哉。吾友又餉我以好材料矣。縹緲生曰。日來無好懷。方送葬歸耳。憶英生曰。逝者何人。縹緲生曰。一女郎也。憶英生拂牋握管曰。此中必有歷史。我今爲君記之。

縹緲生初不肯言。敦促再三始微喟曰。是我永永不忘之一心頭恨事也。冥冥之中。我實負彼。然因誤成錯世之乖忤者多矣。可見人世幽繚悲淒之境。往往出於不自覺也。今之逝者實爲我一中表女弟。年少於我一歲。吾舅氏膝下僅此一顆掌珠。頗寶貴之。因小字之曰寶。又自幼作男裝。不裹脚不穿耳。我輩之稱謂不妹而弟之時。舅家尙豐瞻。春秋佳日。喜邀親戚歡聚。其家吾母歸寧。輒攜余偕。余小字亦曰寶。所謂宏農得寶之歌者。兩家已分唱之矣。於是彼呼我曰寶哥。我則呼之曰寶弟。猶憶當六七齡時。寶居吾家者。可一月日。與我同臥起。蓋以家中人染喉症。渠乃避居吾家來也。我本與母同眠。以寶來。母令我與女傭睡。我恃嬌不肯。母亦不忍拂之。第以我睡中輒以足蹴被。乃零疊一被。母伴寶眠。我夜半醒而哭。念寶何人。斯乃奪吾母之愛。母不得已。仍許同睡。此景此情。猶堪記憶。而白雲渺渺。望斷天涯。兒時情味。至足令人追想也。



一日時方隆冬。六出花飛。轉瞬間爲瓊裝玉琢之世界。小兒輩喜弄雪。搓雪爲丸。互相搏擲。寶飛一雪丸。中吾眉。稍我痛極。而啼。寶大驚。爲我拭額上之殘雪。曰：我非出於有心。哥勿怪我。又曰：吾母知之。必管我矣。我曰：無妨。頃已不痛矣。然而彼則不安之念。現於其面。少選眉稍。即腫起如核桃之半。母問我。即詭言。仆於雪中。曾不道及爲寶弟雪丸所擲。蓋恐爲寶母所知。將苦之也。



丁酉

山石之畔。一樹碧桃。盛開寶欲攀折。而苦於軀體之短小。余試之。亦相差三四寸。余曰：弟必欲之。則我有一法。抱弟高過於我。則得之矣。寶笑曰：試之。於是。我抱其軀。立假山石上。下矚深池。寶年穉。膽怯兼之力。

又一日時方莫春。舅家有一小園林。亦荒圯矣。顧雜花滿樹。羣蝶亂飛。亦見紅酣綠肥之景色。我隨母歸。即附讀於舅家同居之一塾師。與寶亦同學也。一出學塾之門。即往後園嬉遊。時假。



弱雖攀得花枝而玉腕顫動落英繽紛被吾肩頭俱滿時我輩未留意乃爲舅家一老嫗所見訴之吾母謂茲事良險倘一失足有性命之虞而母遂以是扑我矣

寶至十歲尙未穿耳以平居作男妝也顧其祖母不以爲然謂兒女家何能撒環屏珥效北宮嬰之故事七月七日雙星渡河之辰吳俗每以是爲小兒女穿耳之佳日先以糯米揉玉朶令成一小點然後以金針破之顧究竟不能不痛也時寶乃因痛而啼而我以孺子之身笑啼隨人則亦陪之而泣家人譁笑謂畢竟彼之兄妹親愛逾人不然何下此同情之涕淚歟

自有此一泣而遂引起締姻之問題其實童子何知天真未鑿詎必爲情絲所絆吾姨母適張氏者頗喜爲撮合山笑語吾母脫以寶弟偶寶哥寧非佳儷盡我爲執柯也母曰我無不可第有姑嫜當請命也歸以稟吾祖母祖母曰事固甚諧然汝兄近頗得意而吾家寒儉嫁女當視門第略高者非娶婦比也其二則恐寶姑嬌貴不能如吾家新婦之作苦耳然世爲姻婭寧不相諒張姨母既願作伐我又何辭也

於是吾母以此語告姨母姨母遂以冰上人自任其結果則舅願之而外祖母及妯娌皆不欲蓋吾母非所自出本存疏遠之心至此又以家計日落爲詞而妯娌則又嫌我有戇氣太忠厚以彼二人爲之梗事遂不諧然而我之同輩中姊妹兄弟最夥自締姻事洩於外遂爲若輩調謔之資其初我輩兩小無猜亦了不省有締姻之事仍共同嬉戲然而姊妹輩之揶揄至不能堪中表中有姊名蘭者年十六矣而跳盪好弄飾我與寶爲新郎新婦其餘諸兄弟姊妹或爲僮相或爲朋儔交拜合盞以爲笑樂而吾兩人遂窘羞不能自己矣



已而我年漸長至十三四出就外傳亦不常至舅家跳盪好弄之蘭姊早遣嫁出閣端莊靜好爲新婦矣寶已不讀紅閨待字之生涯意者爲針黹與緣然而兩家姻婭調謔之資仍未去口也對於寶弟則描摹寶哥對於寶哥則刻畫寶弟寶漸知情慄則紅潮暈頰莫從辨解初尙與我謀面既而見我至則趨避之矣偶不及趨避猝爾相遇呼之亦不謾矣此本假也乃同於眞寧不奇哉

然而人事之變遷迅捷乃如電火之一瞥吾舅以安居不事生計家遂中落而我又以先君見背不能更讀偶或一至舅家寶輒避面卽相見亦矜持無一語爾時吾外祖母卽有悔意悔前此之拒婚微向吾母有轉圜意而吾祖母堅持不允適有余戚某君來說親遂下定焉余爲飢驅奔走餬口於四方終歲不能寧家第於家書中偶存問舅家消息顧不敢道及寶弟事恐爲家人訕笑也一日家書至謂外祖母與舅以疫癘相繼逝世身後蕭條吾母出其畢生儲蓄以助喪葬之需而姪氏與汝表妹則暫栖遲於其母家也

二十歲時我歸娶婦訪之吾舅氏家則云寶隨其母依外家遷徙海上矣自此不通音問者數年而吾母與祖母相繼逝世雖亦有訃告抵彼而縷無回音厥後又以書問候起居則郵局以原書見璧云依此地址無是人名業已他遷矣時余方有北行亦挈眷而往不通音問者又兩年繼於滬上得一事家又自北而南忽一日有叩余關者云是女客肅之入則舅母也年鬢旣衰精神亦頽歷述年來顛沛事繼遂及寶則仍未字人惟病已半年矣初母女二人恃女紅爲活今女病不能自存迴首十年前事榮苑相判若此至足令人喟歎耳



翌日吾婦往省視其疾。母女賃一角小樓而居。藥爐茶竈雜遝其間。幾無坐地室。僅一窗蔽以帷帘。似不放陽光之入者。寶方擁衾支頤而坐。時與吾婦第一次相見也。擬下牀款客而身搖搖不能自主。婦按之。眠曰：妹病不爲禮也。寶曰：一病至此不復成人矣。此地穢惡兼有病人氣息。嫂何堪。乃臨此間中心實抱不安。婦曰：年來一向不通音問。昨舅母來始稔妹病。汝表兄囑我先來問候。想妹略有災晦。不久當占勿藥也。

寶微點頭似欲語有所梗者。少選乃曰：寶哥身體佳乎。想南北奔波亦復辛苦。聞已有兩雛。嫂乃福人。語至此以手扶頭云：時時作頭眩此病根深矣。婦曰：汝兄囑我多多致意。言凡事請妹寬懷。病當自痊。待妹病稍愈時卽請偕舅母至寒舍小住。儘可遷往舍間不必再居此。誼屬至戚。想妹亦弗以爲冒昧也。寶曰：嫂言至感肺腑。昨家母歸亦已言之。盛稱吾嫂之德惠。但望嫂爲我深謝阿兄。妹一待死之人耳。吾自度更無餘生之望。何可更以穢濁之軀玷及他人之地。但願哀苦微軀早日脫離斯爲善耳。

婦歸具以狀告我。相與嗟歎。我曰：是彼父母之過也。何不早爲之所。乃至伊鬱若此。婦曰：始告我矣。幼時以鍾愛故相壻。既苛及至中落相攸更難。有某君爲續膠計。家世亦稱惟年齒略長而寶不欲復有某君家亦蠱足溫飽爲人司會計而寶以其人俗亦復不諧。遂至蹉跎及今。厥後彼遂矢志不嫁。雖有良媒亦竟謝絕矣。余曰：若觀其病若何得有起色。耶婦搖首曰：病勢沉頓恐難再起。不過時間之問題耳。時余滿擬一往視疾。惟思十餘年來以姊妹無端之調謔致彼此避面不相交語。今皆長大而我已娶婦。轉覺赧於見彼。又以彼病既久。或且畏見生人而斗室窄狹致多不便。因是欲行又止者屢。一日渠家遣



人○至○以○舅○母○命○招○我○往○至○則○我○未○敢○登○樓○舅○母○出○見○曰○招○君○來○非○我○意○汝○表○妹○指○也○余○唯○唯○舅○母○曰○渠○雖○病○神○志○頗○清○晰○惟○夜○苦○不○能○眠○轉○側○呻○吟○無○有○是○處○已○有○一○星○期○無○睡○矣○今○日○早○起○天○未○明○時○我○進○以○粥○彼○忽○語○我○囑○招○君○至○此○我○詢○以○何○言○彼○亦○不○答○大○約○必○有○語○親○囑○咐○君○矣○舅○母○語○時○卽○涕○不○能○仰○少○選○舅○母○卽○引○我○登○小○樓○則○見○寶○方○擁○衾○而○坐○背○後○積○疊○無○數○之○枕○以○支○其○軀○而○以○髮○蓬○鬆○久○不○梳○掠○用○一○黑○色○之○帕○裹○之○面○白○如○石○兩○目○絕○巨○惟○兒○時○愛○嬌○之○態○雖○爲○愁○黛○慘○容○所○掩○猶○有○一○二○可○髣○髴○者○見○余○至○略○欠○其○身○尙○作○微笑○曰○寶○哥○別○來○無○恙○妹○病○甚○恕○不○能○爲○禮○矣○余○曰○聞○妹○抱○恙○良○用○掛○念○昨○令○內○子○道○達○微○意○想○能○鑒○及○我○輩○皆○盼○妹○病○早○愈○可○結○伴○遊○春○藉○以○蘇○散○也○寶○曰○敬○謝○哥○嫂○之○好○意○妹○亦○何○嘗○不○作○此○想○恐○天○不○如○人○之○願○有○辜○盛○意○耳○究○竟○病○入○膏○肓○更○生○爲○難○如○此○困○頓○轉○不○如○早○了○塵○緣○之○爲○愈○我○恆○見○人○之○罹○急○症○者○僅○三○數○小○時○卽○已○謝○絕○人○世○而○我○乃○歷○盡○痛○苦○其○身○之○難○死○若○此○抑○又○何○也○已○又○笑○曰○吾○言○類○唐○令○人○不○怡○光○陰○迅○疾○十○餘○年○殆○同○一○瞥○迴○憶○與○哥○同○游○戲○時○光○景○如○在○目○前○雪○丸○中○眉○我○皇○急○至○於○手○足○冰○冷○其○事○哥○猶○憶○之○乎○余○曰○憶○之○小○園○折○碧○桃○花○事○我○因○妹○而○受○杖○兒○時○況○味○至○覺○醞○醞○有○味○人○能○有○力○復○返○童○穉○之○境○界○則○我○願○縮○短○未○來○之○光○陰○以○爲○交○換○具○矣○寶○不○禁○笑○曰○是○癡○語○耳○哥○前○途○幸○福○如○燦○爛○之○花○妹○則○草○草○一○生○了○於○是○矣○我○病○已○闕○半○年○母○女○形○影○相○弔○試○問○此○小○樓○中○曾○有○一○人○加○以○慰○問○乎○而○此○數○日○來○既○蒙○嫂○氏○降○臨○又○辱○吾○哥○玉○趾○妹○心○增○感○猶○憶○吾○家○盛○時○吾○輩○兄○弟○姊○妹○恆○相○聚○至○於○十○餘○人○今○各○音○問○不○通○可○謂○滄○桑○小○變○矣○然○猶○得○於○未○死○之○前○一○見○吾○哥○可○謂○幸○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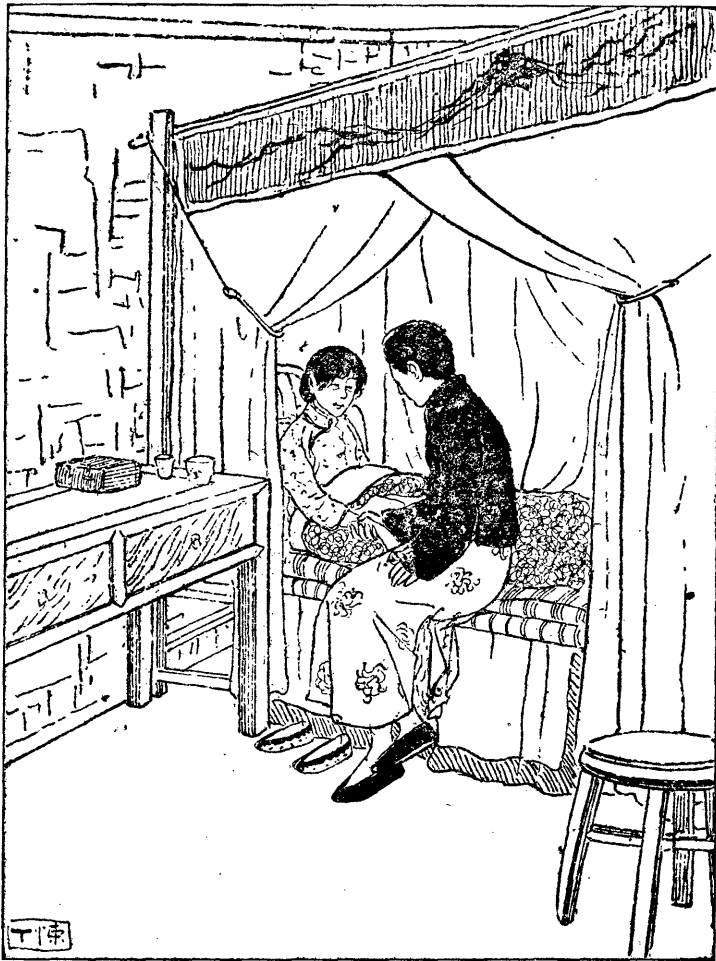
語至此喘不能止。惟以一手拊胸，一手持素巾拭其淚痕。余曰：妹病宜稍寧靜，請暫養息。我宜去，明日再來視妹。寶以目視余，微搖其首曰：且坐。今日不言，恐從此更無再言之機會矣。且此病者之室，健康之人不宜屢至。我願哥不必再來。爾時寶又沉吟者久之，以目視母，母猶未喻其意。旋曰：兒口渴，思進一粥湯。母遂起行。寶時略欠身向外，似欲有所言者。余乃坐其牀前，寶力疾顫聲言曰：今日特召哥來，妹有一事奉懇。余曰：妹徑言之。寶曰：我病已在日暮二十餘歲之韶華至此歸結矣。我生了無他恨，命慳福薄，奚能與天相爭。惟我心所屬，僅能自喻。事既違心，亦惟有隱忍而已。所奇者，事本非緣，而以姊妹調謔之故，若在疑似之間，果何爲而使然。今哥內助既賢，兒女繞膝，克享家庭之福。人生至此亦足自慰。我每清夜澄思，固知有福之人，方足消受也。數載以來，吾心結檣幾無復有生人之趣。半由境遇所迫，半由我之孤傲不能降格。然轉以是得葆吾心之純潔，反以爲喜。人生百年終歸一死，我今於死前尙得見君，藉以吐露其肝鬲意者，蒼蒼者之所以哀我苦心歟。

寶語至此，虛怯已若無力。余曰：妹宜休矣，何絮絮作不祥語也。寶仍語曰：今日吾母女兩人貧窘之狀，哥已見之。妹雖孤苦，曾不肯輕受人惠。以至於此，邇已環顧篋笥，蕭然無復一物。今有乞於哥者，妹身後之事，吾母孤掌難鳴。我將以之累兄，他人恐未能熨貼。如我意，迴想幼年情事，哥或不棄此可憐薄命人，穢濁之軀，亮於不問耳。

余曰：聞妹言，吾心碎矣。時余淚落不已，點點沾於寶所手持之素巾。寶乃報我以微笑。若見我之淚落而心轉釋然者，旋收其素巾，鄭重折疊，作正方形，以手固握之，曰：勿忘是我殉葬物之一也。語時，母已拾級



太。上。忘。情。夫。豈。易。事。哉。



淚點

而登寶揮手曰哥去哥去我事畢矣余臨行語之曰明日再來視妹脫有所需請見告寶已面裏牀而臥不能爲答余遂行明日復往視之寶卽不允相見託辭方思睡後日擬更往而下午二時許渠家遣人以

急足至云寶姑死矣余爲之料理其後事其母悲痛自不能已蓋棺之時母出素巾一方謂臨終時舌本已強尙囑咐以此物殉葬不知何愛於此巾也縹緲生語至此止意態至爲悲涼憶英生爲之記其事訖歎曰前者之奇夢與今者之淚點何以悲愴之事獨集於君乎我嘗見君左顧孺人右弄稚子以爲歡愉如君寧有遺憾而孰知孕愁胎恨尙纏綿於無窮古人云

(完)



大雅集

外家小說

寬

全卷十二册 册第三

湖南 湖北 廣東 廣西 雲南 貴州 陝西 甘肅 四川 福建 浙江 江蘇 安徽 山東 河南 湖北 湖南 廣東 廣西 雲南 貴州 陝西 甘肅 四川 福建 浙江 江蘇 安徽 山東 河南

湖南 湖北 廣東 廣西 雲南 貴州 陝西 甘肅 四川 福建 浙江 江蘇 安徽 山東 河南

全卷十册 册三

十景

三景

湖南 湖北 廣東 廣西 雲南 貴州 陝西 甘肅 四川 福建 浙江 江蘇 安徽 山東 河南

湖南 湖北 廣東 廣西 雲南 貴州 陝西 甘肅 四川 福建 浙江 江蘇 安徽 山東 河南

湖南 湖北 廣東 廣西 雲南 貴州 陝西 甘肅 四川 福建 浙江 江蘇 安徽 山東 河南

上海文匯書局發行 中華書局

大雅集

親

册六十八元

全六十景

湖南 湖北 廣東 廣西 雲南 貴州 陝西 甘肅 四川 福建 浙江 江蘇 安徽 山東 河南

湖南 湖北 廣東 廣西 雲南 貴州 陝西 甘肅 四川 福建 浙江 江蘇 安徽 山東 河南

湖南 湖北 廣東 廣西 雲南 貴州 陝西 甘肅 四川 福建 浙江 江蘇 安徽 山東 河南

湖南 湖北 廣東 廣西 雲南 貴州 陝西 甘肅 四川 福建 浙江 江蘇 安徽 山東 河南

湖南 湖北 廣東 廣西 雲南 貴州 陝西 甘肅 四川 福建 浙江 江蘇 安徽 山東 河南

湖南 湖北 廣東 廣西 雲南 貴州 陝西 甘肅 四川 福建 浙江 江蘇 安徽 山東 河南

湖南 湖北 廣東 廣西 雲南 貴州 陝西 甘肅 四川 福建 浙江 江蘇 安徽 山東 河南

湖南 湖北 廣東 廣西 雲南 貴州 陝西 甘肅 四川 福建 浙江 江蘇 安徽 山東 河南

湖南 湖北 廣東 廣西 雲南 貴州 陝西 甘肅 四川 福建 浙江 江蘇 安徽 山東 河南



# 美 術 郵 片

珂羅版製  
梅蘭芳艷影

墨色一套十二張  
彩色一套十二張  
價洋三角  
價洋六角

彩色精製  
西湖風景

全套十二張  
價洋三角

彩色精製  
西湖十景

全套十張  
價洋三角

彩色精製  
無錫惠泉山風景

全套十二張  
價洋四角

彩色精製  
海上名花艷影

全套十二張  
價洋三角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 扇 集 大 觀

本局精選明清兩朝

名人如

唐伯虎 祝枝山

沈周 吳寬

文徵明 仇石洲

等書畫扇集約計價

值三萬餘金用珂羅

版精印與原本絲毫

無異誠珍品也

全六十集

價洋六十八元



姚鷓鴣曰文學之微患在義法之弗講將以遺辭行意究極通變意者今其在裨官乎裨乘之文較易工於正史史必徵實拘牽文義弗能蹈虛稗乘則一可以己意行之也史遷之書昭垂百世獨其奇恣之氣不爲事限耳近則林畏廬師能以馬班之筆寄於小說縝密閎深一時無對茲篇薄劣無足以擬似萬一差異於堆垛詞藻獺祭叢書徒取炫震耳目之爲者爾

一日爲涼秋之蕭晨微霜染林木葉初脫樓外鷓鴣掠風而飛空際一碧微有雲影離離成散綺薄日漸出光氣空濛著袂如微塵樓中方有一人以手支頤仰而深思其人年事可三十許廣額銳下風儀至美瞳作深碧耿耿射人時則一手持管以筆尖微叩銅墨壺微微作聲其思致乃方與鷓鴣比飛深入無際几上電紙一疊顧書未成僅露羅馬羅田尼侯爵鑒數字而已其人似意產顧以神宇之堅凝決之又類英人操德語至嫻而唇吻之姿致則近南方民族綜言之其人一身似爲百卉之肆紅紫俱備盡屬佳品而又不產之一方此時方居柏林康格斯街之小樓中寓主亦莫審其人之蘊但知其名爲哈萊羅而操業似爲畫師以遊覽風景取爲畫料乃僑寓於是實則寓主之臆測亦但以其人恆扁戶外出歸則昌言柏林風物名勝而與寓主酬酢之頃尤能評隲古近畫家之優劣衷以己意寓主名耗賴老而癡顧好談諧尤樂窮人男女間情事一啟其端話機乃汨汨而出特與此深閼簡默之佳客遇老顏乃亦抑抑無歡以哈萊羅而者長日舍游覽外枯坐一室弗言弗笑尤惡喧逐主客會食之頃盤饌既進衆咸大樂語笑



雜作爭述故事哈萊乃獨面壁若弗之聞居可數日厲主耗賴已深致其疑耗賴雖老風情尤勝嘗謂情愛者生類之生命男子一得愛情之潮灌溉其身如枯卉逢春立即怒茁不知老樹醜枝終無著花之日則亦須此灌溉胡爲者而耗賴見哈羅不近婦女迺引以爲異謂天下乃有經春不花之惡木則誠非老人所知矣哈萊既好郊游恆引馬獨出歸時恒晚厲主耗賴則蹙門次引手搔其白髮目哈萊而笑乃有一日哈萊之歸乃以車不以馬耗賴大詫亟起承迎幾不暇恤其病足張目曰密司忒羅而歸句語未及竟哈萊已一躍下車揮手曰趣以人至掖廂中女郎下也語時氣乃微促耗賴大悟則引首卽車窗口中則曰密司忒哈萊我當助汝於是哈萊卽車中抱一女郎下耗賴助之扶携入室中女郎似暈乃都弗省唇翕而顏白似受驚劇也哈萊既臥女郎於床顧耗賴曰趣以酒至耗賴無語立出行時微笑復搔其髮其心蓋謂此不花之木今蓓蕾矣自幸言中狀乃至得少須酒至哈萊亟以瓶口注女郎之唇復以手按女郎脈際久久無言耗賴傍視方詫女郎風貌之佳雖已驚暈不損其美心傾之極面目乃作無窮變相唇吻顫動似欲有言乃力咽之此時室中二人駢立其一躁一靜乃隔天淵既而女郎已醒曼目微啟流盼惺忪忽曰此何地耶聲顫而弱哈萊亟曰女郎且寧臥適者受驚過劇下走罪誠萬死且候女郎愈後更言其他女微笑曰謝君今已愈矣妾當寧家語已卽起而行步踟躕力似不能舉其軀哈萊無術惟鞠躬曰能容下走躬送歸第否以頃者觸忤中懷歉然得此亦聊以補過女郎微笑似賞哈萊措辭之善少佇旋曰弗須妾能自歸矣容日更圖把晤則出其素手哈萊握之荷荷似仍有言女郎已覺則笑曰妾名花娜姓愛蓮氏語次卽出其名刺微以目睇哈萊姍姍自出哈萊亦歸已室行時微聞厲主耗賴之言



曰此女之麗乃如僊也。次日哈萊方作書爲一電藁。上意大利總理大臣羅田尼侯爵者。書旨關係絕巨。大致詳述德法邦交之決裂。固天予我儕以利用時勢之機。而彼盛名鼎鼎之鐵血宰相俾公。尤方欲以馬槌加法蘭西共和政府之頂。此來已晉謁俾公。協商妥善。英德意聯盟約成。三色旗政府覆矣。此震懾一世石破天驚之政策。乃出之一無名游士之腕中。弗論誰何。終莫之信。則厲主耗賴逆臆之謬。自不待言。耗賴者方蹀躞膳廳之中。待哈萊之出。以窮詰昨日之事。顧哈萊方運筆構思。腦腕俱敝。書時時復擲筆仰而微笑。深碧之瞳。乃燁燁作光。知其意得極矣。書可二句鐘叙致。始竟則摺疊藏之篋中。意待更謁俾相。然後披露。然大致已無加損政策之行。且暮可待。自是厥後。我意乃一躍而爲頭等雄國。與英人分掌海上之伯權。北足與俄德抗顏。支配中歐各國之行動。掀天事業。庸詎知乃寄此眈眈之電紙而已。之偉略實在此紙之中。則雖曰意大利將來在世界之運命實由已造成之。亦何不可。哈萊且思且行。不期遂至膳廳之中。耗賴見之。卽起與哈萊執手。曰密司忒羅而晨來佳。哈萊微頷就坐。狀至傲岸。然耗賴初不措意。耗賴之爲人渾然太璞。視人人咸若好我。卽遭面嫚。初不爲意。仍引手髮際。微笑曰。哈君容予以一事相詰。以此事闕諸喉中。如牛排之骨。直欲以圍咽。余喉而死。哈萊微笑。然仍弗言。耗賴卽已知旨事得請矣。遂曰。昨日女郎果何如。人君以何緣。乃與邂逅。我幾疑君乃如希臘之波所（古勇士名）挾得女神同降。哈萊笑曰。是何足異。我昨以馬出郊。方疾馳。問而彼人忽至。猝不得避。彼人驚絕。舉足似僵。痴立。乃同石像。余急引韁而馬蹄已裂。彼人之長裙。彼人驚極而暈。遽仆於地。余故呼車將之歸耳。耗賴凝神聳聽。至於耳頰盡絳。張口而笑。額際縐紋乃益重疊。然仍無言。哈萊餐已復歸。已室草一箋致俾公。



約以明日午後趨謁草訖懷之心神泰然復進葡萄之盃聊自勞賞飲已自出將以此箋躬付之郵局以所事綦要不欲假手他人行時態仍靜默顧眉宇奕奕意氣之發舒乃弗能揜既入郵局發書行未數武



無弗可惟柏林之俗弗同我英茗飲之時乃早逾於常哈萊詫曰女郎固英人乎女且行且曰我父英人我母則法產我則生長於英倫者我視先生亦非此間句語未既哈萊即曰然我固麥倫人特頻年遠遊

斗聞長裙繚繚之聲起自身後一人笑曰先生我儕又不期而遇矣音脆如簧哈萊亟顧則女也衣紫綃長裙委地作茜碧艷乃無倫秀髮四披眉目瑩潔較昨見尤美時凝睇微笑哈萊觀之不期心為微動女郎立出其手哈萊把握之頃乃無一言女郎笑曰先生將何之我見先生方自郵局出也哈萊笑曰頗無定踪女郎亦喜茗飲未果欲之下走當侍女郎行女郎笑曰我



不恆其居。遂與故鄉爲別。可十載。女微笑曰。然則先生僑此屢矣。我視柏林。初無佳趣。語時已至蒼肆。相將同入。擇一僻處而坐。哈萊心醉。女郎之美。復觀其言。笑婉轉。辭致楚楚。乃傾倒弗置。女似微覺。但以淺笑報之。相向無言。可刻許。哈萊偶遊目他瞬。斗見一肥碩病璧之老人。方噙煙斗坐而閱報。白髮飄蕭。爲狀頗稔。正於是時。老人斗回其首。視之。耗賴也。心頗微詫。以平時不恆見其外出。無意觀之。而耗賴已跛。而前張吻作僂笑。徐與女爲禮。甚恭。女笑耗賴。磬折曰。昨得女士辱臨。寒舍茲復邂逅於此。足徵緣幸。復顧哈萊小語曰。先生誌之。潮至矣。幸持若身。弗致汨沒。哈萊無語。意似微慍。耗賴則出其菸上之哈萊。復曰。菸爲土產。味佳絕。先生果盡此一枝者。弗復能更思其二語。已吃吃作笑。斜行而去。女目送之。忽微哂曰。此老殊有風趣。哈萊曰。特恐過趣。爾然。女郎之言固確。此老人固多風語。好譚男女情感之事。語至此。以目微睇。女頰忽絳。小語曰。君胡弗進其菸。當較譚議。此老之事爲佳。哈萊笑曰。女郎乃不厭菸乎。女微點其首。哈萊乃爇其菸。俄頃之間。濃煙噴薄而上。霧面如紙。女笑曰。我視君良嗜菸。我甚躓之。以天下明敏男子。固無弗嗜菸者。哈萊微笑。方欲作答。而喉際忽瘖。弗能聲。四體遽木。頹然似睡。而耳畔猶聞女之嬌音。呼曰。先生憊耶。我當爲先生呼。句而哈萊一睡不知。更歷幾何時。始醒。醒時。頭目猶眩。四體如初。脫桎梏。斗一舉目。則屋宇全非。尤聞耳畔隆隆之聲。似汽車方行於軌上。驚絕愕跳而起。周視四圍。確爲車中不審一夢。迷離何人。舉己身昇之。此間旣疑且駭。愴恍無主。頓喉而呼。乃無應者。立起開車室之門。外視則一車中之執事。身衣棕色之外衣。夾鉛筆於耳際。方立甬道之上。翕唇而微嘯。哈萊呼曰。噫。此爲何地。盍見告執事人。磬折微笑曰。先生我儕。今方在麥倫道中也。哈萊大呼曰。麥倫耶。我胡爲至此。執事



笑曰此則小人弗知特先生上車時彼人不言將至羅馬耶哈萊瞠然心知墮敵算中彼女與厲主老僮實爲二憾合而謀我又聞車人曰先生至時狀如洪醉送行者爲一妙齡女郎及一癯廢之老叟彼等之言曰先生爲意大利著名之畫師茲方返國女郎呼先生爲所愛而彼老人者又似爲女郎之父言送君行時君以別所歡故飲酒過量不期沉醉女郎悲極扶君上車時珠淚乃沈瀾不已迨車既行猶見其倚老人肩白巾揮揚於空際也先生既與此女郎情厚胡乃遽忘其事言次微笑凝注哈萊之面若深致其疑者哈萊大怒頰絳乃上澈鬢際顧思已事已墮敵必遠颺己身復在火車之中何術得施不覺嗒然立仰於榻陰念此女弱不勝衣心計之毒乃過蛇虺直玩弄余於股掌之上既醉余以藥寘余車中送歸余里幾以余爲土偶而搏弄之余迺冥然罔覺大事卽墮於俄頃之中其陰鷲之謀出以滑稽良足令人既怒而且笑狡獪極矣顧我不仍歸柏林一面俾相觀其究竟何如者且思且笑胸次之思潮乃涌溢弗已一日後抵麥倫更二日則哈萊羅而已歸柏林首叩其厲關乃無應者鄰人聞聲出視言彼家遷去已二日矣哈萊知不可復迹無已則另覓其厲居遂以箋上俾相約期晉見如約而往俾相已佇候於室中蹀躞往來如餓獅之覓食旣不可得則振鬣怒吼此時俾公之威棱大張雖以哈萊當之亦頗惕息俾公一見哈萊卽揮手令坐而已則組手胸次佇立哈萊之前目光爛爛如巖下電乃直射哈萊之面良久俾公方發聲曰先生此何如事先生詎不知此事之當祕耶乃舉以所知洩之法京之日報先生我事墮矣雖然我視先生解人也胡至於是其必有故盍以告我病發耶中諜耶二者必有一於是哈萊微喟忽曰宰相言然第一問非我所承我蓋中諜耳語次遂一一舉所歷以告俾公俯首靜聽聲容都寂可十分



鐘忽搖首曰：其事非佳。又曰：此女何名？汝言花娜愛蓮，非耶？哈萊曰：然。老僧則自承其名曰：耗賴。俾公沉恩有頃，斗一舉首疾趨。至案側，自亂書叢中抽取一物，擲與哈萊。曰：觀之。是此二物否？哈萊審視爲照片。二枚赫然，厲主及女也。女作拈花微笑之狀，側鬢彈肩，容態媚絕。哈萊心雖恨此二憾，顧不能遏其親女貌，而生情愛。忽念果使此人能捨其平日之宗旨而嬪我者，我決赦其前愆。雖遭國人之唾棄，亦弗之惜。遐想悠然，果不爲俾公語鋒所中斷者，則哈萊真浴身於愛潮中矣。俾公笑曰：先生誌之。先生不幸遇此牝獅，宜其敗衄也。花娜愛蓮者，實爲法國唯一陰鷲之女。諜其人智數既多，而容復佳麗。遇事首以色餌人，既受餌，神志已惑。從而中之罔或得免。我知之最審，年來亦思獵得之。顧彼女憾如神龍，飛隼出沒無常。無事則狡兔藏窟，有事則疾鷹下草。緣是力迹之弗能得，茲乃又弄其伎倆矣。至彼厲主，耗賴實爲渠之助手，一切惟渠之命是聽。耗賴善矯爲風人，使人弗疑。此二憾者，一爲鯨魚，一爲領港魚。耗賴飾爲厲主，爲其領港之慣技。先生今茲實爲其餌耳。語迄，聳肩而笑。哈萊無言，方將興辭。俾公忽曰：先生待之。我生平政策，敗於人手，此實爲第一次。心弗能甘。今茲雖暫解其議，而我終必欲竟我之志。并逮此二憾，制以法律。先生行矣。請歸報羅田尼侯待之。後日俾公語時，容色甚莊，握手與哈萊爲別。哈萊既行，卽歸報羅侯，相與咨歎。於是三國同盟之政策，中沮者半年。哈萊居鄉，弗出間。晤羅侯，知俾公不得於其主威。廉二世雄圖垂成，復爲所敗。俾公亦將解組矣。一年之後，哈萊遂復爲法京之遊。哈萊此時已改業爲律師，不復犇走於政治之界。此行純爲遊覽。神志乃舒暢，無倫僑厲法京，可數月一夕，忽於咖啡肆中，晤女哈萊。心震而女則神色怡然。進與握手。哈萊反語，期期弗能出諸口。女自言曩爲政府所雇用，困君出匪。



冤親

得○已○茲○以○俾○公○欲○得○之○急○已○辭○職○數○月○矣○哈○萊○本○無○仇○視○之○心○聞○語○釋○然○悅○其○秀○慧○愛○之○轉○篤○過○從○既○數  
 一○夕○遂○長○跼○乞○婚○女○紅○暈○於○頰○青○臚○流○盼○隱○示○可○意○於○時○微○霜○染○林○木○葉○初○脫○秋○月○皎○然○方○墮○二○人○襟○袂  
 問○也



# 推理小說

# 青

# 苗

警探錄 動盪錄 雜合錄 天賦錄 帶負錄 參刑錄 刑案錄

探案錄 謀害錄 詭計錄 殺匪錄 偵探錄 海盜錄 竊案錄

偵探錄 偵探錄 偵探錄 偵探錄 偵探錄 偵探錄 偵探錄

偵探錄 偵探錄 偵探錄 偵探錄 偵探錄 偵探錄 偵探錄

偵探錄 偵探錄 偵探錄 偵探錄 偵探錄 偵探錄 偵探錄

偵探錄 偵探錄 偵探錄 偵探錄 偵探錄 偵探錄 偵探錄

偵探錄 偵探錄 偵探錄 偵探錄 偵探錄 偵探錄 偵探錄

偵探錄 偵探錄 偵探錄 偵探錄 偵探錄 偵探錄 偵探錄

偵探錄 偵探錄 偵探錄 偵探錄 偵探錄 偵探錄 偵探錄

偵探錄 偵探錄 偵探錄 偵探錄 偵探錄 偵探錄 偵探錄

偵探錄 偵探錄 偵探錄 偵探錄 偵探錄 偵探錄 偵探錄

偵探錄 偵探錄 偵探錄 偵探錄 偵探錄 偵探錄 偵探錄

偵探錄 偵探錄 偵探錄 偵探錄 偵探錄 偵探錄 偵探錄

升書

書局

中華

各書

示

世

發行

書局

文庫

士商



# 最新分類尺牘大觀

政界！軍警界！均各依其人之

學界！婦女界！地位身分職業

家庭！及關係之不同

商界！社會！而編纂

(共) 上海

(分) 文明

(七) 書局

(界) 發行

全十二册

價洋一元

(凡) 各省

(三) 中華

(十) 書局

(類) 代售

慶賀類 問病類 唁慰類 餽遺類 道謝類 別離類 懷叙類

通候類 預約類 謀事類 揄揚類 介紹類 保薦類 延聘類

雇用類 謙遜類 辭歇類 請求類 懇託類 允諾類 勸勉類

諮訪類 報告類 詰問類 聲明類 道歉類 訴訟類 籌備類

營業類 轉運類 匯兌類 抵押類 借貸類 錢債類 保險類

我若開了我室中的圓窗，就能瞧見這牢獄的庭園。不過那窗的位置很高，必須沿牆安放著桌子，人立在桌子上，他們庭中所做的事，方始都可以了。然咧，庭中是犯人遊息之所，從窗裏望去，犯人的面貌，一都能看得明白。那些毫無生氣的犯人，中却有一個活潑快活的男子。聽說此人叫做柴白梨，生得身材短小，面紅額部突出，額下雙眼爛爛，頗有活氣。帽子常常戴在腦後，衣上紐扣帶子等，終日解放著，無論他身上那一部分的筋肉動一動，就看得出他是個沒有悲哀憤怒的人。他每日嘻嘻哈哈，鬚鬚是個牢獄中的福神，往往許多犯人圍著他，他便做出種種滑稽的事來，引得眾人笑個不住。經他這麼一來，把那些精神不振的犯人，們倒弄得可以略解愁煩了。

有一天，他捕了三隻老鼠，用紙糊成小形的馬鞍，裝在老鼠身上。當他三匹馬牽在手中，到處給大家觀覽。這是表示他技能的精巧，倒還不妨有時，竟弄出妨碍他人的事來。有一日，有個少年犯人，倚在壁上假睡，他去用膠水塗在壁間，將少年的頭髮粘牢，到膠水乾時，把他喚醒。那少年突然躍起，頭上一痛，便一壁用手摸著頭，一壁哭將出來。於是眾人哈哈大笑，他們一笑，柴白梨便心滿意足了。我後來再看時，柴白梨正在向那少年道歉，和顏悅色的去安慰他。看看壁上斷去的頭髮，竟不少。

牢獄中除了柴白梨外，還有一樣眾人消遣的東西，是一隻玳瑁色的貓。犯人們無不愛他，不論什麼時候，犯人們出來遊散，見了此貓，或抱或捧，你搶我奪，你追我逃，做出種種遊戲來。若在眾人聚會之時，這



猫一來就使衆人的眼光離開那柴白梨都移到猫的身上去了。柴白梨見他們將視線移開心中很不快活。他的性質本來是個藝術家。因此也與普通的藝術家一般有許多自負才能的地方。此刻衆人撇去了自己換了一隻猫做消遣品。他獨自一人靜悄悄的走到庭園的一隅坐下。眼睜睜地觀看着同伴。這時候我正在窗中觀看。暗想他心中不知怎樣。我看柴白梨倘有機會定要殺害這玳瑁猫的殺害之後。他仍舊可以做衆目的中心。現在玳瑁猫奪了他的衆人寵愛。他未免十分懊惱。咧大凡人類種種傾向之中這一種爲害最大。要博多數人歡心的願望。往往一個反動力。反容易動殺機的我一向對於他們牢獄中事就是極無意味的。我也津津有味地看着。譬如他那裡的一草一木。我決不肯當他平常的東西看待。何況此乃人類對於畜類的嫉妬。分明是一齣小小的悲劇。所以我在窗中觀察的興味倒來得更濃。我想這結束恐怕不遠了。我每日在窗中下望。宛如在這裡等他的結果。

一日天氣晴朗。犯人都到庭園中來遊散。柴白梨見牆下有一小小鉛桶。桶中是青色的油漆。把他塗屋頂上的鉛皮的這小鉛桶乃方纔漆工留在此地。柴白梨走到牆邊。用指蘸了些塗在鼻下。便變成了一副紅面青鬚的怪臉。其時有個身材矮小的犯人。意欲附和柴白梨也走過來。蘸那油漆。柴白梨即將此人拖住右手。在桶中握了油漆。在他面上亂塗。他逃也逃不了。二人扭做一團。衆人拍手大笑。圍在四周。這時候恰巧那玳瑁猫慢吞吞的走來。大家那裏想得到悲慘之事就在目前。只是看着柴白梨等二人惡戲。那身材矮小的人臉上已塗得惡形惡狀。用手在那裏揩擦。突然有一個人叫道。猫來了。於是有人把猫抱起。你授與我。我授與他。大家順次玩弄。又聚做一團。早把柴白梨一人拋棄在旁邊。柴白梨見無

人。睬。他。他。一。壁。揩。手。中。的。油。漆。一。壁。看。他。們。與。貓。的。遊。戲。貓。在。人。的。肩。上。背。上。跳。來。跳。去。貓。一。立。在。什。麼。人。的。肩。上。或。背。上。此。人。必。將。身。體。蹲。着。使。他。跳。下。來。又。有。從。這。一。人。的。肩。上。跳。到。他。一。人。的。肩。上。他。們。最。為。有。趣。笑。聲。竟。沒。有。停。止。的。時。候。



鉛桶旁邊去附和的人。笑聲四起。他分開眾人。一手握着貓尾。將他投入桶中。黃鬚的人只是罵着柴白梨。口中唱着歌。不去理會他。眾人笑得力也乏了。女牢中的女犯也都聚在窗口觀望。

候。

柴白梨忽然高聲喊道。把油漆塗在貓的身上。一定可觀。他說了這一句話。要眾人贊成。那知其中有幾個與他反對的。都說道。塗了油漆。貓必定要斃命的。其他多數人。不過附和罷了。還有一個黃鬚的人。喝道。柴白梨。你敢傷害這貓。莫怪我要老拳奉敬。咧。話猶未了。柴白梨兩手已捧着貓。口中唱着歌。他走到



四面圍着的人拍手附和柴白梨。柴白梨愈加高興，手舞足蹈的唱着。黃鬚人喝道：「你還不放手麼？柴白梨那裡肯歇？被衆人的笑聲牽引着他，曉自己一個人是這笑聲的發動機，心中一得意，開得喉嚨更响。亮手足更靈活了。於是換過手來，握着頸皮，揩去些毛上將要滴下來的油漆，還不肯罷休。咧藝術家被無知無識的人讚了一聲好，他心中便不覺得糊糊塗塗了。

柴白梨再唱了半晌，總算引得人人都笑。顯他藝術家的魔力不小。他就把青色的猫擺在牆邊一個石砌的花壇上。柴白梨也累得滿頭是汗，呼吸急促，還在那裏高聲歌唱，手足亂舞。但是笑聲已經漸止了。他已過了度，大家都厭了。這時候忽然有人大叫一聲，却還有二三人笑了一笑。此後笑聲便自然停止。人雖多，聲息全無。一霎時非常寂靜。不過柴白梨仍舊獨自唱着。那青猫躺在草上，沒精打采的鳴鳴悲鳴。他身上的顏色竟與花壇上的草一時分不清楚。眼中也有油漆塗着，身體已不易活動。可憐這無知的動物，四足都在那裏顫抖。柴白梨見猫動着他，又高聲唱起他的凱旋歌來。

黃鬚人恨恨的向柴白梨道：「你這殘忍的東西，大家聽了，都對柴白梨看着那身材矮小的犯人側着耳，在猫旁聽聽，說道：『猫還叫着說時，向衆人看看，衆人默然凝視着小猫。一個年輕的道：『如此一塗，不是使他一生成青猫麼？此時有個體軀偉大的白鬚犯人走到猫的旁邊，說道：『還說什麼一生嗎？你曉得他能活多少時候？被日光一照，恐怕就要死。咧油漆的毒都侵入皮膚中去，那裏能夠活命？青猫微微叫着，犯人們聽了他的叫聲，心中便起種種的想像，身材矮小的道：『沒有法子救活他的性命麼？把油漆揩去，行不行？這一句話一時也無人回答。』

小小一團的青色東西漸漸的渾身不能動彈了。眾人默默看着柴白梨胡鬧了一回見無人理他便在地上坐着說道我怎麼渾身都是汗了那時依然無人去睬他身材矮小的人屈着身體將貓抱起又放在地上向眾人說道他身上熱得如火燒一般一人道可憐啊我們這可愛的貓決不能長久的了什麼意思要去傷害他呢黃鬚的道動倒還動着此時貓的形態已瞧不清楚不過青色的一堆有一點兒動罷了十餘人的眼珠見貓一動也跟着他一動眾人的臉上一個也瞧不出方纔笑過的都是默默無言的瞧着看起來似乎一個個都曉得替他悲傷這悲傷很有傳引力你傳我我傳他各人個個表同情的身材矮小的道怎麼還動着呢高聲對衆人道這貓煞是可憐我們一向既經愛他現在應當幫助他還是快些使他斷氣免得叫他受苦咧黃鬚的怒道到底是什麼人發起傷害他的有人答道都是柴白梨不好戲弄也應當有分寸的柴白梨道大家都拍手贊成我做的說時他兩肩一聳身材矮小的道你不必推到別人身上我只瞧見你一人動手柴白梨道做也做了你們說他無用白髮的老人提起貓來混身打量了一番向旁人道浸在火油中或者可以洗得掉這油漆柴白梨笑道還是提着貓尾在壁上撞他幾下油漆便去掉了欲救此貓不如用這個簡易方法

黃鬚的大怒道胡說人家把你如此你喜歡不喜歡身材矮小的也大喝一聲與二三人將柴白梨圍住大家圓睜雙目向他怒視柴白梨曉得他們來勢利害不易罷休便苦苦的道你們想想又不是我一個。人做的黃鬚的道不是你一個人還有何人一人插嘴道難道大家都做的麼黃鬚的握着右拳要打將過來這藝術家知道拳頭的猛烈便將身體稍側打算用肩頭去接受他黃鬚的回頭向遠遠一看見兩



個禁卒立着好得距離甚遠。瞧不出這裏的事情。大家都圍在一向歡迎的柴白梨的周圍。踢的踢。打的打。一時拳腳交下。從稍遠處看去。宛如一簇人聚着在那裏談話。瞧不出內容。其實柴白梨已倒在衆人足下。衆人不慌不忙。順次的蹴着。如此足足打了三分鐘。光景忽聽得禁卒喊道：你們幹什麼事？犯人們一齊停止毆打。一個一個的放手。每一個人放手必有最後的一下。打得更重。大家逃去之後。柴白梨還倒在地。上叫痛爬起來。咳嗽不止。身體上受傷很利害。他左手撐着方始坐起。半身那黃鬚人還憤憤的道：看你下次敢不敢。柴白梨用着力纔得立起來。兩腿搖搖不定。他一手摸着牆壁。一手按在胸口。一步一步的走着。歇了一回。他對着牆壁低着頭。又連連咳嗽。我留心看他。他竟在牆旁流淚不止。將來犯人們對他的冷嘲熱罵。大概可以想像。從此以後。貓的影踪牢中永遠瞧不見了。柴白梨經此一毆打。身體竟支持不來。牢獄中的生活有什麼好處。不到一個月也跟了這青貓去了。

言情小說

休矣

上海文匯書局發行



第三集

出版

小 本 小 說

俠情 鐵血美人 全一冊 一角五分

偵探 一粒鑽 全一冊 價洋二角

懺情 生死情魔 全一冊 一角五分

哀情 石姻緣 全一冊 價洋一角

奇情 湖濱艷跡 全一冊 一角五分

俳偈 說鬼 全一冊 價洋一角

偵探 車中女郎 全一冊 價洋一角

社會 閨女 全一冊 一角五分

苦情 秣歸聲 全一冊 價洋一角

政治偵探 仇情記 全一冊 價洋一角

上海明文書局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言情  
小  
說  
休矣

法國孟巴桑著 吳江聽鵬譯

陸墨海伯爵整裝畢對鏡自鑑其影作微笑鏡之大幾占全壁之面積伯爵年長矣鬚髮微灰然仍不失美少年俊逸之態長身鶴立風度嫺雅面削而髭疏清矯之氣盎然舉止從容合度望而知爲貴人也對鏡良久自語曰陸墨海尙不失爲少年語畢出寢舍登廳事至則僕人已先在立而恭候桌上之物整飭有序此桌雖名爲伯爵治事之案其實伯爵鎮日不治事也此時桌上堆積十二函及報紙三套伯爵以一指撥之此十二函盡露其封面用力之巧雖博徒之運紙牌無以逾之伯爵於揭封之前先觀封面之字跡伯爵瀏覽書函恆作是態因其字以測其人因其人以測其事然後從而拆閱之以攷書中所陳之事果與吾之所料者合乎伯爵以此自娛亦可謂好整以暇矣故每接一函必審視其封套而自語曰此函封緘甚固得毋有秘密消息乎不知中所陳者爲快意事乎爲愁悶事乎伯爵目光銳利與之交游者彼皆能識其字跡故書函稍多之日伯爵必先定其種類然後拆閱擇其交密者置於一處其泛泛者則另置之其不相識者則自爲一類每得不相識之函伯爵恆呈不怡之色愀然曰是人之字體草率離奇非余友也今忽致書於余告貸乎求余推薦位置乎抑將以危辭恫嚇索余資財乎數者必居一於是矣是日十二函大半皆伯爵所素識者惟一函最觸目是函與常函等耳未嘗有特異之處也然伯爵愀然對之若重有憂者熟視良久其心微顫自念曰作是書者果誰耶此人之字乃余所素識者然今且不能記憶矣伯爵遂以兩指夾函而高舉之障日光而凝視之若欲隔封套而讀之者然既而以鼻嗅之又以



集 十 第

函。平。置。桌。上。取。顯。微。鏡。置。於。封。套。伏。而。窺。之。詳。攷。其。字。畫。良。久。忽。瞿。然。若。有。所。悟。自。語。曰。得。母。是。人。耶。字。畫。酷。肖。是。人。特。較。前。蒼。勁。耳。余。與。彼。不。相。見。者。久。矣。其。人。既。老。字。亦。宜。老。焉。語。畢。倉。皇。揭。封。展。而。讀。之。其。詞。曰。愛。友。惠。鑒。余。與。君。不。相。見。者。二。十。有。五。年。君。必。不。復。憶。余。矣。昔。日。余。爲。妙。齡。之。麗。姝。今。則。垂。垂。老。矣。自。余。與。君。別。後。余。卽。棄。巴。黎。而。隨。吾。夫。於。外。省。吾。夫。年。老。君。恒。稱。之。爲。主。翁。而。不。名。君。尙。能。憶。之。乎。吾。夫。逝。世。今。已。五。載。余。今。以。嫁。女。而。歸。巴。黎。膝。下。惟。此。弱。息。年。十。有。八。姿。容。絕。美。君。所。未。嘗。見。者。當。其。呱呱。墮。地。之。日。余。曾。以。其。名。登。之。報。章。然。君。必。不。注。意。及。此。矣。余。雖。久。不。與。君。面。然。友。人。中。有。述。及。君。之。丰。采。者。云。陸。墨。海。君。俊。逸。倜。儻。仍。不。失。少。年。時。氣。概。余。心。慰。矣。君。若。不。忘。昔。日。鍾。愛。之。麗。慈。願。君。今。晚。一。臨。麗。慈。家。暢。談。二。十。五。年。間。之。變。遷。卽。此。麗。慈。亦。非。昔。日。所。見。之。狀。已。成。一。望。斯。男。爵。家。之。老。婦。矣。然。色。雖。衰。而。情。未。變。仍。願。與。君。握。手。言。笑。也。望。斯。麗。慈。謹。上。陸。墨。海。讀。畢。心。震。蕩。不。能。自。持。遂。委。其。身。於。胡。床。置。錢。於。膝。而。雙。眸。則。凝。視。之。二。十。五。年。前。之。深。情。厚。意。湧。現。於。目。前。感。往。慨。來。伯。爵。淚。盈。於。睫。矣。蓋。此。望。斯。麗。慈。者。伯。爵。平。生。最。愛。之。人。也。伯。爵。名。之。曰。灰。花。以。其。貌。美。而。髮。與。雙。睛。則。作。淡。灰。色。也。輕。盈。而。斌。媚。嬌。小。而。溫。柔。伯。爵。傾。其。情。以。愛。之。欲。與。之。訂。偕。老。盟。不。幸。爲。豪。富。之。老。男。爵。所。奪。後。遂。挈。之。赴。邊。地。兩。情。相。隔。遂。至。二。十。五。年。之。久。伯。爵。固。已。忘。之。矣。今。覩。其。書。昔。日。事。遂。一。一。呈。露。於。腦。中。伯。爵。猶。憶。二。十。五。年。前。一。日。晚。間。麗。慈。跳。舞。畢。來。訪。伯。爵。伯。爵。與。之。遊。巴。落。業。大。叢。林。時。方。春。日。天。氣。溫。和。麗。慈。衣。薄。羅。衫。彼。之。香。澤。與。林。間。之。花。香。相。蕩。漾。伯。爵。携。手。以。行。心。醉。神。迷。忘。路。之。遠。近。直。抵。蔚。碧。深。處。以。臨。湖。濱。是。時。涼。月。東。昇。清。光。漏。入。樹。葉。之。隙。下。映。碧。波。伯。爵。顧。盼。自。得。麗。慈。忽。作。嗚。咽。聲。伯。爵。驚。問。其。故。則。曰。余。不。知。也。水。月。交。

相輝映其情至幽。余往往感之而泣。余每遇幽靜深邃之境。此心往往歛抑而不怡。不得不繼之以泣。此余之柔情也。麗慈之言淒惋動人。伯爵深感之。與之接吻曰。吾嬌小之麗慈。爾真有情人也。以是徵之。兩人之愛情深矣。不幸此嬌小之麗慈。爲衰老鄙俗之男爵挾之。至外省。自是以後。兩人遂不相見矣。陸墨海思念良深。至於食不下咽。寢不貼席。閱三月。而其情漸淡。蓋彼已別有所眷矣。因別有所眷。而置昔所鍾愛者於不顧。此巴黎少年之結習也。伯爵雖長厚。亦不能免。是然究與浮薄少年異。腦髓中固時含一麗慈之影。故雖歷二十五年之久。詳察其字。即能彷彿憶之也。伯爵沉思有間。卽起立抗聲曰。今晚余必往彼家晚餐。語畢。旋身復對鏡。自鑑其影。自頂至踵。詳察無遺。自念曰。彼姝今老矣。意頗自得以爲嫺雅。俊逸不減於前年。事雖長而少年之風度猶存。彼美老矣。見余容顏如昔。必仍引而親之也。伯爵無聊。拆他函讀之。皆無甚關係者。伯爵遂鎮日思念麗慈。不知彼美今作何狀。會合於二十五年之後。此亦事之至奇者。晚間相見之際。彼此能相識也。否耶。午後伯爵卽從事修飾。命侍者拂冠拭履。啓笥出新衣一襲。試服之。以領衣色黑。雅不與其服相稱。又啓他笥。易一白色者。又命侍者召整容匠。爲之飾髮。爲之刪髻。整裝修飾畢。日已傍晚。匆匆而去。至麗慈家。侍者導之登廳。事伯爵遊目四矚。堂中陳設煥然。桌椅几榻。皆新製。壁上懸一舊絲絨鏡架。架中嵌一影像。已黯淡矣。伯爵初不辨爲何人行近。察之。爲之愕然。蓋是卽彼少年時之影像也。伯爵坐以待之。有頃。座後之門忽啟。伯爵挺身側首以顧。則見一白髮老婦疾行而出。既視陸墨海。若情不自禁者。急伸其兩手。陸墨海卽堅握之。接之以吻。既而舉首察其容。則果一老婦。而昔日之嬌容媚態不可見矣。伯爵猶豫語曰。夫人卽麗慈乎。老婦答曰。然卽余也。余爲麗慈耳。君



今不復識余矣。余飽經憂患，憂患可以傷生。余今垂老矣。君盍一觀余容顏乎？容顏非昔，老醜之態，烏足污君目耶？然以反觀之，君則少年之氣概猶有存者，尙不失爲倜儻俊美之丈夫。余苟與君遇於路，必能識君而呼曰：此余愛友柔格蘭也。君姑坐，余將與君暢談別後事。談興旣闌，余將命吾女出見。君試觀之。吾女之貌與余酷肖，吾女乃酷肖昔日之我也。君一觀吾女，當知余言之非謬。今姑與君獨對，余初見君心脉震顫，年雖衰而愛情之根，未絕也。今則定矣。恍然悟矣。遲暮之年，烏能復顛倒於愛河中耶？已矣。捐棄不復道。君姑坐，余今視君爲良友。伯爵遂旁麗慈而坐，雖握其手而神不屬，蹀躞忸怩，不知所以措辭。若未嘗識此婦者，若素未與之通情愫者，私念今何爲忽蒞其家，蒞一不相識之家，首當以何辭進？老婦固自承爲昔日余所眷愛之麗慈，然是言固足信乎？殆假麗慈之名，誘余至此乎？是亦未可知者。伯爵是時對此白髮之嫗，已不復憶昔日之深情厚誼矣。舉凡娥媚之容，婀娜之態，與夫清脆之聲，音明淨之眸，子皆不復現於腦際。惟自問曰：嬌小美麗之麗慈，余恆名之爲灰花者，何衰頹至於此耶？坐於余旁者，豈即昔日余所鍾愛者耶？然昔日兩頰嫩紅，雙瞳剪水，而今則不堪屬目矣。兩人比肩坐，穆然不動，狀殊落寞。彼此呈紛擾不寧之色。而伯爵則漸露憎惡之意。麗慈每發一問，伯爵冷然答之，不復能引中其義。開闔其辭，故兩人之語不相貫串。麗慈機警人也，覩其狀，已窺見其隱，卽起立以手按電鈴而言曰：余今召萊納有頃，伯爵聞啟門聲，繼聞長裙曳地，縵縵聲嬌呼聲，遂起於室內。曰：阿母兒在此也。陸墨海愕然驚駭，如觸電氣，搖曳起立，曰：敬祝女士安好。繼顧麗慈而指萊納曰：噫，此眞夫人矣。是時伯爵之意大快，念昔日之麗慈不可復覩矣。今賴有是女而麗慈昔日之音容笑貌，可一一追攝於目前。二十五年所

剝○蝕○戕○伐○之○麗○慈○原○形○盡○失○今○因○是○女○而○復○且○加○少○焉○且○加○嬌○豔○焉○豈○非○一○快○意○事○耶○伯○爵○愛○情○動○蕩○不○復○能○制○狀○若○癩○發○幾○欲○摟○萊○納○於○懷○而○與○之○耳○語○曰○麗○慈○安○好○既○而○僕○人○來○告○曰○夫○人○晚○餐○已○備○於○是○三



歡○好○事○遂○滔○滔○追○述○昔○日○事○對○萊○納○而○呼○以○麗○崇○者○可○二○十○次○麗○崇○者○麗○慈○之○乳○名○也○伯○爵○昔○日○恆○以○此○呼○之○以○示○親○暱○然○今○日○則○以○是○呼○萊○納○矣○及○聞○應○者○非○萊○納○而○一○白○髮○嫗○乃○始○嗒○然○若○喪○是○時○伯○爵○昏○迷

人○遂○登○膳○堂○以○次○坐○定○伯○爵○目○灼○灼○左○右○視○意○惶○惑○不○能○自○主○私○念○兩○人○之○中○孰○為○麗○慈○今○之○萊○納○乃○昔○日○之○麗○慈○也○然○以○麗○慈○呼○萊○納○萊○納○不○予○應○也○而○應○者○乃○一○白○髮○盈○顛○衰○老○罷○癯○之○婦○然○余○昔○日○愛○情○所○傾○注○者○固○在○彼○不○在○此○也○伯○爵○轉○輾○沉○思○默○默○不○語○而○老○婦○則○屢○問○曰○吾○兩○人○昔○日○之○深○情○君○尚○能○憶○之○乎○伯○爵○舉○目○見○女○郎○雙○眸○晶○瑩○若○碧○波○不○禁○思○及○昔○日○與○麗○慈

休矣



恍惚心目中之麗慈乃萊納也。而座中之麗慈其聲音笑貌又與昔日之意中人無一相合者也。心搖搖而神懸懸若墮雲霧若走大荒茫然不知所從塊然默坐形若木鷄男爵夫人覩其狀謂之曰吾可憐之友君狀貌雖若少年而神采之生動活潑亦不如前矣。伯爵歎曰二十五年中所失多矣豈獨生動活潑之趣哉。座中三人惟女郎之談興最豪其聲清脆曲盡抑揚抗墮之致行動言笑酷肖其母少年時伯爵情不自禁自頂至踵皆顫恐久坐失儀飲數盃卽辭去遊行街市以舒胸襟然女郎之形容已大書深鐫於腦中心脉震顫而血氣鼓盪覺頃雖見兩人而腦中所貯僅一麗影僅一麗慈昔日之肖像卽今之萊納也。伯爵遂以二十五年前所鍾於麗慈之深情移之於萊納歸家後直入寢室閉戶靜息徐思牢籠萊納之術以逞其情既而起立執燭對鏡自鑑其影此鏡卽伯爵未赴宴時所對之大懸鏡也。覺鏡中人髮灰而貌蒼微呈老態爲之悚然念昔與麗慈歡好時固一翩翩美少年也是以麗慈傾心愛之今雖未甚衰頹然迥不如前矣。遂前其燭而詳察之若窺物於顯微鏡者然靜觀良久忽覩額上縐紋縷縷是乃伯爵昔所未嘗見者愴然不怡廢然若失遂置燭委身於椅對其影而長太息曰陸墨海休矣陸墨海休矣

(完)

沃奇小說

戲

耳



全書一册 第四册





全書一册 價洋四角

星算卜相神鬼巫覡之術不特中國有之即日本及泰西各國亦均有之神奇變幻不可方物愚者故羣信其有智者亦難決其無此編輯自東西各本搜羅完全宣洩秘奧其深微杳遠確有真理而流行中外又有可以永遠存在之原因亦天地間之異書也

不可不讀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小談奇戲耳

英國 L. P. Beeston 著 茗狂譯

(一)

伊立琪方宴客。一客未赴。而以電至。乃向其席間六客展讀之曰。今夕適有要事。不能赴席。幸勿見罪。福來衛。

讀纔畢。斗聞他室有擊碎玻璃窗之聲。清脆震耳。即團電垂於掌中。詫曰。何事耶。侍僕衛廉乃畧向一視。即悄然出室。六客則瞪目相視。復引視主人。審非佳朕。沙平攢眉曰。何人爲此耶。其妹賴堆沙平曰。余并聞有呻吟之聲。主人略帶惱聲曰。否。否。此必僕人誤碎杯盤耳。韓強曰。君言實誤。頃間所聞確爲窗碎之聲。一客豎其食指亦曰。余并聞有呻吟聲。沙平女士之言非誤也。顧主人仍安坐勿動。雅不欲以此小故而破其清興。賴堆則彌爲關情。時時向主人而視。狀至驚恐。少頃衛廉忽入。面白如昏。向其主急呼曰。先生速往。有人破窗入臥室矣。主人急置圍巾於旁。隨其僕匆匆出。驚皇萬狀。韓強曰。殆爲穿窬之盜耶。他客同聲曰。余儕義當往視之。第此時主人及衛廉已擒一人而入。衣極襤褸而污穢。下流人也。腕間爲玻璃所傷。血濡濡作殷紅色。頰上亦被血痕。鬢尤慘白。流日向衆客而視。殼棘萬分。主人即推之一圈椅中。用力極猛。骨幾爲折。言曰。汝膽巨哉。乃敢爲此事。衛廉可電告警署。令將之去也。賴堆顛聲止之曰。且待此人受傷已巨矣。其鬢慘白哉。主人愠聲曰。傷乎否。僅爲玻璃所割耳。余親愛之女士。幸勿近其人。其狀至不宜入女士之目。賴堆乃目衛廉令略待其人。引目視賴堆。作哀懇狀曰。女士此實初次。勿敢有欺。主



人即厲聲斥之曰。若狗母聲。若已敗。余儕之清興。罪當囚二年也。其人聞言。斗向主人而視。剎那間。兩目頓露凶光。口角上聳。冷笑大聲而言曰。余固識汝。余固識汝。汝苟非埃福耳。埃兒傑者。可抉我眸子。去於



電知……賴堆遽引手拊其臂。曰。君當知之。凡此誣蔑之言。余儕固亟欲君一斥其妄耳。沙平亦曰。君且止怒。宜亟斥其妄。庶鑒余儕之意也。其人遽冷笑曰。嘻。君等欲其辯白耶。其容可易。其貌可變。而此囚於

是主人向後略退。緊握椅背。以自支。其人復大聲曰。此人而非埃福耳。埃兒傑者。可割我頭去。諸君皆正人。奈何與……盡詢之。彼非於四五年前曾處欽洛克獄中耶。此言一出。主人遂為衆目之的。張脈價興。為態極異。已忽舉一椅起。欲擊其人死之。旋復自制。不發展齒。獰笑見衆。皆悄然引目視。已欲為雍容之笑容。以掩飾其事。顧卒莫能則。轉向衛廉厲聲責之曰。汝何不

欽。洛。克。獄。中。一。事。固。終。不。可。改。試。觀。其。能。有。一。字。自。白。否。噫。嘻。埃。兒。傑。汝。能。之。乎。主。人。乃。自。拊。其。頸。似。硬。  
 領。緊。扣。足。以。制。其。生。命。者。低。聲。言。曰。可。任。之。去。言。次。即。行。向。窗。前。背。人。而。立。衆。乃。寂。然。無。語。有。頃。沙。平。始。  
 顧。衛。廉。曰。可。逐。是。狗。出。二。人。既。去。衆。木。然。靜。立。貌。皆。不。豫。尤。勿。敢。舉。目。視。人。一。客。曰。余。儕。其。行。乎。賴。堆。淒。  
 聲。曰。勿。爾。主。人。或。將。有。所。言。隨。行。至。其。旁。授。以。柔。荑。并。溫。然。視。其。面。如。慈。母。之。於。愛。子。韓。強。則。以。巾。拭。額。  
 喟。曰。天。乎。主。人。乃。廻。身。徐。行。皇。皇。言。曰。諸。君。幸。假。我。數。分。鐘。余。將。有。數。言。見。白。即。下。坐。圈。椅。中。兩。手。平。置。  
 低。垂。其。首。苦。聲。曰。余。當。細。述。其。事。諸。君。幸。爲。一。裁。判。今。余。祕。事。已。露。亦。不。欲。自。諱。彼。人。之。言。初。不。誣。余。固。  
 曾。入。欽。洛。克。獄。中。爾。時。彼。僮。亦。在。獄。特。今。已。不。識。之。矣。余。處。獄。中。可。二。年。其。受。讞。蓋。爲。冒。取。銀。票。證。據。殊。  
 強。初。勿。能。辯。然。撫。心。自。問。此。身。清。白。初。未。嘗。有。是。事。當。在。庭。時。固。作。如。是。云。即。今。日。亦。作。如。是。云。也。而。耿。  
 耿。此。心。亦。不。欲。求。人。信。然。後。此。所。遇。固。足。以。白。我。無。罪。矣。余。入。獄。前。境。極。困。苦。所。往。還。者。悉。貧。民。窟。中。人。  
 比。入。獄。後。倏。忽。二。年。已。屆。乃。別。此。森。森。之。囹。圉。而。出。則。初。無。一。人。迎。候。獄。門。之。外。者。子。然。一。身。了。無。援。助。  
 苦。可。知。已。遂。即。日。至。倫。敦。以。獄。中。工。作。所。得。暫。於。和。倫。街。一。屋。中。賃。最。上。層。一。小。室。以。居。翌。日。之。晨。忽。有。  
 人。郵。我。一。書。頗。以。爲。詫。蓋。余。之。出。獄。人。且。勿。知。又。何。能。知。余。住。址。者。及。啟。封。驚。詫。益。甚。則。中。附。帑。幣。四。帑。  
 帑。各。五。十。鎊。也。并。附。一。書。爲。打。字。機。所。成。曰。今。爲。十。一。月。一。號。後。此。每。月。之。始。當。以。此。數。見。奉。續。續。勿。絕。  
 書。中。既。無。寄。者。之。地。址。亦。不。署。名。展。讀。之。餘。幾。疑。身。在。夢。中。即。出。獄。事。亦。非。眞。然。一。諦。視。則。帑。幣。固。赫。然。  
 在。我。手。也。自。念。余。親。友。中。初。無。富。厚。之。人。又。何。人。贈。余。以。此。且。復。允。按。月。以。此。數。畀。余。乎。忽。有。所。悟。此。必。  
 彼。冒。取。銀。票。眞。犯。之。所。爲。憐。余。以。無。辜。而。代。其。受。讞。欲。以。此。償。余。所。受。痛。苦。耳。然。而。人。而。至。於。冒。取。銀。票。



其窮可知。又勿類。有是事。則或其人。今已致富。不則。卽其戚。鄙中之擁巨資者。聞知其事。用恤。余枉耳。言至是。起立斟酒自潤。惟初不引目他視。似畏遇人目者。衆客則凝神靜聆。心不他屬。已。主人復歸座。言曰。爾時。余處境極苦。覺有二念交戰於心。中蓋受之。則以一窮措大。立可成爲富人。凡前此種種。夢想無不可見之。實行試思。月有二百鎊之入款。又何事不可爲。耶。苟竟不受。而以其事報之。警署則不難迹得。眞罪人。汚名可洗。當仍還我清白之身矣。諸君。諸君。試爲思之。爾時。余之躊躇莫決之狀。蓋何如。耶。余敢言諸君。恐未嘗遇有此境也。久之。審卽以其事告之。警署亦未必能迹得主名。而其人於余之舉動。必至留意。苟偵得其狀。必止款不復寄。寧非兩失乎。顧欲卽受此款。於心實有所未安。然則將付之一火。耶。或舉而畀之善堂。歟。則二者皆病。未能蓋飢者之於食。固未肯忽然推去也。而心目中亦似作語曰。此款汝受之。固不爲貪。彼贈之。亦不爲濫。蓋純爲一種賠償費。特不循普通常軌耳。其結果乃暫置不用。思憑一己之作。苦以謀生。第其事大難行之。匝月支絀。萬狀而第二月二百鎊之款。復如期郵至。於是不復能守其初志。卽營新居。於是間五歲以來。款竟源源而來。初無一月之爽。惟不附一字耳。余遂生計日裕。居然富翁。無復知其卽當年之窮措大矣。雖然。吾知諸君中當有議余之受款。匪當者。諸君。苟易地而處。或不如是。然諸君。苟信余實清白無罪者。或……言至是。遽止。以手支面。穆然靜坐。客等亦皆悄然無語。皆默思他客對此一席話。不知作若何之感想。而賴堆尤爲所動。卽盈盈行至其前。雙波溶溶向之。手拊其低垂之肩。顫聲而言曰。何云。或耶。余等固皆深諒君之衷曲耳。言次。首略舉向其兄坐處而望。似求其助者。沙平但倦目報之。而他客見狀。皆向沙平而望。觀其將何所作。於時。沙平伸手向小桌上。取主人所置之雪。

茄煙匣忽一躊躇復置之不取自懷中出煙匣取一吸之噴煙成圈裊裊向樓板上復凝眸視其妹首聳然而外向賴堆乃悚然退以手捧心狀至沮喪而主人忽蹶然起凡此諸狀似皆未見自火爐架上照架之後出一巨封取其中帡幣四帡置之於案上向衆言曰今日適爲一號此數帡晨間郵至也

(二)

二日後凡爾日在席之客皆得主人一函其詞皆同曰

茲敬懇者明晚八時務乞屈玉當此奇事之後而有此請度必更以爲異然幸勿却所請以有要事奉白至有關於余身也故人誼重倘亦惠然肯來乎

衆讀其書知復發生他事而於前日事至有係屬其亟欲表白之情固不難於字裏行間推得之衆當爾日聞見是事固已深爲動情至是頗欲一審其結果乃皆不忍却之屆時先後驅車而往沙平兄妹最後至客入餐室時主人一一向之鞠躬惟不出手相握似自顧齷齪不敢抗禮也復往來步旋於室中以待客之齊集而煩躁之狀一瞥即審韓強似窺知其情則故作談笑以排解之已而人報沙平兄妹至主人始喟然如釋重負沙平既入第略頷其首賴堆則態至沈肅主人肅之坐然後面衆朗聲而言曰承諸君子不我瑕棄惠然肯來感謝無既夫以余之身被刑章非能確證其清白無罪當永留污名不齒於社會固不復望重見諸君子於此室矣然初亦匪無自白之機諸君子或能首肯是言而今夕即其時焉敢爲諸君一白之余儕別後之翌日忽得一書亦爲打字機所成復無發信地址及署名與前所得者同今書在此敢一宣讀之諸君子幸毋駭焉書逕曰



君爲朋輩所宣述之事。字字皆實。然此嫁禍於君之眞犯。固尙未審。其名必不。料卽追隨君左右之人也。此人自君富盛後。卽已締交於君。贈款一節。亦渠所爲。蓋天良猶未泯滅耳。且初不以此自止。復思與君爲友。卒竟得之。今打是函者。卽其人而亦卽致君於囹圄之中者。然此事亦偶然。巧值非故意。傾害矧其人之兀。輓不安抱恨終天。尤有非君所能料者耳。茲者不期重有所感。頗思宣露一切。君苟欲洗淨污點。恢復名譽。此其時矣。且尤有一言。足令君驚愕無措者。則當君昨日宣述是事時。此人亦爲座客之一耳。故君苟有意者可重集前客。披露其事。則此人必挺身而出。自承其罪也。

讀旣畢。乃置之於案前。供衆觀覽。此時衆已爲所動。無不驚愕失色。噤不能語。初第瞪目向此一幅書。而視似其中挾有魔力。至可怖人。旋乃引目視其鄰座之客。雖不明言而其狀已露。似詢曰。汝非卽其人耶。寂然者久。沙平始呼曰。天乎。此事至可怖也。於是衆爭目之。則狂笑曰。嘻。余固非其人耳。韓強亦曰。事誠可怖。余不能久待矣。言次。頻以巾拭額間之汗。賴堆則惟向主人呆望。主人時方立於火爐之側。一手置爐架上。一手支頤。殊焦躁不寧焉。閱頃之。仍無人出承。沙平不復能耐。慍聲曰。此殊非余儕所樂。遣余思黑幕中上下其手者。大有人在。余儕母懵懵焉。此言也不啻明言。此一書殆主人所自作用。以脫其污名耳。衆一聞之。卽審其言中之意。則爭狠目視主人。主人見狀亦慍曰。君言固當然。余寧樂遣之者。以君度余當審余中心若何之。兀輓不寧矣。言畢復頻搓其手而靜待。久之。仍無所遇。乃曰。今余儕宜略有所進。萬不可卽此而止也。沙平冷然曰。此殊不必。主人初不爲阻。續曰。今余敢白其管見。夫按之書中。其人固肯挺身自承矣。然或一時氣餒。未能宣之於口。則不妨代之以書。且初不必明言一切。僅作一記號足矣。

言至是引手搓額。思得一妥善之法。遂復囁嚅而續曰。今有一法。可熄滅室中電燈。而人各發鉛筆。一將此書一翻背環。依次遞下。余所求者。卽遇彼作書之主人翁。則作一十字於其上。如是則僅此一符記。初不能審其爲誰。何而余得此窺。乃可自當能證其非妄言矣。今余當往取鉛筆。余含羞忍垢已久。亟思一爲洗滌也。遂不待衆之報可。卽匆匆奔出室。韓強搖首言曰。妄言耶。余殊不作如是想。賴堆低聲曰。善哉。是言上帝福君。沙平仍聳肩不以爲然。他客則靜觀三人。勿有表示。已。主人復入。卽一一授以筆。從事殊迅。其手有如落葉之翻風。中旣畢。乃迅步至門側電紐之前。電燈遂熄。則大聲言曰。君等幸速爲之。余所求者。僅作一十字其上耳。此區區一符號。當無害於君等。而於余則如得重生矣。諸君幸善會此意。而矜憐之焉。其於此事一意孤行。不容他人有置喙之機。客見其情詞哀切。則亦勉徇其旨。時則爐火閃閃作光。其力絕微。而一帛書卽於此明昧中傳遞而下。沙沙作聲。少頃。聲止。主人復高聲詢曰。諸君其事畢乎。沙平厲聲報曰。余意已畢矣。將復何爲耶。主人曰。其現執是書者。乞將帛一摺疊。言已。小待片頃。乃振電燈燃之。卽跳躍至案前。受帛於手。惟不卽啟。手弄帛之摺紋。面衆而言曰。今余敢請罪於諸君子之前。余嘗小弄狡獪。所授鉛筆。皆不一色。苟此帛誠有十字形。其上者。則以鉛筆之色。不難求得。其人也。隨將帛展開。齒乃微戰。卽鋪之於案上。於是衆爭伸首前觀。則帛中見有一藍色十字形。主人首歡然呼衆各視其手中之筆。亦卽繼之。而呼。惟賴堆嗒然若喪。擲其筆於爐中。主人乃注視之。狀至奇異。匪言可喻。時韓強已拾取此未燼之筆。視之。嘆曰。嗟夫。藍也。沙平喃喃言曰。妄哉。妄哉。彼僞詭計耳。而賴堆忽以手抵頸。慘聲尖呼。似櫻劍極巨者。讀至是處。將近尾聲矣。有能預審其結果何若者。敢以伊立琪月得之數



爲壽茗狂戲註。呼聲未已。斗有一巨聲傳入曰。大矣哉。休矣哉。此戲之良足動人也。其足以驚座當如。余福來衛之名之確切不移也。衆爭廻首視之。則見一人笑容可掬。立於門次。則皆瞠目相對。木然無語。蓋此舉殊出不意耳。其人乃步入含笑。搓其兩手。歡然而言曰。余福來衛也。諸君亦知余儕之數數相煩者何事乎。蓋試演余一新編之戲耳。韓強不禁呼曰。天乎。乃如是耶。狡獪哉。衆亦驚愕。莫名不圖。此千廻百繞。目爲奇事者。僅爲此人。劇本中之事蹟。然而又何其動人哉。其人復謝曰。諸君幸恕余。似此虛構奇事。諸君腦筋中當受感刺矣。敢明言之。凡上各節皆爲余儕所預定。爾日余電以事不能來。諸君當已聞之。實則余仍來是特喬裝爲賊人破窗而入耳。諸君亦謂其化裝佳否。一無破綻否。是卽是劇之開場。而伊立琪實爲此一幕之正角。余固知其必能勝任愉快。然初不料其演來佳妙。一至於此也。余儕誠當爲之賀。而賴堆沙平女士實末一幕之主人翁。其曲曲傳情。余儕尤當爲賀耳。此時沙平乃略慰驚疑。參半而詢曰。君殆謂凡上種種皆出虛構乎。其人洋洋曰。然此余新編劇本中事實耳。沙平曰。然則伊立琪固未嘗有入獄之一事矣。曰。天日鑒之。無其事也。沙平囁嚅曰。余妹如何。曰。聊博君一笑耳。沙平乃以巾拭額曰。是則余儕皆……皆……福來衛則不待其辭。畢引目遍矚座中人。遽欣然答曰。誠然。君等皆觀客耳。余蓋欲一試是劇之效力。若何是亦編劇者最要之事也。今當三呼以賀伊立琪及沙平女士之成功。於是衆聲齊發。窗櫺皆震。

(完)

中華書局發行

歷史小說

玫瑰

商業週刊之要書

書畫信輝皇

一枝

不謂此書  
歷史之精華  
其體裁既新  
其內容亦  
不失其舊  
其意亦深  
其詞亦雅  
其文亦美  
其理亦正  
其情亦真  
其義亦大  
其旨亦遠  
其趣亦廣  
其味亦厚  
其韻亦清  
其氣亦壯  
其骨亦勁  
其神亦秀  
其貌亦古  
其色亦麗  
其香亦幽  
其聲亦亮  
其味亦醇  
其質亦樸  
其理亦明  
其法亦簡  
其意亦深  
其詞亦雅  
其文亦美  
其理亦正  
其情亦真  
其義亦大  
其旨亦遠  
其趣亦廣  
其味亦厚  
其韻亦清  
其氣亦壯  
其骨亦勁  
其神亦秀  
其貌亦古  
其色亦麗  
其香亦幽  
其聲亦亮  
其味亦醇  
其質亦樸



# 研究時事之要書

譯述者 陳 貽 冷 先 汰

# 世界第一大戰

本 書 八 大 特 點

- (一) 是書為美國艾倫博士所著。博士深於歷史。故立論精確。不涉浮談。
- (二) 第一冊自各國籌備處分土地至日土意三國參加戰事止。敘事清楚。論斷純正。
- (三) 戰事直接間接之原因。以及各國之隱謀密計。論列特詳。
- (四) 凡各國政體。民風。人心。種族。財政。交通。商務。工業。農物。礦產。無不列舉。而比較之。俾知各國現在之情形。
- (五) 卷末大事表。自一五五二年至一九一五年大事。無不列入。藉備參考。
- (六) 附錄此次歐戰之遠因近因。亦可略見一斑。
- (七) 譯筆精潔。令人百讀不厭。
- (八) 是書出版前。總統塔虎脫氏會許。為傑作。內容之價值可知。

第一冊 定價一元 特價六角

各省

中華書局發行

## 德皇作戰計畫書

洋裝一冊 定價八角

本書乃開戰以前德皇手著。備述德國種種作戰計畫。精細偉大。其書甚秘。自德皇出征之際。忽為法國偵探盜去。秘密暴露。風波大起。馴至摩爾德將軍辭職。亦可見此書之關係矣。法人庫力爾氏現譯為法文。全國風行。日人樋口氏復譯為和文。重版至三十餘次。茲特譯為華文。詞意明達。不失原書真意。凡軍事家。政治家。實業家。以及教員學生。欲知歐戰真相者。均不可不讀此書。

## 德皇統一一世界策

洋裝一冊 定價八角

是書係德皇威廉第二授意德相。將其統一一世界計畫。筆之於書。加以說明。一九一三年分頒海陸軍高級將校。異常機密。前年德軍進薄巴黎不成。退走之際。遺下輜重。中有此書一冊。為法人搜得。由法人桑葡羅氏譯為法文。日人樋口氏譯為和文。不脛而走。風行一時。茲譯成華文。書中述德皇統一一之策。凡分五期。計畫之偉大。用意之周密。讀之令人驚駭。

(一)

一千七百九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之夕。人有去克立松鎮往聖格萊冰村。而小立於摩納溪上山巒之巔者。當能見山谷中有奇異之象。爲平昔所不經見者。村在山下。隱於叢樹之後。不可得見。所見爲濃烟三四縷。其大如柱。上騰天半。與暮色合。煙脚始猶分析。初不連綴。迨既展拓。遂合而爲一厥狀。乃類一褐色之圓屋頂。高懸空中。兀然不動者。移時忽有濕風西至。挾之俱動。已而騰入雲陣。氤氳四結。天半遂在煙雲合沓之中。星月皆隱。居頃之。斗見煙脚漸化深絳。火光立冒。蓋山谷中羣屋火矣。屋頂皆吐赤焰狀。若巨蟒吐舌。繼以火吼之聲。隱隱如雷。光燄爲狀不一。或如螺旋。或起伏如波浪。窗中亦冒火爲勢。滋烈。偶有屋頂圯墜。巨聲繼作。而光亦大冒。熊熊直上。火星千百騰擲。如飛霰。火光中依稀見刀槍之光輝。燦而動。軍士環立成圍。譁笑鼓噪之聲。徹天人之見者。必將謂此羣士方圍火取暖也。此羣士者。爲共和軍支隊。可一千五百人。見此聖格萊冰村中無復居人。因縱火焚其屋宇。惟有一屋。防範絕周。至火雖蔓延。乃不焚。及此屋門前。且以二兵爲守。槍聲鏗然。時有軍官出入。奔波甚忙。似爲軍中遞傳命令者。發令者爲一少年。貌類二十許人。髮長而秀。平分額際。鬚鬚被兩頰。作波紋。觀其容色。至慘戚。非壽者相。御藍色軍服。儀態英偉無倫。肩頭加將軍肩章。爲羊毛所製。章本金質。茲方易以羊毛。蓋將軍愛國。已以金肩章。輪作國家軍需也。維時方坐案前。攤一地圖閱之。篝燈不明。昏昏作欲睡狀。而將軍尙手鉛筆。畫巨線於



## 第

## 十

## 集

圖上似方策一進軍之路。以示其所部者。將軍名麥索。三年後死於阿頓苟興。絕代英雄。命薄乃同。紅顏亦可慨已。將軍閱圖有間。忽起其身。呼曰。亞歷山大。亞歷山大。爾何酣睡弗醒。至於如是之久。殆方夢及聖道密烏故鄉耶。其側有睡人。聞呼驚起。首上仰。幾及承塵。卽發吻問曰。呼吾胡爲者。詎敵人來耶。語時聲頗溫柔。似弗類出之。赳赳武士之口。麥索答曰。否。總司令威斯德孟。有命令至此。遂取一紙授之。亞歷山大讀之。滋切。麥索諦視其狀。顏色立霽。亞歷山大者。偉丈夫也。年二十有八。卷髮甚短。膚革微黑。廣額齒白如牛油。富膂力。聲聞全軍。人嘗見彼於戰中。手殲一敵。力劈其軍。盔下及胸甲。一日大閱。立馬軍前。馬桀傲弗馴。躍欲逃。將軍以兩腰夾之。馬乃長嘶而死。其人亦不壽。運復厄於麥索。雖爲軍人。初不死於沙場。國王忌其功。下毒死之。嗟夫。嗟夫。其人匪他。蓋著者之父。亞歷山大。仲馬將軍也。仲馬將軍讀命令已。問曰。孰賚此命令來者。麥索答曰。來者爲國民代表。苔爾麥。仲馬將軍曰。佳。然彼羣奴。集合何處。已知之未。麥索曰。在一森林之中。去此可三英里有半。爾可於地圖中視之。仲馬將軍就視地圖。徐徐言曰。吾見之矣。惟彼間小徑縱橫。荆棘寒途。雖在白晝。亦且失道。欲得羣奴。其事良不易。卽此間地亦非佳。不足令人流連。寒威尤烈。時時砭人肌骨也。麥索伸足關門。示之以火曰。爾果怯寒。曷就火以取熱。此熊熊者。非猶一大壁爐耶。繼忽揚聲問門外羣士曰。哈羅。諸國民。爾曹何所得者。時則羣士方於左近一馬廄中。得一文台農人。蜷縮如蝟。似已沾醉。沈酣不起。故村人均逃。此人獨淹留未去。相其貌。蠢蠢如鹿豕。冠一巨冠。長髮外露。御褐色短褂。穢污萬狀。此時在洪醉中。貌雖類人。實則知覺都泯。視賤畜爲尤賤。麥索加以研詰。猶纍纍作醉語。麥索弗耐。令羣士將去爲戲。而仲馬將軍忽下令。幽之屋中。一士驟應。推醉

人入。醉人支牆小立。搖搖欲仆。已而偃地弗動。厥狀如死。仲馬將軍顧謂麥索曰。吾輩已得嚮導。一小時中行矣。麥索曰。孰爲嚮導。仲馬將軍曰。此醉人可爲吾用。麥索曰。然則吾輩當於明日成行。一小時中萬不能行。不見此人方洪醉。恐將酣睡二十四小時也。仲馬將軍微笑曰。爾曷從吾來。遂偕麥索入間壁馬廄中。廄與駐所僅一板之隔。醉人卽得之此間。板已破裂。可見駐所中一切行動。卽一言一語。亦能歷歷聞之。仲馬將軍抑其聲言曰。今爾守望於此。毋怠毋忽。麥索莫審其意。就裂罅窺之。見醉人方伏暗陬。不動如故。麥索返顧。則仲馬將軍已杳。復視間室。見醉人似微動。已而張口呵欠。引眸四睽。見室中無人。爲狀滋悅。其蠢蠢之貌。忽亦易爲刁狡之色。麥索見狀詫甚。定眸凝注其人。而一轉瞬間。忽又復其故態。合目翕唇。似又入睡。尋伸一足於小桌之下。微微掣動。桌上卽攤麥索所閱地圖及總司令威斯德孟之命令。足動。桌乃立翻。門外守兵聞聲。探首入門。笑謂其伴曰。是無他。殆蠢國民夢中伸足耳。語次縮首。門亦隨闔。醉人忽張其眸。作怒視。立攬威斯德孟命令納之於懷。麥索窺至。是呼吸遽促。左手加額。右手把其佩刀。則見醉人已支肘於地。迂徐作蛇行。揣其爲狀。似將奪門而出。顧於門罅中見守兵之足。似頗中懾。會見一窗半闔。遂舍門而趨窗。去窗可三尺許。立自胸次出一白刃。距躍如虎。麥索大呼。出至廄外。別有呼聲和之。繼以呪詛之聲。而醉人已穿窗而出。適爲仲馬將軍所禽。於是大驚。手刃欲下。將軍力握其腕。捩刃內向。果醉人動其手者。必將自洞其胸。將軍意得。顧謂麥索曰。麥索適者。吾以嚮導相許。卽此君也。貌雖蠢蠢。實則刁狡無藝。又謂醉人曰。爾賊。吾本擬處爾以死。惟爾可爲吾用。姑貸一死。爾雖備聞吾儕之語。顧已不能歸報。而主語至是。訕然而止。謂羣士曰。爾曹爲吾夾持此賊。置之軍前。山道崎嶇。卽以彼



爲嚮導。苟愚吾。或圖逃者。可盪其腦。投之深壑之底。於是下令出發。羣士咸列隊而前。首尾相續。狀如長練。徐徐入於廣道。遙向莽福根村行。數分鐘後。月輪忽排雲而出。清光下瀉。溥照刺刀之尖。此時在山巔下。瞰絕背。一巨蟒蠕蠕然行於谷中。竟體皆鋼鱗也。

## (二)

夜中進軍。其事實素漠無歡。矧又戰於夜中。尤足令人邑邑。若在白日之下。兩軍肉薄。蒼天高拱於上。似方觀戰。尤有閑人臨觀。如入馬戲之場。其有勝者。譁替之聲四起。刀槍相戛。鏗鏘作奇響。蕩入心坎。筋絡皆爲之震。一時千砲俱發。藥雲四冪。人入其中。如裹尸衣。時則友仇均在觀。爾慷慨赴死。此其爲樂。直同登仙矣。顧在夜中。則殊無此一樂。孰進孰退。初不之知。刀著爾身。不知出何人之手。身甫偃地。已爲人踐踏而過。維時一息尙存。輾轉泥中。或蹴或嚙。爲狀如狗。初不若古羅馬武士尙足炫其神勇於千萬人之前也。此時羣士破此一天夜霧。悄然前趨。夾道皆草田。植以高籬。行半時許。初未少止。月光如雪。時時排雲外透。農人前行。二士夾持於側。道中恐有伏莽。力加防範。偶聞樹葉搖曳之聲。疑有人至。二士立止。問曰。來者誰歟。聲發。初無應者。農人笑曰。是狡兔走耳。匪人也。行未久。二士忽又佇步。弗進。隱約似見人影。飄瞥而沒。因竊竊相告曰。慎之。慎之前途。殆有敵人。農人亟曰。是二君之影耳。匪人也。吾儕其趣前行。至道角。斗見二人踴起於前。二士大驚欲呼。而槍聲已作。一士中彈立仆。一則未中。大呼乞援。後隊羣士聞聲。爭發其槍。火光中見有三人疾奔而去。一人似亦中彈。行乃弗疾。顛頓入間道。似欲逾籬遁去。羣士追獲其人。初非嚮導。詰之弗答。刺以刺刀。亦不復動。蓋以被創過重。已飲彈死矣。麥索自爲嚮導。統軍復前。

自恃平昔鑽研地圖。或無迷道之患。行可刻許。卽見森林橫亘於前。彌望皆黑。共和軍嘗得報告。謂有數村頑民及勤王軍殘卒。可一千八百人。約於今夕集此林中。共爲彌撒之禮。禱諸上帝。佑王族之復活。而共和軍之來。則在驅除彼衆。麥索及仲馬將軍既至林外。卽分數支隊。分道入林。半小時中。各守要隘。羣士人人備戰。均極激昂。刀旣出鞘。槍亦躍躍欲動。間有膽壯敢死者。輒顧其伴曰。吾背囊中有法郎二三枚。今夕吾果死者。乞爲吾將歸奉之。老母恐老母方倚閭盼吾歸也。已而進行之令已下。羣士皆奮一疾進。至於林中深處。行旣近。見有火炬之光。照耀天半。火光中有神壇一。壘石而成。聖瑪麗特利牧師方正襟立壇上。侃侃講道。白叟多人。持火炬環立。婦孺皆跽。喃喃作禱詞。左近有文台勤王軍一隊。潛伏弗動。脫逃之嚮導亦在軍中。赫然被軍服。胸際綴紅布。作心形。爲勤王軍之標識。時勤王軍見共和軍已近。槍乃齊發。共和軍持槍不發。隣默疾進。牧師講道未畢。語尙瀾翻不已。禱者似亦未聞槍聲。仍跽而禱。兩軍漸迫。漸近。相去可三十武。共和軍前隊立跽。悉下其槍。狀若風過麥田。麥穗盡偃。槍聲繼作。殫勤王軍數人。餘彈橫飛。婦孺亦多中彈而死。於是禱者皆震。賊呼欲逃。牧師高呼上帝。羣人始靜。頓首於地。偃伏弗起。至是共和軍已在十武以內。復發其槍。羣士皆沈著。如在大閱之時。每發一槍。無不中的。勤王軍亦還擊。人各奮勇。顧相去咫尺。槍空不及復實。子彈兩軍因以刺刀相搏。各不相下。而神壇上之牧師尙講道如故。已而共和軍已佔勝勢。勤王軍漸退。槍刀之聲。忽寂。但有咒詛。牧師揮手作勢。火炬盡滅。共和軍大怒。乘黑進逼。一時人乃大亂。哭聲呼聲徹天。刺刀所指。無刀不血。婦孺及勤王軍死者。無算。共和軍困在萬黑之中。亦復互相殘殺。麥索將軍深入戰陣。殺人如刈草。菅厥後。又得一人橫刀欲下。忽聞其人



## 第

## 十

## 集

作心碎之聲。嚶嚶呼曰：請赦吾。請赦吾。爲上天故。請赦吾。勿殺爲君家母夫人。故請赦吾。勿殺麥索。聞聲心惻。刀乃弗能復下。亟挾其人於肘下。出此血海而去。行少遠。其人已暈。麥索亦罷不能行。委之於地。解其胸衣。令透空氣。衣張不期大驚。蓋見其人非男一女子也。麥索固欲赦免其人。勿爲己甚。顧念共和政府中已有命令。嚴懲文台之人。無論其爲男女壯幼。有手執軍械。或結社集會者。殺無赦。此女手中雖無寸鐵。第有集會之嫌。今欲救彼事。亦匪易。躊躇有間。忽起一念。因眠女於樹。跌復入鏖戰之區。瞥見羣尸中有一尸。被共和軍制服。體態與女畧同。於是取其衣冠。匆匆而返。維時夜氣頗寒。女亦尋蘇。明眸既張。顏色嬌好如春葩。繼卽四顧呼曰：阿耶阿耶。已而徐起。引手撫其蓮額。若有所思。居頃之。又作慘戚之聲。曰：阿耶安在。奈何不在吾側。吾適與阿耶同處。胡忽在是。嗟夫阿耶殆已死矣。方語時。忽有人自樹後探首出。曰：白郎希令。娘勿恐。僕來候爵。尙生已爲人營救。而出願上帝相吾王。并相吾勤王之軍。其人語既訖。然而逝。麥索目力至銳。已見其人。則聖格萊冰村中佯醉之間。諜也。女展其玉臂。嬌呼曰：頓伊爾安。往麥索亟止之。曰：女士趣默脫喋喋者。必且無幸。吾雖欲救女士。恐亦無能爲力。今曷易此衣冠。須吾於此。遂又趨至戰區。下令班師。而以指揮之事。委之仲馬將軍。數分鐘後。則又趨返就女。見女結束已竟。爲狀亦英挺。二人遂同行。至於通衢。麥索臧獲方以二騎俟於道周。麥索虞女不能騎。狀殊躊躇。女悟其意。翩然上騎。見麥索驚異。則嫣然笑曰：將軍果知吾身世者。當不以吾之能騎爲怪。吾雖女子。身頗習於男子之事。茲承將軍相救。感銘五中。行以身世相告。以表下忱。須知吾年事雖少。固已歷盡艱險矣。麥索曰：唯唯。女士事固所願聞。容他日言之。今茲旣爲吾俘。必不輕縱爾行。趣從吾往。旭來愈趣。愈嘉。女士善

騎幸勿落吾後塵也。女曼聲曰：諾。鞭乃立下。馳騁約三刻鐘，已至旭來。止女及臧獲於鎮廳之外，入謁總司令威斯德孟將軍。告以昨宵戰事，斯須復出。攜女往桑古綠逆旅。桑古綠為貴族之名，非宜於共和時代。故今已易為大聖尼古拉司逆旅。麥索賃二室，以一室處女，勸令少息。意殊懇懇，繼即自入已室。扃門而寢。言念彼姝，頗生綺想。夢寐之中，似猶見彼姝倩笑也。女既退息，諸念潮起，初念其父，繼則念此共和軍中之少年將軍，聲色俱溫，正類春風，風人迴想，昨宵之事，如居大夢，起立鏡前，自顧其影，始知夢為非夢。事乃實事，惟老父消息沈沈，此身直同棄兒，翹首前途，泣然欲泣，特死之一念，初不著其心坎，以為斷頭台上之黑斧，決不能著其蟾鱗之頸，猶憶麥索「吾欲救女士」之言，似出真誠，非相給者。又念戰事易了，不日復見承平之世，老父故邸，必能恢復，行見賓客來歸，還吾舊時氣象。一日有少年戾止，年可二十四五，秀髮被其廣穎，聲柔如好女子，被將軍制服，虎虎有生氣，由是留居邸中，久久弗去。花晨月夕，頗得握手言歡之樂。女念至是，心如含飴，初不如其中心所念他日且一一歸諸泡影，大抵天下年少之人，多趨於樂觀之途，雖嬰蹇運，尙抱無限希望。淚華在眶，笑靨已展，蓋少年目光都注片面前，未能放眼天表洞矚未來之面也。麥索夢回，則謀所以處置女者，念家在南咨，去此僅十餘里，從戎三年，久不見母妹一面，今茲何不告歸，攜女同往，從此母妹得一良伴，似亦不為非計。意決立欲實行，有事平明，因又往謁威斯德孟請假。威斯德孟固重麥索，立可其請。麥索意得，歡然歸逆旅。適仲馬將軍至，即以救白朗希事告之。繼命侍者備晨餐，偕仲馬將軍登樓，介見白朗希。白朗希固嬌怯，殊踖踏不自安。須臾，晨餐已具，三人同桌就食。門忽洞闢，一人昂然而入，則國民代表苔爾麥也。其人為革命首領羅拔士比心腹，威聲四



播其於羅拔士比也。有若臂上加臂。足以囊括法蘭西全土。匪所不至。王族貴胄。不能出其指罅而去。惟以苔爾麥故。斷頭台上。乃無蕭閑之時。每日之就宰者。無慮數十百人。故苔爾麥之魄力。實足與死神相抗衡。白朗希乍見其人。立爲之震震而顫。苔爾麥既入。則顧謂麥索曰。將軍國民。按法國革命後。人皆以國民相稱。疊床架屋。不以爲嫌。爾欲歸耶。昨宵臨陣殺敵。立功甚偉。今日告歸。吾亦不加阻撓。惟有所不慊者。何事縱令濮來侯爵脫逃。前者吾嘗面許國會。致其頭顱也。白朗希聞言。大震顫而起。顏色暴變。木立如石。像麥索蔽之以身。俾不爲苔爾麥所見。苔爾麥又曰。然吾共和政府之獵犬。鼻銳而齒利。必能循迹窮追。得彼狡兔。今吾已許國民告歸。隨時可行。朝來頗苦飢。今擬擾爾晨餐。且以杯酒爲共和政府壽。而祝醜類之翦滅。在座者皆當浮一大白。二將軍見其儉狀。意殊無歡。白朗希則傍麥索而坐。不敢面苔爾麥。苔爾麥亦初不著意。但知大嚼。惟時發數語。頗使白朗希震懼。餐事將畢。斗聞槍聲。砰然似發於鎮中廣場。其地與逆旅相對。相去至邇。麥索及仲馬將軍驚起。挾槍欲出。苔爾麥止之。磔磔笑曰。可兒趣歸而座。何事挾槍作殺敵態者。麥索曰。然此聲胡來。苔爾麥曰。是無他。茲方槍殺昨宵所得俘虜耳。白朗希顏色如死。失聲呼曰。嗟彼可憐之人。苔爾麥方飲。徐下其杯。面白朗希曰。女郎年少。嬌怯固不足怪。爲日既久。且習之矣。語次把白朗希手。凝注其面。白朗希大呼曰。否否。吾決不願見此殺人之事。苔爾麥釋其手。吐氣言曰。女郎爾豈謂不流滴血。能革新一國耶。爾嘗見不斷一頭。能使萬類平等耶。吾謂一國非殺人流血。決無更新之日。語次少止。已而又曰。况所謂死者。但爲一不夢不醒之長睡耳。血則但爲一赤色之流質。等於玫瑰之露。行刑吏桑白洛日夕酣飲。亦何足怪。爾意云何。曷語吾來。白朗希顫聲。

言曰如爾所言是殆上帝授爾以大柄令爾殺人耶。苔爾麥微哂曰上帝亦殺人故吾亦殺人。白朗希曰然上帝懲惡誅奸未嘗罪及善人。今爾如何苔爾麥慍曰女郎果欲保爾軀命者幸勿喋喋忤吾。今但一次吾姑少加寬容。後此敢以妄語進者後悔且無及爾其凜之語已遂出室中寂然移時。麥索遂真其槍發吻謂白朗希曰白朗希爾其殆矣。適爾所語語語足以死爾。幸彼尙未怒否則無幸。吾傾聽於側心滋惴惴。苟彼僉不利於爾者吾亦將挺而走險。撲殺其人。此時白朗希方追想苔爾麥恫嚇之辭。初未聞麥索之語。嚙默良久則引手掩面悲聲言曰嗟夫上帝果阿耶。墮入此暴虎手者在勢必且無幸。或將寸斷其身亦未可必。詎此世界之上人道已澌滅耶。嗟夫上帝嗟夫上帝時臧獲入報謂馬已在門行裝亦備。白朗希立曰然則吾儕行矣。此間空氣中似挾血腥也。麥索曰然吾儕行矣。三人遂同下。

## (三)

麥索下樓見所部三十人方俟於門。蓋奉威斯德孟將軍之令護送之南咨者。仲馬將軍亦相送。至於旭來三里之外。麥索恐彼獨歸遇險。堅促之返。仲馬將軍無已遂珍重別去。一鞭叱撥瞬息而遠。人馬同隱路曲。乃不之見。麥索頗欲聞白朗希身世。因與並轡而行。悄然語之曰吾儕去南咨尙遠。可作長談。女士昨嘗許以身世相告。今茲請卽告吾女士何人。吾固已知之。惟昨夕何由入彼林集。何事喬裝男子。請簡賅言之。白朗希見麥索意至懇懇。卽告以身世。畧謂蚤喪母氏。由老父撫育以長。父爲濮來侯爵。夙有聲於包本王朝。賦性忠毅。擅軍事學。故女所受教育亦無異於男子。迨大革命起。王族傾覆。文台人效忠故君。揭竿而起。貴族子弟合組勤王之軍。羣仰侯爵忠藎。推爲盟主。瀝血誓師。義無返顧。女卽易釵而弁。從



父於軍中爲之擘畫軍事儼然如參謀焉。乃數經死戰受挫者屢。昨日之夕以舉行彌撒爲名大集林中。陰圖號召義民與師再舉。不意共和軍突然來襲。遂至於敗。女述時麥索聽之至切。迨既述畢而南咨已在望。萬家燈火隱隱動暮靄中。遂登小舟渡綠鴨河居未久。此一泓碧波已送吾少年將軍與其老母相見矣。一時母子驚喜張臂相擁抱。麥索卽介白朗希見母及二妹。母妹均樂。白朗希自願尙作男子之裝。亟欲易衣。二妹稱善擁之登樓而去。當是時南咨鎮中亦非安樂之鄉。鎮長加利愛殘民以逞暴睢如虓虎。鎮中八萬餘人皆呻吟於此。一人掌握之下。彼曰吾欲爲是他人無敢抗者。此時號爲共和而官吏毒啖之逼人。乃不殊於專制時代善哉。英國詩人莎士比亞之言。殺西惹者尋亦自變爲西惹。故自由國徽之下亦有兇殘無道之官吏。加利愛者與羅拔士比爲知己。一爲虎一則爲狼。一爲獅一則爲豹。故是時南咨一鎮已在血海之中。無辜之血塗澤街頭。頭台上時聞磨刀霍霍之聲。已後標新領異別創殺人。之具於江干特製活動小艇以爲刑場。處死者一一繫登小艇。機括既動艇忽飛躍。送此羣人入於水底。以果魚鼈之腹。其殘酷有如是者。麥索歸後家人均樂。白朗希易服爲女子。容光立增其艷。頰痕眼波其媚入骨。麥索對此如花似欲貢其諛辭。顧心噤。麗質語乃不能遽發。諸吻白朗希嫣然微笑。引手與之把握。此一把握間而麥索已如飲醇醪。心骨俱醉矣。是夕麥索妹氏之未婚夫至。團聚甚樂。短檠簾角間均騰笑語之聲。南咨鎮中家家都沐眼淚。惟此一家樂乃無極。白朗希固亦傾心。麥索樂極如在夢中。特念及老父淚乃立迸。麥索溫慰備至。絮絮然告以從軍之事。十五歲時卽投筆入軍中。十七爲軍官。十九爲副將。迨二十一已赫然爲大將矣。白朗希復好聽彼道軍中軼事。輒爲之眉飛色舞。而一寸情苗已潛滋。

默長於不自覺。麥索本情種。胡能不為情絲所縛。腦海之中。情波飛漲。在昔心多感慨。每作悽黯之容。而今則喜動於中。往往無因而笑。白朗希者。頗感麥索救命之恩。芳心耿耿。時圖報稱。私計麥索苟有所請。皆當曲意相從。有時聞麥索微唱。則立曰。吾友君之遇。吾匪所不至。今君何事。邑邑吾可少效。綿薄乎。麥索則仍以微唱應之。而此微唱中。實挾情思無限。白朗希解人已解之矣。已而麥索



妹氏出閣之期已屆。家人均製新服。麥索特購珍飾一贈。白朗希明光輝燦然。為值不資。白朗希立合其盒。黯然言曰。此粲粲者。詎合吾今日處境耶。老父奔走流離。無家可歸。丐一麵包不

可得。吾胡能濃妝艷裹。如侯門中千金之子者。君曷聽吾淡泊。用以自隱。一日。豪華恐將為人屬目也。麥索固與白朗希仍力却弗納。但取布製玫瑰一枝。綴之髮際。維時禮拜堂皆閉。婚禮遂舉行於鎮廳之中。



禮簡而短。彌覺索漠無歡。禮畢。新夫婦相將而出。有海軍中代表數人來此致賀。中有一人持花球二。麥索偶覩其面。似曾相識。其人取一球。上新婦。復取一球。授白朗。希白朗。希微變其色。嚶嚶言曰。頓伊吾父安在其人。低聲答曰。在聖。第勞倫令娘請納此球。中有書在白朗。希令娘。曷爲吾聖君及義師。祝福白朗。希欲止之。與語其人。已入人叢。而沒。麥索立憶其人。識爲曩日佯醉之間。諜。顧亦心服其勇。兼佩其智。白朗。希無已。亟取花球中書讀之。知文台勤王軍累戰皆敗。勢已弗支。書末復附數語。謝麥索之救援。其女蓋濮來。俟爵書也。俟爵雖在顛沛流離之中。而乃女之事。匪所不知。蓋頓伊忠懇。日日爲之廉探者。白朗。希讀書百端。交集復憶。當日身在林中。目擊殺戮之慘。因倚麥索臂。間用以白支雙蛾鎖愁。作耍。吵掩抑之態。麥索見其悲歎。立生矜憐之心。憐之至則愛之亦至矣。既歸寓。臧獲報適有客至。方俟客室中。麥索不以爲意。逕扶白朗。希入客室。入時。雙眸尙癡注。白朗。希初未見客。尋覺白朗。希玉臂大顛。始徐仰其首。則見客非他。蓋國民代表。苔爾麥也。苔爾麥目注白朗。希。齟唇而笑。麥索汗出如濯。被其廣頰。知此人之來。決非佳朕。苔爾麥笑謂白朗。希曰。女國民亦有賢兄矣。白朗。希驚魂欲碎。默然無語。苔爾麥又曰。吾憶當日在旭來時。嘗與女國民有同席之雅。蘭言玉笑。回溯尙如昨日。而麥索將軍由是乃亦不復見於共。和軍中。抑又何也。白朗。希至是。震恐幾於暈絕。而苔爾麥銛銳之目光。復息息追逐其後。一舉一動。悉爲彼見。幾舉白朗。希之魂。融化於其目光之下。幸諦視有間。卽迴眸視麥索。麥索把其佩刀之柄。五指皆掣動。似欲出刀於鞘。濺人頸血者。苔爾麥見狀。不期而顛。繼卽復其常態。矯爲沈著。力拽麥索。至於窗前。告以文台勤王軍近況。并謂此次來南咨。實與加利愛籌商。處置王黨之事。非處大辟。卽加酷刑。必盡殲

之而後已。語既罄折，一笑而別。白朗希仆坐椅中，色朽如死。兩小時後，麥索忽得命令，促即入軍。謂須率其所部與西部大軍合。麥索屈指假期未屆，尙可得二來復之句留。今忽見召，迹近可疑。適者苔爾麥之來，或有所知，因趨往鎮廳，冀得一面，而苔爾麥已於謁見加利愛後，匆匆行矣。麥索奉命躊躇，行止不能遽決，而共和政府法令森嚴，在勢又弗能背叛。朝背叛，夕上斷頭台矣。當命令至時，白朗希亦在側。麥索殊不敢以遠行之耗告彼，防其悲梗。私計一行之後，個儂便成孤零。南咨城中，日日流血，如流水，脫無人為之將護其事。滋險因沈吟久久，心乃弗決而不豫之色，亦立現於眉宇。白朗希疑懼交并，亟叩其故。麥索知不能隱，示以命令。白朗希念麥索之躊躇，實爲已故，果不行者，在勢必且無幸。因與握手，勸之立行。麥索冷然言曰：白朗希然則爾亦速吾行矣。吾惟恐有人惜別爲吾雪涕，故不敢遽行。今若是則吾可以行矣。言時起立，翔步室中，又自語曰：吾其癡矣。彼何人斯，奚用爲吾雪涕？雪涕者，惟有吾耳。惟有吾耳。語次立止，迴面白朗希，則見梨頰之上，淚華已滿而哽咽之聲，亦奪吭而出。麥索惻然，淚亦滢滢，在背。遂悲聲言曰：白朗希，願爾恕吾，吾心情，實不忍別爾而去。自維此生已與爾膠合爲一，爾之分秒，卽吾之分秒。爾之月日，卽吾之月日。雖至天荒地老，彼此初不相背。吾百凡都能淡忘，所不能忘者，爾耳。然而吾雖如是，初不知爾心安屬。嗟夫，嗟夫，今吾情夢醒矣。語至是，狀至沈著，而聲益悽惻。繼又言曰：白朗希，此次之戰，殘酷已臻極地。吾雖荷戈而出於意，良悖今日一別，恐無再見期矣。因力把白朗希手，白朗希立縱聲而哭。麥索又曰：白朗希，而今而後，吾去爾步步遠矣。一旦乘化歸盡，當願爾時時念吾，願爾媽紅之香櫻時時道及吾名。吾或一靈不昧，尙欲入爾香夢，與爾相見。白朗希今吾敢以一言相許，當吾生死關頭。



一息未絕之際。吾必忍死。須臾呼爾芳名。卽爾亭亭之影。亦當藏之心坎中也。白朗希大哭。酸淚入吮。幾於氣塞。而雙眸中。乃有情光。破淚痕而出。展一手把麥索。手一指雲髮。上所簪玫瑰一枝。曰。兒見此花。必時時念耶。語既立。暈麥索大呼。母妹聞聲趨至。白朗希色朽神木。僵臥弗動。麥索以爲死矣。因躡踵而號。投身白朗希足次。輾轉於地。時此百戰英雄。爲狀乃類小兒情愛之力。誠較帝力偉矣。少選白朗希已。蘇兒麥索狀羞紅立。被其頰發吻。言曰。耶其行矣。願耶珍重。脫阿耶墮入耶手者。耶其恕之。當知阿耶死。則兒亦立死。耶其趣行。無以兒爲念。繼作低抑之聲。曰。然兒當永念耶。耶行兒心亦隨耶行矣。遂敦促麥索行。麥索自知不得。不行一小時後。卽與其家人爲別。黯然上道。感慨百端。其所經處。卽當日來時之路。頓轡徐行。萬念起落如潮。每至一處。輒憶白朗希語。一若散遍道周。俯拾卽是者。又念苔爾麥恫嚇之辭。語語有稜。中懷懍懍。屢欲返轡歸去。顧念共和政府律法綦嚴。則又勉強前趨。行猶未遠。斗見道盡有一騎疾驅而來。煙塵中得見騎士之面。則仲馬將軍也。仲馬將軍亦已見麥索。加鞭來迎。二友一躍下騎。相抱弗釋。當是時。又有一人顛頓而至。血漫其面。亂髮皆爲汗漬。衣寸裂。竟體無復完相。踰籬至二人前。仆地不起。但作喘急之聲。曰。彼已見執矣。麥索審視其人。識爲頓伊。因急問曰。爾何言。詎白朗希已見執耶。頓伊揮手作勢。應聲曰。然一時唇吻皆顛。弗能復語。彼追逐於麥索之後。歷程凡十數里。越陌度澗。穿籬入林。迨及麥索。而脚力已罷。頹然仆地。厥狀慄慄如死。仲馬將軍亟出水瓶。斟酒飲頓伊。麥索目光沈定。癡立不動。尋乃矍然。言曰。白朗希見執矣。若輩殆欲得白朗希故。故驅吾他去。其計誠狡。匪吾初料所及。亞歷山大。今吾欲返南咨矣。爾亦與吾同返。須知吾一生榮譽幸福。均在彼間也。語時齒大震。身亦大。

頓復切齒。言曰：有敢動吾白朗希毫髮者，吾誓不與彼共戴一天。吾實掬吾靈魂愛此一人，設不得其人者，則亦不能生此世界。今後吾之生死，胥以白朗希爲準。此次如無術營救，無寧一死。今吾自恨無識，貿然去南咨，吾惟一去而白朗希見執矣。今彼安往？吾將何由得之者？斯時頓伊已蘇，額際血筓皆墳起，似將破裂，雙眸殷紅如染，血胸次起伏無定，呼吸彌艱，支厲良久，始訥訥答曰：將軍問彼安往？耶彼已入勒卜翻大獄矣。語甫發，吻而二將軍已躍馬赴南咨矣。

(四)

二人加鞭疾馳，至於南咨，逕往古爾廣場，擬晉謁加利愛。既至加利愛宅前，麥索超躍下騎，卽鞍囊中取手槍二，納之衣底，虎虎然登石階，叩關求見。仲馬將軍從於後，狀較沈著，惟決心已立，誓爲麥索之助，卽以身爲犧，亦所非恤。其一往無前之概，大類效死沙場也。然二人卒爲闖者所拒，不得入。麥索心雖鬱勃而焦躁之態盡去，卽懇仲馬將軍至驛舍一行，假一車二馬，俟於勒卜翻大獄門外。仲馬將軍既行，麥索立赴大獄，獄卒以其爲共和軍將軍也，初不撓阻。既入，立命獄卒導之白朗希囚室。獄卒初有難色，麥索脅之，始勉允。須臾，已得一陰森黝黯之囚室。麥索念白朗希嬌弱，不期而顛，獄卒啓一穹形小門，抑其聲言曰：此中不僅彼美一人，尙有他囚。然彼美居此亦暫，今日且上斷頭台矣。語次，懇麥索勿久淹，遂闔門去。麥索驟入暗中，目爲之眩，張臂而前，冀得白朗希所在。口中欲呼其名，顧乃不能作聲，而白朗希已見麥索大呼，力撲其身，厥狀乃類沈舟之人，飄泊大洋，忽於無意中得一巨石者，矜然良久，則哭且呼曰：耶胡爲來是然則耶？其不吾棄矣。耶去後，卽有人執吾至是過市時，羣人譁隨，吾後見頓伊於人叢之中。



集 十 第

吾大呼麥索頓伊聞呼立逝入獄後自分此生不能復見君子不意耶竟至是令人如見天日今願耶挾吾俱去幸勿棄吾於是耶愛吾其許吾乎麥索立曰吾必得當救爾縱以吾血爲代價亦所誠願惟……白朗希曰耶爲一軍之將詎尙不能救吾耶試思此鐵窗之下暗壁之間以吾伶俜弱質何以堪此麥索曰吾固能救爾初不畏蕙先破此門殺彼獄卒挾爾至於庭心俾覩天日而飲空氣人有梗吾事者吾必與之死戰斷脰瀝血一不之恤惟吾死後爾將重陷此間上天下地恐無一人救爾矣白朗希曰然耶果能救吾不麥索應曰容或能之姑以兩日爲期白朗希今有一問於此爲吾生命所繫願爾明以答吾如答上帝白朗希爾果愛吾否耶白朗希曰此時非言情之時此地亦非言情之地詎此森森四壁能證吾二人心期耶麥索曰此時此地益足磨礪吾人深摯之情須知此片晌時光實爲生死關頭爾其趣答勿復夷猶債事一分鐘之夷猶直同浪擲一日之光陰光陰既逝悔且無及白朗希爾果愛吾否耶白朗希赧然答曰然兒至愛耶此語出諸芳心深處聲乃倍切因立匿其首於麥索臂間羞不可仰麥索又曰白朗希爾既云愛吾然則能否納吾爲夫白朗希曰兒殊不解耶旨何急急爲麥索曰吾旨在救爾於死他非所知爾試觀孰敢冒大不韙殺吾共和軍人之妻於斷頭台上者白朗希至是恍然大悟特念麥索以救已故自陷於死地捫心自問彌覺枕隍弗安因毅然曰否吾不能爲爾妻麥索亟曰是胡爲者今吾二人之間初無所梗未來光陰寸寸有同錦繡爾既愛吾奚爲靳吾以百年之好須知舍此一策實無以救爾斷頭台上寧爾死所況彼囚車黑斧及行刑之吏在在均足怖人也白朗希顫聲言曰郎勿以此怖兒兒願一死郎卽以兒爲妻或亦不足以救兒萬一累及耶身則兒罪爲不可逭矣麥索曰爾無然今茲

吾當一宣心跡矣。白朗希爾其諦聽。當吾二人相見之初。吾卽愛爾。至於無極。卽吾呼吸之間。亦爲愛情所寄。但爲爾故。吾乃生此世界。吾一生運命。亦當與爾共之。爾登天。吾亦登天。爾入地。吾亦入地。無論天意人力。胥不能析。吾二人爾果驅吾去者。吾卽大呼聖君萬歲。以自陷於獄中。出則同出。誓不獨行。明日與爾同乘囚車而出。同死。斷頭台上可矣。白朗希悲聲呼曰。郎母然。郎母然。兒可死。郎不可死。郎果愛兒者。請卽去此。麥索微慍曰。爾尙故。故斥吾去耶。去亦良佳。吾當往覓爾。父爲爾所棄。方嗚嗚泣於路隅。吾卽大聲詔之曰。翁令愛棄翁矣。彼固能自救。顧乃自陷於死。意欲令翁桑榆晚景。長在憂傷憔悴之中。瀝其碧血。濺翁頰。白之髮。翁爾其哭乎。令愛已不爾愛。故亦不欲自存於世界。從茲斃。一身無復顧覆之人。傷哉翁也。語次。力嚼其齒。狂步如檻獸。尋止其步。磔磔作怪笑。白朗希跌坐於地。啜泣弗已。麥索聞此。哭聲惻然。心動淚溢於眶。立仆。白朗希側發爲慘怛之聲曰。白朗希。白朗希。今爾當如身臨亡母塋。兆許爲吾結髮之妻。白朗希爾必如是。而後可。當是時。忽聞異聲起於室隅。曰。吾兒爾必如是。而後可。老衲在是。亦當爲爾二人祝福。麥索愕然。循聲審視其人。識爲聖瑪麗特利牧師。卽昨宵講道於文台森林中者。麥索因力拽之於白朗希前。哀懇之曰。神父。請爲吾居間。曉彼以利害所在。牧師遂肅然言曰。白朗希。濮來聽之。老衲與爾父爲良友。年事亦相等。今吾卽以爾父名義命爾。許此少年卽爾父在是。亦必爾爾也。白朗希久久無語。似作深思。已而投身於麥索臂間。婉婉言曰。今兒弗能復却矣。麥索兒實愛。郎願爲耶家之婦。於是二人展臂互抱相接。以吻麥索。大悅。幾舉世間萬事。一一付之淡忘。目此沈沈黑獄。有若上界清都之府。斗聞牧師又侃侃言曰。孺子乎。老衲去死近矣。脫遲遲者。吾且不及證婚。惟有歸真。天



上爲爾二人祝福耳。白朗希噤曰：詎吾二人即於此黑獄中成婚耶？嗟夫！天吉日良辰，乃在鐵窗之下。來日方長，又安能保百年好合者？麥索微顫，攜白朗希至於窗下。天光穿窗而入，作微明。二人同踞於地，以俟牧師致其訓辭。牧師張兩臂，口中喃喃有詞，所引皆聖經中語，詔人以處世立身之道。方申言間，斗聞廊道中刀槍相戛之聲，繼以足音登蹕然作。白朗希大駭，立投麥索懷中，顫聲問曰：若輩殆將執兒登斷頭台乎？嗟夫！吾愛兒此時樂極不能死也。麥索立趨門次，手雙槍以須門闢。軍士一小隊入，見槍皆少却。牧師趨前曰：孺子毋懼，若輩實爲老衲而來，初非爲彼老衲死期至矣。羣士立前圍牧師，牧師又朗聲呼曰：孺子趣踞吾今一足已入窰，當爲爾二人致最後之祝辭。祝爾夫婦福澤綿長，永永無替言次，忽自懷中出一十字架，穆然祈禱。一時室中立寂，似皆對越上帝，致其虔誠者。牧師禱已，則起言曰：然則吾輩行矣。羣士無言擁之而去。白朗希曼聲謂麥索曰：麥索，爾其勿行。耶果行者，兒亦將爲彼羣士簇擁而去。出此黑獄，立登斷頭之台。爾時兒雖痛哭呼耶，淚盡繼之以血，而耶去兒已遠。初不吾應，嗟夫！耶其勿行。彼羣士至時，兒當長踞乞憐，自陳無辜，願與耶長處獄中，偕老。至於白首，耶果一行，則兒心碎矣。麥索立曰：白朗希，吾決欲救爾，安忍令爾長困於此。是以二日爲期，必爲爾將赦免狀。至今，後爾之生活，初不在黑獄鐵窗之下，而在香閨繡幃間矣。語至是，門乃斗闢。獄卒已引身而入，白朗希力抱麥索，不忍遽釋。麥索徐攀其臂，加以溫慰，謂二日之中，必能得當以相救。遂奪門出，出後復迴首呼曰：願爾永永愛吾。白朗希嚙嚙答曰：兒永永愛耶。語既少，却示以鬢邊所簪玫瑰一枝。麥索行遠，門亦隨闔。闔時作聲絕，巨似闔地獄之門也。

(五)

麥索既出。見仲馬將軍已以車馬俟於門外。遂面闖人。索紙筆。仲馬將軍愕然問曰。爾將何作。麥索答曰。吾將寓書加利愛。乞寬白朗希二日。彼果不吾允者。吾當索取其命。麥索書未及半。仲馬將軍立攬其書。曰。吾友。爾方在彼掌握之中。胡能加以恫嚇。爾已背共和政府之命令。未率所部而西。一小時中。恐將見執矣。自由既失。爾將何以救彼姝。故以吾計之。尙以沈默爲得。但竭而力。營救彼姝可爾。麥索引手扶頭。似思甚深者。尋乃點首答曰。爾言誠是。吾從爾言矣。遂挾仲馬將軍同至街心。相將登車。見頓伊於道。周似方刺探消息。麥索睽之。以目則示。以消息佳也。既入車中。卽出囊金予車人曰。趣往巴黎。車人得金。噉應力策其馬。馬似亦知旨。去如電掣。晚八時。已入巴黎。麥索與仲馬將軍握別於平等宮廣場。以步循聖烏奴街行。已而至聖洛克街。止於三百六十六號屋前。款關問羅拔士比國民在家否。啓關者爲一十六七女郎。怡聲答曰。羅拔士比國民方在國家劇場。國民果後二小時至者。彼當歸矣。麥索曰。然則吾當往彼訪之。脫不得其人者。擬再返此。吾爲麥索將軍。請納吾名刺。遂遺刺去。既至國家劇場。於前列中得一座。引眸四矚。冀得羅拔士比。是夕所演爲「西惹之臨終」一劇。幕猶未揭。四座皆騰笑語之聲。革命偉人。一一均在。然皆各守一隅。如臨陣而對敵。蓋此時共和政府中。已起內訌。諸偉人意見相左。背道而馳。卽在歌場。珈館之中。亦復隱隱。樹敵居未久。繡幕已揭。諸名伶結束登場。聲容並茂。而麥索初不注意。但欲得羅拔士比所在。一幕甫終。見一偉丈夫自座中踴起。微睇其人。則赫然羅拔士比也。麥索亟趨出。適相遇於廊道中。因立至其前。自白姓名。羅拔士比啓吻問曰。爾何欲者。麥索答曰。有事奉懇。請假吾數分。



鐘一談。羅拔士比曰。其在此間一談耶。抑至吾家。麥索曰。竊謂國民家中似較此間爲佳。羅拔士比點首曰。然則從吾歸矣。二人驅車同行。至聖洛克街。卽舍車入屋。登樓入一室。室中有羅騷像。雄姿英發。案頭攤民約論及說部哀密爾二書。皆羅騷傑作。外此但有印刷機一及圈椅數事。陳設儉約。無倫。麥索見狀。竊竊私訝不已。羅拔士比知旨。齟唇笑曰。世之人目吾爲暴僉。以西惹相比。此卽吾西惹之宮殿也。然爾此來果何所求於狄克推多者。麥索曰。吾此來實爲吾婦請命。彼已爲加利愛判定死刑矣。羅拔士比曰。爾爲共和軍人。麥索而爾婦乃爲加利愛判定死刑。茲事殊怪。爲吾前此所未聞。彼加利愛在南杏果何作者。麥索曰。彼之治南杏。殘酷乃無倫比。因舉所知一一爲羅拔士比道之。羅拔士比初不中梗。其語惟時時聳動於椅上。麥索述旣。又懇懇言曰。羅拔士比國民。其能赦免吾婦乎。羅拔士比出一空白之紙。拈筆問曰。爾婦閨名云何。麥索曰。胡爲問及閨名。彼名白朗希濮來耳。羅拔士比聞言。筆乃立墮。矍然言曰。此白朗希濮來者。非卽勤王軍首領濮來侯爵女耶。麥索應曰。然。羅拔士比曰。然則彼何由爲爾婦。麥索侃侃陳述。初不少隱。羅拔士比聽已。立大呼曰。爾癩人胡乃……麥索冷然曰。吾之此來。初不欲聽爾。辱但乞以赦免狀予。吾羅拔士比曰。麥索爾殆爲情愛故。賣吾共和耶。麥索曰。吾安敢賣共和。羅拔士比曰。然則爾苟與濮來侯爵相見者。其將何以處之。麥索曰。吾必與之死戰。決不以私情而忘公義。羅拔士比曰。彼或墮入爾手。爾又將何以處之。麥索少思。卽答曰。吾當解之。此間聽國民裁判。羅拔士比曰。爾能誓之乎。麥索決然曰。能之。敢以吾名譽爲誓。羅拔士比復取其筆。言曰。麥索。幸爾平昔清白。初無助逆之迹。吾聞名已久。屢欲一見爾面。今以茲事引吾二人相見。此中殆有天乎。遂走筆作書三通。書旣。目注麥

索言曰。今爾能否耗五分鐘之光陰。傾聽吾語。吾既赦免爾婦。此五分鐘者。即爲吾之酬報可也。麥索首肯作凝神傾聽狀。羅拔士比遂曰。今者國中之人咸中吾以蜚語。而吾中心坦坦。初不欲求諒於人。第以爾爲吾共和政府干城之士。用敢一佈吾臆。今之主持法蘭西者。三人震搖王位者。爲米拉卜。傾覆之者。爲丹頓。而組織新政府者。則吾也。苟天假吾年。令吾克竟大功。則此羅拔士比之名。當在他人之上。而吾所建偉業。且較拉苟格之於希臘。奴麥之於羅馬。華盛頓之於美利堅。爲尤偉蓋。吾革故鼎新。其實較若輩難也。脫不幸而失敗者。吾將痛詆上帝之不仁。而革命之業。亦將與吾同敗。十數年心力交瘁。僅成其半。言念及此。能無心腐。麥索今吾以此奉白。即欲爾知吾爲何如人。并願舉世之人。一一知之。俾吾名字印入人心。清白無玷。而吾苦心經營之功業。亦將如太勃那格聖廟中長明之燈。永永不滅矣。言次。取一書授麥索曰。此卽爾婦赦免之狀。爾其將去。無事言謝。麥索得書。感激至於萬狀。淚梗於咽。弗能作聲。羅拔士比立曰。爾其趣行。勿濡滯債事。別矣。吾友。行再相見。麥索懷書立奔。遇仲馬將軍於梯次。則立與擁抱。歡然呼曰。吾已得赦免之狀。白朗希不死矣。仲馬將軍曰。謹爲爾賀。然爾亦當賀吾。吾已擢爲阿爾泊斯大軍統將。此來蓋向羅拔士比道謝也。麥索釋手。翔步而下。須臾已至平等宮廣場。登車立行。斯時心如含飴。樂乃無極。翹首前途。無復慘霧愁雲。愴中似已至勒卜。翻獄中歡然。謂白朗希曰。白朗希。吾愛今爾自由矣。爾當以柔情及香吻報吾一時幻想。潮起如入大夢。顧不知何由。心乃震震而顫。因以重金許車人促之疾奔。車輪飛碾。熱欲炙地。雙馬大張其口。直將吞噬道路。然以麥索視之。猶似停頓。而弗動。數小時中。已經非色野夏德爾。孟諸地。迨至蓋伊爾。陡覆其車。麥索拔刀斷韉。跨馬馳去。如是良久。



始抵南咨馬瘡甚大吐其沫竟體皆浴血與汗液相黏合顧麥索大悅視此南咨一鎖直爲彼生命靈魂所依不轉瞬間已至勒卜翻大獄前狂呼而入曰白朗希白朗希闖者告之曰適有二囚車去此赴刑場白朗希女國民在第一車中麥索震駭欲絕舉步立奔見行人甚衆均嚮大廣場去麥索追得第二車斗聞車中有聲作曰將軍趣救令娘吾欲救彼未成卒亦見執今且死矣聖君萬歲勤王軍萬歲麥索視其人則頓伊也於是排衆而前至大廣場立趨斷頭台前出書揮於頭上振吭呼曰赦免狀赦免狀顧此時行刑吏手中方提一美人之頭以示大衆秀髮如雲微拂晚風之中香櫻慘白尙吐血液衆見狀大驚却退一時衆聲都寂慘默如入死境而人叢中斗有銳呼之聲破萬寂而起此聲發於麥索似寸心已迸碎者蓋彼已見此美人之頭實爲其所愛白朗希蟪領斷處尙濺桃花之血瓠犀中銜一物紅若血染則疇昔花芳月滿之夜所贈之玫瑰一枝也



言情小說

夢蝶

小傳

國語精華

國語精華

全四冊 附者六冊

全六冊 附者八冊



(文) (明) (書) (局) (發) (行)

國語詳註

全四册 價洋六角

戰國策詳註

全六册 價洋八角

國語策與左異曲  
同工漢唐以來大文家  
大半胎息於此惟深文  
奧義讀之未易了矣坊  
本訛奪殊甚註釋又多  
欠闕本局依據精刻薈  
萃諸註本校勘增補審慎  
周詳為第一完善之本  
茲將本書之特色列下

- ① 段·落·分·明
- ② 音·讀·正·確
- ③ 註·釋·詳·允
- ④ 校·勘·精·審
- ⑤ 印·刷·優·美
- ⑥ 取·價·低·廉

(中) (華) (書) (局) (代) (售)

小言情  
夢棠小傳

鴉 雛

嗟乎。天之厄美人也。甚矣哉。其始授之以清姿。賦之以慧質。瓊瓏婉曼。顛倒一世。其繼迫之以饑寒。虐之以風露。務使啼花泣草。泊鳳飄鸞。怯膽乍銷。則愁看夜月。淚珠偷瀉。而魂化春棠。其卒也。彩雲長逝。金谷春銷。苦霧茫茫。遮斷春前之路。靈旛渺渺。難招鶴背之魂。以是言厄。厄亦甚矣。是故馮小青之言曰。去則弱絮風中。住則幽蘭霜裏。生前悲惋。遺響悽然。不圖千載而下。尙有同調也。讀者得毋疑我言乎。請一讀我夢棠小傳。

我友吳振盦。奇士也。爲詩文有逸致。而情性乖異。尤異常人。平生慕黃周星之爲人。乃自號曰笑蒼私淑士。又嘗自鐫一印。文曰。天空雙淚眼。鐫成遍示戚友。以爲快事。家本居浙之某邑。邑人固陋。智識咸凡。下相率目振盦爲怪人。每出人必避之。奔走相告曰。怪人出矣。遇必無幸。不若遠之爲佳。振盦知之大憤。曰。世無知己。乃令天下士蹙蹙靡騁。屠沽牧豎。咸得議吾短長耶。遂徙宅至姑蘇。

姑蘇以柔麗冠全國。山溫水媚。花木蓓秀。春秋佳日。靈氣盪懷。振菴乃大樂。曰。此可以安吾居矣。居月餘。聞鄰家道花月之盛。畫簾映日。珠舫貼波。此中有人。呼之欲出。頗思一遊。以償綺願。適其友蘭陵生踵門造訪。生故久於冶遊。誰也。才誰也。技誰也。貌能歷歷道之。若數家珍。振菴迺與偕往。是日遂聯臂至青雲坊。而識名妓梁夢棠。

夢棠者。莫愁湖畔產也。母徐氏。育時夢見春棠一枝。拍風凝露。娟娟可人。甫欲供之。膽瓶而仙夢倏破。遂



## 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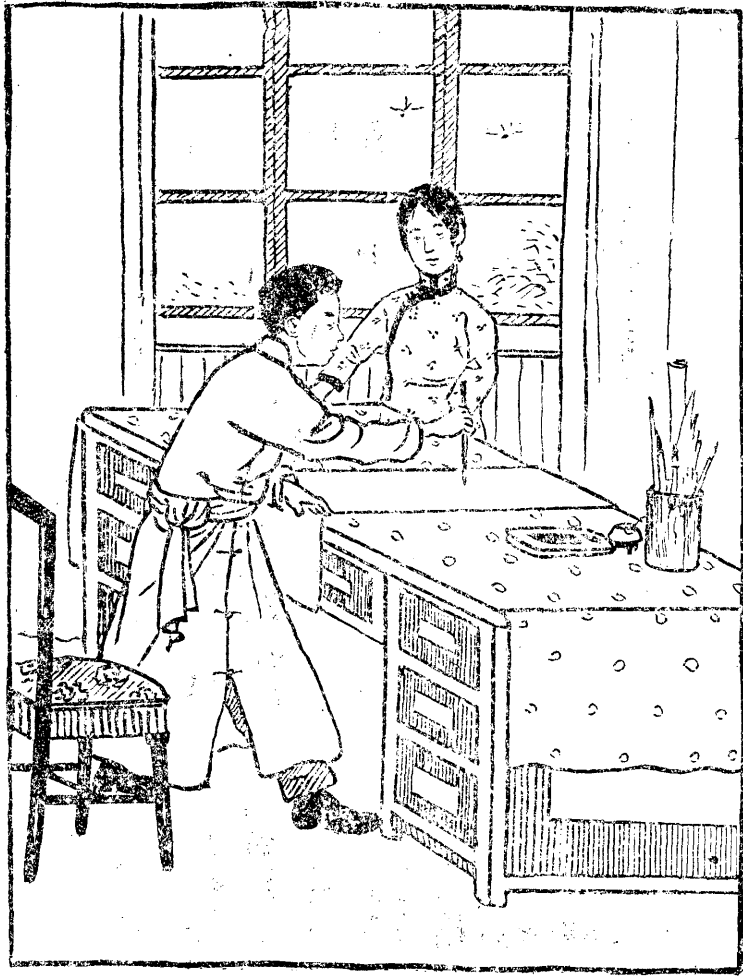
## 十

## 集

生夢棠。幼時眉痕嫣然。卽見異於戚儔。性尤敏慧。聞一知十。觸類旁通。徐氏顧而喜之。驕於人曰。得此的明珠。會見播馥騰芬。秣陵譽遍。已年十五。已能誦葩經半冊許。父固不學。家尤困。其所以克知書學字者。咸徐氏之力。夜窗燈火。猶抱殘編。院畔機鳴。時雜書韻。人有見之者。謂棠兒媻姪綽約。合是玉京仙侶。凌波羅襪。一掃凡塵。由得渠阿娘張目誇口矣。徐氏乃益許。久之。每里中有麗姝。至衆諦視。旣訖。輒莞爾相告曰。美則美矣。然較東里阿棠何如者。

烽火逼天。騎塵匝地。雜旗悠颺。金革大作。金陵城下。壁壘森然。蓋反正事起矣。城內居民。乃若填坑之鷄。惶遽間相率挈衰稚。拾衣飾。衝煙突。雨各適樂國。夢棠及其父母。亦其一也。整裝旣訖。聯臂登程。行數里。倏轟聲大作。烈彈四飛。旣而有號呼聲繼之。視之。則夢棠父飲彈殉矣。徐母見狀。昏迷幾絕。念惛惛母女。度日維艱。朝饔夕飧。之不給。將何以掩殮遺骸。告慰地下。思極淚乾。突撲身傍尸。慘呼曰。吾與汝偕逝矣。夢棠在側。見之。駭絕。年少計窮。乃亦欲投濁流以逝。幸鄰人大集。旣止。夢棠復設計以甦徐氏。及夕。止於旅邸。徐母念前途悠悠。不覺涕下。夢棠慨然曰。身不能承歡養志。以永雙親之餘年。又不能腐骨捨身。紓阿父之厄難。撫心自問。慚慙極矣。乃復重以口腹。累阿母之跣躡。棄遺蛻於孤野。問天忍淚。復何以堪。阿母固愛兒者。願卽鬻兒之軀。倘得一二百金。奠父親之靈。繼阿母之養。兒雖粉骨爲幸多矣。徐氏掩袂慟曰。兒言何指耶。骨肉奔離。人之大痛也。兒詎不之知乎。言下。夢棠亦泣。不能自止。議至三鼓許。徐母不得已。遂可夢棠之請。著者曰。嗟乎。天之厄人也甚矣哉。社會萬業。若道途之萬歧。康莊如砥者。往往而有。而彼蒼則必欲迫之入於最狹之兩途。厥途維何。卽苦與死。是夢棠不幸。至是乃探首入矣。

管絃曲巷。燈火迷樓。人坐春風。城閉不夜。不知者幾疑爲天仙下謫。生小無愁者矣。實則蛾眉螻首之倫。背鄉井。離骨肉。鉤車夙駕。灑淚登程。未嘗不淪危撻痛。由茫茫百劫來也。夢棠計定。卽由媒媪作介。鬻於



姑蘇青雲坊。得價五百金。五湖一舸。遂載西施。美玉千金。終投團圓。侵曉解纜。將行。徐母哭而送之。清淚千程。深愁重繭。目見錦颿將逝。款乃歌興。則張其雙掌。大呼曰。我悞矣。兒曷爲匆匆以逝耶。夢棠聆語。登鷁首。慟曰。母乎。母乎。蒼茫一別人。天永睽。願母以面兒。俾兒得一覘最後之顏色。言未已。而青山萬疊。已壓蓬窗。水柳冥濛。江天不見矣。

脂雲滿檻。簫韻在天。煖閣春深。鸞簾月煖。夢棠驟入倡家。而觀聽舉止。爲之一易矣。性既嗜書。風煙忙迫。中未嘗一日輟卷。至是勞塵略定。乃欲於應拍酬歌之暇。重理蠹簡。鏡臺奩匣。雜沓陳書。搗兒見之。曰。咄。



此身一屬老奴。但得寶從盈戶。已爲至極。乃欲呿唔咕呷。希企作女學士耶。遂命雜役拋之去。惡園敗簞。填塞幾滿。夢棠見之。喟然自咎曰。嗟嗟。黜儉不足以語文。黃鐘終卑於瓦釜。世無蔡中郎。徒見焦桐作爨。歸諸一燄耳。婢侍聞之。咸匿笑。以爲棠姐直書癡矣。

素心人至。永好遂締。更年餘而振盦至矣。時值春盡。芳菲委地。啼鶯欲瘁。薰風鬱然。夢棠初見振盦。忽迴裾一哭。翩翻入避。衆大疑。叩以故。曰。吾自春來。無夕不夢。夢必見是客。神宇儁朗。宛然無一也。振盦爲之。輟然。蘭陵生更鼓掌笑曰。三生徇祝。一夢迷糊。阿棠何温温儒雅。乃爾。遂相偕入其園。夢棠亦更衣出。見衣爲特製。瑞光盪漾。異芬融融。平日客至。未嘗服也。振盦顧而樂之。與語詞章。滔滔不窮口。雖淺薄未就。然皆窮年刻意所得者。因起視四壁。見聯語雖夥。皆出市儈手。玉艷瓊春。填塞滿幅。一聯特超脫。然字婉弱。諦視款識。夢棠所自書也。聯云。半載歌聲聊激越。三秋花意劇悲涼。振盦雜誦數四。不覺涕下。謂蘭陵生曰。十餘年落落人海。持此一雙高眼。自謂萬事戳破。今日却爲個女子下淚矣。夢棠見其誠至。遂命雜役。盡棄其聯。投諸烈燄。已則出泥金聯一。調墨整筆。上之振盦。曰。爺以詩詞名海內。旣辱青睞。請爲兒一揮。俾得襲以名香。圍以異錦。珍之藏之。爲他日永矢之紀念。振盦洪聲曰。唯。略事思索。卽提管書曰。萬古詞華收翠黛。一春鶯燕領風花。書仿鬢龍顏碑。勁倔逋峭。古意蒼然。夢棠不識。振盦一一告之。始首肯曰。得爺一語。此身在天上矣。

及夕。華燈旣朗。璫管雜鳴。夢棠設筵。振盦首座。共者唯蘭陵生。及夢棠三人而已。酒半。隔座歌聲大作。羣衆喧囂。至不可辨。蘭陵生乃笑曰。以此例彼。孰善。夢棠曰。兒知二爺非混俗人。故不敢以俗事相聒。清談

順耳。明月照卮。如此閒情。差不負冥濛良夜耳。言未絕。振盦傾杯呼曰。然哉。然哉。非我佳人。安能解此。遂卽席成狂歌一篇。其詞曰。

我欲駕虬雲以爲車兮。羌蒼莽而難尋。我欲摘明月以爲佩兮。羌清冷而莫禁。明月兮。暉暉。虬雲兮。翩翩。暉暉。翩翩。兩無有。但見照座有嬋娟。嬋娟姓。厥姓梁。嬋娟名。曰夢棠。棠兮。棠兮。在何處。乃在恍惚。飄渺之仙鄉。仙鄉墮落人間住。笑玉啼香情幾許。新聲婉曼落嬌花。一曲紅綃不知數。梁夢棠。我語汝。世悠悠。且莫苦。人生修短祇百年。華年一失如雲煙。蜉蝣至夕便已逝。輕塵麗草轉瞬遷。不如酌酒花前自稱樂。不如調琴松下看雲壑。仙也佛也非難幾。影耶形耶共撲索。爾欲結同心。西陵有松柏。爾欲豁雙眸。宇內多山嶽。興來與爾逞狂吟。一篇吸盡千春色。夢棠夢棠爾勿疑。爾不見虬雲明月兩當我前。

書訖。蘭陵生狂呼曰。佳哉。一片豪情。不亞於曹子建之東海爲酒。泰山爲肉矣。閱訖。以眎夢棠。夢棠微笑。曰。吳爺情深哉。金玉佳音。奴當洗耳受誨矣。振盦微笑曰。孺子可教。

自是而後。鸞幙鳳欄。間時時有振盦夢棠。把臂游影矣。以蘭陵生留二日。卽去。振盦又無室人。故二人情好若狹巷相遇。不復他歧。鵝母瞰振盦貲富。尤殷殷延欸。惟恐其去。實則雖不延欸。振盦亦不他適也。一夕晚飧已竟。珠燈未上。炎夏已屆。暑意鬱然。卽林間微颺。亦若挾有沸質。著袂不涼。振盦方偕夢棠。駢坐欄次。欄畔有蕉。隱蔽全體。仰視則碧雲欲飛。長星乍躍。俯聽則螢笛未闕。蛙鼓闐闐。夢棠笑曰。光陰過客。行樂及時。吳爺有心人。其亦有以遣此良宵寶月耶。振盦曰。善。願與子謀一洪醉。夢棠入內。良久。手一瓶。



出曰。此兒自釀之銀桂香釀也。去秋桂華鬱茂。繁香動十里。兒乃戲釀此酒。今夕大好。澆此良宜。振盃拊掌曰。吾有斗酒。以待不時之需。此蘇嬭所言也。佳話巧合。我其爲蘇東坡矣。乃陳佳饌。共酌於海紅簾底。綠醕既啟。雅言雜陳。頃之。月色漸高。神光四動。夢棠不覺傾杯歎曰。古人云。隔千里兮共明月。斯言誠信。未識今夜金陵城下。寶氣珠光。又作幾多盛事耳。振盃曰。浴浪涼鷗。眠波萍葉。俗塵相薄。安有定居。卿其有庾蘭成江關蕭瑟之感耶。夢棠悵然無言。既而咽哽曰。蘭植當門。古人所恨。爺視兒一身傲骨。豈宜久倚馬櫻花底者耶。因瑣瑣述其家世。振盃聆訖。亦爲之咨息。且亂以詞曰。趣盡此杯。不則天上嬭娥。且謂我人爲俗客矣。因不復語。未幾。柝聲隆隆。已報三鼓。二人咸酣然中酒。侍兒三四。乃共掖登床。紅珊一枕。瓊夢滿懷矣。

香巢睡穩。菱歌雜作。振盃居載餘。而朝奩描黛。夜閣傾觴。卽事豔情。一一宣之。韻語團香。作骨琢玉。爲魂綺響幽聲。傳遍全邑。卽事四章。尤萬口萬遍。幾乎子淵簫賦。流誦宮內。宛陵雪詩。見識弓衣焉。詩錄如下。春思無端天一涯。銀紅亭館有珠霞。新涼猶展龍鬚簾。夜飲重煎鷹爪茶。水柳風柔勻晚碧。銅琶聲老。落花明朝有約尋蓮蕊。幾曲菱塘夢境差。

一代風花祗醉看。萬千瓊蕊擁欄干。吟餘簾閣盈春思。洗罷瑤池漲粉瀾。乍喜閒情收鏡底。幾多奇氣聚眉端。朝來親奉粧臺訓。一一銘心似石刊。江南四月有啼鶯。綺韻綿綿逐浪生。曲澗桃花人喚渡。輕裝柳帶燕登程。晴雲罨畫圍紅紫。梵響搖空雜雨晴。欲問東君何處去。粉啼脂怨悄無聲。

窈窕秋星。或是君仙。佛手共氤氳。千回鶯曲。弄春水百隊。鸞衣飛白雲。紫袷當風。人澹宕。銀箏彈夜霧。紛紜笑蒼居士。誠多祐。一夜粧前綴小文。

又有醉春詞數章。亦旖旎俊逸。抗手羽璫。其詞云。

醉魂寢語畧通神。一夢餘甘認不真。錯被花前兒女笑。烏龍抵死戀芳茵。東南烟月萬千春。淺笑輕顰盡可人。一曲紫霞人冉冉。他生陳迹認微塵。煖簾寒幔自無端。招共春鶯試小寒。背語悽馨無別緒。一帆鶯脰要安瀾。廣陌茫茫走鈿車。氤風氤露一枝花。偶從河角吹璫管。春雨春花夢已涯。秦星漢月共徘徊。一曲秦娥下萬杯。長記銀籬花底事。自吹紫笛隔簾來。

苦霧障春。愁風敗月。勝事不常。振古若此。振盦與夢棠。情愛正篤。而難折至矣。初。振盦母曹氏。本皖之涇縣產。睽隔千里。時有雲樹江鄉之感。是年春。遂買一舟。言歸故里。時正振盦夢魂顛倒時也。端陽既屆。芭蕉挺綠。振盦方樂不思蜀。而一紙征書。翩然遞至。書爲其舅氏所發。言曹氏搆疾暴篤。恐將不起。故望子速來。以慰遙盼。振盦捧讀數四。孺慕之情大動。淚點旋墮。幾勿自勝。夢棠旁見。怪曰。吳爺挺爽人。乃亦學閨中小兒女。吁。春嘆月耶。振盦具告之。夢棠亦泣曰。人孰無父母。甘心乖離。而覩居世上者。非人也。爺其速行。不可辜太夫人之厚望。翌晨。振盦拚擋略竟。匆遽登程。曙色微茫。櫓聲旋作。夢棠送之江干。愴然涕下曰。爺行矣。前途莽蒼。願自衛愛。言此泣不能聲。振盦不覺掩淚擲冠曰。珠塵一瞥。翠羽三生。所敢背言。食約者。有如此冠。言此略止。旋復曰。夢棠歸休。羅衫如蟬翼。難禁此溽溽零露也。夢棠愴嘆再四。始微吁。

曰。爺以何時還耶。振盦淒然曰。歲月易逝。記翠鴛成隊。荷香滿沼時。吾必與卿把酒彈箏。共醉海紅簾下矣。言未絕。檣影已移。晨潮拍座。極目江干。僅見蒲葉拜風。梧枝藏影而已。

曹母年六十餘矣。體本羸弱。益以重疾。當風之燭。岌岌待盡矣。振盦蹉跎舟楫。凡旬日而抵曹府。亟趨病榻。則曹母喘息聲微。神氣不屬。大驚。亟延醫診視。日夕守望。凡旬日而疾始漸瘥。此旬日中。振盦訴天搶地。寢食都忘。天末佳人。已不復在其心臆。舅氏危之日。宴以瓊漿玉粒。振盦勿進口。亦勿言謝也。比稍痊。心始寧貼。似久渴之後。忽得佳茗。復稍稍念及夢棠。曰。荷芰發矣。鴛鴦隊矣。曲街深巷中。當必有目矚韶光。徘徊繫念者。我將何以慰之耶。念此。不期而綺緒潮湧。神游縹緲。恍惚身在錦屏繡闥間。庸知癡願莫償。驚濤又作。曹母之疾復篤矣。咳聲既厲。身畔復發一瘡。宛轉牀褥。慘呼日夜。僕役耳之。咸淒咽勿寧。矧振盦母子之親乎。於是曹氏之門。復名醫絡繹。車馬填塞。幸也。天不絕振盦。二月之後。霍然竟癒。時已涼秋。繁霜載道。陌頭紫雁。籬角黃英。絢爛之場。一變肅冷。曹母推衾而起。往事渺然。幾疑一夢。雖西風人瘦。而清神奕奕。生意盎然。振盦亦狂笑向天。幾不自覺。因此一笑。情絲牽動矣。

九月下旬。振盦遂奉曹母。一棹歸來。劍池始波。桃塢在望。支硎諸峰。擁煙鬢。披霧縠。勝狀尤無異往日。久別重晤。其樂可知。曹母久苦征途。至是得獲優息。其欣快尤不可紀極。而振盦則閒情繚繞。心反忐忑。不寧。蓋自曹母愈後。一縷夢煙。無日不徘徊。箏樓琶館間也。排頓既訖。亟命駕至青雲坊。相距里許。轉胸已至。至則殘照依然。春華無主。樓中人已作冥鴻飛去。自餘嬌鶯寵燕。亦已盡失。殘香剩粉。猶繞簾櫳。斷梗飄萍。倏成離恨。玄都觀裏。忍看別後之桃。燕子樓空。各作橫風之雁。徘徊日暮。鳳去樓空。門前一樹垂楊。



亦復泣露泣煙。不勝攀折。不禁復有樹猶如此。人何以堪之歎。繼念伊人長往。延佇徒勞。弔夢歌離。無裨實事。乃喟然返騎。方至巷口。突遇魯人汪仲雲。仲雲故狂士。年長於振盦。而相視綦篤。仲瞿之與。璉人蓋似之焉。平生尤擅技擊。出沒江淮。未嘗有定所。尤有一癖。見素心蘭。必拭淚下拜。人有問之者。掉頭竟去。以是瘋名益著。久之有知其故者。曰。仲雲少眷一女。曰素蘭。紅樓隔雨。錦牒通辭。竹馬青梅。愛好綦篤。後徙家遠遁。冥冥鴻飛。秋水兼葭。伊人何在。仲雲乃亡命江湖。冀覓芳影。比值得。則已綠葉成林子。滿枝矣。好夢如雲。春花不再。由是佯狂痛哭。以寄遐思。誦元微之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之句。愴歎徘徊。有令威化鶴之感焉。

振盦悵惘萬狀。視聽都失。仲雲不耐。呼曰。振盦。別來佳耶。徘徊歧路。詎將效小兒女。覓蟲豸戲乎。振盦聆語。瞠目却立。若夢乍醒。諦視者再。始鼓掌曰。仲雲來耶。同是天涯淪落人。清愁萬斛。不可無酒澆之矣。仲雲曰。善。斗酒百篇。吾之素志也。遂相偕上酒樓。樓本軒敞。酒亦芬烈可口。半酣。仲雲謂振盦曰。覩君形貌。清瘦多矣。頗聞人言。新有所眷。得毋調脂量粉。辜盡平生壯願耶。振盦聆語。不覺淚墮。曰。子休矣。塵勞煩惱。言之徒堪切怛耳。仲雲曰。霜蘭易萎。風絮終沈。一瞥風華。子殆有佳人已屬沙叱利之感耶。譎是則天壤茫茫。吾兩人直欲相憐同病矣。振盦時方把盞起飲。聞語淒然。手爲之顫。琅然一聲。盞已粉裂矣。仲雲亟溫詞慰之。振盦始收淚。曰。紅鵲逐霧。未知果向何方。特恐魂返玉京。彩雲長逝耳。因舉其姓氏容貌。且告以年來情劇。重申之曰。夢棠。幽嫺自好之女也。彩鳳隨鴉。我敢信其必無。特冷若冰霜。不嫺庸俗。此去不以苦死。終以憂死耳。仲雲亦爲之扼腕長歎。曰。姑徐圖之。

河山靈秀。易豁塵襟。木屐天涯。永捐離恨。振盦可仲雲之請。拜別老母。飄然作萬里行矣。十月之後。遂抵湘中。一夕。方在洞庭湖畔。一旅肆中。洗盞共酌。時則新月初上。萬碧息影。仲雲推窗遠矚。忽騰躍謂振盦曰。夜色大好。盍買一舸。作蘇子赤壁遊乎。振盦曰善。半刻許。舟已備。遂挈酒載肴。蹇裳共下。涼颼乍至。宿鷗齊啼。蒼雲悠悠。出納襟袖。振盦覺清曠高微。另具神境。與鬧紅一舸。繁香罨夢時。又有別矣。既而舟行漸遠。君山巍影。已壓蓬頭。振盦方把酒向天。高歌欲出。忽有哭聲一縷。疾風挾之以去。淒淒切切。令人勿寧。而餘音婉揚。又宛然爲女兒芳吻也。傾耳細聽。度相距不過四丈許。則慨然謂仲雲曰。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吾其有以拯彼矣。子富於技。當爲我助。仲雲曰可。黃衫客非異人任也。遂促舟子解纜疾前。迨將及。忽聞砰然一聲。濁浪四濺。仲雲危立鷄首。目見一窈窕女郎。花薦玉碎。則不禁愴然歎息。曰。已無及矣。遂促舟子返舟。振盦亟止之曰。惡。是何言。我適在牕際竊窺。彼墜水者。固明明爲我夢棠也。於時岸上觀者亦譁曰。金陵女子可憐哉。半年離夢。意擲向河心。共三閩大夫遊矣。振盦益證爲夢棠無疑。於是復停舟。使舟子登岸揚言。謂有能入波得夢棠遺蛻者。賞百金。此聲一播。應者蝟集。而隔舟鴟母。龜奴等聞言。知將貽禍。則咸棄其家世。冥冥以逝。未幾。水底譁聲大作。善泅者數輩。相將挈遺蛻登舟矣。振盦亟揉目細視。則夢棠寶鬢銷朱。翠鬢失韻。黃花比瘦。玉宇不春。雖秀逸天成。猶是年時姿度。而餘香渺然。穠情莫拾。瑤愁瓊思。都歸天上矣。不禁失聲號慟曰。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使卿至此。我之罪也。言下暈絕。仲雲及觀者咸爲之揮淚。既而設計甦振盦。振盦既甦。目對殘雲。淚復雨下。搜其身畔。得日記數頁。蠅頭小字。夢棠所自書也。杜宇啼春。殘蟬曳響。哀音瑟瑟。流溢楮墨。爰錄於后。作我書之尾聲。

焉。其文曰。

今日爲七月十八日。已涼天氣。紈扇藏矣。吳郎一去。杳無消息。渠起居奚似。與渠母之存沒。均在渺茫之中。青鳥不來。御溝何在。直令棠朝占夜。倚門托腮矣。神女事業。本在孔方。壑源一涸。惡氛立至。棠將不能潔身以待郎矣。以棠意言之。蓬門閉居。何嘗非福。特母也不諒。橫逆迭來。渺渺孤舟。風波正惡。所冀者。郎卽歸來踐約耳。嗟乎。嗟乎。事期迫矣。惜郎之不我知也。昨夕略冒微涼。故今日大不舒適。眼花撩亂。頗似老年人也。

中秋一逝。風露漸逼。今又八月十八日矣。計上月今日。亦曾書日記。外境煎迫。深誌哀詞。爾時以爲極處境之苦矣。疇知今日。乃什伯倍於此耶。汪容甫曰。九淵之下。尙有天衢。斯言誠不我欺也。吳郎蹤影。渺然慰問不至。意者此時已築別館。貯春嬌。却外殘質。了不復在其胸臆矣。棠乃猶苦戀薄情。縈思一往。是誠自苦。何怪乎女伴之嘲諛雜作也。嗟乎。嗟乎。棠至今日。殆信天下維一有力者。厥維金錢。我之命運。亦斷送於渠手中矣。城西富商黃某。儉也。聞平生最惜孔方。惟近日爲我阿棠故。乃一變其初衷。其所以壽我鴛母者。蓋不知幾許矣。母腰囊已飽。事事可從。棠雖涕泣稽首。亦安能動彼之石腸。以淚珠如曇花一瞥。卽滅而孔方千萬。能鏘然作金石聲。虛實相較。宜其從彼而不從我也。晚飯後仍當往請。乞其寬限。聞女伴傳言。將以明日午餐之頃。爲最後之解決。嗟乎。嗟乎。此身已矣。一夕僅十二時耳。此十二時中。縱具破天鑿地之能力。亦不復能迴挽矣。身役風塵。如萍逐浪。困厄之至。亦固其常。特此心慊然。每覺有所不可。此中消息。已亦不能自明也。嗟乎。吳郎。嗟乎。吳郎。



昨夕吳郎仍不至。期屆矣。約踐矣。三日以後。當棄此居而就彼僮矣。憶某女史詩曰。一花一木尋常物。到得臨歧却耐看。尋常別離。情猶如此。矧吾此去。乃若獄囚赴刑場。槁木死灰了無餘望耶。嗟乎。嗟乎。自是以後。吾身雖未死。而心已死矣。綠珠墜樓。青陵化蝶。皆先我之殷鑒也。祇恨鴛母防範綦嚴。否則先此三日之期。以白綾了命。則良愈於他日耳。

今日爲九月初七日。我歸彼僮旬餘矣。此旬日中。我身大似傀儡。舉止顰笑。悉聽他人。更無餘晷。能再續我日記。牢愁莫寫。慘鬱不舒。若一旦溘逝。則一片心香。將永沈海底矣。惟前日日記數則。將用以遺我吳郎。及供有衆之評判者。故冒死祕藏。幸得不爲所獲。今日僮已赴友約。我乃得稍偷時日。吮筆續寫矣。雖然。萬般心事。我將何法寫之耶。一部廿四史。無從說起。身又不貞。名實交隕。縱啼笑畢。狀觀縷無憑。亦祇有供人笑罵而已。嗟乎。嗟乎。此生已矣。日內僮將有湘南之行。聞將挈棠俱往。爾時或能乘彼不備。懷沙赴水。則吾目斯瞑矣。夫復何言。

今日九月三十日也。昨夕之晚。僮泊舟洞庭。我乃實行預籌之策。雄濤激魄。駭浪盪魂。自分安眠千古。不復醒矣。疇知今晨忽張目啓視。則吾身已離惡僮之樊籠。而高臥於此間。此間何許。蓋娼寮也。深房脂韻。錦檻春歌。到眼風光。一如昨歲。嗟嗟。浮生若夢。前事成塵。欲脫牢囚。自投獸窟。棠之命運。益不轉言矣。午飯時侍役告我。謂昨夕更深。人靜後。鴛母得我於河干。維時我已遍體不溫。了無生望。言時屢以游目詔我。意殆欲我頰首屈膝。謝鴛母再造之恩也。嗟乎。豎兒不解事。又孰知我心頭隱恨。却外離情耶。吾書至是。肢體奇冷。如立風雪中。意殆將發大病矣。舉目前程。已無倖望。惟日記仍得不失。斯可

自慰者耳。

十月十五日。棠在此又多日矣。死既不獲。生又不安。進退兩難。信可哀也。以常理言之。我身屬我。固不容搗母之橫逆。特我以冒寒臥病矣。既無實力。足與之爭衡。又乏素識。及戚串。茫茫人世。孰復爲我攘臂而起者。嗟乎。嗟乎。一息奄奄。萬緣寂寂。吾身存世。當不過數日矣。我亦甚願速死。庶幾一縷殘魂。得飄翔太虛。無有之間。沈乎寥乎。差覺自在耳。

振盦讀訖。淚爲之竭。半晌始擲箋。歎曰。哀猿叫月。遜此淒涼。蜀雁啼秋。無其怨抑。卿固多情人也。茲則搗麝成塵。餘香已滅。拗蓮作寸。弱絲難纏。卿既碎玉沈珠。我亦惟有披緇祝髮。了餘生於霜鐘佛火間耳。

(完)

稿詩室愚爲

※

感懷二首

秋陽麗素暉。高風有餘清。身世何促促。未死傷  
我情。少壯急遠遊。驚學求其精。白雲孕紫芝。吾  
將游海灣。

鯤鵬隘天地。鶴鷄寄一枝。尺寸有煬菽。大小各  
所爲。一心哀元化。螂蛆焉取斯。五岳起方寸。吐  
納各自知。胡爲泥偏頗。一致非兩歧。



奇情小說

三十三

暗鐘



首編城浦之高車大言...

● 西越 論 矣

行將登...

...

(三十一)



文明書局

最新醫書

●最新  
實習西法鍼灸 全書一冊  
價洋五角

是書根據日本軍醫岡本君原著譯述成此  
首論鍼術之沿革次言經穴解剖學次述鍼  
學治病殿以岡本氏實驗談附有精圖三十  
餘幅凡患神經系病腸胃病痛風病以及齒  
痛頭痛等病依此治之可占勿藥

長生不老之秘訣 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

婦女  
必攜人工美容術 全書一冊  
價洋二角

●女子衛生新論 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

是書原名女子衛生學發行以來紙貴一時  
惟衛生方法日新月盛適用於曩者不盡適  
用於今無錫顧鳴盛先生長於女科中西新  
著研究殆遍於原書存十之三增入約十之  
七乃成女子衛生之完書語多奇創事屬易  
行欲登仁壽茲編攸賴焉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奇情  
小說  
三十三秒鐘之黑暗

見虹

一夕餐罷。余與提倫賽閒坐燈下。余讀報自遣。提倫賽則燕菸恣吸。彼此靜嘿無語。沉寂有頃。提倫賽卒然言曰。喬克森。明日晚間。非卽鮑師康別墅之醺客期耶。屆時吾等預宴。吾當於席次小試身手。竊取柯台佛伯爵夫人之鑽石項圈。價頗巨。值美金十萬。君試計之。此策能實行否乎。斯語既發。余愕然起立。手中報紙。不期墜地。回顧余友。意殊不敢遽信。疑或調誑。顧提倫賽意態甚莊。不類戲言。但運其棕色之雙眸。睨注余面。若俟余作答。余乃詫曰。提倫賽。汝言信歟。詎不聞明晚之宴。嘉賓咸蒞。多至三十餘客。且客中尤必有偵探之流。應招赴讌。試思如此盛筵。汝敢於稠人廣衆之中公然施盜竊術耶。提倫賽微笑。頷首答曰。誠如君言。吾自受鮑師康邀讌。至今腦中常貯此念。籌慮已熟。然君意究謂何耶。余率應曰。吾意汝舊患復作。又萌此非非之想。愚瞽極矣。須知事一失算。吾等且終陷罪罟。悔無及矣。提倫賽笑而不答。但仰歛其身。承諸椅背口中。則吐烟縷縷。嬾作圓紋。上昇至承塵而沒。余覩其蕭閒之狀。仍不能釋。蓋余每聆其言。或彼將行施故技。輒不禁怵惕於心。雖余友自恃智機。凡有所圖。初時似至危險。久必成功。顧余意惴惴。恒覺僥倖之事。匪可久持。脫一旦失著。終不免爲牢中囚也。讀吾書者。當知余友提倫賽者。實爲一胼胝老手。頻年以來。往還於歐美大陸。凡都會巨埠。以及名勝繁華之區。若倫敦。巴黎。羅馬。柏靈。及紐約。維也納等處。足跡所經。莫不留其成績。且積案纍纍。百無一破。此以彼秉性機敏。手腕靈妙。迥非尋常偵探輩所及。以是累年優遊。終逃法網。余友輒引以自豪。直至三數月前。經余力勸。始聯翩歸國。卜



居於芝茄哥中。聲言將洗手爲善。不復更操故業。余心大樂。以爲嗣是以後。余等且循分安居。永脫彼驚恐皇慄之域。蓋余友所爲。事究危險。雖未失敗。余恒爲代抱殷憂。而最後一案。尤屬嶮巇。危機一髮。思之猶不寒而慄。時余等方留巴黎。提倫賽技癢難搔。復演其盜竊伎倆。所盜之物。爲鑽石兩枚。一紅一碧。價值不資。鑽石藏處。在一貯寶肆中。至爲堅祕。而余友以種種詭術。卒落其手。事歲。余友乃授石於培海姆。令潛携至美。防人見疑。培海姆者。爲余友運贓之人。恒僞爲旅客。偕其雛齡之子。往來於大西洋中。初無人窺悉其隱。乃此次返美。忽被人疑。舟抵紐約。培海姆爲偵探所禽。指爲與盜案有關。因就身徧檢。冀得贓證。爾時。鑽石果獲。則全局立敗。余等必同陷囹圄。幸而搜索久久。卒未得贓。遂復以無罪見釋。不知匿贓之所。卽在培海姆目眶之內。偵探輩竟無一覺察。亦云險矣。以培海姆實一瞽者。余友利用其盲。引爲腹心。此次藏鑽於僞睛之內。護以眼鏡。始得揜飾一時。倖免於垂危之交。亦提倫賽謀也。於時余嘿自追維。前塵往事。歷歷潮心。神志乃愴。摩定。頗咎余友無恒。暫享安逸。弗耐閒居。不惜拚擲一身。重陷險境。殊爲之戚戚。無已而斜。眄其面容。猶留唇角。神宇恬澹。轉令余自覺過慮。因又詢曰。提倫賽汝作此想。曾否預計利害。亦嘗思明。晚盛筵。汝當電燈燦灼之下。衆目睽睽。究將恃何法術。以竊彼價值十萬之鑽。石圈乎。縱使得圈脫。主人下搜簡之令。在汝。又何以自掩。且汝所謂柯台佛伯爵夫人者。究爲誰歟。明夕與宴。與否。何由能先時預決。苟與宴矣。而臨席必御鑽圈。汝亦能預知之耶。更進言之。汝於此事。亦需吾助力否乎。且句語至此。提倫賽不復能耐。攔然曰。足矣。喬克森。毋復啾啾。汝口給一何敏捷。滔滔而至。有類瀉峽。令人無從應對。今且寧坐。吾自當一一答君。弗截吾詞。余聞此。爽然不覺。如言歸座。昂首以待其

語少選。提倫賽徐徐曰：吾友汝靜聽吾語。今吾陳述之先，不能不告君以經濟狀況。須知曩日所儲爲數微幾，而前得之紅碧鑽石，售諸摩西，得價尤廉，較之原值，曾不及四分之一。此亦以失鑽之主，追緝綦嚴，一時不能求沽。摩西乃故貶其價，然因此之故，余等大受虧損。母金既微，而需用浩繁，訖今已漸漸不支。苟常此困居坐食，無爲寧足爲久恃策耶？余亟答曰：雖然，卽不坐食，未始無他道謀生。君奚爲必遵故軌，至於用途太奢，本乖吾旨，究其濫費之源，亦不能不歸咎於君。如平居無事，恒出入俱樂部中，飲也博也，觀劇也，車馬也，及其他雜用諸費，耗如泥沙，無一非君開先河，揮霍旣甚，囊橐斯虛，苟持吾節儉之旨，何至於句語未終，提倫賽立磨肱止之曰：愿哉！老友，獨不思如君所言，又何能自躋上流，卽如明日盛宴，吾儕果泯泯無聞，鮑師康亦不至惠柬相邀，諺云：欲獲嘉果，先勤灌溉。吾等往昔所費，譬諸灌耨，而明晚之宴，則實爲收穫期矣。余厲聲曰：然則汝當歸國之際，野心果未盡死乎？改行之說，殆譌詞，給人。吾終受汝愚矣。提倫賽笑曰：吾非謊汝，實以患儲金無多不足久安，不能不謀深慮遠，爲一勞永逸之計。假使明晚成功，吾等當相偕遠颺，遯跡至南澳新大陸中，幽居不與塵事。君亦謂吾謀當乎？余頷首曰：君說固是，然所行冒險，吾心終爲君擔憂。脫不幸，句提倫賽復縱聲問曰：勿爾，事初非險，吾籌審熟矣。今且靜聽，吾當解釋汝頃茲疑問。汝詢吾伯爵夫人爲誰，胡由知必佩圈預宴，此理甚顯，蓋夫人非他，閨名爲愛瑪，鮑師康卽老人鮑師康女也。兩年前，愛瑪嫁奧國柯台佛伯爵，吾嘗遇之於維也納中，猶憶遇後告汝，伯爵年高，乃能娶此少艾，實出於金錢之力。他姑勿論，卽吾言之鑽石項圈，亦伯爵定情品也。余恍然曰：憶之曩君固語吾以此，然則夫人與君固爲舊識，今亦在芝茄哥乎？提倫賽曰：良然。前星期中，愛瑪歸省其父，吾

於報紙中知之。故知明日宴會。老人廣召賓朋。實欲銜其女之富觀乎。此點前題當了。然而解至於廣衆之中。吾將以何術下手。亦爲君主主要之問。然夫人係吾素識。宴時位置不難與之相近。然後以小剪斷其項。圈事殊易。此剪藏皮合之中。所謀既遂。可舉合擲諸室隅物。既細微倉卒。必不致觸人視綫。迨事後發覺。則吾等已鴻飛冥冥。不足慮矣。余曰。雖然。第當句語甫發。吻提倫賽突然問曰。少須。吾已知君言中之旨。必將謂就宴之際。電燈朗列。吾何能乘間盜取。不知此亦有術。但得三十秒鐘之黑暗。吾事成矣。余詫曰。噫。汝欲得三十秒鐘之黑暗時。耶提倫賽應曰。誠是然。君尙憶索加夫乎。余略一追思。果憶其人。索加夫者。爲俄國巨盜。余友之同道伴也。前此相見。在俄京聖彼得堡。一面如舊。彼此頗稱莫逆。其人精電學。曩曾與余友合夥。協盜某伯爵巨金。金藏鐵箱之中。百計莫發。其肩嗣經索加夫引電破箱。始告成功。余至今猶嘆其技也。於時提倫賽復曰。索加夫者。今亦方逗遛此間。彼仍操故業。機運頗佳。吾嘗語以此事。丐其相助。彼立允許。言無論何時。必爲吾熄滅別墅中電燈。至三十秒鐘之久。果能如是。吾事不足集耶。余聞言不答。而驚異之色。不期露諸面表。提倫賽又曰。喬克森。汝疑吾言乎。然前次吾等詣別墅之時。汝曾否留意其屋宇位置。及彼電流之管。由何處通入者乎。余鎮嶺無語。示未注意。提倫賽曰。汝弗諳吾術。宜不能隨在留心。若以吾論。事經親歷。輒能深印腦府。無或遺忘。彼家通電之管。實支接於屋東總管。由地心直達。墅中總管。植立道旁。距屋可數十碼。遠昨日薄暮。吾引索加夫喬裝而往。至墅外。察驗既得。支管索加夫卽以振旋之機。錄入管心。接至一老樹之趺。此樹亦踞墅東。適嚮其餐室之窗。既可揜蔽。又足以見吾指揮。一若爲吾特設。至足幸也。余聞此大悟。深讚其設備之周。因曰。果如君言。則機括一動。立



足滅。聖中之燈。敏捷極矣。提倫賽曰。良然。此滅燈之職。吾已令索加夫承乏。明夕餐分。彼當潛伏樹下。以遠鏡凝望餐室。俟吾暗號。吾但須舉手拊頂。輕拍二次。彼即當如約。振機一轉。胸間立足。使全墅電燈一熄。滅而吾計售矣。余吶然曰。君言燈滅之時。祇三十秒鐘。後此又當如何。提倫賽曰。時間一過。索加夫當反旋其機。燈必立明。而吾亦句語至此。余猝然進曰。君將如何。吾意鑽圈縱得勢。不能安然入君囊中。揆諸常理。貴珍已失。主人必下令檢搜。而客中尤有偵探。句提倫賽遽曰。君勿復言。吾今可代汝宣述。君殆謂鑽圈被盜。主人且徧扃室扉。或延座中偵探。一一搜座客之身。爾時情勢危偪。吾亦必無策自全。此言然乎。余直應曰。洵如君言。然君既知此。胡爲更躬冒奇險。須知搜檢之事。在所難免。則君勢甚危。斷不能匿圈於身。果爾。接應無術。必難渡賊。又不能授諸室外之人。設或乘暗藏圈。暫匿一處。然而衆目灼灼。瀕行之際。勢亦難挾。以俱歸。且吾於此事。究將何爲。君今之意。得毋思匿藏。吾身助君。奏凱實則。此策亦非苟行。搜簡在吾。詎獨能免乎。提倫賽露不耐色曰。吾友。此事無須勞君。幸勿總總。惟當燈熄以後。衆必詫駭。君但須隨衆譁訝。移椅起立。苟得殘碟之屬。不妨相擊作聲。添助其驚擾。皇亂之象。如是。君分已盡。吾即拜受君惠。他無求矣。余聞其言。乃歛身拊提倫賽肩。作莊重聲曰。老友。汝聽吾言。今幸祛此妄念。勿復盪浪。吾知君往昔所爲。著手成功。未嘗不服君神技。然明夕之事。太覺危險。度以常勢。必不能更冀僥倖。不如屏絕幻想。尙足免意外之災。不然。句語未畢。提倫賽艷然作色。搖手曰。休矣。喬克森。詞費奚益。幸無喋喋。今質告汝。吾於此。柯台佛鑽圈。心賞已極。染指之念。蓄之久矣。非朝夕事矣。蓋曩於維也納。初次與伯爵夫人謀面。目觸鑽圈。即已驚嘆其美。竊思得之。爾時雖但一見。而彼鑽粒之鉅。細光彩之精瑩。

及其扣接之處。著手若何。匪不目矚。神悟了了。於心直至於今。猶深印腦蒂。但一合險。卽能歷歷。指數此。雖吾感覺靈銳。一經目覩。便牢憶弗忘。然亦以鑽圈名貴。價值巨萬。有以吸收吾神。更進言之。彼柯台佛。一姓歷傳以來。代著兇譽。倚勢陵人。強霸取財。烹剝肢吮。匪所不爲。吾今竊取彼圈。示以薄懲。在理亦不爲不義。顧歸但虛想。初不易實行。吾謀。今幸獲茲機緣。又值吾財政竭蹶之時。舍是弗圖。寧不失之交臂。君奈何。詎沮吾興乎。余聆至此。知提倫賽意志已決。策在必行。蓋彼末後數語。實爲其行竊之護符。前此每有所圖。必擇味良齷齪之徒。自持綦嚴。不嘗踰閑。今彼歷言柯台佛貪暴之跡。若謂其人如是。卽盜其物。不足以增罪戾。以是知余友盜圈之心。堅決莫拗。縱有陳說。亦必不見納矣。余暗然無語。不敢更撓其計。然而一念其設謀之險。又不能終安於默。因詢其得圈以後。究若何藏匿。豈思擲諸窗外。爲一時權宜耶。顧提倫賽又聲辯非是。謂時際深秋。况爲夜宴。難必其窗戶洞啟。至究竟如何。余雖堅詞。卒不能破其牙關。已始謂此中玄妙幽微。難宣。雖告余隱。於事初無裨。補不若暫時祕密。亦足以坐觀成也。是夕余別提倫賽歸寢。轉輾反側。不能成寐。若覺明日之日。實爲余兩人判讐之期。後此韶光。提倫賽將永羈鐵窗。不復能彼此團聚。顧詰朝晨興。余遇之於浴室之中。觀其面帶笑容。精采奕奕。無絲毫喪頹之象。則又迴反余想。似余友胸有成算。所謀未必遽敗。早餐旣罷。提倫賽加冠携杖。作勢欲出。余泥之詢曰。老友行將奚適。汝兩日以來。外出鹿鹿。皆必與盜圈有關。今又他往。殆亦爲晚間事乎。提倫賽笑曰。誠如汝言。然吾今之出。不能遽歸。汝獨居守屋。不苦寂乎。余率應曰。卽使苦寂。亦但能強自遣解。不然。脫不幸如吾所料。今日之日。爲吾等最後之聚。後此此離。又將何以自憫。然今究何往。苟有事故。將何處覓汝踪乎。提倫

賽立變其色。不悅曰：吾踪無定，得吾非易。惟今此之出，將赴赫爾街摩西肆，中有所購，致且須磋商。稿當俾事成。以後授圈於彼，立足以挾資赴澳。蓋摩西句余斗間之曰：摩西耶，非即彼納贓藏垢之老怪物乎？提倫賽笑曰：然也。即係彼老。余冷然曰：然則汝今意中，尚以爲盜圈之謀，必克成全。然後售諸摩西，冀彼能重酬汝耶？亦知茲事艱險，能否如願，尚不可必。即使得之，而摩西奸猾，寧能以巨價予汝？前此紅碧之鑽，可爲殷鑑。何憤憤不憶，徒冒此無謂險乎？提倫賽曰：君言雖是，然亦不能概論。此次鑽圈，摩西亦嘗經目覩，圖得之心，盛熾如吾。因願以六成之值，購易此圈。不少靳惜，如此代價，足饜吾望。吾故亦忻然從事。預約以今夜授受。惟日間事集，不能早歸。汝當於薄暮之際，爲吾整備衣服，且須預僱一車，免臨事踟促。蓋墅中筵開，雖在九時，而吾有所謀，不能不預先往也。語至此，立趨執余手，若慮余更事喋喋，沮其意興，畧一延跚，翩然行矣。

提倫賽既出，余遂一人獨留，迴憶其謀，猶芒刺在背，坐立弗寧。中心乃悵惶無已，默念彼謀如是，誠屬危險。而著手如何，祕不余告。百思莫窮其奧，且事猶未成，何竟與摩西預約爲勢，尤險。蓋摩西爲人貪很而黷，猶不嘗躬自行竊，而罪實浮於盜賊。此獠佯設寶石之肆，秉誠貿易，隱中則專納贓品，運售外國，利至溥也。以故經驗既夥，審鑒亦精，偶見寶物，立能評其價值，一矚輒無遁形。而今次之事，豈由於摩西主動心涎鑽圈，余友乃受其使耶？或則余友此謀，有所取助於彼，不得不事前宣洩，預就諮商之乎？思次百緒糾結，紛至沓來，卒之不得一解。已即離寓閒步，屏絕諸念，勿令更擾腦球。迨午後返寓，提倫賽尚未來歸。余因留寓待之初，自思執卷排遣，久久莫卒，一行尋自吸煙，煙味亦覺澁口。視常日爲異，久俟弗至，心



益焦灼。直至天色垂暝。仍不聞余友足音。因訝彼究奚往。往摩西肆耶。胡以濡滯至今。此外又有何事。何故久留。殊莫能推測其由。鐘鳴七下。天容沈昏。忽憶及提倫賽臨別所言。囑余爲備其服。且須預僱一車。今彼雖未歸。然不能弗守其言。乃卽出其晚服。復以電話招車。而鈴聲甫絕。提倫賽忽疾趨入室。相見無言。但點首示意。彼此旋歸室。易衣逾半小時。余裝罷下樓。提倫賽已先余畢事。凝矚相待。余睨其狀。衣制入時。風度翩翩。神色亦閒豫如恒。以外觀卜之。若絕不以所謀爲意。尋相引而出。則馬車已竣於寓前。既登。御者縱轡立駛。車輪麟麟。直向鮑師康別墅而進。行久之。余終嘿然。提倫賽乃引余攀話。令自爲鎮攝。勿邑邑喪沮。示人破綻。余唯唯。彼此乃稍稍款語。惟卒不及鑽圈之事。移時。車入一壘石之穹門。知已抵鮑師康別墅。尋遵石徑而進。蜿蜒達廣廳之前。車止。一健僕爲啓車門。余等遂下。步入廳事。賓朋盈集。主人鮑師康歡容相迓。禮意甚殷。復爲余引見一女。以爲余伴。余因竭力自持。佯與周旋。藉免入窺悉隱事。而心意外驚。則專注於衆賓之間。目光射處。寶氣迎眸。翠繞珠圍。熠熠生輝。惟就衆四察。獨不知柯台佛伯爵夫人爲誰。已忽見於廳隅。一男一女。方聯座。欸語喁喁。甚昵。男子卽提倫賽。而與語之少婦。知卽伯爵夫人無疑。蓋觀其螭螭之頸。鑽圈環繞。光芒怒射。映膚生姿。一望已足瞭然。顧提倫賽意殊淡漠。目光注地。低聲婉語。似不復以鑽圈爲念。余覩狀怦怦。念及所謀。正不知如何了局。須臾席陳。老人乃肅客就筵。陸續引至餐室。室頗宏廓。正中列一修桌。設座可三十以外。東向。果有長窗。惟扇閉。弗敢。乃亦如提倫賽所料。余引目外。矚沈黑無覩。因思此窗以外。索加夫當潛伏。俟命。然此時曾否戾止。殊不可知。且果如約矣。而得圈以後。余友究何術。運臟尤爲唯一難題。俄而就席。余坐背窗。提倫賽則與余迎面。而余友之

次卽伯爵夫人座也。食時賓衆譁笑。懽洽無藝。主人亦殷勤勸進。謙恭備至。獨余心皇皇。不能自遏。而仰顧余友。談笑自若。絮絮與夫人閒話。似恬澹初無機心。惜語聲甚細。不可辨悉。復時時避余目光。不令接觸。余益自踈踏。然亦不能不強爲揜飾。以醉應余件。良久酒餚屢進。食已過半。余友仍欸語無異。余竊訝奇。意彼或有所顧忌。變計不復行耶。蓋桌之他端兩客頗迥異。恒狀貌既警。機軀幹亦至偉。碩顯係偵探者。流尤有一女。似與二人同業。座亦相近。雙眸流轉時。察衆客顏色。狀至慧黠。余恍然而悟。余友此時殆必心有所懼。不敢施其故技。投鼠忌器。要不失爲智者。謀耳。有頃。席且垂終。提倫賽暇閒如恒。鑽石之圈。仍懸伯爵夫人項間。安然無恙。方竊慶幸。余友或輟其詭謀。不蹈險計。忽見提倫賽舉其右手。徐徐加髮。輕拍兩次。若出之無心。余愕然微震。回視窗外。昏昏一無所覩。刹那間。遙見電光一閃。餐室中電燈立熄。則索加夫果踐其約矣。燈光既滅。全墅沉黑。餐室中衆賓死寂。似方詫怪。其由俄頃。譁聲頓起。雜以詼笑。又聞人移椅起立。及主人怒叱之聲。囂然動耳。於時。余心球騰躍。肺葉亦相擊不止。聳耳傾聽。果微聞剪切之聲。旋有一物擲壁。復聞纖聲鏘然入耳。隱約同時。尤有女子怪呼之聲。銳利突過衆聲。呼曰。項圈。項圈。聲出衆譁。斗寂。但覺有火柴磨擦之聲。割然立明。余亟乘光密視。見一人手執燐梗。挺立於迎面座次。則卽余友提倫賽也。時提倫賽目注夫人。作莊重聲曰。衆趣然火。或以燈來。伯夫人量矣。項圈已不翼而飛。密司脫鮑師康。趣扃室扉。毋使一人。句語未絕。電燈驟燦。然而明。蓋三十秒鐘限時過矣。余竊自思維。知余友所爲。殆欲自脫嫌疑。先發制人爲策。固甚智也。此時燈光通朗。衆爭矚目夫人。夫人仰承椅背。項際項圈已杳。不言不動。厥狀如暈。其旁則提倫賽矗立駭愕。焦梗猶在手中。相顧若喑。彼此不作一聲。可

數秒鐘。余見桌端兩人各離椅起立。袒襟相示。皆綴偵探之證。一人趨室扉。引鈕闔之。遂守伺弗動。其一則以身蔽窗。防人越出。余覩狀大震。私念通道都梗。匿賊無所。余友危矣。時老人鮑師康立於首座。神思昏瞶。目突其眶。炯炯凝視其女。已復及守門之人。期期曰。天乎。洛架耳。究何事。耶。洛架耳。仍繭足弗動。亟曰。密司脫鮑師康。座有僉壬。令媛鑽圈已失。君詎不之見乎。復顧諸女賓曰。伯夫人方暈。衆趣醒之。諸君宜檢其座椅。有無遺圈於地。苟不能得。在法宜一一搜簡。幸衆原亮。語次。又向一慧眸之少女。女似卽同業者也。洛架耳乃曰。密司開雷。今當助吾。果項圈無著。君宜搜女賓之身。佐吾禽賊。斯語既發。衆女大譁。忿懟之詞。囂囂聒耳。男客亦艷然作色。面面相覷。似怨似怒。均不得解決之法。已忽回其目光。集注於提倫賽。面提倫賽。顏色慘澹。凝立如故。此時吶然言曰。諸君聽吾。今夕不幸。乃陷此嫌疑之局。果須搜簡。願先及吾身。吾蓋句語至此。忽聞男賓中一人呼曰。衆試觀此。伯夫人綠醅之淺。何以句聲未終。開雷陡橫斷其詞。戟指指桌上酒淺。大聲曰。奇哉。此淺之中。綠液滿盛。伯夫人初未沾吻。今他淺無異。此獨有傾溢之跡。桌衣淋漓。何也。鮑師康意猶惘惘。似未盡了解。復作駭異聲曰。上帝佑吾。君輩鹿鹿。將何以了此局。耶。衆似不聞其語。但隨開雷所指。爭目桌上之淺。淺置伯夫人前。液色濃綠。濺染白布之上。斑斑照眼。時開雷疾趨而前。伸其素手。以纖指作鈎。浸入碧釀之中。於是衆目睽睽。集注此淺。弗動弗瞬。若爲魔力所制。氣息都歛。余獨乘隙仰覷。忽見提倫賽面蘊盛怒。意若恨費盡心機。竟爲一女子所破。抱怨至不自聊。須臾。開雷遽引指出。淺鑽圈卽鈎其指尖。然兩端已開不復交扣。而鑽石爲酒液所染。似加漆。髮變色。爲綠。則酒質穠也。開雷旋掛圈指端。舉而示衆。碧色之液。猶濡濡下滴。徧濺桌衣。引吭作得意聲曰。衆賓觀



之鑽圈在是。幸未被盜。殊足慶也。復回首謂鮑師康曰。密司脫鮑師康。圈既無恙。君宜向賓衆道歉。謝唐突之罪。老人聆此。省然若寤。神思始覺。清醒立舉手扶額。口中喃喃。似復作感謝上帝之詞。已遽取白巾。



措。殆必仰僂其身。爾時圈扣鬆散。遂至落入酒琖。事出偶然。原無有盜竊之迹。今但願諸君寬宥。勿爲介介。前事洵莫須有也。語畢。有兩女僕趨入。應命扶伯爵夫人出室。而衆賓無不懽懽。雖經鮑師康卑辭乞恕。意

一方承之。掌中引掌。至女肘之下。開雷隨置。圈其手。老人摺巾包之。匆匆納諸懷中。既而顧旁伺一僕。言曰。亨利。汝趣招婢輩至此。扶伯夫人歸室。尋又顰蹙其眉。厥狀似怒。悻悻曰。洛架耳。汝何鹵莽。妄自測度。竟乃辱吾貴客。復鞠躬向衆。謝過曰。諸友見恕。今夕不幸。違此意外。老夫滋抱歉萬狀。實則事初匪奇。不難解釋。其由吾意必電線有阻。燈始熄滅。而吾女畏黑。倉卒失

終鞅。女賓尤甚。顏色羞沮。咸不願更留。不俟席終。卽相繼興辭而出。未幾。提倫賽亦起而告行。余見其面容嚴冷。如被霜雪。一望而知其敗北歸矣。既登車。彼此嘿嘿。口噤不則一聲。但聞輪蹄。不徐不疾。若合節奏。良久。余不能耐。因低聲曰。老友。今夕僥倖。乃復獲自由而歸。然爲勢甚險。足爲君後此戒矣。提倫賽忽噴然笑曰。喬克森。汝所謂險。何指而云然耶。余疑訝曰。此事君須自詢。何乃詢吾。試思君藏圈。內乃自溢。其酒液。詎非失著。假使主人精覈。不類彼老顛。或加追究。則君踞隔座。勢不能脫。然無礙。不亦危乎。第吾尙有疑。不知圈落。棧中果由君故。納其內。藉以爲藏。匿計耶。抑或偶然墜入。因而有傾溢事乎。語次。提倫賽復磔磔笑曰。愿哉。老友。今夕之事。吾以智謀成功。君豈猶憤憤不之覺耶。須知棧中之圈。質而非眞。實吾與摩西兩人。盡三日之力。摹倣而成。而頃當驚皇之餘。圈又爲酒色所染。一時慌亂。遂無人辨。其眞贗。吾計不既巧歟。余聞其語。如沈夢乍覺。全息曰。然則眞圈。奚在。豈爲君句語至此。余車適經一街燈。燈光穿車窗而入。照見提倫賽手掌之中。一物瑩然。作光光色。閃爍幻爲五彩。則卽柯台佛伯爵夫人之鑽石項圈。其價乃十萬金也。



滑稽小說

獄裡新郎

之一 獄中雜著 對不倫者言 書業之風

文香備著 蘇對吳 獄中日對 民寄 師世 校

附者正供

全書二卷

附者三頁

全書一冊

中華書局



學詩初步

# 學生用書

作文初步

## 學詩初步

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

此編於詩之作法由淺入深詳細指導文理畧通者閱之便覺明曉下筆自然成章學界得此人人可達能詩之目的

## 作文初步

全書二冊

價洋五角

此為初學文者說法極淺易極明白極完密視坊刻之一知半解深淺不倫者有霄壤之別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滄稽小說 獄裏新郎

大拙山人 同譯

六月五號清晨十句鐘時李布衲笑容可掬若世人之最樂者至十點九分鐘卽有一煩惱之事前三四日李布衲入贅於梨麗兒家其家距利加蒙不遠李布衲儉約人也結婚之日雖密邇親友俱未以一柬約及婚姻後又遷入一小旅館中梨麗兒頗不悅謂其夫曰予不欲鬱鬱居此願於一舟中度茲彌月藉觀海天風景使儂開心顏也李布衲許之於是在某船定一房艙此船於六月五號下午三句鐘起碇是日風清雲淡小旅館之門首可雀羅太陽之光射於已舊之簾幕間李布衲與其妻笑語爲狀至適忽見地上有碎紙數片遂問曰此紙胡爲乎來梨麗兒時着寬大之白色長衫綽約如仙子正閱一信聞其夫語卽舉首答曰昨日之污穢物幾觸目皆是予已掃除殆盡惟此數片黏地上去之弗易是以尙餘留耳李布衲曰予謝我主今日後不復居此旅館矣予思船艙之板上必不若是也梨麗兒曰誰令汝居此湫隘之旅館耶汝自取之又何尤

李布衲曰妻歟予之意汝尙不知予不過欲節省耳汝試思予等居此並無一來賀者何等清靜若至船上艙門亦可常鍵也梨麗兒曰君言誠是予同學之女子至多幸彼等皆不知覺如其知之恐須以鐵葉裹門限矣李布衲又曰汝今日所約用膳者爲誰何耶彼等送汝登舟否梨麗兒曰予所約者一克加菱女士年五十矣又一爲馬麗梅亦係一穩健之女子彼等皆不喜預人事予與汝燕爾新婚彼等縱知之決不至爲外人道亦不送予登舟汝勿慮語畢又閱其信俄而色變復長嘆不已李布衲曰何事耶時正

十點九分鐘。梨麗兒以信置於膝上。蹙其雙眉曰。予必救此小兒。李布衲聞之。急曰。汝救誰之小兒。耶。梨麗兒曰。佐治也。馬米亞之佐治也。彼現在獄中。予親愛之。夫。汝安可不一援手。李布衲曰。予親愛……梨麗兒速言曰。予知予爲爾親愛。汝既愛予。更不可如秦越視也。李布衲曰。彼究因何事。捉將官裏去。耶。梨麗兒曰。彼與一田夫相口角。田夫欲毆之。彼以刀傷田夫。衆田夫不平。遂陷彼於獄。李布衲曰。果爾。則其曲在彼。梨麗兒曰。彼之持刀。乃自衛耳。李布衲曰。既係自衛。彼可向法庭申辯。又何須予等之援助。梨麗兒曰。雖然。予等必一盡棉薄。牢獄在何處。耶。李布衲見其妻貌至可哂。乃莞爾而笑曰。予想必在城內。梨麗兒曰。汝能往視此兒否。李布衲曰。往視恐亦徒勞。莫如……梨麗兒便亟亟言曰。汝不能作證。人證彼無罪。耶。李布衲曰。親愛乎。爲時已迫。予等二句鐘。必須離此。脫在彼處。稍有耽延。不將誤予登舟之時間。耶。予思……梨麗兒曰。予等不乘此舟。又有何不可。李布衲注視其妻。復言曰。汝寧誤行期而救此無價之小兒。予意良弗解。梨麗兒之面微紅曰。彼非無價值者也。彼乃一最佳之小兒。終日爲人勞動。未嘗少懈。所得之貲。又悉與其母馬米亞。如此之小兒。寧得謂不佳。耶。今日之事。諒非彼過。汝若淡漠視之。予之心終不怡。李布衲曰。無已。此城之中。有律師數輩。皆支克哥人。（支克哥美國北方大城）與予相友善。予想此數人中。必有識佐治者。予以電話告彼。請其往探。並託其代爲了結。酬謝之資。由予付之。可也。汝以爲何如。梨麗兒曰。汝意固善。然予意已決。必欲汝一見佐治。使彼知予等救彼。李布衲曰。聞汝之言。是仍欲予一行也。梨麗兒曰。然也。若託律師。只能代彼辨護。至於佐治在獄。饑寒與否。汝若不往。予何由知。耶。李布衲曰。予之親愛。予若自往。頗費時。此刻光陰。已有限矣。予以完全託諸律師。較予往更爲有益。梨



麗兒曰：汝如不往，予當親自一行。李布衲曰：據予之意，實大可不必。梨麗兒曰：予不知其究竟，縱與汝乘舟他去，予心終不釋然。且佐治之母馬米亞，予甚愛之，安忍坐視其子而弗顧耶？李布衲曰：予託律師：梨麗兒之目含淚曰：汝乃北方之人，不知予之情性，予愛馬米亞，今彼以信求救於予，予實不能以陌路人視其子也。李布衲曰：予親愛汝，勿爾爾。亟以唇吻其目，梨麗兒遂收其淚，兩頰又漸有笑容。李布衲曰：予此去，恐飯時尙弗能歸也。梨麗兒曰：汝若不歸，予必候汝。設克加菱及馬麗梅至，予亦必令彼等候汝歸來，與汝一晤也。李布衲曰：甚善甚善。予少食果餌，卽行。汝可檢點行李，清理賬目，將來登舟，卽可無耽擱矣。又繼續言曰：脫予來遲，汝先登舟可乎？梨麗兒曰：船中人衆，予與汝如何相遇耶？李布衲曰：此可勿慮，但汝願意否？梨麗兒曰：在理。予實弗願然，汝救可憐之佐治，亦祇可如此耳。予思彼在獄中，予心滋不樂。李布衲又慰之曰：待予歸來，必有佳音報汝也。梨麗兒曰：予登舟時，究不欲踽踽獨行，擬約克加菱與馬麗梅同往。汝以爲何如？李布衲曰：可若予二句鐘不返，汝卽同彼等先往。予萬一有意外之事，亦必以電話告汝。總之二句鐘後，汝不可遲遲不行。因予必乘此舟也。梨麗兒復叮嚀曰：汝必須親往，汝勿欺我。李布衲曰：予旣允汝，又何至汝給。

於是李布衲以電話詢其友。俄而得悉一友已病，又一赴歐洲，又一往美京華盛頓，不得已復詢第四者。然亦不在家。須三句鐘始返。李布衲忽又憶起一大學校之同學，名湯惠宜者，現在城中主持某晚報筆政。遂以一電話給彼，旋得回電，請其速往。云彼在行政方面，少有職分，且報館訪事巴維爾亦在地方裁判所內有一位置，且以電話告彼矣。若速往巴維爾，可導觀佐治也。李布衲急將湯惠宜之語告其妻，乃

往地方裁判所抵其處。巴維爾正坐一室內。若有所俟者。李布納又將佐治之事詳以告之。巴維爾傾耳靜聽。爲狀若至注意。既而問曰。君所述者。其事在何時耶。李布納曰。其事在何時。予雖不甚了了。然想係近日無疑緣。三四日前。予等離利加蒙時。其母尙夢夢也。巴維爾便將案上所置數篇之紙。藏於屜內。曰。予等去一查可耳。遂導李布納向內行。入一小室。室中有一華美之少年。巴維爾告以故。少年乃翻閱一極大之記錄簿。有頃始云。佐治。蔣孫係頭等鬪案。六月一號被告者。二人辭出。又至一室。室中亦有一少年。二人述來意。少年亦啓一簿錄閱之。曰。佐治。蔣孫現在獄中。其案係裁判所第十五區所判。巴維爾視其時計曰。予等可速往十五區。晤其副官艾德利。遲則恐其出外用膳也。二人遂亟至十五區。副官在焉。巴維爾正欲爲李布納介紹。李布納見副官一笑曰。君在此耶。副官詫甚。注視李布納。既而恍然且頓足曰。李布納。君何時至此耶。又指之告巴維爾曰。李布納。君予十二年某賽球場中之舊相識也。李布納急以己來之故告之。並告以現已完婚。在三句鐘時。即將同新婚之妻。赴歐洲遊歷。語竣。副官曰。君欲視佐治此易事耳。此頃本擬邀君早膳。藉叙十餘年之契闊。因一句半鐘有一要事。竟不能爲東道。主乞相諒也。君若見佐治返。脫予尙未歸。可將佐治告君之語。書一紙給予。如其果係自衛。予當與審判商議。將此案取消也。李布納謝之。並告以己之時間亦有限。巴維爾遂導之往獄中。及至獄之門首。見送獄飯者。嚮集。李布納知己。屆早餐時候矣。心中預計。視佐治後。卽赴酒樓用膳。時獄外立一着軍衣者。見巴維爾。卽與之爲禮。又問巴維爾曰。彼乃君之同伴歟。巴維爾曰。然也。軍衣者復向李布納爲禮。俄而送獄飯者俱入。彼等亦入。至一大廳。廳之左有一極高之書案。一委員兀坐案旁。巴維爾引李布納至其前。告以顛末。

委員遂呼曰。梅林有一紅眼邊之少年。卽應聲而至曰。先生呼予何事耶。語已卽發一噓。委員曰。汝導此先生往視一犯。巴維爾便謂李布衲曰。君已有嚮導。予且去。行當再見也。遂與李布衲握手而別。李布衲隨紅眼邊之人行。俄至一門。有着藍色軍衣之二三人。倚門而立。所有往獄中探其親友者。亦聚集於此。蓋候給證票也。梅林謂李布衲曰。予與汝同去。汝出時。彼必識汝。汝無證票。亦可。李布衲頷之。於是二人至一書記前。是書記面團團而腰腹甚大。梅林向之鞠躬。並問佐治蔣孫囚於何處。語次。又連發數噓。書記遂察其簿錄云。佐治蔣孫現在第三層樓上。二人又行至樓梯側。一守衛者謂梅林曰。汝猶畏冷否。梅林曰。予身尙如水之澆背也。守衛者曰。汝曷假一。二日。以將息乎。梅林曰。予亦如是想也。遂指李布衲告之曰。此先生。乃來視其友者。彼未取證票。出時。汝勿難。彼於是至樓梯之巔。又有一守衛者。見彼等至。遂與梅林點首。及至第二層樓。李布衲曰。予無證票。予心終弗安。梅林曰。汝同予來。渠等必識汝。何須票爲。李布衲曰。雖然。汝仍以告渠等爲是。梅林點首曰。汝何膽如鼷鼠。予轉時。再託之可也。總之。決不汝難。旋又至三層樓。入一客室。室內有人名珊利者。梅林爲李布衲介紹。李布衲見囹圄如蜂房。作兩行排列。中間爲一極狹之路。係石板所鋪砌者。梅林曰。予送君至此。可去矣。言畢連噓數次而去。珊利查其記錄簿。謂李布衲曰。佐治蔣孫在三百六十號。汝可向右一排尋之。李布衲遂往。其革履行狹路之石板。上丁丁作響。是時日光黯然。無色。空氣至不潔。兩旁獄中之臭氣。令人聞之。欲嘔。李布衲掩鼻而過。心頗不耐。然思其妻之言。又不得不暫忍。須臾見獄中之犯。俱蓬首垢面。衣履亦襤褸不堪。時攢首向外窺望。俄至三百六十號。其中果有一囚。李布衲問曰。汝佐治蔣孫乎。囚對曰。然。李布衲曰。予乃李布



## 第

## 十

## 集

衲先生密司梨麗兒之夫也。囚聞言茫然不知所謂。李布衲又曰：汝知密司梨麗兒已嫁乎？囚對曰：予弗知。李布衲復告之曰：彼已嫁予矣。彼來此地已兩三日。今晨接汝母信，言汝在獄，故予來。汝視囚曰：彼接誰信耶？李布衲曰：汝母之信也。汝以汝母尚不知汝被逮耶？囚曰：請君勿述。予雅不欲聞。李布衲曰：汝在危險之中，予來汝救汝，何無狀？囚曰：汝來救予耶？予思汝實不能爲力。李布衲曰：予能之。十五區副官，予之友也。彼云：汝傷人，果係自衛，渠能救汝。囚曰：予非自衛，實不敢欺。先生，李布衲曰：汝母甚念汝，汝勿執拗。汝宜體汝母寫信之意。囚曰：予母何能寫信耶？李布衲曰：何也？囚曰：予母物故者，有年乞先生勿再言而重傷予心也。李布衲曰：汝乃佐治蔣孫否？囚曰：然也。李布衲曰：汝由利加蒙來乎？囚曰：予非來自利加蒙，乃自亞雷技馬拉來也。李布衲曰：予誤矣。予所尋者，乃利加蒙之佐治蔣孫耳。汝知獄中尚有第二之佐治蔣孫否？問壁獄中忽有一囚曰：有。彼在三百四十九號。李布衲曰：彼入獄爲何？汝知否？其囚曰：予不甚悉。但聞人云：彼係殺人之犯。李布衲謝之，遂匆匆去。至三百四十九號，其中一少年之囚見李布衲，卽與周旋。並自云：係佐治蔣孫。又告李布衲曰：予受友人之害而來。此予友名草內蛇。李布衲曰：又誤矣。予非尋汝也。正躊躇間，又聞一囚曰：三百二十四號內亦名佐治蔣孫。汝曷尋之？李布衲不得已遂往。孰知非佐治蔣孫，乃吉司伯蔣孫也。

是時李布衲心甚悶悶，自思此囹圄約六百餘房，欲尋一素未識面之佐治蔣孫，譬如覓針草內殊非易事。不如回至裁判所，再詢書記爲得計。於是走入客室，覓珊利比入室。室中雖有一人，然非珊利也。其人見李布衲甚驚。李布衲見彼亦頗詫異。後思此頃已十二句半鐘矣。珊利必去噉飯。此人乃彼之代庖者，亦

未可料。遂至書案前。以笑面相向曰。予擬回地方裁判。所然不知……其人不得彼語竟。卽怒曰。汝曉曉何爲。汝意欲何耶。李布衲曰。予所尋之囚。似不在此。擬回地方裁判所。詢悉再來。其人曰。囚汝趣歸。汝獄此雷池也。汝不得越一步。李布衲曰。汝誤矣。予非囚。予乃尋囚者。其人曰。汝有證票否。李布衲曰。未也。然……其人睜其目。舉其巨靈之掌。且極大之門牙。暴露於唇外。曰。汝趣歸。汝獄免吾動手。李布衲曰。乞先生勿怒。容予一言。其人曰。予與汝無可言之餘地。汝歸。汝獄否乎。不然。予卽動手矣。李布衲猶豫片時。自思己之雞肋。實不足當彼老拳。遂退出。仍至狹巷內。往復行走。又視其時計。一句鐘尙欠二十五分。心中自忖。珊利稍緩必來。不如少待。雖再延二十五分鐘。回旅館亦不爲遲。少頃。以首探望。見其人如魯殿靈光。仍巍然獨坐。及一點十分鐘。始聞樓梯間有步履聲。又伸首視之。見來一人前之坐者。遂去。然來者仍非珊利也。是時心至懊悔。不應輕信梅林之語。復亟步入室。曰。先生。早安。珊利未來耶。新來者曰。彼之小兒有疾。現往病院矣。李布衲微笑曰。予名李布衲。來視一囚。汝……新來者曰。予弗知其他。汝證票安在耶。李布衲曰。未也。予乃一少年名梅林者。導予至此。已得珊利許可。聽予自出也。新來者曰。珊利能許汝予不能。汝俟珊利來可也。汝速退。李布衲曰。予非階下囚。留予何爲。新來者面有難色。視李布衲良久。始徐徐言曰。予縱不汝留。其第一層與第二層。汝又如何飛渡耶。李布衲曰。予來時梅林俱已介紹矣。新來者曰。俟予問第二層守衛之史米士。如果汝言弗虛。自當令汝去也。李布衲曰。史米士耶。梅林並未直接介紹。彼僅云。送予轉時代爲囑託耳。新來者曰。汝之語矛盾極矣。何狡詐之甚也。予今不允汝求。汝趣退。李布衲曰。然……新來者曰。汝勿再語。語畢。怒色盎然於面。李布衲見其不容已辯。遂退出。仍至狹巷內。

第 十 集

心中如井畔軸轆上下不定。遂自語曰：此予生平之第一次也。時飢腸雷鳴，又慮登舟弗及，焦灼直不可言。噫！至一句半鐘，復步入客室。新來者曰：少年，汝又來耶？尙何說之辭？李布衲曰：予復來攪汝，予實不安。予思此間之人，識予者甚多。若梅林，若某報館訪事巴維爾，若十五區副官，以及其他之守衛者，任汝召一人至，倘識予，汝能容予出否？語次，以目視新來者。新來者曰：果爾。予於汝又何難焉？李布衲曰：謝汝，並希汝從速。予在三句鐘時，有一要事，此頃真一刻千金也。新來者曰：汝少安勿躁。李布衲又曰：予欲借汝電話與予夫人一談，可乎？新來者曰：似可不必。若有人識汝，汝即可去矣。新來者遂召一守衛之人至，守衛者視之，似曾相識，而又若不甚的當者。新來者曰：如此，汝仍不得去。李布衲曰：汝喚梅林至，渠必識予。彼乃導予來此之人也。新來者又遣人召梅林。李布衲遂至電話機前，以電話詢其夫人，得悉其夫人已起身登舟，並催其速去。李布衲之電話將竣，召梅林之人亦返，云：梅林因染寒疾，已請假回家矣。李布衲曰：樓下大廳內左邊書案所坐之人，卽喚梅林導予之人也。又第一層樓梯下之守卒均識予，可召之至。於是新來者又命人召此二人。李布衲亦發電話，請艾德利及巴維爾，然彼等俱他出。未幾，新來者所召之二人至，詢之，與李布衲所云大致相同。李布衲曰：予今可以行矣。新來者曰：仍不能，彼等並無確實之證據。此間放一人出，關係綦重。予實不敢冒昧從事。李布衲曰：予與予夫人新婚，僅四日，今午三句鐘將同往歐洲，予不得出，奈何？新來者曰：汝新婚，僅四日，耶何揀此良辰來視汝友？汝自取之，勿怨予也。李布衲不得已，又至電話機前，以電話給其妻所乘之船，並要求船中執事，請其夫人與之對語。船中人以滑稽之語答曰：此船之人約四百萬，行李約七百萬件，孰爲君夫人耶？實無從尋覓。



是時船上亦有一人尋梨麗兒。乃旅館中之役人也。覓良久。始於船尾見之。遂告以行李已妥置艙中矣。梨麗兒在船尾。見其夫不至。心至憂慮。時喃喃自語曰。彼若不來。誠可怖之事也。此語約道至百數十次。



兒一人。仍鵠立。是處呆若木偶。面慘淡。作灰白色。時一水手經其前。梨麗兒急止之。問曰。乞告予。船長在何處。耶。予欲與之一晤。水手答曰。船長在舵樓之上。夫人何事。耶。梨麗兒曰。予因予夫未來。予欲登岸也。

其同來之女友克加菱曰。予親愛之梨麗兒。汝以汝夫誤此船。耶。予想決不如汝所料。予意彼已來。船正各處覓汝也。汝曷不至汝艙。耶。梨麗兒曰。彼若覓予。豈有不來此地者。其女友馬麗梅亦曰。或者見予等在此。是以不來耳。梨麗兒曰。予夫非畏羞者。予度彼必遭意外之事。馬麗梅等又曰。予等臆度。斷不若是。後越半小時。船中送行之人皆紛紛散。克加菱等亦辭去。梨麗

水手曰：汝何所見？知彼未來耶？梨麗兒曰：此船上。下予已尋之殆遍。水手曰：船上之人如蠟毛集，尋之良弗易也。梨麗兒曰：予確知彼未來，彼與船長相友善，若船長知李布衲先生未……水手曰：李布衲先生歟？汝卽彼之女。先生歟？係住於A字艙否？未久，尙有一人覓汝也。梨麗兒曰：彼覓予在何時？又爲何類之人？耶？水手曰：正此處人多之時。梨麗兒喜曰：必予夫也。水手又曰：其人係一少年，衣灰色，面白，皙而聲宏壯。此時必仍覓汝，汝可趣至汝艙。梨麗兒遂匆匆去。豈知李布衲尙在獄內，欲出弗得也。後一句鐘，此船遂離埠。

李布衲在獄內，正焦灼之際，忽聞履聲甚繁，乃由窗向外窺視，見一簇人中，有一人係艾德利，大喜，亟呼曰：艾德利！艾德利！艾德利！聞有人呼，已視之。李布衲也。遂匆遽入。李布衲曰：予友乎？速救予出此。穿陷新來者亦笑曰：嘻！巴維爾亦至矣。豈非天久不雨，而今乃大雨耶？旋巴維爾果入。李布衲曰：上帝乎？汝可速令予去。予已不及登舟矣。艾德利曰：果耶？李布衲曰：誰給君者？彼船定三句鐘起碇，現將四句鐘矣。又繼續言曰：予思予夫人必獨在船中，甚寂寞也。巴維爾曰：汝可速發一無線電，給彼現有船名川溪。檀利者定於夜半一句鐘開駛，是船行至速，一二日定可追及汝夫人所乘之船也。李布衲曰：予謝汝，予思能愈速愈善。緣予等結婚不過四日。巴維爾曰：汝新婚僅四日耶？是。大好資料，予將編爲故事，載諸報紙。名曰：獄裏新郎。李布衲笑曰：汝勿爾。汝若不守祕密，予必斫汝首。距此最近之地，有無線電否？耶？予欲急發一電，給予夫人，想彼念予，必以眼淚頻頻洗面也。

於是李布衲同艾德利、巴維爾聯臂出獄，發無線電畢，遂一同用膳。艾德利謂李布衲曰：汝果欲乘川溪

檀利乎。予能使之早爲起旋。李布衲曰。恐未必能也。艾德利曰。或能如願相償。亦未可定。川溪檀利之船長盧衛耳斯者。予之友也。彼性最慈善。予若將汝事告彼。彼必能從予。請旋艾德利果至川溪檀利。晤盧衛耳斯。以李布衲之事告盧衛耳斯。憫之。遂令李布衲在一艙中。與己同住。未至夜半。一鐘船果離埠。次日斜陽影裏。梨麗兒所乘之船已遙遙在望。未幾愈近。二船漸併合一處。李布衲遂登其夫人所乘之船。時船上正奏音樂。彼悒悒不樂之新婦。新郎至此。又轉憂爲喜矣。

是夜食晚餐時。李布衲將此事迹之不已。船長海利特曰。君救之小兒。究何如耶。李布衲曰。現仍在獄。予實未見彼也。



稿室愚爲

浪淘沙 有感

已聞。垓下。楚聲。多。又報。單于。夜渡。河。  
 投筆。班生。西去了。爭奈。伊何。壯志。  
 易。消磨。日已。西。殢。波蘭。印度。起。悲歌。  
 遑論。彼美人。遲暮。名士。坎軻。

偵探小說

角智記

德壽堂出版



# 新編泰西學案

(全) (書) (一) (冊) (價) (洋) (九) (角)

泰西文明肇自希臘彼邦蘇格拉哥拍臘圖諸賢繼往開來學統皆有師承嗣後英有邊心倍根霍  
布士陸克法有笛克而孟德斯鳩盧梭德有康德伯倫知理或以哲理善或以政治務或張民權或  
講生計類皆能以學自鳴如吾國秦諸子焉唯是旨專辭奧淺學難喻況各書浩瀚傳釋頗難候官  
嚴幾道新曾梁卓如兩先生獨能彙取諸家學識彙譯精華時加評述俾世之不克逕窺歐哲原著  
者藉斯少知泰西學術源流派別嘉惠士林誠爲不淺茲特輯錄成篇以學分派名曰泰西學案學  
者手此一編苟能玩索有得則嘗一滴水可知大海全味也

上海棋盤街文明書局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偵探小說 角智記 (二)

小青

福爾摩斯吾友鑒。巴黎一別。繫念良殷。吾友神智超邁。措施敏妙。令人心折。無藝。此次敗北。且遭創。實由於一時憤憤。失於防備。咎由自取。殊不敢怨。君背約幸而掩避有術。卒獲兔脫。乃不致陷君穿中。今吾創勢就瘥。行當俶裝。蒞英與君謀面。相見匪遙。恕不盡述。亞森羅蘋謹白。

余讀簡既畢。恍然若失。兀坐嘿嘿。不自知是賊是懼。而仰顧余友。口噙菸斗。煙紋繞頰。方縷縷吐。喻不已。蓋一日清晨。余趨培克街老友歇洛克福爾摩斯之寓。就之閒譚。不意興致方劇。驟獲羅蘋之簡。此簡之至。大類晴空霹靂。使人不及掩耳。突如其來。彼此索然寡愜。語聲頓寂。簡郵自法國巴黎筆畫停勻。顯係羅蘋手迹。而辭旨狡詭。若怨若諷。又似含報復之意。余默對移時。不禁惴惴。乃緩聲語福爾摩斯曰。老友。吾觀此簡。羅蘋以失敗受辱。必將甘心。吾等汝謂然乎。福爾摩斯始去其菸斗。徐徐答曰。華生。汝言良是。實則彼縱圖報。吾等寧無術抵抗。奚庸畏蒞。言時意態蕭閒。絕不露絲毫惶懼之象。余覩狀內慚。轉覺過慮。其實以羅蘋聲勢震爍。足使人聞名股慄。初非余異怯也。已乃自解曰。吾非畏縮。但患彼更來。厮擾。意滋不願。然揣其語氣。羅蘋且不日戾英。吾等宜預籌戒備策也。福爾摩斯曰。防患未然。在理固宜。顧亦須臨機應變。無一成不易之計。若言彼蒞英時期。原難懸揣。或今彼已在倫敦。或則僅虛聲恫嚇。未可知也。余答曰。虛聲之說。斷不可信。至言今已抵英。吾意亦不敢贊同。試思此簡發時。爲十月二日。相隔兩日。彼何致逕渡海峽。福爾摩斯曰。此殊難言。英倫之與巴黎。相距祇一衣帶水耳。夕發朝至。安知彼不偕郵

書同至。更進言之。發書之地。雖在巴黎。難保非同黨所爲。蓋羅蘋羽黨甚夥。或彼預在倫敦授意。其徒令按時寄簡。用愚吾等。亦未可定。余聞言無語。至是亦竊肆其議。因卽摺簡授之。余友受簡起立。探懷出鑰



福爾摩斯曰。無他。今日爲此件取領之日。吾午後當延候其人。如約弗出。余曰。其人伊誰。非卽指寄存此件者耶。福爾摩斯曰。良是。惟此件之來。由郵局保險寄吾。但署 J.S. 二字。不標姓氏。吾亦莫知誰也。余疑

匙一巨串。趨啓一室隅之鐵箱。箱購自德國名廠。復經余友匠心改製。易其閉鎖之機括。堅秘遂無人知。箱中所貯。都函札契約。與他人委存之祕件。類皆秘密重要之品。以是之故。箱鍵雖至堅牢。余友復裝置電鈴。直達警署。以備盜竊之虞。此時按機發鑄。取羅蘋簡藏之。復就箱中出藍紙封。一細加審視。已而仰首詢曰。今日非十月四日星期二耶。余應曰。誠然。君胡爲詢此。

遲曰：此著甚奇，且封緘固密，殊不知中藏何物。福爾摩斯曰：大抵契約或遺囑類耳。今吾等宜謹守信約，弗庸疑猜。須知委件之人，胥以虞變，生不測患，宵小覬覦，始求庇於吾，吾亦宜持以信義，保守人祕。若慮有非分之輩，託贖於吾，則吾敢謂必無此膽大之人。殊莫須有也。語至此，忽湯姆登樓，傳言客至。余友立取封納諸箱中，亟加鎖閉。少須客受命而登，則蘇格蘭場警長麥葛杜納耳也。余友笑迎之曰：密司脫杜納耳，君來何夙，得非又發生謀殺案耶？杜納耳搖首笑曰：密司脫福爾摩斯，君言良趣，吾身豈報凶之鴉，開口輒鳴，不祥今茲，但順道晉謁，無他事也。余友微哂，點首，卽曰：信乎？今請少坐，第以吾觀君，或未必閒閒無事，杜納耳引身就椅。余與福爾摩斯亦各歸坐。杜納耳尋出雪茄吸之，徐曰：君洵聰慧，能洞人胸臆，中蘊結日來，雖亡兇案，顧亦非暇無所事，以近數日中外間風傳有俄人某氏挾一潛水艇圖售吾政府，乃事機洩露，爲德間諜所知，頗有躍躍欲得之心，事殊險也。福爾摩斯曰：售圖之說，吾亦有聞，然確否殊不敢知。君亦曾詢諸個中人否？杜納耳曰：吾嘗問之，願以事涉祕密，堅諱莫得其詳，但令吾隱事戒備，弗使謠成事實。由是揣測，固非子虛事矣。福爾摩斯曰：事似確實，第德人云云，安知非出自附會，疑信參半。君亦須審究之也。杜納耳頷首曰：君言甚是，但兩三日來，酒寮茶肆之中，輒見有德人喁喁聚議，行止詭異，深滋人疑，似均非馴良之輩。而昨日晚報載一新聞，亦頗耐人尋味。君試觀此，或不斥吾爲無根談矣。語時，出日記冊一，就中覓報紙一方，舉授余友。余趨前視之，其詞曰：

九月三十日深夜，倫敦西鄉白勞墩醫院之中，忽有一客失踪，不知所之。客以臂創求療，臥病已將兼旬，惟來由渺茫，初無人悉。今忽鴻飛冥冥，百緝莫得其踪。據院中人云：客狀奇怪，雖操英語而動止一



切頗肖日耳曼產云。

余友闕已仍還紙於杜納耳。乃曰：觀此奇聞，外人傳說，或非盡屬無稽。君誠宜慎防爲是。惟此售圖之人，現居何處？在法宜悉其所在，隱加保護。杜納耳未及答，陡聞電話機上鈴聲錚錚。余亟起握管聽之。有聲曰：尊處何所？非培克街密司脫福爾摩斯寓耶？余立曰：然。君爲誰？歟？曰：此間爲鮑浪登旅館。吾名毛登，居二十二號。今有萬急之事，敢屈駕速賁。先生卽福爾摩斯乎？余曰：否。吾爲福爾摩斯摯友。君有何事？不妨徑語。吾故曰：先生見恕，吾不能告。今密司脫福爾摩斯在乎？請爲吾傳言。余無已，遂引手招余友。盡語以事。福爾摩斯接話未幾，日光斗熠熠轉動。余一見立覺知必有要案發生。鈎引其好奇之心，蓋余友喜動而厭靜，每值閒逸之際，一聞案發，輒不禁眉飛色舞。余習見已稔，一望遂能瞭然。時余友震鈴斷線，忻然顧杜納耳曰：密司脫杜納耳，今聞鮑浪登旅館之中有案事發現，事情若何？雖難逆度，要必非尋常案件。君如有興，盍偕吾一行。杜納耳曰：諾。吾方無事，願從君行。余友大喜，復迴首邀余。余聲諾樂往。於是稍稍整備，三人遂聯翩而出。既至街頭，僱一車同登，令趣鮑浪登逆旅。逆旅踞拍定吞街，地處靜僻，距培克街匪遙。頃之車止，三人偕下，徑入旅館。館主人倉皇出迓，岔息謂余友曰：先生卽福爾摩斯耶？今來甚佳。余友曰：然。吾固應召而至。第所爲何事？今猶茫然。主人曰：吾亦未知。但聞二十二號之客，昨夕被盜，盜失之物，僅言重要，卒不肯吐露其實。然客絕迂泥，聲言將索賠於吾，叫囂若欲癩作。今或在電話室中，幸先生速登。福爾摩斯無言，回面招余兩人，匆匆立循梯登樓。既登，遇一侍者，詢以寓客名。毛登者何在？侍者答曰：客頃自電話室出，今已歸室。先生且從吾行也。因反身趣一近梯之甬道。余等立躡步尾之道，不甚修。

有三扉駢列侍者。至次扉之前。遂止而剝。緣門啓。余友先進。余與杜納耳繼之。室中之客。年事可四十以外。髮種種似久未整理。面色本蒼黝。盛髯繞頰。望之乃益形黧黑。目陷而光銳。鼻鈎兩顴。則高聳。異常衣服整齊。革靴尖而長。爲巴黎新流行式。光滑可鑑。而腰脊挺直。態度昂岸。儼然係上流中人。此時客作勢起。迎目眈眈。注余友之臉。蒼黃之色。溢露顏表。余友突詢曰。客姓非毛登乎。客呐呐操俄語答曰。然。然。否。否。先生殆福爾摩斯矣。請屏左右。願得剖陳。吾祕。余友亦易以俄語進曰。無傷。兩君皆吾心腹。不妨參預祕密。客胡爲見招。儘足質言。語次仰鼻四嗅。兩眸流轉不已。客聞言。目余兩人。初猶疑滯。俄卽引扉闔之。低聲語福爾摩斯曰。實告先生。吾名爲利盎。瑟佛倫。俄產。向以毛登稱者。僞也。此次蒞英。原欲以祕圖求鬻。售諸貴國政府。不意交易垂成。圖紙乃不翼而飛。奈之何耶。語出。余三人咸愕然。失色。杜納耳遽進曰。汝言祕圖。究爲何物。乃值得爾許驚恐。瑟佛倫曰。潛水艇圖耳。艇實吾所發明。製作新奇。功效顯著。爲近今水軍中最新之利器。而吾成此艇。半生精力。盡萃於是。初非朝夕之功。今乃失之。不啻制吾死命。生機不且盡耶。言時音哽氣促。若不勝悲。余友亦惶然言曰。信乎。如君所言。足下殆製造家耳。然今姑勿悲。圖失何由。價值如何。且已有成議否耶。瑟佛倫曰。議已定矣。今午三時。卽爲交易之期。爲值乃一萬磅也。今不幸艇圖遺失。又將奈何。微論巨資喪失。耗吾半生心血。而踐議無術。又何以覆貴國勞。奈特伯爵之命。因聞先生英名神智。超邁世無其匹。意必能拯吾於瀕危之境。俾延殘喘。惟時間迫。促情節。又甚怪祕。不知先生能爲力否乎。余友聞此。聳肩作色。嘿不卽答。杜納耳亦以目示意。似語余謠傳非虛。此時果成事實。因而憂容可掬。皇皇乃至弗寧。已而余友言曰。爲候太促。咄嗟自難以奏効。然於失圖之由。姑詳以

語。吾。或。能。有。著。手。處。也。瑟。佛。倫。曰。圖。失。甚。奇。百。思。莫。名。其。妙。蓋。此。圖。吾。堅。祕。箱。中。宵。來。以。箱。代。枕。晨。興。竟。不。之。見。福。爾。摩。斯。曰。不。見。箱。耶。抑。但。失。箱。中。之。圖。瑟。佛。倫。曰。圖。也。箱。固。無。恙。室。門。亦。扃。鑰。如。昨。是。以。奇。耳。言。時。反。身。就。榻。取。一。鐵。製。之。小。箱。左。手。出。一。鑰。投。鑰。發。箱。中。果。空。空。復。曰。圖。藏。箱。中。睡。時。以。之。爲。枕。乃。今。晨。起。視。箱。扃。如。故。猶。枕。余。首。下。圖。紙。則。已。杳。矣。福。爾。摩。斯。曰。藏。圖。何。時。安。知。不。失。於。就。寢。之。先。瑟。佛。倫。曰。否。臨。睡。之。時。吾。嘗。啓。箱。驗。視。圖。紙。猶。赫。然。在。內。旋。卽。鑰。箱。作。枕。未。嘗。一。息。離。也。福。爾。摩。斯。取。鐵。箱。察。驗。徐。曰。鑰。箱。以。後。置。匙。何。所。吾。觀。箱。鍵。無。異。不。有。見。斲。刻。之。痕。非。鑰。莫。之。能。啓。瑟。佛。倫。曰。鑰。藏。襯。衣。袋。中。和。衣。而。眠。晨。起。仍。然。無。恙。殊。未。信。有。人。取。用。福。爾。摩。斯。曰。然。則。奇。矣。今。試。言。就。寐。何。時。寐。後。曾。否。驚。覺。瑟。佛。倫。曰。睡。以。十。一。句。鐘。嘗。手。扃。室。扉。睡。後。亦。至。酣。恬。初。未。聞。一。絲。聲。響。福。爾。摩。斯。徐。曰。眠。果。酣。乎。言。次。撫。頰。若。有。所。思。注。地。弗。瞬。已。而。趨。驗。門。鎖。不。見。異。象。左。右。本。有。側。扉。可。通。隔。室。然。均。塵。封。堅。鑄。罅。隙。都。杳。杜。納。耳。亦。躡。步。近。窗。察。其。窗。栓。並。無。挖。發。之。迹。實。則。窗。臨。通。衢。窗。外。絕。無。憑。藉。不。可。接。足。已。復。仰。察。承。塵。及。彈。指。四。叩。壁。柱。一。無。隙。竅。可。尋。杜。納。耳。大。奇。搔。首。踟。躕。疑。不。能。決。余。亦。心。異。萬。狀。幾。疑。艇。圖。之。失。出。自。鬼。功。非。人。力。所。爲。余。友。則。目。炯。炯。俯。注。地。氈。若。欲。得。氈。上。足。印。已。遽。仰。面。詢。曰。昨。夕。未。寢。之。先。有。無。客。至。瑟。佛。倫。曰。否。此。間。都。無。相。識。吾。又。變。名。殊。無。有。一。人。過。存。福。爾。摩。斯。曰。客。縱。無。有。汝。詎。亦。未。出。乎。瑟。佛。倫。曰。誠。如。君。言。吾。身。自。入。此。寓。未。嘗。一。次。外。出。福。爾。摩。斯。曰。汝。留。此。幾。久。何。由。乃。一。次。弗。出。瑟。佛。倫。曰。留。此。但。有。三。日。戾。英。則。一。星。期。矣。福。爾。摩。斯。曰。先。寓。何。所。胡。爲。又。遷。易。至。此。瑟。佛。倫。曰。吾。抵。英。雖。暫。凡。三。易。旅。舍。此。實。以。懼。人。見。劫。惴。惴。不。敢。久。留。滿。擬。今。日。議。定。庶。足。免。宵。小。矚。伺。顧。乃。多。方。歛。避。終。莫。脫。若。輩。陷。阱。懊。喪。



極矣。福爾摩斯沈吟曰：味汝所言，艇圖之失，汝固有蓄疑人乎？瑟佛倫嗔嚙曰：良然。蓋售圖之事，非出本願。曩吾積思研慮，孳孳造成此艇，原思報効於國，不圖執政者憤憤妒才，忌能屏斥，弗用吾。因是含憤決絕，聲言將挾圖售諸他國，事爲德人所聞，百計必欲得之。顧德爲吾仇，吾縱味良，亦不願利敵，自殺因懷圖潛行，間道遂至英倫。乃若輩耳目孔多，沿道追踵，一息竟不相舍。此時圖果亡失，畢生願望，一旦而燼功潰垂成，悲抑無似，須知其價乃一萬磅也。語至此，瑟佛倫唱聲又作，感傷無已。余覩狀，亦覺黯然。爲之悵悵無歡，私忖圖果重要，今茲遺失，踪跡杳然，偵緝良非易。福爾摩斯尋蹙頰言白：代價雖巨，猶列其次。惟利器得失，繫涉國運，不獨有損於君，卽與吾英亦有莫大之關係。今且言尾伺之人，有無端倪，吾亟欲得其狀也。瑟佛倫曰：此亦恍惚，不能一一確指。若以形迹可疑而言，厥有兩人：一爲牧師，一則曼妙之女郎。福爾摩斯軒眉曰：今兩人安在？嘗見於此寓中否？瑟佛倫曰：否。吾自移寓至此，訖未睹兩人影蹤。然於聖彼得堡首塗之始，兩人便若卽若離。尾綴弗舍，迨抵英倫，猶復句語未終。福爾摩斯突厲言曰：君至自聖彼得堡耶？瑟佛倫聞言，愕然不卽置答。已曰：誠然。君胡由詢此？福爾摩斯徐曰：無他。吾聞君操俄語時，帶巴黎土音，以爲自法國至耳。瑟佛倫張目視余，友微笑曰：君洵慧解。曩吾固久居法國，稔其方言，然自歸國至今，足跡未履法境，亦已半載餘矣。福爾摩斯俯首注其革鞢，嘿不猝答。俄曰：然則君於失圖之事，曾否洩語於人？瑟佛倫曰：未也。但以電話報勞，奈特伯爵告以已延先生偵緝，外此殊未語一人。福爾摩斯似駭，愠曰：君已告參謀部長勞，奈特耶？何孟浪乃爾？須知此案真相，迷離撲索，今茲絕無把握。安知吾必承其役？瑟佛倫亟曰：先生神技，軼羣名震歐亞。此事雖奇微，君又將誰屬？至吾報告，伯爵亦以交易。

之期卽在午後在勢不能終祕語次陡聞彈扉之聲詞遂中輟杜納耳旋反身啓門門外立一侍者手中將承刺之盤鞠躬謂瑟佛倫曰先生恕吾有客晉謁言以要事造寓必求一見瑟佛倫容色微異左手取盤中之刺朗聲讀曰「亨利柏萊芙」讀已色現猶豫一時似莫知所決杜納耳忽曰柏萊芙至耶彼人爲奈特伯爵書記必爲圖事來耳瑟佛倫愴然若有所悟卽曰吾亦云然惟圖失無蹤吾將何以見彼是以皇惑因顧侍者曰姑爲吾延客入也侍者應命退一分鐘後一華服頎長之少年踱步入室既進狀至德促徑趨瑟佛倫前旁若無睹卽曰先生幸恕今奉伯爵之命特來請示頃君以電話傳耗事果信否瑟佛倫初尙疑滯已而毅然曰安得匪信此時圖失無著百索莫得其解今方延密司脫福爾摩斯探索之也少年聞此始回首視余友又與杜納耳相見彼此點首爲禮乃曰密司脫福爾摩斯此圖緊要一得一失關係匪細深願君克奏厥功爲祖國盡力今亦能會吾意乎福爾摩斯唯頷首注地竟不置答未幾栢萊芙作別而行余三人引目送之相顧不作一聲余尤惴惴默念圖果重要關係於國勢強弱顧乃盜失無迹令人無從捉摸實則此圖之失是否被盜尙不可知而盜圖者誰尤渺茫不能預測因是戚戚於心爲余友代抱殷憂頗慮案情幻復偵探棘手或且傷其盛譽顧余友率然應承一若已胸有成竹此時日光四矚灼灼如電就室流轉不已俄忽探囊出凹凸鏡一趨門俯察驗其鎖鍵斗失聲呼曰噫迹在是矣吾方疑案情縱極詭祕勢不致不留痕迹華生今試觀此迹雖纖微要足爲賊徒掩入之證疑竇不且釋耶余聞言大喜亟前審視果見鎖孔之口隱約現挫損痕迹第迹小難辨苟非以顯微鏡照之目力殊不能見因曰迹固有之然甚細小詎足爲賊人破鍵證乎福爾摩斯曰是安不能以吾觀察賊必老手破

鍵入室所用殆百合鑰耳。余詫曰：百合鑰乎？果如君言，必非尋常。膝篋者，可知獲案不益難乎？余友未答。瑟佛倫忽瞠目訝曰：君言信歟？賊果入室，吾何由一未之覺？且箱置枕下，啟閉必醒。吾夢福爾摩斯聳肩微哂，答曰：此亦匪與。當吾入室之初，微覺有奇香，戟鼻即疑爲醉蒙之藥。由今度之，賊必先燃迷藥，由鎖孔吹入室中，然後發扃而進，措手固甚易也。語畢，不俟瑟佛倫置答，引余出室，止於甬道之中，已引眸周視。見甬道狹隘，共列三室，失圖室，踞中去梯，匪遠。余友旋遣侍者，令招館主人登樓。既而館主人皇然詢曰：先生所失如何？是否被盜？能不累及下走事乎？余友曰：無憂。案雖非常，然不致株連及君。今但須據懷見答，勿涉隱諱。庶裨益吾事。語已，復舉一切告之一不之諱。主人恍然曰：諾。恣君詢問，不敢不竭誠奉白。余友乃詢曰：今試告吾尊寓之中，客共幾人？而自昨夕至今，曾否有人離此？主人曰：客共七十九人，殊未有一人離寓。惟隔室二十一號一客，以昨晨他出，言須於今晚返寓。福爾摩斯曰：然則此二十三號居者爲誰？今茲亦在室乎？主人曰：此室中爲一荷蘭少年，居此逾兩星期矣。惟嗜博，無厭往。往徹宵弗寐。此時不知已醒覺否耳。福爾摩斯曰：此間亦許博乎？博所何在？主人曰：在樓下，酤酒室中，即踞樓梯之次。福爾摩斯頷首曰：然則與賭之人，是否以寓客爲限，或亦許外人入局？主人曰：初無限制，往往有沽飲之人，投資與寓客互博。福爾摩斯扶頭尋思曰：是矣。聚賭之人，良莠不齊。然此隔室之客，吾願一見。請居停爲吾先容。主人允之。遂趨叩二十三號之扉，須之扉啟。一少年出視，貌醜而黑，身材高碩，與瑟佛倫彷彿。惟面目儻愚，蠢蠢無慧，遠不逮彼俄人之知余默相。其人竊憫其嗜博之非以賭博一道運用在心，決勝專恃智機。今以此少年而論，去智固屬遠甚，則其於博也，勝負若何固不待卜而知矣。此時入室相見，少年瞪



目兀立。若不知何事。余友乃從容進曰。吾友晨安。今次動問。卽關君隔室之客。足下亦稔其人否。少年擧蹙曰。未也。素昧生平。奈何見詢。余友曰。不識無妨。但昨夕就睡。有無聞隔室中聲響。少年曰。否。吾睡時已在深夜。登榻卽寐。不聞有聲。福爾摩斯點首無言。已遂道歉作別。甫出室。猛見隔室扉闢。杜納耳迅奔而出。手中持一名刺。狂譽曰。密司脫福爾摩斯。事益奇矣。試觀此刺。吾儕將何術弋其人。耶。余友大駭。疾前取視。其刺則爲「亞森羅蘋」四字。於是彼此愕眙。僵立咸無聲息。可數秒鐘。余心怦怦。思緒立奔湊如潮。默念羅蘋戾英。必在發書之前。果不出余友所料。而此次挾嫌而至。意存仇復。亦已不言而喻。然則余友身遇勁敵。況爲宿仇成敗。殊未敢決前途。若何乃令人慄慄。弗止有頃。余友似忽得策。乃引衆入瑟佛倫室。反闔其扉。旋出刺示瑟佛倫曰。此刺胡來。客嘗前見否。瑟佛倫亦悸慄不勝。訥訥對曰。未也。刺留書桌之屨。吾初未啓視。及兩君出室。密司脫杜納耳獨留室四檢。始得此刺。然今旣得此。圖紙之失。必係羅蘋所爲。此人爲法國巨魔巴黎人。聞名膽戰。匪不畏懾。今先生自審果能制勝其人。取得吾艇圖。歸否。福爾摩斯畧一睨視。卽曰。羅蘋狡詐百出。固非易與。但觀於此次盜圖。布置完密。幾令人無懈可擊。已足見老練手段。惟吾旣承責。自當竭盡綿薄。以爭其最後勝著。不然半道中餒吾。又何以自解。瑟佛倫色然曰。佳哉。先生神術。吾固深信。今茲當有把握。意必非僅恃理想已也。福爾摩斯笑曰。理想爲事實之母。吾所憑藉。要亦不外乎此。今句語聲未了。忽聞搗門聲甚厲。啓之一侍者報曰。密司脫福爾摩斯。有人以電話傳語。幸先生速往。福爾摩斯曰。其人伊誰。吾意卽勞奈特伯爵。舍彼必無他人。侍者曰。吾不之知。傳語者堅不吐名。先生可自往詢之。福爾摩斯似奇。顧亦默不置詞。遂踉蹌出室。餘衆則後隨而行。同至電話

之室。福爾摩斯疾趨而入。屏餘人弗進。俄聞有詫異之聲。達於室外。聞余友呼曰。噫。汝亞森羅蘋耶。句汝乃弄吾殆。欲重修前怨。爲報復計乎。句如此甚佳。吾等可互角智謀。以決雌雄。句語後聲浪漸低。不復可聞。已而鈴聲震震。既止。復鳴。似余友別傳一處。而室外之人屏息。歛容。人人咸帶惶怯之色。一若此亞森羅蘋四字。具有無形魔力。一入耳根。足使人失其自制之力。少選。鈴聲又動。余友出室。遽謂瑟佛倫曰。羅蘋刁惡。竟敢以狡謀弄人。今吾且別當決策制之。客請少安。吾必得當以報命也。瑟佛倫橫顧而笑。樂似不翅。已遂措詞致謝。反身竟歸其室。福爾摩斯目送其行。唇角忽露獍笑。余觀狀大奇。殊莫審玄中之妙。不知余友此笑。自信已胸有成。算足以勝亞森羅蘋耶。抑或抗敵無術。此次殆全著失敗。因而空詞慰藉。不過爲搪塞計耶。據勢推度。兩想之中。後者差近。以羅蘋兇獍逾恆。兔起鶻落。使人不可捫觸。今此圖入掌握。矧又爲圖仇而來。在勢必不肯輕易棄舍。果然。余友縱極機敏。率爾從事。自不能更僥倖佔勝。余方沈沈而思。心緒如麻。忽余友力拽余行。憬然始覺。杜納耳偕居停從之。相與遵梯而下。既下。余友扶頭蹙額。神宇殊恍惚。弗寧。一似心有所慮。倉卒又弗敢遽決。俄頃。忽就居停作數語。立取一巨冊。檢視冊爲記。登之用。凡旅客寄寓例。均須簽姓名。其上福爾摩斯翻閱未久。歛爾眉色。飛揚厥狀。似猝獲異珍。已卽掩冊。弗視。招手與杜納耳密語。喑喊久之。杜納耳頻頻點頭。狀若銜承其命。語畢。杜納耳返身復登。余友則力引余出。余惘然從行。大類身爲傀儡。爲線索所牽。絲毫無自主之力。出至街頭。余不能耐。方思致詢。此行又將何適。余友陡低聲語。余曰。華生。汝今且歸。往寓中竣。吾尙須勾當一事。不必同行。余答曰。良佳。今日之事。吾空事僕。僕初無補益於君意。至無慆然。今君奚往。艇圖完璧。自審有把握否乎。余友聞此。愀

遽似不能耐。率然曰：圖事已告成功。君毋過慮。惟有一節刻尙懸。懸宜急求解決也。余聆言詫駭。轉自疑耳。官有誤。乃曰：老友汝頃何言。何告吾事已成功。福爾摩斯曰：此亦指臆想而言。汝勿窮詰。今但歸無慮。靜聽吾佳消息也。語已徑行。時適有公車馳過。余友疾躍登之。置余弗顧。余大迷茫。疑夢疑醒。惛惛似墜。重霧。繼覺徘徊非策。遂亦驅車而歸。車中追想。心潮又奔騰不已。默思余友所言。當非戲謔。顧胡爲恟恟。乃爾。就余所知。艇圖被盜。關係於國際祕密。勢甚危險。而盜圖之人。又爲名震世界之鉅竊。伎倆詐詭。無出其右。卽非懷仇。已覺艱於措手。況今彼追念前辱。力欲毀余友。令名以洩其忿。詎非更形困難。揆諸常情。此案著手。必先獲得羅蘋。然後追求失圖。庶能圓滿其功。然而偌大倫敦廣廓。無垠人海。浩瀚將就何處。覓彼縱使得之。而圖紙存否。或已得價而沽。此時亦不可知。乃余友獨侈言成功。出人意想之外。百度思維。殊莫由測其奧矣。余獨自尋思。心緒起滅靡定。猶如車輪前趨。輾轉不少停止。移時。車抵培克街寓前。卽付值而入。入時鞅鞅。湯姆見余。亦愕異無言。余至時。已十一句二十五分。去午膳僅半小時。默思余友此行。不知何往。據彼自言。一俟其歸。必且挾嘉耗俱來。實則消息佳否。尙在縹渺之間。殊不能預先揣測。以余卜之。正恐其未必然耳。須之時。針指十二句鐘。猶不見余友來歸。余心忡忡。躁亟弗安。且以憂皇之故。停午竟廢食弗進。已復憑窗下眺。息息盼余友之至。閱一刻鐘。余友仍遲遲弗歸。半句鐘矣。杳然如故。直至鐘鳴一下。遙見一馬車迅趨而至。止於寓屋之前。車箱啓時。福爾摩斯果跨足下車。猶有一人。隨同而下。相將徑入屋中。余覩狀訝奇不止。私忖其人誰何。一瞥之間。似曾相識。顧又非素稔之人。胡爲偕余友同來。念次。余友已急足登樓。面宇嚴毅。目光閃閃。銳射莫卜其利鈍如何。忽噉然謂余曰：華生。汝



覺飢否。吾今腹枵雷鳴。宜圖哺啜。樓下尙有客也。余乘機進曰。客爲誰歟。所謀如何。今已得脫。兆否。耶。余友忽搖手止之曰。勿爾。汝詰語纍纍。實使人無自應對。今姑少耐。且下樓共食。食時宜緘閉爾口。毋事曉曉。須知吾有怪癖。臨食不願攀話。意君必素審之矣。言已下樓。余移步同下。餐室之中。客已先在。客年在四十左右。面黑而目朗。似富智慧。此時則頗現喪沮之色。顴骨高峙。鼻峰嶄然。彷彿曾前見其人。惟鬚髯新薙。頰下不蓄一毛。望之頗異。而衣服碎裂。斜施弗整。素領垢污。扣鈕亦多脫落。又似嘗與人角力也。者余既見客。頗思致其殷勤。然客狀木木。頰頰無言。轉令余口呿莫前。於時湯姆已受命備膳。餐桌之上。饌肴羅列。余友遂延引入座。食時彼此均默。寂寥絕寡。懽意。余腹雖空。少進卽止。抑塞弗能下咽。余友則胃納殊健。恣意咀嚼。口齒齟齬。靡定而客亦健啖。每器輒罄。似忍餓已久。余見狀益異。第致詢無術。一時殊無自破此疑團。食竟。客神來復。遂登樓假衣履。易之衣畢。更下。不復現頃茲懊喪之狀。余友亦出其菸斗。燕火自吸。態至靜穆。至是余不能更耐。乃叫然曰。老友汝何故故作態。錮人於疑陣之中。今羅蘋如何。曾否得其蹤跡。奈何緘口不一言耶。福爾摩斯始曼聲答曰。羅蘋無恙。無勞爾岌岌過慮。轉眴且成禽矣。語出。余踴躍而起。狂呼曰。吾友言果信乎。今羅蘋奚在。汝將以何術得之。福爾摩斯曰。信也。吾胡爲誑汝。羅蘋在鮑浪登旅館。頃吾已遣人往禽。余愈詫異。瞿然曰。彼既在寓。吾胡未之見。福爾摩斯曰。汝固明明見之。惜觀面不能識。彼實則彼獠。矯裝之技精專。無埒狀態。既變聲音。悉改卽吾亦不能遽覩其祕。無怪汝也。余曰。然則彼頃裝何狀。試示吾端倪。或亦能猜度得之。福爾摩斯笑曰。甚佳。汝但就旅舍中所見之人。一一加以揣摩。思過半矣。余曰。寓中所見寥寥。無多舍君與杜納耳外。若失圖者。利盎。瑟佛。倫。若旅館主。

人若隔室中。荷蘭少年此外則但有侍者數人。惜未嘗句語未竟。福爾摩斯遽問曰。足矣。此事無涉侍者。可勿闖入。君但就列舉者抉擇其一。中鵠已近。余聞言。心房怦怦。肺葉亦互擊不已。答曰。以勢卜之。或即彼荷蘭少年。情迹較爲近似。福爾摩斯搖首曰。否。少年庸庸不慧。一矚便無遁形。不干茲事。余亟曰。然則豈寓主人耶。福爾摩斯仍不謂然。徐徐曰。此亦非是。試更推其餘。余不期縱聲曰。怪哉。兩人都非羅蘋。又復屬誰。詎即在爾吾二人中乎。福爾摩斯亦大聲對曰。汝盍深思。獨不識彼口操俄語。髮種種而髻髻之黑面老者。卽羅蘋所僞裝者耶。斯語既發。初猶疑諧語相調。乃仰眄其面。莊穆不類戲言。則駭奇至於萬狀。已而曰。老友汝言果非戲歟。惟情節玄祕。何一至於盛鬚老者。非卽指利盎瑟佛倫乎。余友曰。良然。彼人非他。實羅蘋化身。吾先亦弗察。幾爲所給。嗣幸隨處留矚。乃獲得種種迹象。始洞破其奸。然亦險矣。余仍錯愕不解。因曰。此洵怪事。詭複直類夢幻。試思彼人果羅蘋化裝。則此瑟佛倫者。又在何處得非此名原。憑空而設。而艇圖云云。亦子虛烏有。顧彼亨利伯萊芙者。固明明爲勞奈特伯爵書記。渠以艇圖之故。趨寓求耗。君亦嘗與之款語。詎此人亦僞飾非真。或則與羅蘋串同一氣者耶。福爾摩斯點首曰。凡君所言。深有理解。然今姑逐一剖釋。勿併一談。汝苟欲見利盎瑟佛倫其人。卽與君迎面坐者。是矣。余奇極。迴日視客。呼曰。信乎。先生卽發明潛艇者乎。胡此事迷離如是。令人腦思都窒。復顧福爾摩斯曰。吾友告吾。請速剖巔末。毋使人久處闇幕中也。語畢。客忽婉聲操英語。言曰。達克透見恕。容自貢一詞。下走卽利盎瑟佛倫。俄國之製造家也。此次造成一艇。求售於貴國政府。固確有其事。惜因事機不密。遂致播散於外。因是多方斂避。懼落德間諜之手。不意驚弓之鳥。乍脫絳繳。又觸樊網。終乃爲亞森羅蘋所得。彼

遂假余圖仇冀中傷尊友盛譽以洩宿憾蓋吾於前次鑽圈之事羅蘋敗北頃已聆尊友詳述之矣至是余始恍然即曰聆客所言祛吾疑團然羅蘋於此設想新穎殊出人意表瑟佛倫曰據吾論斷理亦非與不難揣想而知以艇圖之事關係匪細迥非常盜殺之案彼因李代桃僵故施狡狴乃畀責於尊友之身俾使之顛倒迷茫自趨於敗果使其然則尊友累年聲望一旦灰燼彼獠且拊掌大樂幸友警悟入神竟得覷其破綻不爲彼陰謀所困且能脫吾於陋洵屬莫大幸事不然情勢若何真有不堪設想者矣余不期額手喜曰先生言當開吾茅塞羅蘋陰謀百出用計殊酷很無倫但其設施若何願聞其詳瑟佛倫曰佳吾當奉白方吾蒞英之後即挾圖詣貴政府自陳接洽之人即勞奈特伯爵及其書記柏萊芙等磋商兩次遂訂於今日定約當此之時謠風頗盛言有人將刦奪吾圖吾益恐賊因而自決一策用避禍害復東西竄伏不令爲暴徒所得及遷寓至鮑浪登旅館地僻人寡吾又變更姓名竊喜可寧謐無憂乃於昨日晚間忽終爲羅蘋偵跡而得殊出預料此必以彼獠爪牙密布消息遂得較恆人爲靈方羅蘋至時吾正掩關獨坐猛覺有奇馨刺鼻神志頓覺昏昏比更張吾眸陡見兩黑人矗立吾前兩人皆面蒙黑幕但露雙目灼灼至可怖人手中各持短槍注吾顧殼吾膽且碎悸懼遂不敢聲頃之羅蘋揭其面罩舉姓名示吾吾乃益恐旋叩吾戾英始末復詢置圖何所吾不敢抗悉拾以告并語以圖藏鐵箱之中羅蘋索鑰啓箱取圖納諸懷中已復引手扶頭沈吟若有所計計決則探懷出白粉燒之煙縷彌室奇香復直襲余腦知覺又失迨及更醒則余身已易處一斗室之中身旁則有一人陪侍面貌醜獍不忍卒目手執兇器禁余勿聲此時余衣服都更襪襪非復故狀引手撫頰鬚髯亦杳然值驚皇之餘神魂俱悚讐伏不



敢聲張。由今思之。必羅蘋得圖以後。忽萌復仇之策。因遂燻藥。醉余。易余狀貌。以一人挾余而出。而羅蘋則替身爲余。留寓施其詭謀。君試思之。此理果的當否乎。余聞言大悟。深韙其議。乃曰。君理想甚是。吾意必適中。肯綮復回顧曰。密司脫福爾摩斯。君操何術。乃能破羅蘋之奸。又能迹得此君。吾今猶復惘然。能爲吾覩縷言乎。方瑟佛倫侃侃語時。余友但吸菸無言。目臉既合。神宇恬然。惟見兩頤掀動。徐徐吐噓其菸。及聞余此問。則去其口中之斗。張眸答曰。吾破其謀。初無他術。不過用心縝密。在在留察而已。蓋初吾被招而往。本無成心。失圖者卽亞森羅蘋。尤非夢想所及。須知羅蘋狡猾。恃其化裝術精。冒進試吾。已非一次。今又貌爲失主。召吾偵探。在勢自不易推疑及彼。幸吾感覺靈警。此次又得脫彼獠羅網。未始非意外之倖。至吾於此事得其疑似之迹。厥有三端。匯而推之。遂乃洞矚其祕。余忻然曰。三端如何。試語吾以詳。福爾摩斯曰。第一疑點。卽在彼口操俄語。格格生硬。因疑彼至自巴黎。非俄國種產。彼乍聞似駭。繼乃飾詞愚吾。言久居法境。直至半年以前始反。故國推其造謊之由。原冀自爲揜護。不知辭欠精審。轉滋吾疑。此實爲羅蘋失著處也。余詢曰。彼固謊矣。而君何依據。竟乃弗信其詞。福爾摩斯曰。無他。吾觀彼足上革靴。首銳而狹。長爲巴黎最新之式。此式曩吾儕赴法之時。方始流行。訖今不過兩月。乃彼靴非新度。其時日亦當在一月以外。試思彼言果信返國。半載又來自聖彼得堡。烏能購得此巴黎新流行品。而靴式既新一時。亦不致銷行至俄。理亦易曉。就此推想。彼言誠僞。不且了了。明耶。余作讚譽聲曰。然哉。此必彼易裝之際。革靴大小。殆有差別。遂將就未易。而一時慌亂措語。又失於審慎。竟致留隙。示人。然其後如何。君不言有三疑點耶。福爾摩斯復滿實菸斗。引火吸之。對曰。汝言良是。吾覩其隱。固不能一舉卽得。然既

察其謊。吾因處處留意。果獲其第二疑迹。以當柏萊芙（伯爵書記）造謁之際。吾見彼執刺疑遲厥狀。似怯於見客。若就常情而言。彼人以失圖皇惑。懼無以踐約。宜其有此。而吾既蓄疑觀之。乃亦有罅。竇似彼懼來。客無素猝。然相見。或生他虞。因以生其毅。竇有此一念。思機乃愈覺敏。銳。循迹究索。知祕幕且轉瞬露矣。余喜曰。信乎羅蘋。疑滯殆知此。柏萊芙者。前曾與售圖者接洽。必患應對失措。露其破綻。是以踉蹌實則其人之來。由羅蘋自招。苟彼不報告伯爵。又何致授人以罅。此著亦羅蘋。鹵莽處也。福爾摩斯笑曰。華生。汝如此論評。失之太愿。奈何不深究其故。須知羅蘋。弄吾殆欲力毀吾名。令吾受社會擲。揄償其前怨。故彼報告伯爵。主旨在乎此耳。余頷首曰。信哉。吾竟未著想及此。然君於爾時。卽已識彼爲羅蘋。喬裝者乎。福爾摩斯曰。尙未羅蘋。化裝神奇。吾殊折服。其技。然因此二迹。乃復引其他疑竇。蓋見彼每次舉動。輒用左手。右手則下垂。弗動。違異。恒人因憶及杜納耳。示吾新聞。言白勞墩。病院之中。有人以臂創求療。邈忽。遁逸。無踪。今觀其人。手垂。僵木。大類。創未盡。瘡舒展。或不靈。便乃疑彼。卽逃亡。失踪之德人。顧德人宗旨。僅在得潛艇之圖。圖既得矣。胡爲又故戲。吾自蹈羅網。於是尋踪。追跡。豁然。朗徹。立疑及羅蘋身矣。余懽呼曰。君疑羅蘋。豈卽以彼信之中。亦嘗有受創。詞乎。余友曰。誠如君言。然舍是以外。尙有數節。在在皆足爲證。顧吾雖了了。尙佯爲無覺。弗露聲色。不卽摘發。其奸。此實以圖紙未得。而瑟佛。倫身又在何所。都不之知。故不敢輕舉。妄動。致生他變。及至電話傳語。吾一聞立覺。意必受羅蘋指使。用以悚余。與留刺之事。同一用意。不知因此導線。竟爲吾迹。得瑟佛。倫所在。不可謂非僥倖事矣。蓋電線斷時。吾立更搖其鈴。詢諸接電之司事。電來何處。乃知發電之所。實在菲荔街某號。已復傳電警署。令遣人圍搜其屋。

## 第

## 十

## 集

母使遜遜。及吾乘車赴時。初但冀得羅蘋羽黨。或可以用爲線索。孰意黨徒兇武。力敗警士。已乘間走脫。但存一人。留室拘禁於暗陬之中。迨趨前詢視。則卽此密司脫利。豈瑟佛倫也。余聞至此。省然如沈夢乍寤。乃咤嘆曰。異哉。如此奇事。出人意表。君乃能暗中摸索。終獲真相。洵足爲羅蘋勁敵。今羅蘋如何不慮。彼乘間逸乎。吾知羅蘋果遜艇圖。不易完璧。此事尙不能謂卒告成功。君云然否。福爾摩斯微笑。睨瑟佛倫。徐曰。君毋過慮。吾當離寓之際。囑杜納耳監守其人。勿使出旅館。跬步而羅蘋不知吾計。或思更事。侮弄一時。亦未必異怯而遁。及吾歸途。已以人告蘇格蘭塲警士。令往禽亞森羅蘋。句語至此。忽聞電話之機。鈴聲又震。震大鳴。余亟前聽之。果至自蘇格蘭塲。其言曰。先生卽福爾摩斯乎。今羅蘋已得。幸先生速賁。勿遲勿遲。聲止。立斷。余不禁曲踴呼曰。吾友羅蘋果成禽矣。吾儕趣行。彼獠奸詐。如是吾亦當往一瞻仰也。余友不置答。加冠取杖。立偕瑟佛倫同出。既得車。遂令趣蘇格蘭塲。斯須乃至。余等甫入。歛見杜納耳。槃跚出迎。面色灰堊。雙瞳亦睖睖。可怖似猝違失意之事。余友亟就之詢曰。杜納耳。奚爲如是。得母有意外變乎。杜納耳囁嚅欲言。吃吃竟不能吐。余友色異。不俟其報。立相引奔辦公之室。室中衆警儻聚。方圍視一受拘之人。其人頎然魁梧。豐髯而亂髮。余觀其裝束。卽知喬裝之瑟佛倫。羅蘋所化身者耳。方余等入室。衆人咸反顧致問。語聲囂動。闐闐震耳。而被禽之人。亦方口講指畫。喧扈莫辨何語。余覩狀。竊自訝奇。念羅蘋老練。每遇危難。輒能鎮定自如。今雖遭繫。胡爲竟失其自制之力。正自思維。忽余友劈衆而進。力趣此圍中之人。揭其髮皮。并其頰下之假鬚。擲諸地上。於是真相呈露。衆大譁譟。余亦愕然。不覺失聲而踞。蓋此被禽之人。初非羅蘋。實卽彼面目醜黑之荷蘭少年。居於瑟佛倫隔壁者也。少須喧嘩既歇。



衆轉寂然。日光睽睽。爭射余友之面。若待其解決。余友亦顏色喪頹。悒悒現失望之象。獨彼被拘之少年。猶復引吭力呼。聲聲自懟。其枉余友尋莊容向杜納耳曰。吾友。汝何懵懵。竟乃自棄職守。吾不令汝陰伺其人。勿使之離寓。行耶。杜納耳輔頰如灸。期期曰。吾自信未嘗債事。竟不知有此變端。蓋吾受命登樓。卽坐守梯巔。初未見室門之啟。但見隔室二十三號一客蹣跚下樓。未加留阻。今茲思之。羅蘋狡脫必行。其蟬蛻之計。惜君不曾質言。吾亦未注意及此。乃爲彼乘間遞耳。余友曰。吾未告君。實以虞事機一洩不免。著迹羅蘋。或聞風遠颺。梗吾所謀。不然。吾欲禽彼爲術。甚易。誠不必多費周折。蓋爾時。吾雖覷其祕。猶未悉造艇之人流落何處。不敢遽宣。且以爲羅蘋無知。未覺吾洞彼陰謀。不致兔脫。不圖自信過深。適予以機倪。吾今誠不能自辭咎也。語次稍止。指少年言曰。衆試詰彼。是否爲羅蘋同黨。且宜搜檢其身。或能有證據得也。衆聞命。一轟而前。少年則竭力置辯。顧爲衆聲所亂。嚶嚶不可晰辨。余友復謂杜納耳曰。君當禽彼之際。在理當立辨其質。胡復以電話告吾。非調笑吾耶。杜納耳急曰。非也。方同伴抵寓之時。告吾以故。始悟彼人卽亞森羅蘋。因亦以迷藥醉之。免彼抗拒。迨夫械昇至此。飲以解藥。彼人始徐徐而蘇。至是真相顯露。始覺其僞。然已在發電招君後矣。語次。一人將一紙授余友。言曰。先生視之。此紙適得自彼人之身。能爲其同黨證否。余友無語。但展紙閱之。忽現驚愕之色。余就而視之。則爲羅蘋所署。其詞曰。

密司脫福爾摩斯鑒。此次相戲事出偶然。毋謂吾意存報復。遂爾介介。惟勞君鹿鹿於心。滋歎茲以事他適。不克久待。知愛如君。當不以不別爲罪。此君無辜。吾以二十磅購之。令暫裝吾貌。幸勿難彼。蓋知彼人以博負喪資。方患財盡。而又冥頑不靈。遂得乘間利用。恪如所命。殊未嘗預吾謀也。相見有日前。

途珍重。瀕行匆匆。不盡欲言。亞森羅蘋謹啓。

福爾摩斯讀畢。摺紙向衆警言曰。此人無罪。吾夙料其然。今趣釋之。羅蘋遜逸。咎不在彼。吾更當設法。迹得之也。語已。復舉所歷告杜納耳。縷晰無遺。已卽引余及瑟佛倫同行。策車以歸寓屋。車中無言。但聞輪蹄聒耳。嚶嚶不相交語。余不可耐。心潮昇降。直較輪旋爲疾。因思羅蘋狡脫。艇圖仍無著落。事尙未藏。綜論結局。此次智角互有出入。勝著殊不能歸之。余友蓋此事主。因原在得被盜之艇圖。圖終未獲。或且陷德人之手。則亦何裨於事。然則余友此舉。匪特無補不能。戰勝羅蘋。正恐坐失敗地耳。思次仰視余友。神思殊寧靖。無擾。卜其外觀。又不類敗北而歸。益以頃間成功之言。似余友別有會意。初非余臆度能得。因之方寸志。恐歷亂無自寧矣。車至寓所。余三人遂下昇階。欸關。湯姆立應聲而出。旋取一紙授余友。言曰。此紙當半小時前。一小僮賚送至。此余友微笑。拆紙視之。則一潛艇之圖。余大愕。私忖。圖果胡來。胡有人躬自齎送。時余友舉紙予瑟佛倫。笑曰。吾固謂羅蘋非盲必不致指訣爲玉。今非信乎。瑟佛倫領首曰。雖然。彼當索圖之頃。一時竟未遑細辨。未始非羅蘋冒失處也。言已。取圖紙撕之。片片作蝴蝶之飛。余益迷惘。不禁錯愕。呼曰。異哉。圖旣重要。胡爲碎之。其值非一萬磅耶。瑟佛倫曰。否。圖實副稿。凡機括重要之點。悉多遺漏。以之求售。不值一錢。而吾以權宜之故。誑語羅蘋。作爲真圖。今彼亦辨其僞矣。余仍不解。復曰。然則此圖旣屬副本。真圖安在。豈仍在羅蘋手乎。瑟佛倫未及答。福爾摩斯亟曰。圖在樓上鐵箱之中。寄存已逾三日。而今日清晨。汝不嘗目睹之耶。余聞此言。豁然頓悟。則拊掌歡呼曰。是矣。今晨啓箱之際。曾見有藍紙之密封封中。卽藏此潛艇圖耶。余友曰。良然。第汝素聰穎。何不能預想及此。且頃當離寓分袂。

之時。吾亦曾示汝端兆言艇圖已告成功不啻已明示汝矣。余赧然曰。吾誠愚。不能敵君之智。然君於彼時。憑何理解。乃能悟艇圖即委存件乎。余友曰。解此易也。詎不憶寄件之人。雖不以姓氏見。顧亦有 J.S. 二字合以此。君利。盎。瑟。佛。倫。 Leo, Sevillian, 姓名恰稱。脗合。況乎寄件之人。本約今日取件。而艇圖交易。其期亦在今午。爲勢愈覺近。似由是揣測愈真。及索取記名冊視之。意想遂定。蓋觀冊中簽名之字。證諸寄件者筆迹。實出自一人手也。余於此時。心會神悟。翳障都徹。全局靡不了了。余友尋出視其表。顧瑟佛倫曰。時至矣。君今宜挾圖而往。踐勞。奈特伯爵之約。勿復濡滯。圖在樓中。吾當取以奉璧。且須陪君行也。



韻新子鳳

側聚神光艷欲流自經憂患易言愁耐人看是

桃花靨紅到心頭是枕頭 (王熙鳳)

五年不見含芳面立玉依瓊異昔時苦憶秋風

開畫閣故人蕭觀尙天涯 (含芳)

齊梁詞賦李溫詩秀色穠香絕一時微恨矜持

成刻畫春風駘蕩舞楊枝 (青鳳)

战争小说

战线中

下卷

(天四七)



選擇精當

評註詳允

音釋明白

體例完備

# 歷代文評註讀本

全出

超前絕後之選本

高小學校 師範學校  
中學校 文學專科

均宜用此讀本

敝局鑒於近日詩

秦漢三國文評註讀本

全二冊 價洋四角

文選本多不適用以

南北朝文評註書本

全二冊 價洋五角

數十同人之經驗各省

學校之贊成編輯歷代文

唐文評註讀本

全二冊 價洋四角

讀本五集歷代詩讀本四集

宋元明文評註讀本

全二冊 價洋五角

評選之矜慎註釋之詳明校勘

清文評註讀本

全四冊 價洋八角

之精審自信一時無兩茲將歷代

文讀本之內容標明於下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軍事小說 戰線中 下卷

德國陸軍大尉哈克爾原著

立人 天笑 同譯

第三十一章

距余兵站之西部。斥候兵通過邊界者。恒有橫遭擊襲之事。余知此等遊騎。其一部分爲附近地方之匪徒。餘一部則爲法國司罷衣之騎兵。與亞勿利加之白馬隊。彼等約以資耐村爲根據地。而至九月二十三日。余守備隊中二將校。爲敵所擊。軍中聞信。意殊憤懣。失事地點。名愛爾市。距是間鐵道線約爲十啓羅米。突彼等過市之頃。而敵兵彈丸。卽自民家之窗孔間射出。軍中人既痛恨奮呼。若狂。余遂率中隊馳抵愛爾市。與附近之現役聯隊。搜查伏莽。約越五時間之後。搜得潛敵多至四十八人。燒民屋共七所。並收沒其武器。余復下嚴命。如有擊斃一馬匹者。須償五千馬克之罰金。余既呈報告於司令部。而司令部翌日。復有嚴搜餘孽之舉。更在騎兵師團中。遣砲兵一大隊。機關銃二中隊。獵兵一中隊。又有步兵聯隊第三隊。暨余統之第六中隊。如荼如火。向資耐村進發。是等步兵。以余大隊中開愛恩中佐。爲司令指揮官。中佐爲人頗富於軍學。材具優長。令嚴賞罰。三軍中趨中佐之命。有如挾纊。余從中佐之後。搜查資耐村之附近。亦殊心喜。午前六時。余以中隊之人數。報告於中尉。余且語中佐曰。余自沃意資。率兵來是處。或以軍命調遣。或以疾病侵尋。隊中人數。雖視前日名額。不無欠缺者。惟有開泊來。與他處沒收之自轉車。達五十乘以上。乘機利用。亦頗能盡相當之任務也。至午前十一時。第一報告達余隊。法軍以一中隊之兵數。活動於資耐市之東南。又司普衣之騎兵。進行於官道上。未幾。又有騎兵斥候隊。續報云。法國常

備兵已據資耐村之附近地。余等聞報遂開始前進。至午後一時遂與砲火接近矣。蓋占領地之法。兵以我軍行近。即開始攻擊。機關與步槍聲。纍纍然若聯珠。差幸道路兩側有舊時壕塹。余等既一躍入壕內。潛行近敵。而彼軍飛彈無不向余之頂上。蚩然而過。余與少尉笑語曰。法國諸君等發彈。詎能及地下人耶。愚哉。諸君曷不偃槍而俯擊！且語且前進。槍聲亦愈厲。然知中隊前敵曾蒙砲火之巨損。少尉某君已殞陣中。代率彼軍者則甫沃恩少尉也。聞知此際。又困於敵。援軍馳救。固又不容辭矣。惟余下令使街道左右各分半小隊作散處。惟吾軍中人張脉奮興。大有滅此朝食之概。而余事後回思。身親火線。實破題兒第一遭也。

## 第三十二章

余既下散開之命。令此時沿途尙有餘屋二三所。尤有墻垣與茂樹。頗不適於敵軍之展望。而余等前進中。亦不見敵軍之蹤影。但聞槍彈之聲。蚩然從頭上過耳。然仍冒險前進。俄見酒肆階除上似有人影閃動者。顧辨狀未悉。猛烈之鎗聲。即起於是處。硝烟一團如蒙薄霧。而左方農田內又有敵彈射出者。我軍大憤。但有以鐵火爲答禮。此時人自爲戰。但聞槍聲如爆竹數分時後。見有赤幘之法軍約五十餘名。自農園內出。踉蹌向街市。而鎗聲遂漸沉默矣。但聞哈克爾大尉在余後狂呼前進。余亦大聲附和。並率殘兵隨大尉之後。兵士聞命無不爭先恐後。肩背相撞。步履雜沓。聞鎗聲復作於前方。蓋敗逃之法軍復據鐵道綫左近之屋宇爲陣地。以機關鎗遙擊吾等。余察彈程猶未能及。因不還擊。但呼第六中隊前進。前進不絕。而彈聲蚩蚩然不絕於耳。鼓余等此際已置死生於度外。但知努力殺敵耳。此時全軍方急行戰。

壕中。余當怒呼前進。時而前軍之步伐驟止。後至之兵遂擁擠於一隅。余急躍出戰壕。至前隊間。狀後備兵。語余曰：詳情不可知。惟余隊中指揮官已失蹤。事機危急。不能不讓後備兵前進耳。方余立語時。彈丸如雨。悉掠余頭面而過。知彼軍方有狙擊者。余遂飛步入森林。忽見距余二十步處。甫沃恩少尉已橫屍於地上。頗深愴惻。前軍既失指揮官。不覺沮喪衝鋒陷陣之職。不得不獨讓吾後備兵矣。

### 第二十三章

第六中隊既易後備兵爲前敵。余更身先士卒在戰壕中。呼先驅不絕。師行迅速。有若奔潮。殆近路旁一家屋。頗堪屏蔽。遙望前方已無敵影。余既躍出戰壕中。擬藉爲根據地。兵士亦各入室作休息。復遣餘兵搜查近處之家屋。兵士還報近處之家屋中有一負傷法兵。呻吟床席間。余急往視。則法軍已棄戰服。但視其袴鈕。可知其屬於後備兵也。余詢軍情。頗詳悉。知資耐村附近有法軍後備兵約千名。據舊時壕塹爲障蔽。又有司罷衣騎兵一中隊在街市後方。而機關鎗營則附屬於前敵之步隊中。余既還營舍。復聞機關鎗震響於前方。遂命六中隊向右進。余隊方集。海資克大尉語余曰：吾軍宜避密集隊。蓋敵砲殊猛耳。余僅留第三小隊作後勁。餘悉開赴前敵之防禦綫。是時愛甫軍曹長率小隊與余值。教練官開普爾中尉亦率部下之狙擊兵分隊上道。余見軍隊分合之狀。安詳而迅速。無異於在練兵場演習時也。未幾各小隊各馳向前敵。爲各個獨立之活動。敵彈如霰。繁聲亂耳。吾軍距敵之正面僅三百米矣。敵軍砲火自垣墉間射出。方余急進中。忽有軍命至。令砲兵居前列。砲兵之後至者。殊奮發。卽沿鐵道作猛射。烟雲濛蔽。大聲震野。余胸膈爲之頓舒。知蟠踞彼中者。自當駭遁矣。蓋砲兵開路實爲行軍之上策。余方欣



慰俄有一後備兵偕一農民至余許。因此農家曾有法兵五十名寄寓，並呈背囊爲証。余詢知農民知爲敵軍，後備兵檢囊中兵符，有千九百零六年度第一召集後備兵之字樣。余問知詳細，揮退農民。因當此際，吾砲兵方猛射榴彈，爆頗不利於吾軍之前進。不能不少作觀望。遙見敵軍據守之家屋，火焰飛騰，牛欄草積亦兆焚如。而吾等左近敵彈亦續至。余以余等兜尖足爲敵軍之標的，遂暫棲於石屏之後方，潛待時會。喇叭手亦兀然待動員。令忽見中隊某兵冒鋒鏑起鐵道線，至自前敵，揮手大呼曰：砲火方盛，宜守不宜進。又呼喇叭手曰：速伏！砲且至。喇叭手聞警，即伏身於戰壕中。未幾，吾軍因據守一突角，作射擊少頃，猛烈之砲雷彈雨俄焉消歇。耳根清淨，斗異常時。仰視西方，則金色之殘光浮現於天際。蓋秋晴暮景，頗增吟興。不少惜介胃之士，久疏文墨耳。東方地平線上，則銜山新月如掛銀鈎。蓋鄉景之寥落甚矣。遙見遠處有一二村落，包圍於森林內，紅光黯淡，餘焰猶未盡息也。而砲聲尙偶作一二發，忽聞大聲震後，有一砲彈破片直赴於余之足下。有一自轉車之下，士適立，余側急圖拾取，然熾熱如焚，復急棄擲。殆後，余收是物於圖囊內，以爲紀念。更取雙眼望遠鏡，眺前方，則越鐵道來之某兵尙羈，是處呼彼，問訊則知喇叭手已被彈死矣。已而砲聲復大震，蓋吾砲隊猶努力殺敵，不稍懈弛。而余隊中忽又有軍命至。蓋火災既起於敵占領之市外，我軍須集街市待後命。然思後退之事，視進擊尤難。幸指揮官之措置頗無僨事。彼此相顧欣然稱慶。已而敵砲火忽沉寂，蓋法軍已潛行撤退矣。戰事之第一段落遂告終了。余既受收容，負傷與戰死者之責，出巡街市，見有負傷兵五人爲人扶掖而來，猶幸傷勢不甚重。而余隊中之滑稽家某目兵亦受彈於脛部，血痕狼藉，艱於行走。彼雖受痛，但猶大聲怒呼曰：諸君，諸君，僕猶能視息。

當痛擊惡奴作最後之勝利願諸君共奮勉余乃趨近撫彼肩並贈以烟草彼且吸且握余腕語余曰大尉君與吾等必努力愛國僕猶能視息當痛擊彼奴博最後之勝利余壯其語笑而首肯且曰吾等後備兵之勇敢馳驅於鐵血之業豈僅不弱於現役兵耶迨後余率余中隊就歸途僅餘志願兵凡八人司後方之警戒時已深夜幸民家之餘燼未熄途間照耀不殊列炬又有一三落伍者追及余隊蓋司罷衣騎兵有自後追襲者迨加搜索已無蹤影矣此時夜深如墨但有疏星殘月自壯麗之天幕間下窺吾等遣行至夜半遂合於大隊

後備兵因是役頗馳勇譽余既抵大隊因集麻羅科兵士並握小隊長之手笑語曰諸君勇邁受砲火之洗禮甚爲諸君祝賀也

### 第二十四章

我軍既占資耐村法軍棄走然有殘卒數百人棄軍服作鄉民裝飾隱居穴倉等處者隊中聞報復嚴搜索因獲殘棄之彈藥不少又有特姆特毒彈數巨箱均有製造廳之印記爾後余又入法國某大尉之住宅家人無一存者而彈藥之堆積頗不少有製造地之包封附記於表面復見案上有一手書之遺囑蓋作於動員令下之日自大尉身死後當以遺財十一萬佛郎及愛犬意賽白悉遺於彼婦愛娜兒然聞鄰婦言愛娜兒在吾軍入境之前數日逃去窮鄉矣亦未與彼夫訣別且聞鄰婦言愛娜兒生平並不愛動物余入彼家時聞饑犬嗚嗚之聲出自虛室中也我軍既據資耐村復進利由市是爲余後備隊力征經營之地得殊非易故新感觸殊不尠至十月四日余以一支隊出發而敵軍尤存收復故土之意增援軍

輸送於利由市之附近圖襲我軍之右翼余亦立奉防禦之命令因偕獵兵中隊暨自轉車兵同時前進而騎兵師團亦膺搜索北方街市之勤務至一時頃遂蒙敵軍之射擊矣法兵素長於巷戰伏兵嘗隱於屋頂暨汽樓等處或樹木森列處分軍散處殲除不易又有伏人家窗內爲旁面之潛擊者已而先鋒兵士續得死亡之報我軍不得已不能不乞威於鐵將軍矣鐵將軍者我軍中巨砲之徽號一時砲聲大震榴彈紛飛余思三面環擊敵軍雖狡豈能久持乎已而法軍果且戰且續退我輩乘機卽逐步進逼然而伏莽未淨危機遍地炸彈時爆發於人家之階石上陷人之坑觸處盡是先鋒隊雖勇敢亦不能不作顧慮仍恃巨砲隊爲先導惟一村精華遽付灰燼矣敵軍至此仍頑強不屈遷營於滑農時以機關砲饗吾等憑高下擊勢急且猛顧有一事足增余等之困難者彼等輒假寺院近處之民屋爲根據而我砲兵中隊長則不欲發砲向寺院城狐社鼠敵軍之計亦巧妙矣方我軍進逼時機關砲聲忽復沉寂但見赤幘之兵士如潮速退砲隊長顧衆揮劍曰毋令敵逸速痛擊於是鎗聲復大震敵軍後殿者亦饗吾等以砲火人聲號呶鎗聲錯落但見敵軍我軍有進擊者有後退者有逃者有伏者有揮長劍者有出短刃互刺者有跳躍復倒地者有既倒更起者血光火線混成一片嗟乎此大戰爭之慘狀誠人間殘殺之活劇名畫劇院豈能淋漓盡致如此而觀覽之人曾不必納一星之代價所云代價僅區區之生命耳

## 第二十五章

奮鬪少間敵果敗績矣吾等遂入洛恩西夕陽既沒暮靄漸上周視道左壯麗之建築物摧殘滿目狹巷之屋宇亦所存無幾矣殘月熒熒殘照斷垣之上血液之中伏屍遍地是村入口處有自轉車兵暨步兵



挺鎗不語。默然監守者，則悉法兵之俘虜也。然法兵悉變裝，若鄉民，惟帽簷之下，時見赤幘耳。彼等俘虜俯首視地，意殊慘瘁。蓋左近前後橫屍地上者，悉爲彼等之親屬與朋友。國亡家破，慘痛如何耶？又有衣青色上衣之法傷兵，衆人扶挾而行者。迨後夜深如墨，現狀俱杳。余徘徊間，但聞煨燼未息，餘臭觸鼻，烟橫天際，益呈陰黯之色。四境荒涼，出人意外。偶聞大隊之靴聲囊囊於村道間，少破岑寂而已。余至此際，頗動蒼茫之感。思人生世上，龍爭虎鬪，果挾何種之目的，而余等生存者，亦不暇爲死者可悲。蓋余等亦徬徨於生死之巷，不能自卜生存也。

洛恩西之住民，既悉預遷於利由室，均堅閉。余命部下以強力破一家而入，與二三戰友傾酒坐息，以待明日之命令。坐話未久，已逾夜半，吸烟垂盡。將作休息，忽聞有叩扉者。余曰：誰人至此？非齋軍中急令耶？已而衛兵入，果有司令部之軍令至。余許命率支隊，以午前七時許，集合於寺院附近，進發利由村。余思行軍情狀瞬息萬變，而所爭者僅在先着耳。蓋我軍深夜忽得騎兵與自轉車兵之報告，法軍已遣大隊自鐵道線之北進窺，利由市爲數達四五萬人之巨。後備兵外有新募兵，不尠英軍亦附屬其間。余受司令部之密令，非以鑿滅敵軍爲職志，但展開敵軍之陣勢爲主旨，隨機應變方法亦非一定也。至翌晨騎兵師團砲兵獵兵機關銃兵自轉車兵，悉向原陣地退却。余隨麻洛科大隊，暨現役聯隊砲兵中隊等，進窺敵陣。先是麻洛科先鋒隊，因據斥候兵報告，弗埃司附近已無敵人之蹤迹。然既驅兵利由市，則機關鎗忽猛如雨集我軍，蒙損頗不尠也。至此仍恃砲兵作先驅，至正午砲擊愈猛。蓋在夜間敵已自水道潛移巨砲上陸地，且頗得地勢。我軍至此幾遭覆沒，惟我軍既以誘敵爲目的，故便宜行事，殊不根據於

大戰之方，略然。余後此，又奉努力急進之新命，益不能不親冒矢石矣。

### 第二十六章

時方下午，大戰方少息，忽敵軍榴彈尙突於空氣中，白楊、古榆適當彈綫者，各挫折紛飛，作漫天之舞。忽有一巨彈抵余大隊之北側墜地，時塵埃眯目，對面幾不見人面，所幸是彈不卽炸裂而砂土遂陷一深穴。余急大呼曰：「中隊速散，開勿令敵作砲標。」此時兩軍砲火各往來於吾等之頭上，然敵軍之砲火似已少減其威力者，實則殺人利器未必果遜於從前。余臨陣稍久，漸習於鐵血之生活，耳憶余始至陣地時，聞砲戰慄轟動，心脾回思之，亦殊自笑怯弱也。惟見余隊中瞬息作古者，殊不鮮，則死神實刻刻臨頭上，所不委骨蔓草者，實偶然倖免耳。然則白楊、衰草卽余偃息之所耶？因左右顧盼，惻然不已。

斥候隊密報，利由村東南塔頂，蠱雲霄下有敵砲隊，約數中隊。該騎兵隊曾受機銃所困，幸損失猶不鉅。此時大隊長詔余宜分中隊爲諸小隊，隱街市或民家。余立傳是命於部下。余右翼小隊急越街市而授某中尉，謂宜匍匐而行，以避流彈。部下之兵卒遂亦伏行。至二啓羅米突之距而進行，左方之小隊尤屬困難。蓋敵彈自彼等頭上過者，迄不少休。隊長遂下命，各個屈伏乘機趨進，庶不爲敵所覺耳。砲聲未絕，忽有巨聲戛戛然作於余等之頂上。從卒呼曰：「大尉注意，敵飛機至矣。」余仰視微笑曰：「飛機過高，詎能窺測軍情耶？」余復笑語曰：「我軍勢分而出，沒速彼軍料量我軍之數，或超過吾原有額之十倍，故亟欲得我軍之實數，可知行軍用兵固不宜專集於片隅也。」余每出入於散兵綫，亦恒匍匐而彈聲銃聲磨擦空氣，如聆奇異之音，樂偶有數彈竟擦余兜蓋而墮地，蓋前方砲兵方爲壓迫我軍之計，我兵以不能回擊。

敵兵爲恨事若欲起而迎擊者余甚猶豫遂下前進散兵綫之命

### 第二十七章

余既下前進散兵綫之命大隊長亦不期與余同意進兵最前綫兵士聞命殊奮勇約行三十米遙矚前敵尙無所覩復行五十米更行八十米兵仍奮勇余遂呼曰更前進更前進將及百米約可展望余遂呼曰舉鎗速預備斜左固定照尺向村入口！一！二！三！放！號令一下衆鎗齊發彈丸如雨出其不意來集於敵軍之側面但見青服之兵士相繼續倒我兵噙齒但以盡殲敵兵爲職志急送彈丸於彼軍之陣地未幾吾兵頭上亦彈飛如雨蓋我軍所據處忽已爲敵測知矣惟踞高下擊彈多勿中然在塵埃眯目大聲震耳之頃人人心臟無不震顫幾亦不知其生死忽喇叭手立余側大呼曰前方出現者得勿我軍耶余遙覩彼手所指處則有敵軍一隊方振隊而至圖迫我軍之右側余處此境危困極矣嗚呼嗚呼狡獪之敵軍既以砲兵厄其前更以機關鎗迫其右惟在左側差足資隱蔽乃更以步兵相緊逼余思吾等之末日已至三方交困且不至全軍覆沒不止而我軍砲兵又急向吾身後作後退之勢鎗砲之聲亦不足蓋携來之彈丸已無復留存矣余方驚亂之頃忽得吾旅長徐徐退却之命令此命令自吾散兵綫之右側傳出不及頃刻已達於全軍之耳底而榴彈猶時自田圃間出飛舞於吾軍之頭上余每見二三兵爲一組蹲地而行有如蛙跳余急大呼曰速臥地！面向敵！倒退！惟在此際我軍退却之舉動已爲敵覺巨彈復紛落於吾等之側吾等是時困難極矣進與退皆不可但以頭搶地偃臥待時耳余思宜以何術出彼等於險余之遠鏡已彼汚於塵汗昏不辨物出巾徐拭詎有一砲彈之碎片迫余墮地塵



埃入目。淚溢如泣。余之二手。左鎗而右鏡。却行如爬。虫不圖一兵行急來撞。余之身體而砲聲逾烈。乃埋首於地下。余笑曰。地如有陷。吾當立入。語時以鼻近土。歎曰。人死故宜與土相親耳。聞者皆笑。時有步卒語余曰。大尉今有一問題煩君解釋。余曰。速言其事。步卒笑曰。凡身臨戰地。敵砲火阻於前。機關鎗困於左（以倒退故稱右爲左）。大隊之步卒逼於右。宜若何善全之策。余思少頃。笑語曰。但有一策。免冠祈禱耳。蓋潔身死戰可以俛仰無愧也。

## 第二十八章

耳聞目觸。無非硝烟毒霧腥風血雨之慘劇。一日之經過。如歷百年之地獄。亦不知何故。竟全軀命獲退於焦熱地獄之外。喘息乍定。距彈程已遠矣。余乃歎息曰。雖獲生命。無補戰功。詎足爲榮乎。實則事當危急。國家可貴之兵士。亦不宜浪擲生命於疆場。惟有善留此身爲報國之具。余聞我中尉受傷之消息。殊形悶損。正苦於無從探詢。不圖心所懸懸之人。已乘馬而至。且纏其額。知爲流彈之碎片擦傷。幸無大害。余遂與軍士後先退却。然尙無所至之目的地。若見與吾等之大隊合。且宜收合餘燼。余軍中之失伍者。負傷者。陣歿者。不知凡幾。心中愴惻殊難自己。而時已近夜矣。斥候兵追及吾齋。余軍命余今夕作露營於要塞之附近。余遂引軍近要塞。途遇自轉車某兵。欣然語余曰。是役既終。余自轉車隊無一傷殘者。殊堪欣慰也。余曰。謝上帝厚。余同袍語時已淚浮於睫。余抵露營地。有先我至者。見余至。握手相見。欣然不已。蓋入生出死。自不覺親愛之加增耳。是夕。冷微風吹面。細雨如霧。沾衣卽沒。余等遂燎火以取暖。圍坐無言。蓋念砲火之生活。心胸感慨。殆有不可勝言也。營長未幾。以香檳名酒饗余等。兵卒亦得赤葡

葡萄酒並以罐食佐酒。余與同列各傾一盃而飲。惟酒入喉際，忽覺土臭，因笑語同列伏地。當時之狀況聞者均笑。舉樽相屬，又不禁互慶生存也。曹長點兵員名額，缺失者不過四五人，損失之少，各俱慶幸。余等雖悲缺席者，然頗作生存之希冀。而大隊自經兩日之奮鬪，戰死者三十人，負傷者十六人，負重傷者七人。雖悲梗亦復慶慰。夕餐以後，各爲偃息。計惟幕天席地，又居要塞。余雖疲繭，頗不能寧睡。驚余夢者可數次。張目環矚，則密雲幕天，夜深如墨，殊一無所見。但有步哨行立，聲破沈寂之寒夜。余思余幸身處積藁中，猶覺奇寒侵骨，彼宵深露處者，勞苦不更交至耶。

### 第二十九章

夢回天地角聲破曉。吾等復上征途矣。是日抵一處築壕露宿，一如昨夕。惟至明日就宿於村舍，且將與大隊合。此時集合者僅二、三中隊耳。息兵休戰，態殊整暇。蓋承苦戰之後，宜養精銳，作休息。軍中無事，但爲整備武裝之計。磨鎗拭劍，皆爲日課。或有治靴與背囊者。予在奮鬪時曾失一紀念冊，中有詩歌與名人之隽句，暨趣聞佚事之筆記。蓋余終日頗恃以爲慰藉品。故精神上殊不免於惆悵耳。此時忽承余中佐之寵召，張筵相款。同座者有中隊長與某副官等。余生平頗敬愛中佐，而中佐是日尤藹然心喜，笑語曰：君等今日實蒙無上之褒榮。語時卽出鐵十字勳章奉余等。余等出不意，喜極難名。遂歡呼德意志大德意志大皇帝萬歲。傾盃豪飲。余憶歸營時似極酩酊也。嗟夫，軍人旣以戰死爲天職，宜不有身家之念。所可寶貴者，僅此榮名耳。余受褒狀，益思奮發。迨次日復有砲擊，利由市之舉。余旣躬親戰事後，怯念潛消。士卒亦愈奮。當時困狀亦不留腦印矣。余等是夕就村後爲宿舍，起居飲食無不安適。次日午後檢

查銃器。又給行糧與藥彈。午後五時。受旅團命令。赴滑賴恩之自動車。疾馳返舍。此車之速度異常。車行道。上村民。鷄犬無不急避。余嘗擬是車為飛隼。余見是車中載物。滋夥。尤有一巨袋。粗逾牛腰。余叩袋。



躍動。不知家中。人有無音問。致余者。因得一囊。呼余部衆。代司分配之職。呼名分授。環列者。傾注之。頗切。有不能得者。則躑足。漫罵。情狀亦殊為可憫也。

詢曰。是中。屬何物。大隊副官。笑應曰。人人。渴望之。奇寶。歡愁。笑淚。一言。難盡。余仰天。大呼曰。得非。野戰。郵便。耶。於是。衆人。皆大呼。環車。而立。尤有。數人。凝坐。不動。歎息。曰。吾以。為雁。香魚。沉。永不。聞。故鄉。消息。乃有。今日。耶。副官。歎息。曰。此物。來。處。誠。不易。馬。煩。車。殆。披。星。戴。月。驅。行。田。野。中。幾。何。日。耶。語。時。從。卒。已。啓。囊。余。見。巨。袋。中。有。無。數。之。小。囊。封。蓋。以。隊。為。別。秩。至。不。紊。余。胸。中。頗。



第四十章

余分配郵件訖已臨薄暮一軍中人殊靜穆彼等或均馳念家山耳四郊亦寥寂但聞野戰砲聲若輕雷間作於遠處而吾軍下士團有聚衆作歌者題爲『吾一人之戰友』暨『名譽之勝利』林間小鳥等歌聲低細似起於遠處余然殘燭於營舍出余郵件於懷中聞歌停睇殊忽忽不自怡嗟乎人生世上無聊之情緒胡爲觸處紛披也余處軍中久竟憚作家書不知余家人憚作書是否如余此中應作何語又念前日苦戰死生之相去不容呼吸如部下某某等已列名鬼籍雁魚迢遞猶有來自故鄉者正不知泉下人亦能一讀家書否耳嗟夫砂場枯骨猶是深閨夢裏之人塞上精魂更無遼鶴重歸之日惟有自戰死者身上解圖囊與麵包袋暨襖服等寄還遺族留資紀念又如余部下某某等自負傷後久自病院中遺歸故國顧時越數週猶有家書致戰地者則更令人惘然也

又如野戰郵務局辦理收發書信之女子有寄余慰問書者意殊可感也又有沃意羅之伯爵夫人暨愛女亦寄包裹至洛麻痕營中更自洛麻痕達余許解視緘封則有煙草與手工之錢囊爲余贈品餘爲賜余部下物有染色之果品暨摘棉之玩具等余分給是等物於余部下時歡呼受取踴躍爭先憶在森得爾營中聖誕日之情形亦宛如今日也至於軍人讀家書者悲欣不一嘗互話家庭之瑣事有一下士之愛女方七齡曾作書寄父見者稱異而余忠實之馬卒自出征以後彼妻分婉卽誕一子家書中並附母女之寫影衆均笑賀蓋士卒之親愛不殊手足以一人之哀樂爲衆人之哀樂也

第四十一章

十月十三日。利由市附近。砲聲忽止。蓋全市至此。乃悉爲吾軍占領矣。此次攻略。殊爲困難。自十月四日。後支隊兵少。屢遭頓挫。幸有增援之砲軍。克奏膚功。至十四日。我後備兵奉命赴利由市。副官語余。市內秩序未及恢復。停車場附近。火焰蔽天。市民悉逃藏於地穴中。法步兵暨沃來迷之騎兵。因失武器。悉離本隊。彷徨於附近。而大部分則已爲俘虜矣。余率所部入市肆。見捕虜約四千人。處於停車場之側。將以列車發送於滑賴恩。至次日。搜索民家。又續得隱匿之法兵。悉均遣送。余見利由市外。荒涼之狀。觸目皆是。民間家屋。都有付之灰燼者。馬屍人體。縱橫於瓦礫間。軍帽背囊。與損折之武器。悉皆凌藉於地上。而精美之停車場。亦幾成廢墟矣。此間夙有大勸工場。劇院。遊戲場等。今日所見。但有摩天之鐵骨。未及摧陷。一經火鏽。均呈深赭之色。家屋市廛。亦無完整者。猶幸工兵隊長。以保存古蹟爲職志。驅消防隊。時加保護。教堂。古塔。市廳。銀行。得不付之一炬。

余既驅兵入勝地。足音錯落。與歌聲相應。和一時士氣。甚形快愉。余知普意司大佐。昨入市。駐節於交易銀行內。遂入行報到。大佐見余欣然曰。吾諸事待理。亟望君至。遂委余步哨。配置事。城內中隊之露營。事及一切瑣務。余遂與副官乘美麗之摩托車。過那羅街。那幾烏街。利泊羅街。余語副官。此壯麗之街市中。度必行人如織。豈意荒涼寥寂。如入無人之境。副官笑語曰。彼等殆效蟄蟲之自封其戶耳。

#### 第四十二章

利由市人口。達二十五萬。在北法蘭西爲首府。有小巴黎之目。商業繁榮。舉堪想見。余見官道之上。有無數之自動車。此來彼往。蓋爲傳令將校。軍醫。縱隊指揮官等。而余所見之家屋。無不受流彈之賜者。或穿

屋壁若蜂窠。戰爭之猛烈。殆可想像。尤有參天巨樹。裂如雷劈。殘枝悉委於道。左玻璃巨窗。同被空氣之震蕩。亦碎如齏粉。余隊所佔之大炊場。暨將士會食處。幸尙完好。至下士集會所。已全遭破壞矣。會食處之壁上。揭有英國與比軍官之肖像。復懸法軍司令官之像於楣間。自裝飾考察。可知是處數日前。必曾張盛燕與同盟軍歡會也。至於屋中玻璃窗。殆無一完全者。未幾余在故堡相近處。得一貴族之屋邸。迴廊巨柱。悉大理石彫刻。品屋中有壁衣與地毯。華美無倫。大小坐椅。咸蒙美絹。更衣室與浴室。無不完美。惟電燈機與煤氣管。同遭彈燬。無可更用矣。至夜間。聞第二中隊至。余料他中隊亦必來集。惜不能相見耳。自夕食以後。思爲撲克戲。然無伴侶。遂踽踽然自食場至宿舍。至那幾烏街。天陰夜黑。寂寥無似。余乃左携手鎗石執電筒。微歌進入巴里曲。迨入第三街。右折經車站。更左行。則見郵務局在要塞之水橋側。行行未幾。卽蒞止宿舍矣。方余涉橋時。有暗中哨卒厲聲問誰何者。余近彼側。亦大聲報曰。何故不發射已而哨兵知爲余。笑謝曰。大尉勿責暗中摸索。勿能識人面也。

#### 第四十三章

余處精嚴肅靜之宿舍。殊堪自慰。惟至清晝。則當赴下士集會所。往來殊困。遂擬移臥室於相近處。在集會所中。雖有餘屋。惟殊殘破。余遂命從卒。並雇法人勞動者。勤加洗滌。除去塵埃。可數斛而一般。士卒亦樂爲余。供奔走。玻璃窗之破壞者。亦均整易。搜索兵舍內。得小机。食案。面臺。暨玻璃六足之烟草器。與革製之長椅。此外又得英軍戰事畫二長幅。印令。暨鐵製之煖爐等。蓋凡法人徙去者。不欲留遺器物於室內。資敵人應用也。余復具公文。命余從卒。索必要品於兵站部。如水盂。食盤。羹匙。拭案布。檯毯。寢墊等。布



置妥貼。遂約故友來共余夕食。蓋爲堡壘之司令官。昔與余共事於某處者。傾盃小飲。殊形歡洽也。在市之軍隊。所給軍餉。悉臨時軍用券。不能越利由市以外。駐在是間之兵士。每越二日。得請遊假四小時。而軍人外出。無不購心愛之物品。以珍玩爲多數。實則軍人全體。既蒙國家之優給。圍巾。暖襪。安適。已甚。故恒購不急物。如第二小隊某兵士。曾服務於製陶廠之美術部。彼所購取。以世界名人之畫冊爲多。數實則彼等不悟師行之頃。不能於必要品之外。增加荷物。至於革囊以內。例須時加搜檢。豈能究寫真帖與曲譜乎。

## 第四十四章

下士集會所。屋本黯舊。又蒙炮火之損。更形破壞。塵埃紙屑。殘窗敗案。與廢棄之家具。既集於一室。隅余無意中。忽得一五絃之批霞。瑯於塵埃。間檢出視之。尙復完整。試叩之餘。音嫋嫋然。而在砲兵營內。又得一羯鼓。暨二鐵笛。與三小鼓。又有衛兵得槐哀華林於廐次。復加搜訪。更得餘具。而吾軍中。不期集一音樂會。從公之暇。則高朋滿座。競呈絕技。輕裘緩帶。雅歌投壺。亦一軍中之趣事也。惟余任務殊繁重。暇卽娛情於絃管。朋友讌會。每致缺席。不無遺憾耳。未幾新軍隊亦續到。不能不代籌宿舍。兵器藥彈之續至者。亦宜籌妥置之。地則雅人約事久。亦廢置矣。余既百事蝟集。新宿舍中。馬嘶人喧。譁囂無倫。一至深夜。當就壯麗之故邸。作小憩。次日晨起。將校語余。英軍俘虜。新至七百二十名。至正午前。後又有大部俘虜。續至者。此時要塞以內。幾爲英比軍填溢矣。因思後至之衆。當何容納。非急造俘虜室。寧能濟事。是夕微雨。冒夜出巡。衛兵室之燈光。閃余劍鞘上。則見中庭以內。黃衣兵如蝟集。而英兵善動體殊堅硬。迨後又

有俘虜三百名。指揮者爲一某少尉。吸煙徐步。意殊自得。彼以四十五名之兵士。俘敵三百人。頗沾沾自詡也。

#### 第四十五章

砲聲隆隆。若輕雷徹夜。不絕。知距余數啓羅米突處。方有劇戰。翌晨。既畢。余之任務。因跨馬遊壁壘間。余詳考要塞。知地在十七世紀時。爲一美麗之公園。建築者實一著名之美術家。林木鬱茂。遺址猶可尋者。此時日光方出。曉霧中丹楓綠葉。與天光雲影。倒影於陂塘間。頗堪娛悅也。方余徬徨間。俄有一自動車疾馳而至。司車人問余道所出。余祭車中人。自傳令將校外。有司拉哀之大學教授同乘。故人忽見。轉深貽愕。車馳更止。教授與余握手於車側。忽數語。卽復馳去。余見戰鬪員之行。李馳行於木路上。因思一英里前。鎗彈齊鳴。鐵蹄雜沓。誠一修羅地獄也。而遊息是處者。不驚七鬯。勞逸相異。爲何如者。余行經要塞長橋間。則我軍負傷者。數約一隊。血溢綳帶間。殊形惻怛。迨歸要塞。則又有英俘八百。將送至德境。余爲監理俘囚之食品者。各得羹湯一盃。暨麵包一片。惟多人供給。而彼等已棄必要品於戰地。食器亦不具。更令每四人。給予一炊具。後率彼等出要塞。赴停車場。

此時法國飛行機。時臨余等之頭上。而英軍小隊。亦有猝圖襲擊之事。在英軍中。勇敢怯弱。優劣不一。某騎兵。語余聯軍入陣。法兵常在英軍前。英軍且鮮獨立戰鬪者。余思言亦近謔也。

#### 第四十六章

午後六時三十分。聯隊因奉出發令。僅留三個中隊。司戒備。余率衛兵。司巡哨之職。至夜半。出巡。蕭賴華

街。卽寄宿於釀造所之倉穴。因敷藁地上。少作休息。已復偕斥候兵出巡。余經利由市過滑賴恩。阿拉痕等街市。頽垣敗壁。荒涼滿目。復過樸魯資貧民街。則燈光黯澹。自一家窗孔。出傾耳辨聽。似有啜泣聲。出於一小屋內。余知泣者爲婦女。音殊悲哽。延頸內覷。則豆燈之下。坐一美婦。且有一裸中物。殊玉雪可念。余知彼等固貴女。非素居貧窟者。又有數婦人。坐語於人家階石上。余問彼等胡爲宵深猶露處。女子強笑。並以手遙指曰。吾家卽在壁壘上。不見烟霧。空濛餘光。猶燭天際乎。

距利由市入啓羅米突處。卽吾砲兵之陣地。殷殷之聲。殆無少間。而近郊之市民。悉已逃亡。四邊寥寂。寓室皆空。吾等往來。但足音橐橐。徹四隣耳。仰視寒空。則疏星點點。如鬼眼遙見。探照燈之光。時明滅於林際。砲聲每間數分。時輒一二發。

#### 第四十七章

是夕。余宿釀造所。至次晨。主人具珈琲延余飲。入室瞻視。陳列尙可有精椅。油畫。暨蓄音器。石膏像等。惜均爲百十年前之古物耳。因見案上有巴黎出版之畫報。時二夫婦方出。卽展觀畫冊。則第一頁中有德兵一人。投軍刀軍械於地上。拱手作乞降狀。下有『降則宥汝』數小字。余見巴黎人喜以筆墨作惡。豈不禁微哂。更披數頁。則爲德國聯隊攻擊愛恩得爾之畫報。予因戲注其下曰。降則宥汝。已而主人入。因察主人之狀。儉俗無似。髮蓬不櫛。形狀污穢。點首笑曰。大尉殊夙興。遂取珈琲於婦手。傾盃共飲。余以彼人可厭。卽不與深談。飲畢立出。至一時間後。後至之衛兵。著手編制。余措置新軍之事。以步馬車往來市內。可終日。是夕。余營宿處。距蒲拉華。約三百餘米。突屋經彈毀。狼藉不堪矣。有一韓曠之老婦人。厲是中居。



處污穢。且有蚊羣。百十飛舞。於室中之暗處。因念秋深霜冷。詎得有是物者。不禁駭然。至中夜。則又有鼠輩出沒於几案間。擾余竟夕。甚至拔劍叩案。亦不驚避。嗟夫。余身入戰地。嘗作萬夫雄。乃至今夕。竟爲鼠輩所渺。亦堪失笑矣。差幸彼家有存釀。甚充足。開樽遣夜。竟罄彼一甌也。

#### 第四十八章

此時飛行場暨兵工廠之衛兵等。假市立高等女子學校爲宿舍。教員會議室與講堂等處。皆爲臨時之宿舍。學校庖爨。則假爲全軍之炊場。別以車輒送食物於各地。而後備兵拉篤開。則令居民設西餐室於卡爾街。一時哺啜之徒。頗受其賜益也。此時生徒教習。既已星散無餘。因思學校當事者。恒詆德民爲野蠻人。以爲一軍侵入校舍。當被其蹂躪。然至開校日。彼等至此。當有作意外之歎。異者蓋潔清整肅。且遠異昔時也。余入一女教習室中。取得一帳簿。思爲軍中之日記簿。俄有一册下落於書堆間。視之。德語必携也。詳視序例。則在行軍之頃。頗適於分隊長暨斥候兵等。因念女教師在暑假內。或曾教授德語於利由衛戍地之青年將校。因思戰事進行中。兩軍對話亦關重要。顧余詳考小册。如宿舍寢牀肥皂食品等之詰問。或請求彼法國軍人。果何時何日將應用斯語耶。要之設彼等長驅入柏林。當有種種之需索。反之。此區區小册。爲研究法德會話之助。便利於我軍者。殊爲不淺。法兵有知必有自笑。其愚者法軍當。或必怒詔國民曰。汝勿習德法會話。不然當鎗殺不甚可笑耶。

此校舍殊完備。品物畢具。余嚴戒從卒。凡關於物理化學之實驗品。與關於學術上之機械標本等。慎勿手觸。恐一人不慎。有玷於全軍之名譽耳。（譯者按。革命軍起時。北兵南下。南京與浙江等處之學校情。

形奚若乎)

### 第四十九章

利由市爲美人出產處。北方佳麗素馳俊譽。余欲餐秀色久矣。然佳人難遇。令余悵惘。余所冀幸者。大戰告終。流亡復集。及吾等去國時。兩行紅粉。必有目送。余行者。或足挾以自豪耳。且余職居後隊。必殿於大軍之後。則眼福尤爲不淺。尤知利由市內。更有一過去之佳人。輕顰淺笑。足傾家國。更冥想不已。且知利由市內。曾有此美人之塑像。至於寫真畫片。所見尤不止百餘次。豐容盛鬋。霧縠輕裾。美人果美。至於畫工之技。亦有觀止之歎。然聞美人塑像。更有逾畫片萬萬者。余憶數年前。曾遊皇帝博物院。曾見菲洛兒之半身像。凝思懸考。頗增余優美之感想。然至負戟從戎以後。心豪胆麤。閒情逸致。亦幾消歇。無餘矣。惟一思利由市之美術品。自報聞鼓吹後。頗竦世界人之耳目。好奇如余。有不得不急思一見者。一日星期。諸務已了。得三時間之休息。而土耳其教授某中尉。方巡哨來歸。因與提議是事。請彼贊諾。遂與中尉謁司令。請賜介紹書。謁市長。復謁市長。得介紹書。入博物館。館長方他出。遂請見館長之夫人。夫人年約二十餘。性情活潑。問來意。頗詳盡。乃一笑導余等入。而館長諦魯君。自外歸。見余等時。屢顰其額。以昔時德將校某。至此肆擾事。縷縷語余等。余笑曰。此事固已前聞矣。然巴黎新聞紙。得毋鋪張事實乎。所稱將校某君。侵入貴館。拔劍擊各處玻璃箱。致令古幣陳列處之金錢。溢出地上。將校乘機攫入衣囊中。舉動如此。豈不有玷軍人之名譽。實則肇事之人。非高級之將校。乃一縱隊之下士。入館訪問。殆欲知前敵之消息。語言捍格。遂生誤會。拔劍叩案。誤觸玻璃而碎。至於檢金地上。亦非欲據爲己有也。館長聞余言。微笑。

不語然正以此事吾等入覽者乃必俟司令部之允可矣。余見館中玻璃窗受彈損者頗不鮮。迨余等入內室則碎片狼藉於地上者尤復觸處皆是。然至此時外間之砲火已止。乃亦漫不整理。因思法國人自由放任之情質固有不與吾德民同者。中尉潛語余彼等殆欲留砲擊之紀念耳。余點首微笑之。

### 第五十章

余等入館舍殊無可留覽者。以戰事方起。館長諦魯君已急收高價之物品於祕處。如聖蹟圖古戰場等。名人手蹟無不什襲而藏。顧余承彼夫婦之厚意。因余蒞止。乃出珍祕於地窖中。解其錦裏。展共賞鑑。余幸稍具美術上之智識。頗與彼夫婦之意見相符。迨見母子戀愛圖。與名人家族圖等。夫人凝然者久之。遂詢余德法間之道里。蓋夫人之二懷兒曾從軍。爲法國將校。今已被虜入德境矣。迨後復歷暗廊。入室中有黑皮之古椅。至於案間陳列亦無一近代物。而是屋左側有一玻璃製之精龕。高與人齊。卽傾倒一世之蠟。美人安置處也。惟精龕猶在。而美人已杳如蟬蛻。館長夫婦度必知蠟美人之下落。余雖見詢。彼但微笑不言耳。余歎曰。美人美人。吾爲訪汝而來。此顧鳳棲何處。吾能不見此神龕而惆悵乎。余詢夫人曰。美人殆猶留祕室耶。夫人搖首少尉笑曰。或必戰事開幕有人以輕舸載彼去耳。余悵然久之。以爲天下一切遭遇殆有前緣。蠟美人亦一例耳。少尉潛語余曰。此美術品殆已運往英倫。作抵押品矣。果爾則遼鶴歸來。正不知何年月日矣。余感館長與夫人之延接深謝厚意。遂踐碎玻璃出館外。而砲聲隆隆復起於耳際。因思逍遙勝境。展覽美術品較之戰壕生活。苦樂奚如耶。



## 第五十一章

十一月一日。天氣清佳。日光燦爛。布地如金。一軍中人均挾喜色。蓋皇帝陛下將以自動車過利由市。巡行戰線也。各軍隊將乘機會謁皇帝。待於警蹕所過處。余亦率所部發利由。此等盛況。殆不異於紀念日之觀兵式。余思軍中警戒之任務。人人振作。但見兜尖映日。軍容之壯盛。與嚴肅。殆無倫比。而自動車之馳過蹕路上者。先後約十乘。余猶鵠候。傳言皇帝已過矣。然在衆軍之中。亦不知孰爲皇帝。日暮時。復言皇帝不至。後備隊。然終日警戒。殊深勞乏矣。已而奉軍命。拔隊至立痕散司。時當深夜。密雲蔽月。道途嵯突。我軍負重。囊摸索。暗處顛躓者屢矣。至八時。達該地。則頗近戰線矣。就營長指定地。覓宿舍。然在急切中。旅社學校製造所等。一時不得。遂擇一棉棧爲全隊員之寄宿。所以儲棉甚夥。遂下禁止吸烟令。至半夜。巡行宿舍。則果均入夢。但聞和平之鼾聲。與巨砲聲。遙相答和。如聞特別之雅樂。然而屋頂之上。時見砲火光芒閃閃。越二日。更拔隊進北方。砲聲益繁烈。遂分軍前進。諸小隊既獨立。或有入民家營炊事者。而貔貅之士。鬚長如蝟。行軍停止時。亦列坐地上。剝馬鈴薯。以自遣。此時暮色蒼茫。四邊寥寂。寒威亦轉甚。遠眺人家屋頂。上炊烟不起。有露積之粟。儲高逾人家之屋頂。憶在平日。雲雀必噪集於其上。今則鳴鳥不聞。非已避禍遠飛耶。懷思未竟。忽又聞鎗砲聲大震。方知伏兵榴彈。正從菁蕪之園圃飛出。距余等三米。突處卽墮地。陷地成穴。土塊紛飛。擊余等之面部。有痛至墳起者。兵卒駭叫。續至者可五彈而炊事車與馬匹。忽消失於巨彈中矣。從卒走報知余之愛馬。已受輕傷矣。余大呼曰。諸君速戰鬪！殺敵！兵士噉應擊鎗而起。

## 第五十二章

小 說 大 觀

再接再厲十決十盪此一隅之地失而復得者屢矣殆因地形上之關係爲英法聯軍所必爭耳是間佛  
教徒極發達有精美古雅之菴寺自我軍占領後既屢遭攻奪而至昨夜烏哀寺之擲彈兵復圖逆襲蓋  
伏莽未淨我軍之損害尤烈一市以內固嘗在金風鐵雨中也而中隊長方籌行軍之勝着擬俟深夜散  
軍潛薄時已砲止余更徒步前進但見四郊多壘至於鄉間住屋與菴寺被圍於壁壘中頗合於古代之  
戰法附郭農村亦依宗教命名時有四角之巨塔凝立森林中而後方房屋則已受砲賜突兆焚如矣滔  
天烟燄在落日昏黃中殊形慘淡深夜八時砲聲忽寂余坐月下渺然四矚滋以爲景物幽雅如置身於  
古代之小說中也近余坐處柳林繁茂一望無隙而蕭蕭之聲如松風竹韻益增余高遠之致余復背手  
行月下至勃萊姆農園附近處則前宵慘劫猶歷歷在目牧場地上牛羣倒斃者時有所見草偃木拔壁  
籬亦欹忽有一肥脂突然馳走似欲向余索食然流彈乍墮於豬頸遂長嚎入牧場去亦可悲也已而現  
役聯隊長出於近處小屋中既見余至卽召余入室余行經甃壁見彈孔無數迨入木屋則白木机上有  
一旣用燈並地圖等大隊長詔余曰中隊已在大寺村高邱之西南當散兵壕之守備汝亦宜赴彼間有  
現役聯隊特務某曹長堪爲率引云特務曹長者南德意志老人黑髯如戟語挾土風時方卓立於余側  
語余曰今夜月明得見二三啓米外之人影行軍之事殊形困難矣！余思避此困難惟沿我濠匍匐行  
耳又念彼間爲吾五中隊駐在地得勿該中隊已奉撤去令耶余思未竟曹長復曰敵已調知砲兵之陣  
地今夜已有重砲彈落於彼間一少尉死二砲手傷亟宜注意已而余偕曹長至前敵余念是間地域在

五百方米突以上。一中隊之兵。豈能濟事者。曹長語余曰。吾距敵猶遠。或猶足守。君見前方。纍纍地上者。非黃衣之英軍耶。惟吾隊之死者亦不少。幸在正午時。已付掩埋矣。惟英軍猶暴骨於地上。此次奮鬪。損失極大。敵亦時存遙襲之意。無論晝夜。君之兜尖。果出平地上者。則無情之砲火。已如雨集矣。已而曹長去。約越半小時。聞吾中隊已至。彼等來者。均散隊膝行。幸無損失。殊快慰。惟衆人相顧。但有點首小語耳。

## 第五十三章

余既引軍入壕。塹見英軍經營之遺迹。甚爲完備。四圍張板。防土花之崩落。又有旁穴。可爲燃燈之用。然就營安貼。已至午後十時矣。命半隊眠息。餘司警備。余隊中司傳達之衛兵。辣勃黎。在數次戰鬪中。頗著勤勞。余思彼殆余忠實之副官。值喇叭手就睡時。恒代服瑣務。不論行至何處。恒挾枕席。伺余之眠。睡此時。余既就寢處。頗難寧貼。遂檢麪包袋。出新購之詩集。暨勤務手帳。德國新聞等二書。讀畢。復置行李於壕角。以代机案。更出墨水筆。於囊圖燃燭於壕。記余等地下之生活。代家書。而下士各得爾。忽潛近余許。余與點首。作報禮。彼曾爲市立小學一教員。今炊事係中下士也。各得爾語余曰。聞食物車在中途。余笑曰。當得鮮牛肉與麪包。是誠要事。如余老饕。誠不能素食者。余語未竟。彼乃立搖其首。愕然問故。知是車已被劫矣。語竟下士去。余書亦竟。時已夜深。軍中人治小食。釜湯既沸。繁音如奏。百樂兵士圍釜而立。似有飢色。亦有添薪釜底。促令速熱者。俄有上等兵凱朗。與喇叭手洛里開。欣然而至。方凱朗適市。竟得食品於煨燼內。計爆魚。壬梨。各一罐。葡萄酒六。余笑語曰。蟄居地穴。乃得飫。山珍海味。耶。不知他隊中之幸福。視余奚若。未幾鐘聲續動。寒威亦愈甚。遙聞鷄鳴。喔喔之聲。余令軍士益加戒備。余就枕少息。忽喇叭



手潛語。余月光中有英兵六七人。余急起躍。目隨所指。果見高碩之英兵。各六輩。小立於隙地上。惜距遠不能遙擊耳。惟瞬息已杳。同伴笑語曰。得非英國之鬼兵。否則地上屍變耳。

### 第五十四章

三日八時頃。敵軍第一彈至。四角之巷。遽兆焚如。我軍既據壁壘。頗得戰略上之形勢。磨勵待敵。亟思一逞。而余右壕之中。更置複哨。且能測敵軍之形勢。距敵軍第一綫。約近千米。突之譜。顧散兵遊騎。殊無足憚。可慮者。砲兵之猛擊耳。彼等每越一定之時間。輒向麥西翁方面開砲。猛擊我軍。亦據新陣地。爲報禮。故壕塹之上。砲聲怒吼。殆無間歇。敵軍此際。以半圓形之陣勢。圍大寺村。我軍隊勢。則如三角形。憑高下擊。從容肆應。此片隅之土地。乍得乍失。我國民之肝腦塗地者。不知凡幾。輩後人。不死守。何以對捐軀愛國之先烈。耶。惟形勢之地。既爲用兵之焦點。吾砲兵隊。尤爲鐵火之的。吾等潛伏地之危險。殆難言喻。余偶匍匐登壁壘。則自勃勒姆至資卜兒間。農田彌望。有一木路。可通爲途。頗廣遙遙。與市鎮相接。道左田畝。有已收穫者。有未種者。有藝雜糧者。尤有水邊荒田。菰蒲森然。如人立細線一道。蜿蜒田圃間者。敵軍壕塹也。惟有無人在。殊難遙定耳。忽有一重砲彈。自法軍射出。摩盪空氣。厥聲隆隆。然彈循拋物線。路如天際長虹也。此彈陡中一舉行葬式之巨寺內。自大聲怒震後。砂飛石走。熊熊巨火。卽出於窗牖間矣。余方遙矚。忽有遙呼大尉者。遂匍匐下壁壘。視之。則傳令下士拉衣司也。彼驅自轉車於硝烟彈雨間。如行康衢之上。從容鎮定。有足多者。遂探囊示余以公文。余笑語曰。君果驅車登壁壘。卽當與巨塔同高。不足爲最佳之砲的。耶。語未竟。彈復從余等頭上過。拉衣司怒詈。遂俯身入壕中。

## 第五十五章

余讀拉衣司齋來之命令。則大隊前進。占領敵塹之計畫也。更命第六中隊爲右翼。自左進。余讀命令。迄簽名其上。復授拉衣司。彼即隱身於壁壘間。轉瞬杳矣。余自受命後。殊現躊躇之色。蓋進軍高地。敵砲叢擊。必不能免。因集小隊長傳軍令。且申戒之曰。吾等行軍時。有最宜注意者。即不宜密集前進。致爲砲的。是也。故行軍宜疏落。而三個小隊更不宜同時進發。余先率第三小隊居前。列相機左進。第一小隊隨其後。第二小隊更在第三小隊之後。惟天色晴明。千米突外之動作。亦能視察。殊爲行軍之遺憾。諸君尤亟宜注意也。小隊長唯唯退。余遂繫軍刀。手槍。圖囊。遠鏡。麵包囊。等於華車下。並卷置外套於腋下。因灰色外套較之兵士之服色。尤易爲敵人注目。故行軍之頃。輒展而不禦。既下前進令。余與愛普爾曹長。即越壁壘。一躍入圃內。秋深草長。平疇彌望。距此右方。爲一寬廣之牧馬場。回首視之。則見我軍人如蟻圍女牆而立。皆一二隊之後。備兵瞻望。余等之行動也。此時我軍踰跟急行。殊不按尋常之步伐。已而餘兵亦續上。而第三隊中之第一分隊。尤形活潑。越他支隊而上者。可數人。余既利用死。角曲折前進。復進至二百米。突及女牆轉折處。榴彈忽爆於後。曹長廻顧曰。敵已見吾蹤影。耶。余念後至之小隊。當生阻力矣。設彼等以三四十人接踵進者。則砲火之厄更難倖免。憂心耿耿。殆難自釋。余等避榴彈。各均俯伏。且隱兜盔於腦後。而以背囊爲甲楯。余俟砲聲乍間。即乘機躍入戰壕中。久之。中隊全部均入壕內。復自戰壕中作前進。察戰壕約長五百餘米。突惟殊淺狹。一經起立。當出肩於壕外。仍不能匍匐行耳。此時彈丸四飛。殊無準的。似不知吾軍已入壕中者。

第五十六章

後者行愈急。有一兵撞余足。余回顧詢問曰。汝非屬一分隊耶。吾中隊已無遺佚。否。曰。幸已全入。余曰。且



不可知矣。此時塹壕前面忽有涓涓之水。自壁間湧出。而蜻蜓數尾。則欵欵於積潦間。衣亦濡濕。一足且陷於泥淖中。迨努力前進。水亦愈深矣。約行九十米。突餘方即乾地。噫。嘻。戰爭耀武。乃亦受泥塗之辱乎。

語後兵勿急行。非至深夜。必不能出是處耳。余察臂間之時計。方在午後一半。思秋日晴明。六時已過。猶未深黑。吾軍續續而進。且不密接。余思是狀。殆類泥塗之曳尾龜也。約經三四十分。榴彈飛至。有爆裂於余等之頭上者。急以首抵地。口與土相親。此時天氣晴麗。壕中忽奇暖。日光迎面。有催人入睡之勢。且動且息。續行數十步。回顧後兵。滯留不進。彼等或負傷與眠。睡則

余自視沾體塗足。赫然一泥人也。此時頗思作人立而徐步。顧砲聲雖息。終不宜出兜鍪於地上。惟僵臥待夜深耳。已而小隊長續至。揚手作耳語。時在勃萊姆之大道間。鎗聲殊猛。小隊長微語曰。我軍遊擊隊。殆開始攻擊乎。余點首。因思敵方注力於一點。則明修棧道。暗度陳倉。實天賦吾人之好機會也。已而夕陽西沒。薄霧空濛。遂自戰壕出。農田餘兵亦各相間出。下士近余側。語余曰。彼出沒菴寺西方者。非余隣隊耶。而彼等行動亦一一接余目。余思秋夜晴明。藍天耿耿。纖雲不起。行動不能逃敵。人目滋爲遺憾。不能不冒險進取矣。遂下前進令。

### 第五十七章

午後八時。達一敵軍之棄塹。惟與我軍爲對壘。急下改築令。解囊脫帽卸銃。不頃刻。鋤並舉矣。惟匍匐工作。爲時滋久。困難蓋已可見矣。尤有一不快之事。則汗水已充溢於靴內。汗泥狼藉。達於面目。至十一時。新居方竣。所可遺憾者。則地爲粘土。潮悶欲絕耳。方余顧盼間。則余衛兵辣勃黎已携一小箱來。余曰。此物奚來。似非余所有者。辣曰。得自戰壕中耳。余曰。是中何有。辣曰。備諸應用物。並外套與襪服二語。時並出外套以示余。余見狀。躊躇不語。惟所携外套。實已泥濡。不能更禦矣。余感辣勃黎之勞苦。笑受之。自勃萊姆至勃羅能間。砲聲竟日。道途被梗。供給之車。輒竟不至。所恃者。僅昨日之餘餒耳。幸蒙鄰隊之惠。賜余以麵包與鮮肉。余既支配勤務衛兵。俾得適當之眠睡。更命斥候兵與他中隊相聯絡。既終任務。遂歸故壘。余既探懷得卷烟草共三枚。賜一枚與辣勃黎。坐與對吸。且傾葡萄酒獨酌。坐久深思。燭淚盈盤。不知夜之未央。辣勃黎已去。因出手冊書日記。忽忽不覺。已至三時。迢迢靜夜。闕寂無倫。惟巨砲之



聲越十五分。時卽一問。作然。似無一定之標的者。余靜處壕中。方思潛出。外似有微呼。大尉余亦低詢曰。來者誰也。彼僅出首於行囊。問語。余曰。大尉。余上等兵。凱朗也。大尉深夜亦腹餒。思食乎。余携有美品。奉餉。破此良夜。不寧佳者。言次。卽叩其銅釜。余曰。是間無灶。焉得煮食。凱朗笑曰。余奉曹長命。搜宿藁於村落。因得高冠之鷄。於途中。非僅伐毛滌腹。且火候已至矣。嗟夫。余方枘。餒顧在無意之中。得此朶頤之助。不足深慰乎。

### 第五十八章

後備兵多老成人。余亦四十九齡矣。星星華髮。攬鏡驚心。豈如英年軍士。足耐勞苦。而余棲止土穴。潮狹陰暗。則或與生壙無殊。而砲聲時臨於頭上。實則戰壕狹淺。殊無防禦之物。時當危急。亦惟有僵臥地上。委心任命而已。且見偉大之榴彈。有距吾等十米五米之近處。頽然墮地者。則體膚無恙。非甚僥天之幸。耶。余思戰爭一事實。國際間最大之博賽。孤注物則生命與金錢耳。此時敵軍炮火。實來自二處。一左斜。一右偏。均取道於吾等之頭上。而我砲軍亦答砲於彼等之砲壘。此時大寺村之建築。幾於全付煨燼中。余曾棲止之農圃。與倉穴。亦經破碎。敵軍巨砲。猶痛擊二處。差幸是日天陰霧集。昏濛殆不辨物。一至次日大戰。爭更開始矣。蓋天色晴明。敵兵來往於壕塹者。歷歷可見。遂以銃彈爲余等之朝食。余急下俛伏。令蓋敵軍乘銳氣。大有捲土重來之勢。短兵直入。殊饒勇概。幸機關槍隊至。迎頭痛擊。敵知有備。逃與死亡者。各半數。槍聲零落。頃復沈寂。辣勃黎近余側。詢所需。余自被彈聲震盪後。精神疲乏。食慾銳減。嗟乎。天下軍人精神上所感之痛苦。孰有過於身處戰壕者乎。男兒旣以身許國。自無愛惜軀命之觀念。然吾

德意志軍人思想尤簡非勝利卽戰死耳今則進退戰守均無可恃泥塗息影惟有瞑目希冀以求彈不吾及豈若短時間之突擊猶不失爲丈夫氣乎吾嘗讀戰爭史與諸小說亦未有塹濠生活之記載鼠行歧息受精神上之苦痛如余等者

## 第五十九章

次日之晨微雨空濛距吾掩蔽地約十餘步有一榴彈乍墮於地上土花四散地卽陷成深穴又有一彈繼至余旣深棲土穴寒威料峭無聊益甚念吾今日當捨一切之榮利與幸福自爲國犧牲外更無餘事惟待當死之時會耳吾死以後尙有吾子亦當殺敵以成父志惟吾子幼尙須有數年之教育並有遺言當傳之吾子設能生前握手者當授以我亦國民之愛國歌使永永謳歌至於從軍之歲至於余妻久同甘苦設余臨命之先得一握手訣別尤爲深希切盼之事嗟夫余自作旅客思家之念殆無切於今日者蓋人至寥寂無俚益念其糟糠之婦歡欣娛悅則鄉夢自少斯又當然不易之定理余生人也豈能與泉壤爲緣者使吾英銳之勇氣日消沉於震撼天地之砲火中果欲一雪不平之氣者惟有拔劍狂呼一躍出戰壕耳嗟夫吾始以爲從征殺敵實人生之快事乃亦委屈不易如是不親是境誰能夢想者余旣僵臥積藁間鎗聲砲聲間作思繁慮複已往之事忽來於心頭如余愛弟與亡父之小影亦浮現於目中四時垂近忽覺天容沉黑天地昏沈已籠罩於濃霧中矣因命所部作戒備防敵軍之逆襲分隊長瑪哀撫劍踴仰首曰霧深如許殆不辨三十米以外物敵軍逆襲詎能逆覩乎余卽起立一躍出壕外偵視前敵時因霧雨交集如在湯汽室山林屋宇已均消失濛濛乎大有咫尺莫辨之狀但有紅光二道吐燄於濃

霧中右爲麥西痕之巨屋左則農園中建築物也此時奇景大類襯晚霞於白雲間瞻眺有頃雨亦漸集外套被濡濕且重亟返壕內則余集窟漏雨矣乾藁既潤地亦微濕衛兵辣勃黎遂取畚土雜枯藁與樹葉覆壕頂漏乃少止六時未近天空愈開細雨如織至夜半猶不止而小銃聲起滅於數處惟音訊阻隔是否敵軍來襲頗難決定已而雨聲益急大有傾盆直瀉之勢四野益洞黑衆慮敵軍來襲殊惴惴不能釋。

至十一時雨少止余隊中有至勃萊姆農園領夕食之軍令因命一分隊選二兵携食器前往然以二十四人出以二十三人歸蓋有中途受彈遽落其右臂者

## 第六十章

翌晨雨止濃霧猶塞於大地平原一片已成泥濘靴陷土中幾難步履余復乘霧氣鼓勇出壕外見有一人影隱約於霧內近前辨識則余隣隊中之一小隊長也余曰夙興何事彼曰送傷兵於甫哀爾頃方得歸耳余曰得勿中夜負傷耶彼搖首應曰非中夜黃昏耳始因敵彈自吾陣地之右方來惟有橫臥地上瞑目待命至昨日之夕彈來愈密多有落於壕中者苟吾棲止地一朝發覺不同遭覆滅耶幸而射程忽偏彈不吾及綜計是役死一上等兵三下士受輕傷死者已葬復乘暮夜送傷者入病院歸途雨盛因遂遲至凌晨耳語未竟砲聲復大震余亟引身返壕內而巨彈復至於吾軍之陣地側余因敵軍雖敗似既失之地有急圖恢復之志乃以榴彈先聲示威奪吾士氣更出吾不意遣兵逆襲果吾之億測不謬則短兵奮擊當不出明日矣

西山日薄。又屆深夜。余集小隊長。與語敵軍之方略。令教誡各分隊。加意防維。勿容懈怠。至夜十頃。余舊部某下士來。余許瑣瑣與余言。伏踞塹壕。起立不得。精神上之困苦。萬不能堪。乞余代覓一新生活。意似乞余放歸也。余聞言默然不語。正容視其面。已而歎曰。吾可愛之老友。試聽吾言。吾等老兵。中有誰健全如昨者乎。跪坐於盛雨中。起臥於濕地上。神經病下痢。癩麻質。氣管炎。加答兒等病。隨時不絕。更有受彈悶絕。奄奄廣野。呻吟狂熱。人事不知。至二三日之久者。則以吾等視彼等。苦樂相異。爲何如耶。方吾等首途之日。歌萊茵之守之軍歌者。君非是中之一人耶。君之始衷。非以奉身於國家爲職志耶。正言侃侃。不避面折。但見此老兵。始而不語。繼乃色變而俯首。語竟時。卽默然趨出。後余察是人。則怨言。不出。任勞習苦。且視衆人有加矣。

余思天下人。果能平心氣。則隨處皆爲樂境。余始入戰壕。不快之感。詎不如彼老兵時久。卽亦相安矣。經一時間後。就食既已。因坐塹壕。問脫冠賞目。覺天清地曠。樹影參差。頗有陶然自得之樂趣也。思余家居時。曾授余愛女婉妙之歌詞。意佳妙。頗堪聞聽。而家庭狀況。復如在目前矣。此時有一老兵處。余側仰首歎曰。夜寒。月明。一二日內。當有大霧。衆咸斥其妄。余思老兵實農家者。流言當不謬也。迨余入壕之第六日。六時。曉霧果包圍於大地。二十米。突外不辨一物。勤務衛兵。幾不能移寸步。且亦一無所見。余笑曰。此誠休息之好時光。余遂乘此日。修復塹壕。與寢處各方面。槍彈聲頗少。余既作終日之休息。神經恢復。胃納亦少佳矣。

## 第六十一章



第七日晨起。余知敵兵將來襲。方作準備。忽下士麥意羅。躬冒彈雨。自旅團中來。塵埃滿面。汗濯於額。蓋軍命至是也。余讀公文曰。凡後備兵各中隊。須各出死力。固守其已得之陣地。不論戰況。奚若勿輕棄塹壕而走。更勿令一人一彈爲敵所得。其各爲國奮勉。云云。余讀訓令畢。因代達於各中隊。且勉余所部。隣隊長首肯曰。是卽戰死之易說也。余曰。誠哉此語。後顧余部下曰。無論全軍覆沒。如有一兵一彈。足資抵敵者。亦當爲最後之奮鬪。諸君知之乎。衆俱噉應曰。願從軍令。吾等欲殺敵已久矣。且偷生伏處。誠不如戰死之痛快耳。至正午。巨砲聲大震。距五十米之周圍。幾無片隅。不遭砲擊者。方砲戰開始時。法國飛行機。忽高忽下。迴翔於吾軍之隊地。幸有砲阻。不爲害自此以後。砲隊大戰約五六時。間猶不絕。吾等仍惟束手無言。靜坐於土穴之下。以待時機之至耳。實則吾軍果投袂而起。則大局之不幸。已堪想見。至於舉槍抗敵。實無聊之末策。勝敗利鈍。詎容著決。耶可見吾人今日不戰則已。戰則必至於死。吾非坐待死期。臨耶吾軍中人聞砲聲。無不切齒。詛咒忿形於色。忽有一巨彈。距吾等三四米突處。砰然下墮。大有天崩地坼。山移海嘯之狀。而材料處。遂成爲齏粉矣。地因震盪。壕間泥土紛然崩落。吾等腦筋因遭擊刺。似失其知覺。又有一彈。復墮於前彈之稍左處。霹靂一聲。直挾雷霆。萬鈞之勢。設吾血肉軀當巨彈者。直輕塵微烟耳。然一身至此。久置生死於度外。但有堅忍不拔。冀無玷於軍人之名譽耳。

未幾砲聲如故。惟察流彈之方向。似已移易。似不專注。一隅者因少作起立。出首於壕外。有聞大呼者曰。速警戒。忍耐！一語未竟。巨彈更至。急退身入壕中。蟄伏以待最後之時。會嗚呼嗚呼。吾等今日非已。至最後之一日。耶不幸敵軍猛進者。當與此可愛之戰友與故壘同命。所難堪者。敵軍來遲。使吾無用武地。

耳。吾等自受精神之痛苦。相顧歎歎。殆有難言者。揣彼敵軍之用意。將以威猛之鐵火。沮喪吾等之精神。與銳氣。然後驅兵直入。作一鼓成擒之勢。余既憤無聊。賴不覺兩拳固握。仰天默禱。繼念戰爭之事實。關於全世界之大勢。數十萬同胞。既各效命疆場。余僅太倉稊米。大海浮漚耳。上帝豈能鑒及一身者。此時砲聲復大震。威猛之狀。殆難筆述。念自發明軍器後。此猛烈之戰鬪。或尙爲第一次耳。

一分一杪。駒光漸逝。瞑目凝坐。待最終之時。會復不禁默禱。天帝顧余。希望之事。非祝生還。但求潔身。捨命。全軍人之名譽耳。

槍鳴砲震。繁音亂耳。若敵軍我軍互詈於空氣之中。顧余居擾亂之戰地。心地轉覺其靜。穆知余之結局不遠矣。日光既沒。夜神張黑翼包余等之天地。砲聲亦漸歇。衆方休息。而敵步兵果自戰壕中躍出。自三面來襲。砲兵急應敵彈如雨。降步兵不支。遂逃入戰壕中。是日之戰事遂告中止。

翌日星期。午後一時。更以砲綫向戰壕。酣戰至六小時之久。而砲之射程。在一分時中。約爲二十四發也。此時鄰接中隊。死與負傷者。各數十名。勇敢之下士拉衣司。亦負重傷。然吾等全軍。固無一人冀生還者。

## 第六十二章

余當此任務。約九日。無以名之。直精神痛苦之地獄耳。至第十日。卽十一月十日。豫備隊繼至。代余之任務。余非病與傷。得先獲自由。死中得生。豈余所能夢見者。余之從卒。急引余之二馬。至余。違此二馬已久矣。卽近馬體。摩背與頸枕。首馬頸間。表示余之歡愛。余自出壕。暫不卽超乘。先步行於地上。舒余之筋骨。引軍續退。余亦步行於中隊之前方。迨入市內。假市政廳爲宿舍。有一寢牀。在暖爐之側。嗟夫。余至今日。

得。更。受。人。生。居。處。之。幸。福。耶。顧。余。廻。首。巨。鏡。中。則。余。之。面。狀。已。如。一。野。豕。蓋。已。不。薙。沐。十。日。矣。胸。襟。鄙。陋。非。言。可。喻。設。久。居。壕。內。者。不。幾。爲。地。下。之。蟲。類。耶。

是。日。余。部。下。三。士。卒。有。得。受。鐵。十。字。勳。章。者。意。殊。欣。喜。余。既。稱。賞。其。殊。功。勇。敢。益。以。捨。身。愛。國。相。激。勵。衆。俱。動。聽。至。十。二。月。初。旬。余。任。於。利。由。司。令。部。遂。不。能。不。與。同。甘。苦。之。士。卒。一。一。告。別。矣。諸。戰。友。聞。余。去。依。戀。之。情。殆。有。不。能。自。已。者。嗟。夫。天。下。行。軍。之。人。寄。生。涯。於。鐵。火。中。自。私。自。利。之。心。實。已。化。除。殆。盡。故。同。袍。之。契。合。弟。兄。手。足。當。不。是。過。久。居。乍。別。自。爾。情。不。能。堪。故。余。話。別。之。情。形。殊。甚。瑣。屑。而。彼。等。殆。無。不。以。戰。地。之。榮。譽。爲。余。稱。慶。者。吾。書。至。此。已。告。收。束。而。吾。隊。中。之。親。愛。者。猶。時。在。余。目。中。不。能。忘。之。也。

# 廢物贅談

萍社同人於謎語之外兼設詩鐘題為值社人所出予亦有時應課茲錄數聯於下

(曹孟德 蘭)欺他孤寡奸同馬宜爾子孫夢賜燕死有餘情鍾賣履生宜  
擇地忌當門(顧媚 柳)芝麓千秋慙後死柴桑五樹號先生翠眉如爾名  
樓當青眼看人上道多(陸象山 防風粥)名論六經為注脚餘香七日尙  
膠牙(庾蘭成 鯨)望雲蕭瑟江南賦噴霧掀騰海北波駢文當日徐陵並  
鱗甲經秋杜甫吟(顧媚 菊枕)南國香名齊柳李東籬清夢穩柴桑(張  
良 竹夫人)縱善運籌輸將未能免俗愧卿卿(白金變 蟹斷)三度  
暑寒空弄瓦九秋吳越尙名簾了解移文徵宿慧安排要路阻橫行(尤悔  
菴 抹胸)雜俎微嫌文筆淺輕羅平壓乳峯低鶴栖諧體都成集犀點靈  
心不得通



散

史

事

本

末

下

卷

全書八冊

一元

此書係由... 散史事本末... 全書八冊... 一元

大

吹

錢

吹

錢

吹

錢

吹

政治小說

此書係由... 政治小說... 全書八冊... 一元



上海文書局發行

清

史

紀

事

本

末

全書八册  
價洋二元

有清一代文治武功內政外交創多於因開前古未有之局茲就  
宋袁氏通鑑紀事本末例自滿洲初起至宣統讓位共成四十萬  
言都為八十卷每事各詳起訖自為標題每編各編年月自為首  
尾二百七十餘年之紀載可以一覽了然研究史事者不可不手  
此編

太

平

天

國

軼

聞

全書四册  
價洋一元

洪楊發難粵西延及大江南北幾有疆宇之大半為有清歷史上  
之一大事實太平諸王之梟雄中與諸臣之功績兩方戰爭之烈  
各地蹂躪之慘財物之劫攘士女之污辱遺聞軼事皆父老所流  
傳私家所記述本編搜羅詳盡分類編纂輯成巨著誠一大好完  
全之野史也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第九回 登選佛場何殊賣買 到拈花地也帶甘酸

王立誠講昇州代表會裏十個代表同十個妓女結成十雙兄弟姊妹的新聞史宜甫接口道老伯可知道此間選舉人的情形怕同昇州代表也是一邱之貉哩立誠道何至於此我想選舉會的選舉人論地位比州會代表高一層論學問品行也應比州會代表高一層纔能實實在在替國家做些正經事業但我不過是據理推測罷了究竟這班選舉人如何情形我却尚無所聞座中有合州人施頌文聽了哈哈大笑道老伯可知道賣買麼販進來既樣樣花着本錢賣出去自然樣樣都要佔些利息至於他的貨是與否與人有利還是與人有害他却不用顧問只一味價作收回本利的打算就穀了這不是賣買的情形麼這班選舉人都是花着本錢纔得着這個名色就同賣買人一樣老伯想他實實在在替國家做些正經事業或者太古以前混沌以後能有這種人現在是萬萬不能呵立誠笑道不差不差是我忘懷了我還記得那年代表會有選舉大元帥選舉會的選舉人大同會裏有個會員便是子圻兄剛纔所說的買士材原想當選同個姓洪的預先約定互相扶助第一次選舉所有買士材運動的代表都舉姓洪的第二次選舉所有洪姓運動的代表都舉買士材一面又想借會裏一點力使會員也舉買士材不舉別人不想臨時會裏宣布推定當選人的名單却没有買士材三個字在內把個買士材已氣得發昏章第一再一打聽洪姓運動的代表又沒幾個靠得住買士材氣上加急又不肯甘心拋棄自揣運動的也只東

楚幾個代表不至變卦。計算票額終究不穀。沒奈何。丟了大同會。跳進共德社。恰巧共德社裏有個仇鳴。秋因事同社裏生了意見。跳到大同會。一會一社。恐人寒了心。倒着實幫忙。兩人居然當選。但聽說仇鳴。秋還是自己解囊。竟花到萬金以上。我不知選舉人究竟有多少薪俸。他們竟肯出重資運動。施頌文豎起一個拇指道。大哩。一個月就有五百元哩。立誠嘆道。我從前當京官時候。俸米帶印結費。一個月只得三十元。比他們要減十七倍以上。他們一人一月要五百元。八百人一月就要四十萬元。國家平空添這麼一宗大出款。安得不窮呵。施頌文笑道。老伯以爲他們每月只這五百元麼。大哩。還有別的進項哩。老伯可聽說零賣半賣。整賣的新聞麼。立誠道。奇奇。就是賣買場裏也不會聽有此說。我真莫名其妙了。可就出在選舉會麼。頌文點頭道。正是。自從選舉會開會第一件大事。就是選舉四個選舉長。却就是選舉人第一件絕好的賣買什麼。叫做零賣呢。譬如我本是做酒生意。這天暫時自認開個飯店。過了這天。依舊做我的酒生意。若明天用得着我。明天再講。這便叫做零賣。却每一次可得五十元。什麼叫做半賣。譬如我本是老伯這邊的人。又指着邵靜宜道。却要叫我在選舉時候。自認是靜宜兄那邊人。一直認到底。投票時把老伯尊姓或是去了上面。一畫成個土字。或是去了下面。成個干字。雖有這姓。却沒這人。或是去了中間。十字成個二字。或是去了中間。一豎成個三字。雖有這字。却沒這姓。或去了上下中間。三畫只剩一豎。不但沒這姓。并還是個部首。未卽成字。使老伯到底終少一張票。等到選舉事畢。纔許我回到老伯這邊來。這便叫做半賣。却比零賣的好得十倍的進款。一總有五百元。什麼叫做整賣。譬如我本是個鹽船帮工。却從此只許我做米船的夥計。不但拋了舊生意。并且還要帮了米船。攔阻鹽船的水道。這便



叫做整賣却比半賣的又加了十倍的進款一總有五千元這還不過單舉一節事呢數他們入款還不止此哩立誠連連搖頭道管子說的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看這班人模樣廉恥二維早已不張國家將來也就可想而知了史宜甫道這班人唯其薪俸大進款又大所以揮金鬚髮是揮泥沙第一沾光的是教坊裏的樂戶其次是飯傭酒保其次便是車夫此外生意隨著也漲了價從國家一面說果真儘有害處從社會一面說却未嘗無益但我們這班久居京中的却大受厭累了即如我前天因為來了幾個鄉親家裏不便邀到醉春居替他們洗塵這個地方連又誠兄也是常去的樓上樓下有四五十間房間又有一座七間通長的坐落我為從選舉人到京所有內城外城的飯莊沒一處不坐上客滿想這醉春居是我老主顧地方又大總可叫跑堂的想法挪開屋子那想纔一進門掌櫃的帶着笑臉迎過來道史老爺來賞光麼今兒可實在對不住全個兒都有人定了我道沒有屋子就在廠廳裏找個坐也使得掌櫃道就是廠廳裏也有人包了我道我們是老主顧你總得替我想個法掌櫃拍着我的肩道是呵史老爺同小店不是一天兩天的交情能想法敢說個不字麼無奈今天定坐的都是選舉會裏老爺們實在難說話敢情史老爺也早知道靠着老主顧面上要求史老爺原諒明兒小店再備幾樣菜請史老爺同那幾位老爺過來今兒可實在對不住只好請到別家隨便坐坐罷我想掌櫃既如此說同他纏繞也是無益只好另換地方出了醉春居走在路上那幾位鄉親對我道選舉人怎麼這等鬧我們在醉春居只站得一回兒我見進進出的妓女已有整百人裏面胡琴絃子的聲音比戲園裏還熱鬧估計今夜這一宴怕要費中人百家之產哩我道我只同掌櫃的閑話却沒有留神呢自此連走幾家都

找不到空坐直走到五雲樓邵靜宜道在什麼地方我從來不曾到過王又誠道遠哩將近城根是個小飯莊平常不大人到的史宜甫道是呵就是小飯莊此時也復人滿我還在那邊候了半點鐘纔得一個坐地呢草草吃畢就進教坊陳子圻道還在金月紅那裏麼史宜甫道去的除了金月紅我也沒有第二人我只爲那幾個鄉親是初次觀光又慕教坊的盛名不能不陪他們去走走咳我今天想起來還是懊悔月紅那裏我雖一個月走不上兩三遭却也有好幾年了往常去時月紅總是殷勤接待那天我坐了一點鐘月紅前前後後陪不上一刻忙得什麼似的只留一個五十多歲的跟局同我談家常那個跟局一味價誇獎選舉會裏老爺們說他手臂大丟一個盤子起碼就是五元平常老爺們吃個便飯也是難逢難遇他們却三天兩天來請客寶紅是史老爺知道的向來不大人肯招呼現在也巴結上來了史老爺不見對門擺上席麼嫌悶氣把門帘也叫打上了我當真在門縫裏偷張過去見坐了十幾個客寶紅有人抱在懷裏却嘻嘻哈哈躲躲閃閃不知鬧些什麼鬼此外各人身邊各坐兩三個妓女打情罵俏都使出十二分的手段那班客嘴裏含含糊糊的也聽不清說的話然而我却願見不願聽了便回身取了一枝烟抽着聽那跟局的說道史老爺看見麼那個抱寶紅的是選舉會裏胡老爺就是他替寶紅上的頭淨花了五千塊錢却天天總在這裏過夜一開銷總有二三十元我們感激得什麼似的但願胡老爺一輩子不出京帶挈我也可發個小財今天又是他請的客史老爺可見個把塊布絡着半個臉的客人麼這也是在選舉會的我們只叫他婁老爺是做陳月娥的也天天住着不會隔過一夜前後十幾天聽說也花上兩三千塊錢了我問道婁老爺爲什麼要蒙着臉那個跟局却支支吾吾不肯實說我

鄉親裏面有個年少眼尖的也就門縫一張笑對我道被我看出來了俗話說開菓子舖這個人臉上布遮不到的所在有一球一球的紅斑便是開了菓子舖了可就在月娥那邊得的麼那個跟局順手把我鄉親擰了一下又笑着說道老爺胡說了我們小班裏都是清清白白的怎麼會累客人開菓子舖月娥就在那邊呢聽見了可不答應要累月紅受氣呢我也笑說道那位老爺沒看仔細把女人當作男人了我記得陳月娥臉上的紅斑東一塊西一塊把粉蓋着却省了胭脂這會兒不是抹了臉就是出汗落了粉那位老爺錯看作婁老爺了那個跟局掩著嘴笑道史老爺也來說笑話了停回月紅來看能答應你我道我說的月娥呵不會說月紅臉上有紅斑他爲什麼不答應只聽有人把門帘一揭隨走隨說道那個說月紅月紅可就來了又對着我道你說我不答應我真要答應請你權到別間屋子坐一坐我哈哈一笑道我知道了你也有什麼選舉會裏的老爺我來了好好我本也要走了但我還只照着老例不能像他們這麼鬧鬧隨說隨淘出一塊銀元丟在瓜碟裏同那幾個鄉親起身就走月紅一面送一面假意挽留我道很不必你快去招呼新來的老爺們要緊這時已走在門外瞥眼便見幾個人站在院子裏身上依舊穿着禮服我雖不認得是那幾個人却也猜得着他的來路便下階自去現在雖說懊悔不該去却也給我見識了許多立誠道那位開菓子舖的想更無面目可以到會了施頌文笑道我昨天還到會裏走一躺那位開菓子舖的還高談闊論若無其事似的立誠嘆道可謂廉恥掃地了剛說到這裏施頌文家人進來報道秦大人請老爺明早六點鐘說話可要早些回去頌文摸出時表一看道阿呀真不早了一席談已過子夜我真要回去了在席諸人也就紛紛告辭正是

求我友。生猶有聚散。聚如水止。散似雲行。

第十回 議和戰別抒奇策 受平章穩步中書

王又誠家宴客。因又誠老父要聽新聞。直至子夜。尙未談畢。適施頌文家人來報。秦大人請明晨六點鐘。說話。頌文便同諸客一齊告辭。一天盛會。霎時間。燈昏燭滅。且講秦大人是那個呢。便是當今元輔官名。書勳是南宋宰相秦檜的後裔。初在鄉里。當個混混。我些浮頭食。吃同桓之富。恰是一流人物。不過胸襟。局度。却比桓之富開闊了許多。方家傑未遇時。節東闖西走。會着秦書勳。意氣相合。誓相提挈。後來方家傑做列齊州刺史。秦書勳纔丟了混混。不當當起官來。起初不過一個小小前程。方家傑一保兩保。直保到小司徒。譬如扒竹竿的離竿。尖只隔一寸。方家傑却罷職居家。秦書勳也攢了下來。他曾做過章武觀察。使收個得意門生。叫做黃亦香。襲了衣鉢。做了他的後任。章武地方離京不遠。是冀州刺史。駐節所在。刺史身邊。却只幾個文官觀察。使倒管了五千名的巡兵。有些實在力量。那衛兵。原本是秦書勳招來。現在恰受了黃亦香的節制。同自己節制一樣。所以秦書勳罷職後。不到別處。單到章武。同方家傑不時有密信往來。都抱個沉幾變的意思。共德社恰湊他的巧。佔了荊州害的京中一班貴人。同一班小百姓。人人慌亂。大司徒生怕有共德社的社員混進京來。編保甲查門牌。禁止宴會。驅逐流娼。照書本上所說。防禦方法一樣。做去不曾脫了讀書人面目。但被他這一攪。人心越發慌亂。見着面只講逃難。整整齊齊的國都。頓時變成亂轟轟的樣子。黃亦香得了這個消息。便想帶兵進京。擁戴秦書勳做個元首。再不然。聯絡冀州各地的防軍。公推秦書勳先在章武登極。再攻京城。衛兵裏幾個首領得了黃亦香的話。



都踴躍從命。秦書勳趕忙攔住道：「你們千萬不要胡鬧。方宮保已到荊州督師，這幾天却頓兵不進，必定有個主意。我不能不聽他老人家的令。你們也不能不聽我的話。正說時，外面傳進軍報，正是方家傑叫秦書勳火速前赴大營。秦書勳怎敢怠慢，立刻動身。黃亦香沒法只好把這事緩下來。秦書勳只一日一夜便趕到大營。方家傑遣開眾人，獨留他在密室裏商量。或戰或和的計較。秦書勳道：「和不可戰，更不可。方家傑愕然道：「這怎麼說？難道是主守麼？」秦書勳道：「守也不可。方家傑更愕然道：「和戰守三個字都用不得。你的意思究竟該怎麼辦呢？」秦書勳道：「須先講明和戰守三個字用不得的道理。宮保奉命督師軍隊裏面那個沒有封公封侯的希望？突地講和必失軍心。這還不打緊，還好想撫綏的方法。只是宮保威望何等隆重，見敵即和，從此將為人輕視。豈不把宮保歷年心血都白白耗散麼？」若說戰，不要說朝廷氣運看看欲盡，不犯着替他出這氣力。並且事急時纔用宮保，事緩時又將廢棄。烏盡弓藏，兔死狗烹。宮保不看越國的文種，麼若說守，朝廷必然犯疑。若突地降詔把宮保兵權交到別人手上，宮保那時進退失據，又將如何呢？所以我說和戰守三個字都用不得。方家傑聽一句點一點頭。秦書勳又附耳低聲講了一番話。方家傑喜道：「依你依你。此時桓起祥已到灤州去了。方家傑打個密電保秦書勳做大司徒，令他先行回京。自己帶了二千名護軍隨後北上統兵的，便是那個趙剛。大營中却只留風將軍一人。秦書勳一接大司徒的任，第一着便收了在京的巡兵，都叫他聽自己的指揮。第二着便出示勸令戲館教坊全數開門，依舊營生。又分撥巡兵到各街上巡邏，人心從此安定。京城裏頓時還了整整齊齊的老樣。等到方家傑做了臨時大元帥，秦書勳還只做個大司徒。共德社裏一個有名社員叫做周繼殷。方家傑常說這

人的學問才具足可擔當大任人家隱隱都以未來的元輔相待秦書勳與他十分相契後來竟換了帖秦書勳稱周繼殷做老弟周繼殷稱秦書勳做大哥虞希堯走後平章一席秦書勳暫時作了替人却常對周繼殷道元輔非老弟不可我不過五日京兆不久便要奉讓的周繼殷當時雖謙遜了幾句却以爲秦書勳說的是真話也隱隱歡喜王又誠請客的那一天秦書勳晚間飯畢獨自一個人躺在烟榻上抱枝槍就著燈接連呼了幾口烟正迷迷糊糊合着眼待睡突然想起一件事一骨碌扒起按鈴呼人分投去請黃亦香施頌文兩人原來黃亦香此時已調任京兆尹了施頌文在王又誠家歸時路過迎賓館見門前站着幾十個衛兵裏面電火通明又不時有着禮服的人往來出入竟不是平時模樣纔記起共德社首領正在京中席上陳子圻所說共德社首領推老方須做十年大元帥也就是這幾天的話共德社首領爲什麼要進京諸君可記得魏世伊曾在方家傑面前獻個密計麼這便是第一策方家傑有天突然后下了三道令一道是定的叙勳級次一道是說有功臣等都要來京授勳行慶第三道便是指明共德社首領授個最高級的勳名共德社首領何嘗想來京呢爲這令束縛却不能不來一走方家傑先令秦書勳把個迎賓館收拾得華貴莊嚴恰似王居帝室等共德社首領到京下車用全部樂戶十幾隊馬步精兵簇擁將來款待隆重髣髴是待外國君主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又髣髴是曹操當日款待關雲長所以共德社首領儘管說大元帥一席在十年以內須讓方家傑一人人家就說虞希堯雖走平章軍國重事總出在共德社裏不會輪到別派人但老方做一天大元帥那大司徒大司馬兩席總只秦書勳桓起祥兩個人也輪不到別人身上這個話一傳播就有同共德社素來不睦的暗地懷憤想出許多主

意生出許多事端。但還是後來的事。且講施頌文息了一宵黎明起床。匆匆洗個臉。吃些點心。便坐車趕到秦書勳。處見部汽車停在門外。進門後。管門的說。京兆尹黃大人剛上去。施老爺且請在客室坐地。頌文從卯正坐起。直坐到巳正。心裏不覺發慌。五臟神也有些不耐煩。正在肚皮裏打架。方見傳帖的執着帖子說聲。請跟着走到裏面。秦書勳見了灣一灣腰。招呼坐下。家人送過茶。退出只剩兩個人在內。悄沒聲兒的談。談一點鐘。施頌文纔退出。坐車自去。隔了兩天外面轟傳。老方決定要請周繼殷做虞希堯的後任。共德社從此便扶搖直上。俯視一切了。有些人便居然到周繼殷那邊。獻殷勤。圖將來地步。有些人還到秦書勳那邊。備道老方失算。不該引用共德社的社員。秦書勳只隨便應酬了幾句。並無多話。那裏想到。又只過了一天。就見大元帥一道令。秦書勳實授了平章軍國重事。虞希堯的後任不是周繼殷。竟是秦書勳。都覺出於意外。秦書勳見了周繼殷。依然殷殷勤勤的說道。此席終須奉讓。我不過暫時承乏。但我究竟是個粗人。就是暫時也還要費老弟的心樣。替我幫忙纔好。哩。周繼殷心裏雖覺難受。面子上却不能不敷衍。只好說道。背後幫大哥的忙。是應該的。要叫我出面。那可不能。秦書勳道。這就感激不盡了。說完。又殷殷勤勤執手告別。秦書勳不說怎麼得這席。周繼殷也不說自己怎麼變了卦。那知說話的。只在一間屋子。傳話的可傳到千里。萬里。後來人家便都知道。就是黃亦香。施頌文兩人替秦書勳分頭料理。共德社便約秦書勳同各府的上卿都進了社。選舉會一例。都投秦書勳的票。秦書勳居然安安穩穩做了虞希堯的後任。只是老方如何肯聽。秦書勳同許多上卿都做了共德社的社員。周繼殷如何忽地變卦。總有些測度不透。去問魏世伊。只一味裝愁不肯說轉。是林省三偷偷告人。道你們莫糊

塗以爲首座。真肯用周繼殷麼？他老人家簡直從來沒有這片心。不過口裏熱鬧罷了。就是秦書勳進共德社，不過他老人家的作用，却並沒安着真心。但看桓起祥，他只說是個軍人，什麼會社都不該進。他老人家何以並不逼着也進共德社呢？這就可以明白了。大家恍然大悟，正是

當局自清

旁觀自擾

盍葆爾愚

盍啓爾覺

## 第十一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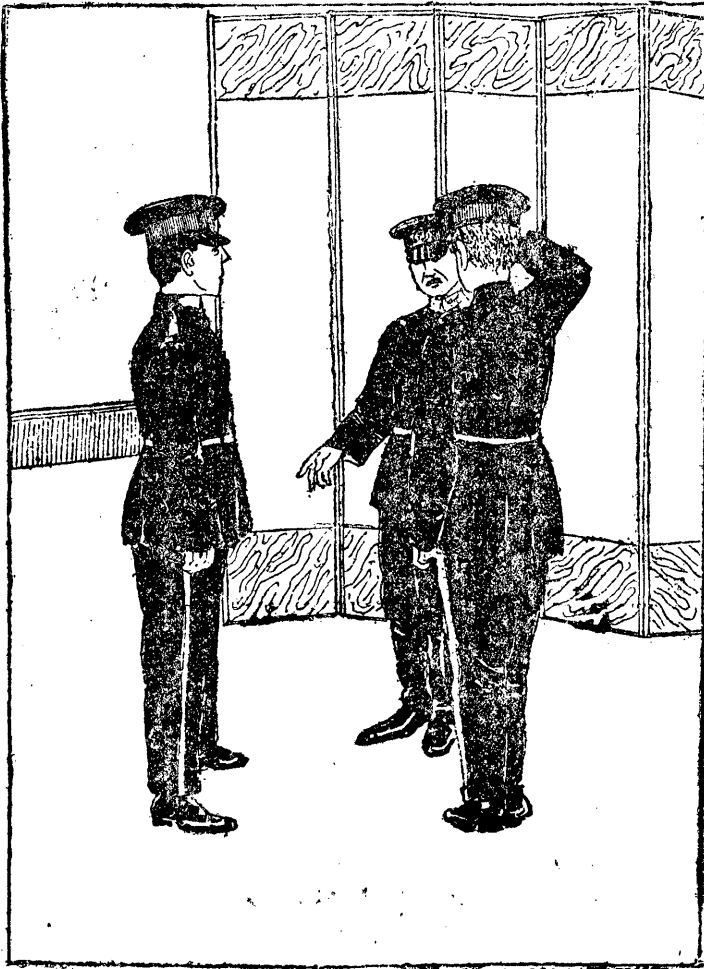
桓司馬輕身臨虎穴

方總理藉勢到錢神

林省三告人桓起祥，嘗說自己是個軍人，什麼會社都不該進。老方也不逼他。同秦書勳都進了共德社，那共德社只白收了幾個社員，絲毫得不著益處，不消說了。但是桓起祥、秦書勳兩個從老方眼裏看起來，有沒有區別呢？人家倒覺有些疑心。要論兩個人替老方出的力，却相伯仲。要論兩個人的人品，秦書勳是八面圓活。桓起祥就有些硜硜自好。要論兩個人出身，一個當過混混，一個却當過學生。不過一般都是老方一手提拔兩個人，一齊做到高官，管了緊要的職務。起初桓起祥是在老方營裏當個千夫長。老方看操時受了賞識，前後十幾年漸漸陞到統制，又調進大司馬府裏辦事。荆州變起，同風將軍各統一枝重兵聽候。老方調遣後來，又替老方做了荆州刺史。當灤州兵變時候，那地方逼近京城，并且這枝兵在冀州各軍裏素稱精銳。老方一層防他突進京中，二層又防冀州各軍響應，必致不可收拾。幸喜本是桓起祥舊部，便令前往收撫灤州那枝兵。統制是欽廷玉，本沒有一定主意，只曉得謹守老方的命令。不想部下有兩個軍官密地商量，要響應荆州做個北征前敵。先說動了各營的兵丁，纔帶人來見統制。硬逼着要拔下舊軍旗，換掛新旗。欽廷玉還不知老方的意思，究竟如何。怎肯依從？但見軍心盡變，面子



上只好裝作歡天喜地的模樣答應做變兵首領。又傳令拔隊齊到城外校場開操。那兩個軍官只當欽廷玉是真心便遵令拔隊。欽廷玉等隊伍一動帶幾十名親隨匹馬直出北門。一口氣走有二十餘里。到了小營那裏有分隊千餘人。還不曾被州城的兵勾合了去。見統制一到自然接進州城。兩個軍官已得了信帶兵來攻。兩面混打了一陣。究竟守易攻難。州城兵漸漸退下。欽廷玉纔飛報大營。桓起祥便星夜趕到。曉得變兵戒備甚嚴。想堂堂皇皇的直進灤州。是萬做不到的事。便改裝易服扮作一個鄉農混進城中。密地打聽。又曉得州城各兵面子上雖說一心一意。看不出什麼區別。其實自統制一走。像條蛇失了一個頭。掉不過尾巴。來軍官裏面又誰也不肯服誰。軍心越發慌亂。因此緊守灤州。絕沒有進攻的打算。桓起祥打聽明白。又密地布置了一番。不消半天工夫。灤州城外就有三三兩兩交頭接耳的議論。道舊統制到了。我們該去求見。纔是道理。起初找到桓起祥。裏面的不過幾個中級軍官。漸漸下級軍官裏面的百長什長也陸續來見。桓起祥各密密吩咐了一番話。各軍官得了令各自回去。到定更時齊齊的又到。桓起祥裏面便換了制服。帶了這班人直入營門。傳令主使兵變的兩個軍官來見。那兩個軍官這時纔曉得闔營軍心都歸附了舊統制。要違抗已沒力量。要逃走亦已不及。只好硬着頭皮到了。桓起祥面前低頭認罪。桓起祥嚴嚴申飭了一番。又道官保意思你們不久都可明白。故我也不按。照軍規辦。你明日黎明都跟我上大營立功贖罪。罷那兩個軍官怎敢不遵。各去收拾行裝。桓起祥一面派人到小營把欽廷玉請來。一面傳齊官弁兵丁。諄切誥誡令他們都要遵守紀律。靜聽統制的令。到天明帶了兩個軍官逕自登程。又到大營。這時老方已進京。風將軍帶兵也上了前敵。桓起祥便只在大營。



辦。事。老。方。做。了。臨。時。大。元。帥。之。後。把。大。司。馬。一。職。授。了。桓。起。祥。回。京。以。後。查。問。京。中。兵。變。緣。故。曉。得。是。方。允。一。的。主。使。心。中。老。大。不。然。見。了。方。允。一。不。免。有。些。露。在。面。上。方。允。一。從。此。便。恨。了。桓。起。祥。時。常。在。老。方。面。前。說。桓。起。祥。的。短。處。老。方。漸。也。覺。桓。起。祥。有。些。骨。鯁。不。像。桓。之。富。一。班。人。肯。一。味。從。命。也。有。些。不。高。興。桓。起。祥。偏。不。識。竅。又。見。老。方。說。軍。隊。裏。面。兵。丁。須。識。字。的。多。官。弁。須。有。軍。事。學。的。居。多。纔。容。易。訓。練。老。方。對。他。相。了。幾。相。慢。慢。開。口。過。我。想。軍。隊。裏。面。第。一。須。恪。從。命。令。越。識。字。越。有。學。問。越。發。欠。這。一。層。我。看。還。是。不。識。字。沒。有。學。問。倒。好。桓。起。祥。還。不。識。竅。又。爭。了。幾。遭。老。人。裏。面。能。敵。勝。任。的。除。了。桓。起。祥。就。數。到。朱。世。儒。偏。偏。朱。世。儒。自。從。前。朝。一。倒。歸。臥。故。鄉。老。方。幾。次。三。番。請。他。來。京。住。幾。日。尚。且。不。肯。何。方。執。定。不。依。并。且。動。了。疑。要。想。把。大。司。馬。換。個。人。但。是。新。人。既。不。放。心。舊。人。裏。面。能。敵。勝。任。的。除。了。桓。起。祥。就。數。到。朱。世。儒。偏。偏。朱。世。儒。自。從。前。朝。一。倒。歸。臥。故。鄉。老。方。幾。次。三。番。請。他。來。京。住。幾。日。尚。且。不。肯。何。

况說要叫他做官不問可知決不答應的了。老方躊躇了好幾遭，只好依舊用桓起祥做個大司馬，却把大司馬兵權逐漸削除，都攬在自己手上。左右參贊軍機的第一是大兒子方允，一不過不盡露面。第二個便要數桓之富、講桓之富、出身同秦書勳，本是一樣。從前有個使相出領冀州刺史，桓之富投充一名長隨，每逢客到執着帖子高聲喊請某大人某老爺，這件事秦書勳却沒做過。那想遭際了方家傑，貶貶眼就也扒上高處，自己叫過大人的居然就分庭抗禮。自己叫過老爺的鑽頭覓縫想扮個鬼臉兒討好，還愁沒路，咳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那幾位老爺當初就錯了主意，此時愁也遲了。方家傑從荊州進京時，只帶二千名護軍。那時京中有殿前羽林軍二萬人，都是前朝勳舊的子弟，雖說不曾經過戰陣，却器械精良，很透着幾分威武。加着左右廂羽林軍一萬餘人，也都是豐沛故家晉陽舊族，自然應該一心一意翊衛前朝。方家傑依然安安靜靜做個人臣，果真沒有什麼顧忌。若有別種舉動，靠這二千名護軍能濟什麼事？方家傑有個認來的姪子，本姓什麼不必考究，既認是老方姪子，也便姓方。單名一個嚴字，隨在大營上了一個條陳。方家傑採用了，却爲方嚴只爲打把算盤，不及桓之富的活潑。手下又有許多三山五嶽九流三教的人物，使貪使詐，正自得用。便令桓之富同方嚴兩個人就大營裏撥了整百萬餉銀，整千箱軍裝，趕回汴州招募親軍。那時汴州地方雖說多年不曾遭了水旱，究竟窮人多似富人，張着口等饅頭，正不到桓之富方嚴兩個人一到四處張掛了招軍榜文，那些種田的做工的吃閒飯沒有的，正經行業的，螞蟻般擁來，又有那些當杆首的強盜頭奔了來，想爭一名官長，引得當嘍囉的小強盜也，跟了杆首來想吃一份親兵的雙糧，頓時把桓之富方嚴兩個人門前擠得人氣也透不過，不要說是

走路了足足擠了一個。月。點。名。冊。上。的。箕。斗。花。名。逐。個。兒。算。起。來。已。有。二。萬。人。桓。之。富。方。嚴。又。張。起。一。張。額。滿。停。招。的。榜。文。一。面。將。招。募。的。二。萬。人。陸。續。編。隊。發。給。口。糧。軍。裝。一。起。一。起。的。派。進。京。去。那。班。羽。林。軍。自。恃。人。多。起。初。本。沒。有。把。方。家。傑。放。在。心。上。後。來。見。天。天。有。兵。進。城。旗。上。號。衣。上。一。色。都。是。方。家。傑。的。親。軍。弄。得。摸。頭。不。着。不。曉。得。他。究。竟。有。多。少。兵。并。且。疑。他。調。來。的。都。是。訓。練。過。的。舊。兵。萬。想。不。到。却。盡。是。招。的。新。兵。就。不。過。有。許。多。杆。首。嘍。囉。在。裏。頭。纔。透。着。一。股。拚。死。的。勇。氣。羽。林。軍。却。被。嚇。呆。了。不。敢。多。說。什。麼。話。睜。着。眼。看。一。個。讓。位。一。個。做。了。大。元。帥。只。央。告。道。前。朝。的。宿。衛。須。要。依。舊。派。殿。前。羽。林。軍。充。當。方。家。傑。只。答。應。派。三。千。人。去。他。們。沒。奈。何。也。只。好。低。頭。承。認。那。裏。料。到。老。方。還。是。一。個。不。安。心。借。個。題。目。把。左。右。廂。羽。林。軍。的。統。帥。撤。換。了。自。己。心。腹。又。把。殿。前。羽。林。軍。陸。續。調。出。京。城。滿。京。裏。佈。滿。了。汴。州。新。招。的。親。軍。桓。之。富。便。做。了。親。軍。總。制。桓。之。富。出。身。諸。君。已。經。知。道。了。老。方。舊。部。有。些。是。老。行。伍。當。過。學。生。的。也。復。不。少。那。一。個。瞧。得。起。桓。之。富。肯。容。他。做。一。軍。總。制。幸。而。那。班。親。軍。當。官。弁。的。除。了。幾。個。杆。首。便。是。老。方。新。近。提。拔。的。長。隨。當。兵。丁。的。雖。說。有。些。蠻。力。氣。要。拿。一。個。字。逐。個。兒。叫。他。來。認。却。沒。一。個。人。不。是。搖。頭。眼。看。着。桓。之。富。威。威。武。武。着。了。將。軍。制。服。來。做。他。們。總。制。便。自。然。而。然。的。聽。他。號。令。桓。起。祥。所。說。兵。丁。須。識。字。軍。官。須。有。軍。事。學。老。方。所。說。我。看。還。是。不。識。字。沒。有。學。問。倒。好。都。是。隱。有。所。指。不。過。大。家。不。會。說。破。罷。了。但。是。桓。之。富。既。做。了。總。制。那。個。方。嚴。又。是。老。方。姪。子。又。是。同。去。招。軍。不。能。沒。個。位。置。老。方。究。派。他。做。什。麼。事。呢。却。派。他。做。了。親。軍。的。糧。台。總。理。暗。中。也。兼。了。外。賬。房。不。想。旁。邊。有。個。魏。世。伊。却。動。了。心。正。是

勢逼嫌將作  
形親忌更多



第十二回 得寵有時防失寵 賭場今日是官場

方家傑派方嚴做親軍糧台總理兼管了外賬房要講方家傑的外賬房不早有個魏世伊麼要講魏世伊名說是臨時大元帥的總文案其實同個散文案一模一樣真正總文案是那個呢倒是散文案裏的林省三他本沒帶家眷便在大元帥府裏老方辦公室對面揀個屋子做了寢室天天只在府裏住老方把所有機密文件都交他一人辦理藏書多的人說是四壁圖書林省三的寢室却成了四壁文件天天只在文件堆裏過日子魏世伊除了老方交辦的例行公事便一件莫想得見自己曉得老方的親信不及林省三不過外賬房一席林省三果然幹不來別人一時也接不上手老方不用個魏世伊魏世伊因此自己也安了心平空添個方嚴又是老方認來的本家姪子不消說也是老方的親信了老方自從親信了林省三暗地裏削了魏世伊總文案的權現在又親信了方嚴若然暗地裏再削了魏世伊外賬房的權魏世伊在臨時大元帥府裏從此便站不住叫他怎能不動心呢三國志上有個趙子龍劉備說他一身是膽這個魏世伊却一身是計眨幾眨眼便定下一個計策吩咐家人套車拜客外邊忽然傳進一個名帖魏世伊一看喜的連聲叫請來的是那個人怎麼魏世伊見了名帖便會高興呢原來是北平轉運使胡日章魏世伊新結交的好友當下請到客廳談了幾句話兩人便坐車齊出直到三更過胡日章纔得別了魏世伊回到自己廬裏家人報說陳子圻老爺今天來過兩次說汪大人那邊招呼請大人這邊定個好日子便好過禮陳老爺明天還要來呢胡日章點了一點頭吃些東西便自安寢睡到天明剛下牀還沒洗臉陳子圻却已來了見了面胡日章不等他開口先自說道費子翁的心替小兒結

成這門親事。兄弟着實感激。只是兄弟這幾天有些要緊事。抽不出空兒。請子翁一切都同翟子讓商量。好在子讓就是汪載揚請的大媒。只要子翁同子讓商量定了。兄弟沒有不答應的。兄弟現在就要出門。不能留子翁多坐了。說完話。就把茶碗端起。家人打起簾子。一疊連聲喊送客。子圻那裏再能說話。那裏再坐得住。只好站起身。退到外邊。登車自去。逕找到翟子讓家裏。告訴他這番情形。子讓冷笑道。胡日章有什麼要緊事呢。不過一味貪着頑罷了。我看載揚對的這頭親也。只貪一時的熱鬧。不是什麼良緣。子圻笑道。這是他們兩親家當面說定。我們只做現成媒人。偶然替他們傳幾句話罷了。管他怎地。子讓又冷笑道。現成媒人還要替他們定過禮日子呢。我可真幹不來。子圻道。你幹不來。我又何嘗幹得來呢。我看這樣還是你去找載揚。便請載揚定個日子罷。子讓道。這也好。只是太便宜了。日章儘着頑。任什麼事。都不管。這回索性連兒子定親也要別人代揀日子。真鬧得太不成事了。子圻道。你只說日章頑。究竟他頑的什麼呢。子讓道。你不知道麼。日章即日要納寵了。子圻道。日章不早有個如夫人麼。聽說還是女學生。怎麼現在又要納寵呢。子讓道。得新厭故。你不聽說這句話麼。從前日章有這個女學生。做了外室。便把夫人拋棄。現在從教坊裏得個新相知。又要把外室拋棄了。子圻道。怪不得前幾天隱隱約約聽人傳說。日章託人找房子置備。全副上等木器。我還疑心他搬家。原來是別營金屋重築香巢。子讓笑道。子圻兄。我不怕你怪。你也變成獸子了。試想日章就要搬家。還怕少了木器。要重新置備麼。只是一層。我却有些不明白。日章家財都在老父手上一個錢不肯給他。用去年鳳聘卿簡了大司農。日章四處張羅了川資。從聘卿來京。剛上船。便被竊。重新登岸。問人借了錢。纔得北來。做轉運使。不過幾個月。怎麼便能換了。

一副財勢兼全的面目呢。忽地門外走進一個人，正是成頌文。坐下便道：「你們講胡日章麼？他這幾天忙得什麼似的？子圻道：「不過爲納寵罷了。我已聽子讓講過頌文道：「不是不是，子讓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子讓問道：「日章當真有正經事麼？我只當他頑呢。頌文道：「日章既做了轉運使，那能沒有正經事幹？只他現在忙的，還是個頑不過不爲納寵罷了。子圻道：「既不爲納寵，又不是正經事。日章究竟忙的什麼呢？頌文道：「馬吊呀。雙陸呀。那不是個頑意兒麼？子讓冷笑道：「老實一句話，是個賭博罷了。你何必繞這許多灣兒。但是堂堂一個命吏，又要賭，又要嫖，不把正經事都丟開了麼？我看國家若是定要設官，不如到城隍廟土地廟，擡幾個泥塑木雕的來，倒還安分些。子圻笑道：「我記得說部裏面曾說：土地廟的廟祝，夜夢土地說：「贏了城隍錢，城隍沒的輸給他。把城隍夫人賠他做了賭賬。土地因此要廟祝添塑一尊女像。廟祝不肯信，醒來告訴地方上的人，人家也不肯信，不想從此天天從晚到明，只聽城隍土地兩座廟裏門口似的吵鬧，帶累人家通好睡沒奈何，把城隍夫人搬到土地廟裏，纔得安靜。子讓兄只說泥塑木雕的安分，我看現在的泥塑木雕就是現在的達官顯宦哩。說的子讓也笑道：「若是土地夫人吃起醋來，不還是一個不安靜麼？子圻道：「這我可不知道。且等日章納了寵，再聽女學生的消息罷。頌文道：「子圻兄所說，可就是日章從前的外室麼？早已離京，避到蘆台去了。日章纔能嫖賭並行毫無罣碍。子讓兄只怪日章可知道大僚裏面那一個不是日章，卽如魏世伊現當了大元帥的總文案，又兼了外賬房，要講事繁該沒有比他的繁。這兩天居然有工夫把精神都消耗在馬弔雙陸裏面。日章這兩天的忙，不過陪着魏世伊賭罷了。子讓詫異道：「胡日章不是鳳聘卿提拔的人麼？聘卿同魏世伊各存芥蒂，日章怎麼走到魏世伊的

路上呢。頌文道：這就是日章的巧處。也就是看風色的妙訣。魏世伊在老方面。雖說趕不上林省。三比鳳聘卿。却強的多。日章生恐聘卿下臺自己失了靠山。便掉轉頭來。時常到魏世伊那邊去獻殷勤。預備個將來地步。子圻點頭道：宦途裏面。大凡能佔上風頭的。都有這一手。不但胡日章呢。但我聽說魏世伊不賭。便罷。要賭。總是十萬八萬的大賭。胡日章怎麼跟得上。頌文笑道：胡日章還愁沒錢麼。現做了轉運使。不是金山。也是一個銅穴。還愁陪不了魏世伊麼。子圻道：我真不解了。做轉運使的。不止一個。胡日章怎麼到了胡日章手裏。便變做了金山。銅穴。頌文道：轉運使本來有些脂膏。胡日章又有出人意外的弄錢本領。所以別人須連做一任。兩任纔能穀腰纏十萬。他却只銷幾個月。便可以十萬八萬。陪着魏世伊賭。不愁露出窘態。子圻搖頭道：你講的雖明白。我還是不解。一個轉運使。怎麼能穀在幾個月裏。弄這許多錢。子圻哈哈大笑道：子圻兄。你說我豈你纔是豈哩。就拿鳳聘卿。魏世伊來比。鳳聘卿是當全國的家。魏世伊不過替一個人當家。魏世伊一賭。便是十萬八萬。鳳聘卿不該千萬百萬的賭麼。何以現在樛蒲場裏。不曾聽說推鳳聘卿做了第一人。却人人知這魏世伊足見事在人爲。地位的高下。肥瘠都沒有一定的了。子圻依舊搖頭道：你比喻得好。但我總想不出。胡日章是怎樣弄的錢。子圻笑道：子圻兄。你不是個豈子。還是個糊塗蟲哩。我且問你。你不是做過東牟觀察。使麼。子圻道：不錯。做過幾天的。子圻道：凡做東牟觀察。使的。也有飽載而歸的麼。子圻道：怎麼沒有。成允文不就做過的麼。聽說他解職後。還蓋了一座花園哩。子圻道：你怎不也在家裏蓋座花園。子圻笑道：你說夢話了。一座花園。打木料。山石。算起少也要一二十萬。纔看得過我。那裏有這許多錢。叫子圻道：你東牟任上的錢。那裏去了。子圻道：我當時



沒有弄錢。呵子圻哈哈大笑。一樣做。觀察使弄錢的。便蓋花園。不會弄錢的。只張眼看人。卽此可以曉得。一樣做。轉運使獨獨一個。胡日章有搜括的本領。也就有揮霍的手段。不在乎時日長短了。子讓嘿嘿想了一回。問道。日章用什麼方法弄的錢呢。頌文笑道。你想學麼。待我來教你。個乖子讓道。莫說笑話。且講日章的事。頌文道。你們聽說過日章的私廝麼。子圻道。什麼私廝。我却不。知道。頌文道。是日章行樂的地方。也就是他漁利納賄的窩巢。一共有三處。哩。日章每天各處都要到一回。裏面盡是馬弔雙陸的場子。外面派個心腹人專管攬客。凡有想到胡日章那邊謀事的。不必託人情。也不必先求識面。只消到他私廝向他心腹人納上一二萬元。買一種竹籌。逕進賭場。心腹人自會暗地知會。日章親來同賭。却只許買竹籌的輸不許買竹籌的贏。三天裏面若把竹籌輸盡。這個人好消息也就近了。子圻道。這真正匪夷所思。虧日章怎麼想的。子讓嘆道。人道官場是戲場。現在要改官場是賭場了。宦途風氣真正愈趨愈下了。頌文道。日章的方法還多着。你們想日章纔到任。自然有番更動。裏面的平章同各府上卿外面的刺史。遞薦條寫薦信。都把一頂帽子壓着他。能穀都叫到賭場上。打個轉身。麼自然也要應酬幾個。却預先又有心腹人同那幾個人說。通委下差來。或是分個三七。或是分個四六。却要。先交三個月。纔肯下委。你想別人鑽頭覓縫。還見不到個紅點子。那幾個居然得這喜信。便自然而然的欣然從命了。現在北平地方所有轉運使管下的差務。那一個不好算。胡日章的私人又那一處不。就是胡日章的外庫。還肯把十萬八萬放在心上。麼只要能討魏世伊的好。便樂得陪他頑子。讓嘆道。我說一句老實話。我們從前都做過官。來試問從前能穀這樣不願行檢。絕無忌憚。麼輕則革職。重則軍臺。早就請你離任了。子圻道。你這

話同王立誠如出一口。但是大勢至此。怕不是人力能穀挽回。子讓問立誠是那一位子圻。告知是王又誠。老父新自南來。又把那天席上的話約略說了一遍。子讓道。又誠曾有數面立誠。先生倒不曾會過。大概也是個有心人。足見頹波濁流的中間。自有守潔行芳的人物。我輩就無力挽回。却要自己拿得定。萬不可一味趨時。只貪目前的受用。哩頌文嘆息道。子讓兄這幾句話。聽着像是迂談。其實却含至理。卽如老方何嘗不算得時。憑他天生一副縱橫權詐的術數。何嘗不自謂籠罩一切。人人都像孫猴子跳不過。如來手掌。偏偏就有一個魏世伊也。天生的一身是詐。也在目前走了時。老方自謂罩得住。魏世伊魏世伊也。自謂罩得住。老方我輩旁觀。覺得不過一狼一狽。前後相依。當局的偏像張天師。召將突地鬥起法來。後來不知要鬧到怎樣結局。哩子圻笑道。不好不好。頌文像有了痰氣了。怎麼無端發出這番狂論。子讓道。子圻兄且莫取笑。頌文的話我看必有來歷。不是無端的。頌文點頭道。子讓兄這算猜着了。我再請你猜。魏世伊這兩天賭錢的地方。子圻笑道。子讓兄你還迴護頌文。哩你不是魏世伊的跟班。天天跟着魏世伊走。怎能知道魏世伊賭錢的地方。頌文偏要叫你猜。這不是有了痰氣麼。子讓也笑道。我不是魏世伊的跟班。頌文也不會跟了。魏世伊且把所得的消息說給大家聽聽。猜是無從猜起的。頌文道。我看魏世伊這兩天的賭錢。不是尋常消遣光陰的套數。必有一種奇謀祕計在裏頭。你們可知道。魏世伊這兩天除幾個心腹外。同賭的都是波斯胡的夥友。麼子讓道。世間劉盤龍一流人。雖是不少。像盤龍那樣的豪賭。却無幾人。無怪魏世伊要找到波斯胡的夥友了。子圻搖頭道。不。頌文兄這話却有深意。且問頌文兄可知道。魏世伊這番還是獨往獨來的舉動。還是受了老方的密命呢。頌文尙未答言。子讓家人

拿了一張名片報稱賈老爺求見說是來報喜信的子讓詫異道我那裏會有什麼喜信呢正是  
恰共傷懷傳吉語 頓教喜色上眉頭

第十二回 單騎似倉皇忽膺奇遇 大潮俄起落獨障偏隅

翟子讓正聽陳子圻成頌文談論魏世伊賭錢的事家人報稱賈老爺求見說是來報喜信的子讓詫異道我那裏會有什麼喜信呢子圻望着頌文道兄在中書子讓兄果有喜信頌文兄必有所聞呵頌文道我還不曾得信既子讓兄有客我先走一步再替子讓兄探個實在罷便同子圻同站起身子讓送他兩人出門回到客座那位賈老爺已滿面含笑的立在那裏對着子讓說道報喜的來了子讓兄第一須早預備喜筵哩子讓見是賈士材正是選舉會裏選舉人誤會了意便道會裏想邀我辦事麼我却要辜負了士材哈哈笑道子讓兄的大才怎麼能屈在選舉會做個辦事員果真這樣我也不來報喜了子讓側着頭道此外那裏還有喜信呢士材道子讓兄我老實告訴你罷會裏有位侯士孫不是子讓兄的同鄉麼子讓道鄉里雖同不過無甚交情士材道士孫近來時常在大元帥府裏走動大元帥狠器重他會裏有事也就往往託士孫周旋所以士孫的信息最靈最快今天我們在會裏見面時他知我同子讓兄交往素密暗地告訴我道現在青州刺史出缺大元帥意思打算叫子讓兄去不久就要下令了我所以趕來報喜將來子讓兄到任我打算薦幾個人過來子讓兄却不可推辭呵子讓哈哈大笑道士材兄若報別的喜我還相信若說大元帥要用我就算大元帥夾袋裏人材已經一空也輪不到我頭上我就算是個癩蝦蟆也不敢想天鵝肉喫士材詫異道這話怎講大元帥平常待你不薄汪載揚不還時常在大元

帥面前替你說項麼子讓道便是載揚近來也受了大元帥的疑忌自己想早謀個位置離京遠去尙且謀不到怎還能替別人說項若替我說話呢大元帥可越發動疑了士材兄你不知道我的事麼我細細告訴你端起茶碗呷了幾口茶纔把自己故事細細講給士材聽原來翟子讓先在青州做過提點刑獄使恰恰一位姓史名繼蘇的正任青州刺史自從共德社起事章建功退出昇州走到青州邊界青州風聲也一天緊似一天亂轟轟的只聽傳說凡是共德社所到的地方所有貪官污吏一個也不會饒嚇的青州大小官吏現任的走不脫天天叫苦不迭那些轅門聽鼓的便一個個像長了翅膀遠遠的飛了去拖兒背女實在走不動的也就趁早收起官腔改做一個小百姓的模樣史繼蘇本是鼠一般的膽幾次三番想告個病假又怕朝內怪下來也是不了只望着天搓着手嘆氣翟子讓看這光景便想覷個機會做一番驚人的事業那時正是十二月飄飄洒洒下起大雪來地上積了一尺多厚一股股寒風從紙窗裏鑽進來吹得人身上沒了煖氣面上只覺刺痛子讓晚間飲了幾杯酒吃了兩碗飯便收拾上床却翻來覆去的睡不着漸漸聽報時鐘上報到丑初忽然唧鈴唧鈴響個不住子讓沒帶家眷有個家人住在外房聽聲音知是電話響動喊醒家人叫把聽筒一聽有人說道快請翟大人來聽我們是刺史衙門家人道翟大人睡了有話可待我傳報那邊答道不須趕快請翟大人起來有要緊事商量哩子讓得信趕緊披衣下床自把聽筒一聽有人道翟大人來了麼子讓一聽竟是史繼蘇的聲音便道是那邊是史大人麼那邊道是請翟大人即刻就過來有要緊事商量電話上可不便講子讓道夜深了雪又下得大明天再過去罷那邊道要緊的很等不到明天子讓道那麼我就過來放下聽筒叫家人喚醒



兩名轎去擡了一乘小轎。逕望刺史衙門走去。門前疎疎落落的只有四五名衛兵。轎子一直擡到大堂。只有一個打點的。跪在更點旁邊。大堂中間却明晃晃點着一盞玻璃燈。下轎後從大堂一路走進。直到史繼蘇辦公室。纔有一個家人打開棉門簾。請子讓進去。便見桌上有封文件。史繼蘇呆呆坐着。只是出神。子讓上前招呼了史繼蘇。便道：「子翁怎好怎好。我真幹不來了。子讓道：究竟什麼事。且請大人講明白。」史繼蘇道：「東牟這時怕已出事了。這還是外州可以推託。我只怕青州也守不住了。這便怎麼處呢？」子讓道：「東牟的事大人從那裏得的信呢？」史繼蘇道：「這裏有張急電子翁。請看罷。便把桌上那張文件遞過來。子讓看是東牟觀察使那邊來的。上面只有九個字道：

軍心搖動請火速設法

子讓一看。嘿。嘿。自忖道：「東牟那邊我曾到過幾次。營裏也很有趣。熟人。我不如就到那邊走。躺倒許做點事業。想定便對史繼蘇道：「大人急青州固是不錯。但我的意思若然。東牟鎮得住青州。也就無事。還請大人先想東牟定變的方法。」史繼蘇道：「我心已亂。想不出什麼方法。子翁高才。替我出個主意罷。」子讓假意躊躇了一回。便道：「請大人想個熟悉東牟情形的。派他星夜前去。會同東牟觀察使到各營撫慰。若然事機緊急。並准提用東牟庫款。迅發年例的犒賞軍心。就可安定了。」史繼蘇道：「熟悉東牟情形的。無過子翁。就請辛苦一躺罷。」子讓又假意謙遜不肯答應。史繼蘇連連作揖道：「軍機萬緊。說不得只好偏勞子翁的。」大雪載道。要子翁出這苦差。我也過意不去。等東牟事定。我必通知方宮保。替子翁圖個美地。不至辜負的子讓道：「既大人如此垂青。我也不敢推辭。即今便請大人備下委狀。明日黎明。我便登程。」史繼蘇喜

道足見子翁果斷。但此時不及傳喚書吏。了卽自書委狀一紙。喚家人用過印封了。二百元程儀一齊送過。子讓受了坐轎回廨收拾裝帶了一名家人。連日連夜冒着雪趕到東牟。望街上靜悄悄的。沒有幾個行人。穿梭般往來的。只有背了槍着了軍衣的兵士。一直到觀察使衙內徧尋。觀察使不得有個千夫長黃傳絨。是子讓舊友。却借觀察使署做了辦公廨。所見子讓來。喜道。觀察使已走。我是個武人。百姓一邊的事。理會不得。子讓兄來。我便輕了一半擔子。了子讓初意。原想到了東牟。聯合各營。把那裏換了局面。現在見已不勞。自定便把自己來意。告明黃傳絨一面。權管了東牟。觀察使的印信。一面寫下幾封書。分投通知青州文武官吏。勸他們急速反正。史繼蘇原想翟子讓一到東牟。必能鎮定軍心。並解青州的危急。那裏料到來了這通意外。文報竟髣髴是張催命符。襖襪裏濕漉漉的大便。未下小便。先流。又那裏料到帳下軍官已接連來見。硬逼着要改換旂幟。史繼蘇這時要從軍官的話呢。生怕方家傑派下兵來連自己也洗不清。要不從軍官的話呢。眼前就免不了殺身奇禍。暗暗叫苦了半天。却被想出一個應急主意。一面裝作歡天喜地的模樣。從了各軍官的話。出榜通知。又說東牟是青州首義的地方。派子讓接任觀察使。又派黃傳絨做了各軍統制。一面密地通報方家傑。問他的實在主意。只兩天方家傑便有回信。痛罵史繼蘇的軟弱。各軍官的鹵莽。限令卽日依舊換過舊旂。又說若敢抗令。便要派章建功就近提兵攻打。史繼蘇果然不敢違方家傑的令。各軍官差不多都是方家傑做青州刺史時。舊部見了這道嚴令。一個個垂頭喪氣。只好依從。這個信傳到東牟。當夜子讓便幾乎送命。原來子讓同黃傳絨住在前後房門外。各有一個衛兵。這夜兩人爲青州有了變動。密密商量守衛東牟的方法。直到夜深方纔上床不

想即有一個彈子從板壁裏飛進來，虧得子讓機警，早倒伏着，竄到地下。彈子打到床上，不曾擊中。趕緊開門見衛兵，還站在門邊厲聲喝道：「你聽見槍聲麼？」衛兵答道：「聽是聽見，却不知從那裏來。」子讓道：「你怎不去查衛兵道接班的沒來？」我去查便沒人守衛，所以不敢走開。子讓又厲聲喝道：「還用得着你守衛麼？」這時黃傳紱已聞聲走出，便把衛兵叫到裏間，索性開了房門，同子讓談到天明。剛想到各營巡查，只聽兵船上的號砲接連發出，報稱有共德社的兵船已經進口。兩人只好先到兵船上周旋了一番。子讓記聖地方，坐了小船先行登岸，還沒擺岸哩，但聽岸上一片槍聲，又夾雜些男男女女啼哭的聲音。子讓道：「不好了，兵變了，催船急行待靠了岸。」急忙跳上看海邊，有個巡兵剝了號衣，沒命的飛跑。子讓一把扭住巡兵，見是觀察使，不敢就走。子讓問他緣故，巡兵道：「衛兵盡變，滿街上驅逐巡兵，遇物便搶，各店鋪都已把門閉上了。子讓道：「砲臺上的兵怎樣原來？」東牟是個海疆重鎮，東西有兩座砲臺，都有重兵把護。巡兵答道：「西砲臺沒變，東砲臺不知怎地，子讓便令巡兵跟隨，逕上西砲臺會見了臺官，寫了一張諭帖，便請臺官分一半兵，逕到東砲臺調齊。那邊馬隊上街驅逐變兵，若然東砲臺臺官不從，立刻把他看管。就令西砲臺臺官兼任東砲臺的職務，再行調隊。西砲臺臺官領了令帶兵，便到東砲臺那邊。臺官見了諭帖，立把馬隊調出，交西砲臺臺官帶了，走剛出營門，就見變兵一個首領帶十幾人飛一般奔過來，想要勾結臺兵，便被臺官喝令拿下。解到子讓處，西砲臺臺官帶了馬步隊伍，掌着號，便往大街上來。那班變兵起初以為統制觀察使都上兵船，岸上沒有人約束，想搶個盡興。遙應青州再換一個局面，所以小半帶了軍器大半都是空身，怎經得大隊馬步兵丁從背後逼上來，截了他們回營的路，空着手如何抵敵。」

只望前逃那西砲臺官早受了子讓密囑只虛張聲勢從後追趕並不認真攻擊直待離了大街漸漸到了人烟寥落的所在纔發令開槍擊斃了數十人變兵四散亂竄又下了招撫的令那些變兵被直逼到海灘已是無路可逃砲臺虎一般踞在山上就走遠了也是不濟整整千餘人一齊掉轉頭齊聲乞撫西砲臺官把他們押上砲臺子讓究出幾個倡首鬧事的人立時正法其餘的押待黃傳絨回岸會同發落一場轟天震地的事頓時潮落波平東牟商民都感激子讓入骨不想又引起一場意外的禍事原來東牟地方有許多波斯大秦的商人在那裏開設字號做各項買賣所以波斯大秦各派一個辦事員替他們商人辦事那條買賣街上的巡兵本都從東牟觀察使衙內派出兵變時候巡兵全數逃走那幾位辦事員便說巡兵沒用要調他的兵來巡街立時備角文書知會觀察使子讓見了這道公文怎敢怠慢立到辦事員那邊同他爭執辦事員一定要這麼辦子讓一定不肯答應爭了多時子讓見沒下臺逕回衙門召齊了地面上耆老同波斯大秦的商人第一句先說道昨天兵變本使沒有能先事預防抱愧的了不得第二句便說現在當着諸位面前本使自請解職贖罪還求諸位原諒呵那班耆老道昨天的事虧得觀察使應變迅速地面上沒受什麼損失都感激觀察使的好處怎麼說起辭職的話來還求收回這句話永遠替地方造福哩那班波斯大秦的商人也齊聲附和了幾句子讓道既諸位都不放我走我也不妨暫留又逼着波斯大秦的商人問道諸位沒受損失麼那班商人道我們字號裏變兵沒來都沒受什麼損失子讓道如今却論不定要受損失了那班商人覺着詫異齊聲詰問緣故子讓把他們辦事員的意思自己爭執的話說了出來又道我在任一天該保護你們一天便受了損失我都願意賠你



們偏你們辦事員不肯信。我定要調兵。我沒法只好把巡兵撤回。以後賣買街上事我也管不了。萬一再有兵變呢。料想你們百十個兵也未必抵得住。三四千人有什麼損失。只好你們自認晦氣。那班商人還沒回言。那班耆老先開口道：「東牟這條街不是波斯大秦的地方。他們怎麼能派兵觀察使。萬萬不能答應。他們不然這句話一傳出去。不消兵變。地方上的人立刻就鬧起來呢。子讓對那班商人道：「諸位聽見麼。若然辦事員定要調兵。地方上的人先要鬧呢。我倒想了一個法子。在這裏我如今一面備文駁回。一面限你們在三天裏頭各自收拾搬。到辦事員那邊去。倒可大家安穩。那班商人道：「我們偌大的賣買三天裏頭怎收拾得下。觀察使能認得了麼。子讓道：「三天的限是我給的。如有損失。自然都該我認。但是這件事不是我起的。意是你們辦事員鬧的。三天以後我可不。管那班耆老對那班商人道：「觀察使的意。思是極容易明白的。只要你們辦事員不調兵。觀察使也依舊保護你們。不一定逼你們遷去。我們大家做了這許多年生意。大家心上的話都該大家說明。我們想你們何不會齊了去見辦事員。說明觀察使極力保護的意思。你們也信得過觀察使。請你們辦事員不要調兵。想你們辦事員原替商人辦事。怎能不聽商人的話呢。那班商人道：「這話也說得有理。我們就去見辦事員。請免調兵。觀察使這邊也莫把巡兵先撤。地方上纔有個保護呢。子讓道：「那是自然。我駁回的文書亦已辦好。立刻就要送過去。諸位見了辦事員。請把地方上意思也備細說一說。須知這件事不是我翟某一個人能。毅然任意通融的。那班商人道：「我們必能達到的。便同地方耆老陸續辭出。辦事員見本國商人也。不願意調本國兵得了。子讓回文並不駁回。過了十幾天。天子讓纔得安心。後來方家傑做了大元帥。把青州刺史撤換也。把子讓調回常說。

這個人雖不在共德社却有共德社的行徑不甚靠得住所以子讓早斷了服官的念頭士材那裏知道呢聽子讓講明倒覺有些失望子讓見他那種神情暗暗失笑隨口問道侯士孫近來聽說狠得意大元帥還有件事密地叫他辦理這句話確不確士材又鼓起興來應道有的有的正是

因緣似前定。遭際本難同。

#### 第十四回 佳子弟爭誇世家出 女兒身還共大軍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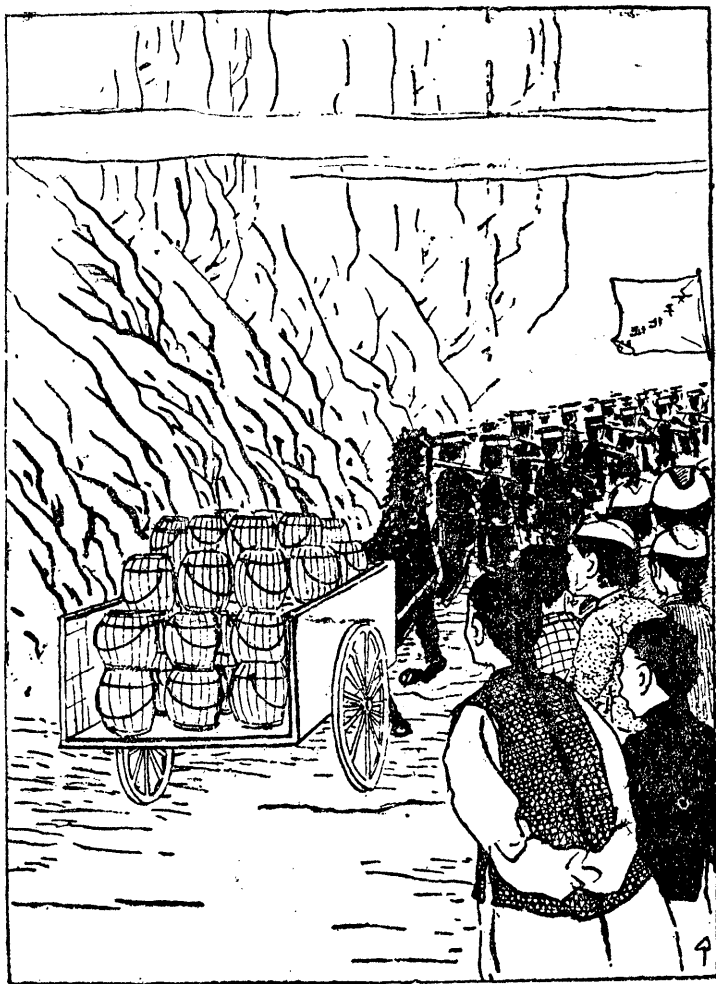
賈士材聽翟子讓問大元帥有件事叫侯士孫辦理這句話確不確急應道有的有的究竟侯士孫是何人方家傑又把什麼事叫他辦理說起來話長哩原來前朝的故家本在關外建州地方十人九曉的金兀朮便是他的遠祖什麼叫做太祖高皇帝的起初結了十八個弟兄在關外橫衝直闖其實不過一個強盜頭罷了後來居然成了氣候佔了許多軍州傳到第三世便殺進關來做了東方古國的皇帝人家都說這是賤種又是一個強盜頭的子孫面子上強不過心裏到底不服心裏不肯服自然而然的露到面子上便東一處西一處的聚攏來豎起旂號打起鑼鼓同這皇帝廝殺這裏面作主的是些什麼人呢想不到竟是一班讀書種子皇帝却有了主意了是個什麼主意呢唐人有兩句單講科舉的詩道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這真是自古帝王一脈相傳籠絡人材的祕訣不想人家所說那個賤種又是強盜頭的子孫也學了乖興起了辰戌丑未會試子午卯酉鄉試還有一年問一年的歲考科考引得一班讀書種子一心一意只想在科第裏面巴個狀元宰相別的事都不把來放在心上雖說東一處西一處的聚攏來豎起旂號打起鑼鼓同皇帝廝殺的始終不曾歇過氣但沒有讀書人作了主便姦淫

擄掠脫不了強盜行徑以暴易暴小百姓先不答應就沒有了一處能敷成事究竟讀書人爲什麼一心一意只想在科第裏面巴個狀元宰相別的事都不放在心上呢要講巴不到的人比巴到的多了百倍每一次會試鄉試歲考科考過後茶坊酒肆只聽說這次考試的不公平歸根一句話不是抱怨主試便是抱怨自己的命場中自古無憑據但願朱衣暗點頭這兩句詩真把一班讀書人的心事說盡了要講巴到的比巴不到的雖說少了百倍却是到了狀元宰相的地位朝裏有了輿援地方上有了權勢便人人趨奉個個逢迎見一回面髭鬚就添了許多光彩并且聲勢大了門生故吏多了子弟們發科發甲比起白戶來容易了十倍有子弟一接上便稱了世家也便在東方古國稱了第一等人家全國裏面數一二三只有幾家臨濠地方却有這一家便是侯家了士孫生長在世家裏面該一心一意只在狀元宰相上用工夫偏偏學了舌天天只說現在皇帝是個賤種又是一個強盜頭的子孫我們該豎起旗號打起鑼鼓同他廝殺把他攆了走那裏料到旗號沒豎鑼鼓沒打早被昇州刺史得了信捉到昇州關在死囚牢裏這又是世家的便宜了東也有人說人情西也有人說人情昇州刺史要殺侯士孫究竟殺不成還在牢裏收拾一間乾淨屋子叫士孫住進去只永遠不許出牢門一步這個名色叫作長監侯士孫既做了長監的囚犯天天沒事做便從儒門跳到佛門什麼心經哩金剛經哩讀得桃子般熟佛菩薩保佑皇帝倒了霉將要遜位時候士孫在昇州出了獄平地登天般做了晉州元帥無奈侯士孫到底是個讀書種子雖說在死囚牢裏熬了這幾年在共德社居然得了狠深的資格究竟元帥該怎樣做幾曾知道自然站不穩要跌下來幸而跌得好跌出選舉會的一名選舉人隨着大衆到了京城恰恰那時的選舉

會不專辦選舉大元帥的事還有代表會的職務這些選舉人就兼了代表的頭銜前回講過這裏面的大半是共德社的社員起初雖推舉老方做了臨時大元帥後來見老方做的事都不能滿他的意漸漸一件一件的作起梗來這個選舉會便成了共德社同老方開戰的先鋒老方十分煩惱時常對人說什麼叫做選舉人又什麼叫做代表八百幾十個人就是八百幾十個土匪這句話一傳開不但共德社老大不舒服便連大同會的會員也有人議論老方不知打的什麼主意倒要着實防備偏偏侯士孫是個真正讀書種子又是真正世家子弟見識畢竟不同不屑跳進大同會也不肯隨着共德社同老方作梗却避着人時時走到大元帥府裏陪老方閑談在士孫意思並不是爲東方古國除了老方沒有第二個人材佩服到五體投地的地步却爲東方古國現在的財權在老方一人手上要想弄他的錢供自己的揮霍自然不能不處處討他的好要想處處討他的好自然不能不處處順他的意思老方漸漸看出士孫行徑同共德社社員不同待他也就待共德社社員一樣那天驀地想起一件事便傳侯士孫到了府中老方想起什麼事呢却起在幾個女人身上是那幾個女人呢原來那時男子結了社女子同女子聚在一處也結了社社員裏面有個殷夢秋要問他的出身哈哈烟花隊裏曾做過幾任都元帥一混兩混混到讀書人裏面居然把什麼三字經呵千字文呵步天歌呵輿地韻編呵都裝進肚皮裏去充起一名女才子來等到尹世貞據了香海會集了各處共德社的社員準備北征殷夢秋便約他的女社員要按照隊伍編制打算隨着大軍出征那班女社員聽他一說大家眉飛色舞自道是李波小妹內中有個真又蘭出身本同殷夢秋差不多因此格外交好便同殷夢秋都做了一名隊長找了尹世貞要了許



多軍裝一個拿在手上着在身上你看我我看你覺得威威武武同男子一模一樣又你看我我看你哈哈大笑了一陣當夜便按軍規飽餐戰飯纔收拾安寢不想有個女子忽地喊道我要撒尿了怎地不見了馬桶這一喊不打緊却喊的大家小肚皮裏都漲得拾不起身子一霎時間你也喊馬桶呢我也喊馬桶呢把個殷夢秋真又蘭喊得發昏章第九十九褲襠裏都濕了一大塊趕緊起身喊齊一班前充僕婦現在改編的伙夫分投去把馬桶找回來纔得解了這個圍安安靜靜過了一宵明天一齊裝扮下了操場便是從前盪秋千拍皮球的所在尹世貞早派了幾個教練員在旁邊候着見兩名女隊長領衆前來立時發令排隊開操不想一班女社員改編的女兵纔一轉身前面的把槍桿撞在後面人的肩膀後面的人連聲喊痛站不住身子已是兩脚朝天後面的皮鞋踹到前面人的脚跟前面的人吃了痛身子望後一仰撲通一聲前面的在上後面的在下在草地上打起滾來教練員見不成事趕緊過來吆喝不想一班女兵一個個倒豎柳葉眉大張櫻桃口齊聲喊道都是教練員不好排不來隊伍倒給我們受了這些苦把他攆出去把他攆出去便一擁上前把幾個教練員推的推搯的搯直轟到操場外面孫武子雖說是個名將無奈現在不是春秋時候隊長斬不成軍規整不起只好抱了頭鼠一般竄去兩名隊長纔同一班女兵在操場裏面隨意操練了一回居然也有步伐居然也有陣式你看我我看你覺得就同男兵打仗也不愁輸給他又哈哈大笑了一陣從此天天操練隨了大軍到了昇州又奉北征總統制的令望符離進發起初幾天不是坐車便是乘船還不覺得什麼苦人家也不覺有什麼奇處後來幾天走的路不但不能通舟并且連車也沒一部要靠兩只脚一步步挨去那班女兵便共打精神重排隊伍



仗幸而好那班女兵雖然一肚皮裝滿了北征的雄心一雙脚偏不聽心的號令走了一天纔到宿站一

後議論道這算什麼軍隊竟是一羣小羔兒若然遇了北來的大軍鬍鬚就是投到虎口了還講什麼打

路上便有許多人擠在旁邊觀看只見在前的開着大步居然也有雄糾糾的模樣但是臉上都像拍了胭脂一張小口又喘吁吁的合不攏中間現出一隊輜重隊接一連二約有三四十部小車車上裝的是什麼軍裝呢哈哈盡是些馬桶輜重隊可就變成馬桶隊了符離一帶不但不像下江幾乎家家都備這件東西并也不像上江茅房也是少有男男女女若要更衣不論白晝黑夜揀個空曠所在蹲下身便算了賬見了這隊輜重隊有些生來不曾見過的還嘖嘖稱羨道究竟女兵來的出奇有這異樣軍裝莫不就是人家說的大砲麼有些曾到江知道有這物件便在背

個個覺得脚底心像針刺的痛。坐定了。解開行纏細看。不是針刺。却是擦碎了幾處浮皮。脚背上高高腫起。又像貼了一塊厚猪肉。不覺一個個自己愛惜自己的脚。爲什麼要給他吃這般的苦。兩名隊長素來滿身着的綾羅滿口喫的肥魚大肉。比別人更嬌養了。幾分只貪圖北征名色的好聽。纔首告奮勇。到這時候。兩雙脚也比別人痛的利害。腫的幾倍厚。不知不覺。便把兩個心倒轉來。聽了兩雙脚的號令。對那一班女兵。說道。不走了。不走了。明天大軍只管走。我們只管在這裏看他們有什麼方法逼我們走。一班女兵聽了。人人踴躍。道隊長說的有理。隊長說的有理。果真到了天明。大軍陸續拔隊。一班女兵個個坐着不動。身總統制幾次派人拿了令箭來催。不但理會。還把令箭一拗兩斷。老遠的丟了去。總統制聞信。帶了十幾名兵丁自己趕來。高舉馬鞭子想嚇他們。走不想。女將軍把他看家的本領立時使出一個個哭上來。兩名隊長就把總統制劈胸揪住。帶着哭數數落落的罵道。你們家裏一般也有親娘一般。也有妻子一般。也有姊妹。怎不叫他跟了你。北征偏硬逼我們。隨着你們走。這不是明欺我們麼。我們可也不能答應你。就同你拚了罷。隨總統制來的人。早被許多女兵裏住。不能上前來救。總統制一個人奈何不得。兩名女隊長只好極聲喊道。快快放手。有話總好商量。兩名女隊長道有什麼商量。只不許你硬逼我們走。總統制又極聲喊道。是了。是了。我不逼你們走。只自己走。可不好麼。兩名女隊長纔鬆了手。總統制帶了隨來的兵。趕忙逃走。門裏門外有許多看客。見了這種情形。齊聲一笑。兩名女隊長對着他們喝道。你們這班人。懂得什麼。我們這一隊是後路精兵。前面去的若抵不住。北軍還靠我們接應呢。你們敢笑。便一個個拗斷你的頭頸。看客聽女將軍又動怒了。便一鬨自散。殷夢秋真又蘭兩個人帶了一班。

女兵直住到和議定了局纔回昇州恰值臨時選舉會正從揚州移來天天開會商量軍國大事真又蘭忽然想出一樁絕好的主意暗暗同殷夢秋商量殷夢秋聽他說完喜的只是拍手連聲贊道好主意好主意這件事若做成我同你兩個人不但是東方古國的第一人并還是東方各國的第一人呢正是

不朽直須推女傑  
生身莫更羨男兒

### 第十五回 爭參政見客行凶 收社費治裝上道

北征軍裏的娘子軍回到昇州恰值臨時選舉會開會商量軍國大事女隊長真又蘭想出一樁絕妙的主意暗暗同女隊長殷夢秋商量殷夢秋聽了喜的只是拍手又連聲贊道好主意好主意這件事若做成我同你兩個人不但是東方古國的第一人并還是東方各國的第一人究竟真又蘭想的什麼主意講的什麼話能得殷夢秋這樣稱贊呢原來真又蘭是說女子同男子不過形體不同其實都是天生的人爲什麼男子就要搶在女子的前面女子要被男子壓到底下去就算女子讀的書不及男子多知識似乎不及男子這是我们做父母的自小不教我們讀書不是我們生來不肯現在我們該同男子爭要把男子做的事讓一半給我們女子來做况且我們這回跟了大軍北征凡是男子立的功就有我們女子一半在內我們若出來倡首不怕男子不依又微微笑道無論做什麼事都有一定次序我想打從選舉會爭起要男子分出一半選舉人名額給我們女子等做了選舉人女子就得了權勢了再慢慢同男子爭做官如此不必要有做女皇帝的武則天自然就有我們這一班的女官你想不是好主意麼殷夢秋贊了幾聲又自出主意道我想先把我們女兵散了隊仍舊還了社員的面目纔好四處聯絡女同志



等我們爭勝要選舉女選舉人的時候這班女同志一時那裏便想得到人我同你兩個不愁不是第一個當選真又蘭也以爲然當下兩名女隊長發令召齊一班女兵尙未開言不想女兵先鬧起來道現在用不着北征了還要我們來操練你們兩個人究竟打的什麼主意殷夢秋真又蘭連連搖手道不是不是不是不是要操練是有一樁好主意同你們商量便把兩個人的話講的一字不漏一班女兵聽了大家又是喜的眉飛色舞齊聲說道這不是女子參政麼應該同男子爭的該同男子爭的等爭到了手我們都有了選舉權第一次便舉你們兩位報你們替女子立的大功殷夢秋真又蘭先吃了定心丸越發拿定了主意又聽一班女兵道我們便散隊罷還當什麼兵快去聯絡同志預備選舉只是這身軍裝却要帶回家裏做個北征紀念也不枉我們吃這番辛苦却不能交還你兩個隊長呢說罷也不再等號令一閃便散殷夢秋真又蘭一喜一憂喜的是選舉爭到手不愁不能當選好稱了做官發財的心願憂的是尹世貞若來追問軍裝却一衣一械無從繳起不能不認是自己理短兩個人懷了這個鬼胎一時不敢露面直守了半個多月不見尹世貞有人來問這個鬼胎算是小產了纔敢出門想選到選舉會走到會場到處亂闖絕沒有個人影映到兩個人的自然鏡內頓時起了疑心四下裏打聽纔曉得選舉會又移到京城去了兩個人怏怏回廊在真又蘭意思原要立刻趕進京城仍找選舉會說話殷夢秋却有些躊躇道這件事關係重大選舉會能依我們的話不能還拿不定我想還得會外有個男子帮着女子說話纔濟事呢真又蘭道好的但是這個男子又要他肯替女子帮忙又要他有些名聲能穀打動選舉會纔好却從那裏去找呢殷夢秋想了一回拍手笑道有了有了真又蘭問是何人殷夢秋道有個周

繼殷在共德社裏頗頗有些權力我同他本是熟人找他可不好麼真又蘭點頭道我也見過幾面人是漂亮的只這件事不曉得他肯不肯殷夢秋道不會把話同他講過怎曉得他不肯趁他還未進京我同你該找他去說的真又蘭高興起來一部車載了兩個人趕到周繼殷廡裏周繼殷正在收拾行李聽有客來不能不請進去那裏料到橐橐竟走進兩個女人寒暄纔了便提起這節事來周繼殷仰着頭一味沉吟真又蘭見了這副面目胸中那把無明火已自竄上竄下要打喉管裏冒出來硬自咽下那裏料周到周繼殷聽他們講完冷笑了幾聲連連搖頭道我不底下是句什麼話還沒講出只覺軟棉棉一隻手已到臉上拍搭一聲竟是俗語說的五分頭直送過來手指帶了指甲順便抓了一把周繼殷臉上頓時起了幾道紅癍又躺出血來真正是閉門家裏坐禍從天上來也覺着惱轉念一想好男不同女鬪這兩個又是有名的野豬精權時讓了他罷便避開去儘他們鬧只不來保真又蘭鬧了一回見周繼殷再也不來只好同殷夢秋坐車回去殷夢秋抱怨真又蘭不該動粗失了帮手真又蘭豎起眉毛道咦你不見這廝麼面上早就露出不耐煩的樣子後來索性直言回絕道我不你打算他底下有好話麼你不要做夢哩這班男子不給他些利害他不知道我們娘子軍的威風後來還想做大事麼你不要慌我同你立刻就趕進京你看我還冇本領敢到選舉會去鬧哩殷夢秋道你有本領難道我沒本領麼你敢難道我不敢麼要鬧便同去鬧要去便立刻同去你能毅麼真又蘭道你能難道我不能自古道健婦勝於壯男真是不差這兩個草草束裝立刻雇車便要登程臨出門時真又蘭忽然失聲道不好不好還走不成殷夢秋笑道我早料你不能如何不應了我的話麼真又蘭對殷夢秋啐了一口道你還糊塗哩我問你

備了。多少。川資。殷夢秋。被他。提醒。慌。起來。道。我。我。忘記。了。你。呢。真。又。蘭。道。我。若。備。好。了。還。同。你。愁。什。麼。殷。夢。秋。道。匆。匆。忙。忙。的。那。裏。備。得。來。呢。真。又。蘭。抓。耳。搔。頭。半。晌。沒。得。主。意。忽。聽。殷。夢。秋。笑。道。有。了。有。了。真。又。蘭。着。緊。追。問。道。你。川。資。備。好。了。麼。剛。纔。爲。什。麼。要。騙。我。殷。夢。秋。道。不。是。不。是。我。是。有。了。主。意。了。真。又。蘭。問。打。的。什。麼。主。意。殷。夢。秋。附。耳。說。了。幾。句。真。又。蘭。只。是。點。頭。直。待。他。說。完。纔。令。人。請。了。一。班。女。社。員。來。豎。起。雙。眉。厲。聲。說。道。我。同。殷。社。長。立。刻。便。要。進。京。替。許。多。女。子。吐。些。氣。爭。些。權。柄。首。先。得。着。好。處。的。就。是。社。裏。一。班。人。你。們。該。怎。樣。打。算。那。班。女。社。員。不。知。他。裝。什。麼。藥。在。葫。蘆。裏。你。看。我。我。看。你。作。不。得。聲。殷。夢。秋。急。攔。真。又。蘭。道。真。社。長。且。莫。焦。燥。待。我。把。話。同。他。們。講。明。白。了。再。說。又。對。那。班。女。社。員。道。社。裏。的。情。形。諸。位。都。知。道。的。向。來。只。靠。我。同。真。社。長。七。拚。八。湊。敷。衍。過。去。不。會。問。你。們。要。一。個。錢。你。們。自。來。也。沒。把。社。費。繳。清。這。回。我。同。真。社。長。要。進。京。了。社。裏。沒。錢。如。何。能。敷。辦。事。要。仍。舊。靠。我。們。老。話。說。遠。水。救。不。得。近。火。我。們。又。如。何。顧。得。來。難。道。眼。睜。睜。就。看。這。個。女。子。共。德。社。烈。烈。轟。轟。的。一。場。一。霎。時。就。烟。銷。火。滅。麼。不。但。我。同。真。社。長。不。肯。連。你。們。也。未。必。忍。得。只。是。說。不。忍。不。該。單。說。一。句。空。話。該。把。良。心。放。出。來。怎。麼。叫。作。良。心。呢。要。各。人。都。盡。些。責。任。怎。麼。叫。作。責。任。呢。要。各。人。都。把。社。費。繳。出。來。真。社。長。便。是。這。個。意。思。你。們。肯。依。不。肯。依。真。又。蘭。又。厲。聲。道。一。人。一。年。六。元。兩。年。各。欠。社。費。十。二。元。要。在。今。日。今。時。繳。到。我。手。裏。若。說。一。個。不。字。你。們。的。事。從。此。我。都。不。管。我。到。京。得。了。手。你。們。也。莫。想。有。分。那。班。女。社。員。聽。是。問。他。要。錢。都。有。些。不。願。意。爭。道。一。時。三。刻。那。裏。有。這。麼。許。多。錢。真。社。長。一。定。要。這。樣。我。們。只。好。散。夥。請。你。另。招。社。員。罷。真。又。蘭。又。把。雙。眉。豎。起。厲。聲。喝。道。要。散。夥。可。以。只。是。你。們。欠。的。社。費。若。敢。不。繳。我。可。不。依。那。班。女。社。員。又。爭。道。男。子。裏。

面的共德社哩大同會哩都有社費會費的名目却不曾聽說認真追繳真社長時常說男女平權怎樣這件事獨獨兩樣呢殷夢秋又急攔道都不是這樣說社裏不定要向社員追繳社費你們不聽我說過麼凡是社員見社裏爲難都該放出些良心諸位難道是沒良心的麼不過手頭緊一時繳不清罷了却是究竟能繳多少也得說個明白好待大家商量那班女社員道這還成一句話罷罷你兩位也是爲着許多女子不是爲自己的事纔進京要我們繳清兩年的社費那可不能只繳一年大概也穀用了真又蘭細數坐中共有二百五十三人二十六十二五六三三六十八共得一千五百十八元做兩個人進京的川資也很寬裕便不多說什麼只淡淡的說道就繳一年也可以但要這時候繳清那班女社員轉有些氣上來憤憤的道你當只你同殷社長有錢我們都是窮鬼麼各把一隻手伸到衣袋裏一是一二是摸到六元立刻取出丟到桌上殷夢秋趕快一分一分的收起那班女社員道且慢也得給張收條真又蘭一聽三腳兩步跑進房裏取出一本雙連收據同筆墨社章等類同殷夢秋兩個人一面收洋一面寫收據直忙到黃昏纔了計點總數缺了三十四分只有一千三百十四元好在還穀兩人的用也不更去追討當夜走不成守到天纔過江去乘火車不想上車時候先有一個人坐在車窗裏面見他兩人攜手過來躲到別節車室還有一個人拿着一本書低了頭正看得出神不曾理會到陸陸續續上車的客人却被真又蘭一眼看見對殷夢秋道這是侯士孫也在選舉會裏我們須趁早把他籠絡住把行李放下就走到侯士孫房間遞過兩張名片侯士孫心上老大喫驚面上只好裝作笑容同他們握了手極力敷衍圖個當面安靜那裏料到這兩個女人真是聰明透了頂見侯士孫神情落寞換了一副手段一日



十二時盤住了。送點心請喫飯。刻意殷勤。弄得侯士孫答應不好。不答應不好。喪魂失魄似的。到了京城。纔算脫身。殷夢秋真又蘭一到京。便分頭去找選舉人。想託他們在選舉會裏承認女子的參政權。那裏料到自己聲名大了。若是找上人家大門人家。只把閉門羹三個字相待。通沒見着一個選舉人的面。若然找到會裏會場的規矩。會外的人只許在旁邊聽。插不得嘴。把個真又蘭肚皮幾乎漲破。殷夢秋也一腔怨毒。只苦無處發洩。便天天攔在會場門口。想攔住一個選舉人。便好同他評理。居然攔住一個人。并還是選舉長金仲蓀。偷他一點頭。這件事不愁沒有把握。便細細訴說來。意那裏料到金仲蓀朗朗答道。東方古國的男子。還是第一遭來參政。那裏便輪得到女子頭上。早哩早哩。殷夢秋無限欲望。頓時被打到瓜窪國去。真又蘭氣得眼睛裏都要噴出火來。勒起袖子。舉起拳頭。想使前番掌劈周繼殷的威風。那裏料到金仲蓀身邊站着許多巡兵。一個個攘臂怒目。也有動手的模樣。把真又蘭無限憤怒。也打到瓜窪國去。縮轉身。便走。却逢人就說共德社裏男子的不是。這個消息。方家傑得的詳詳細細。纔起了一個主意。把侯士孫傳到府來。正是

鵲蚌相持 漁翁得利 知者自多 戒者有幾

第十六回 承寵命匆匆登帥府 傾肺腑各各盼財星

殷夢秋真又蘭兩人未到京時。以為女子參政權是個穩瓶。十拿九着。不想千等萬等等着了。選舉會長金仲蓀只淡淡答他幾句。道東方古國的男子。尙是第一次參政。那裏輪得到女子身上。早哩這幾句話。不打緊。却生生的把殷夢秋真又蘭兩人穩瓶打破。兩人這一氣。真是離了娘胎第一遭。再也過不住逢

人訴說共德社裏男子的不是一傳十十傳百便傳到方家傑耳朵裏驚地動心派人傳侯士孫到府問話侯士孫本是個烏衣子弟自然也有烏衣子弟的習氣幾年在獄課誦佛經倒把世情看淡得不少自從到京見那些豪門貴介在家時住的是崇樓傑閣出門時坐的是駟馬高車偶然動了興儘有羅綺成行櫛櫛徹夜供他的朝歡暮樂估量自己故鄉任職能有幾時捲的擄的故鄉百姓的活命錢能有幾何若講排場一動手便要告了消乏因此萬分鬱鬱時時張着口唉聲嘆氣後來又見指頭上數着的關人兒不論是在選舉會裏的或是在各府當差的沒一個不天天到大元帥府裏走動因此也學了乖時常去獻殷勤打個別人捧一千我捧八百的主意無奈一天一天混過去老沒一個機會湊他的巧把個侯士孫急得似蒼蠅搯了頭只在熱灶上亂轉我不到歇腳所在忽然聽報大元帥來傳好像秀才得了科舉窮和尚接了經懺要登科就好登科要錢就有錢飛到手裏這一喜真正眉毛眼睛笑不盡要把嘴來湊了一疊連聲喊家人去備汽車家人應了一聲噎却站着不動侯士孫怒罵道你這個昏蛋不知道是大元帥來傳麼還敢這樣慢吞吞的家人回道不是家人敢怠慢實在是汽車雇不動侯士孫氣得把眼睛凸出一個指頭直戳到家人面上怒問道汽車怎麼雇不動家人垂了手低了頭不敢說侯士孫把他踢了一腳又喝道你究竟是個啞巴還是個爛腳家人纔戰戰兢兢回道老爺前幾天坐的汽車還沒給錢行裏幾次來要不會要到賭咒發恨的說道從此再不放汽車給老爺坐了家人怎好去雇侯士孫雙足齊躁只叫拿片子把汽車行送到廳裏去辦又罵家人道這話你怎不早回我今天沒汽車不成家人也急了縮了頭退到外間直奔上房找姨太太說老爺今天要了家人命了姨太太正解散了頭髮梳頭

見家人這般形景忙問何事家人一五一十說的一字不漏又要解開褲腳請姨太太驗傷姨太太搖手道不消了我都知道了且打發老爺上了府再說一手挽了頭髮一手解開一個皮包取銀圓二十元交給家人說雇汽車大概也費了家人受了銀圓歡歡喜喜自去一會兒就把汽車雇就侯士孫只要有車坐也不問家人是怎樣雇來跳上車閉上車門只聽嗚嗚嗚幾聲響便追風掣電般直向大元帥府來那座大元帥府東西兩座木牌樓正中一條甬道牌樓上面有三個泥金大字一邊是東華門一邊是西華門甬道是用白石鋪砌約有六七丈開闊甬道盡處纔是府門守衛的兵丁執着槍兩邊站定外面停滿了各種車輛許多穿着禮服的人都向守衛的投遞名帖侯士孫也就下車遞過一張名帖去隨着衆人進了府門早有府中執事在門邊招呼曲曲折折引到一座客坐侯士孫見坐在裏面等候接見的已是不少東一簇西一羣交頭接耳價議論侯士孫跨進門相識的免不得要來敷衍說幾句客套話素味平生的也就不餉不保了只見府中執事的執着帖一起一起傳上去客座裏的人去一起少一起漸漸只有初來時十分裏的三四侯士孫以爲總可傳到了不想比他後來的都已傳到只不聽有人提他的名字把個侯士孫等的只在客座裏亂踱有時仰着頭數那上面的屋瓦顛來倒去究竟不會數清再一低頭客座裏只剩他一人了侯士孫有些詫異自肚裏打算盤道莫是執事人錯傳了大元帥並不是傳的我又想往常沒事時常來走動十次總有三四次得見大元帥的面就算傳錯了大元帥見我名帖見不見也該有句話我莫慌且老在這裏等罷漸漸又見日影已到正中一起一起的人只望大門外走侯士孫越發着慌想我個人問個究竟只是這所在不容人胡亂行走又怎敢動沒奈何把個頭探在客座門

外。看。可。有。人。來。傳。又。可。有。熟。人。走。過。真。正。是。機。緣。湊。巧。被。他。看。見。一。個。現。充。府。中。內。侍。名。叫。瞿。允。淵。的。恰。巧。從。這。客。座。門。外。經。過。俟。士。孫。顧。不。得。什。麼。叫。做。體。統。趕。上。去。在。他。肩。頭。一。拍。瞿。允。淵。回。過。頭。來。一。看。便。道。我。當。那。個。同。我。開。頑。笑。呢。原。來。是。你。俟。士。孫。道。伯。母。身。子。可。好。允。淵。道。承。關。切。老。母。託。福。好。的。究。竟。瞿。允。淵。是。何。等。人。物。俟。士。孫。怎。麼。又。關。切。到。他。老。母。身。上。這。時。還。沒。工。夫。細。講。且。講。俟。士。孫。當。時。把。瞿。允。淵。招。到。客。座。裏。低。聲。問。他。道。大。元。帥。打。發。人。傳。我。老。哥。可。知。道。麼。允。淵。道。知。道。的。俟。士。孫。道。可。知。道。大。元。帥。爲。什。麼。事。傳。我。允。淵。道。這。倒。不。會。聽。大。元。帥。講。起。想。沒。有。要。緊。事。不。至。來。傳。的。俟。士。孫。道。既。有。要。緊。事。怎。我。來。了。兩。三。個。時。辰。大。元。帥。還。不。傳。見。呢。允。淵。道。料。也。快。了。現。在。所。有。例。見。的。客。都。已。散。盡。只。是。文。案。上。的。老。魏。忽。然。引。了。幾。個。大。秦。商。人。來。大。元。帥。正。會。着。這。班。人。呢。等。這。班。人。走。後。除。你。老。哥。再。沒。第。二。個。客。了。我。不。便。在。這。裏。多。坐。你。只。耐。心。等。着。罷。允。淵。說。畢。匆。匆。自。去。俟。士。孫。又。等。數。半。小。時。纔。有。人。把。他。傳。上。直。講。數。一。兩。個。小。時。俟。士。孫。纔。出。府。門。跳。上。車。吆。喝。開。車。那。車。夫。一。面。開。車。一。面。咕。嚕。道。等。的。久。了。老。爺。須。照。鐘。點。該。錢。呢。俟。士。孫。喝。道。不。用。多。講。我。自。然。知。道。回。到。家。中。叫。家。人。打。發。汽。車。去。跳。進。上。房。把。姨。太。一。撲。便。道。我。餓。慌。了。快。弄。點。好。東。西。給。我。吃。姨。太。把。手。一。推。說。放。尊。重。些。別。這。樣。婆。婆。媽。媽。的。又。喊。人。傳。給。廚。房。快。替。老。爺。備。飯。俟。士。孫。吃。過。飯。躡。到。書。室。家。人。送。上。許。多。請。客。條。子。俟。士。孫。無。心。細。看。躺。在。一。張。軟。椅。上。銜。了。一。捲。烟。仰。面。沉。吟。了。許。久。驀。地。跳。起。叫。家。人。打。電。話。問。金。老。爺。可。在。家。若。在。家。就。請。快。來。有。要。緊。話。講。家。人。問。道。請。那。一。位。金。老。爺。俟。士。孫。躁。足。道。金。日。升。金。老。爺。你。還。要。問。麼。家。人。應。聲。便。把。電。鈴。搖。動。取。過。聽。筒。一。面。聽。一。面。湊。在。筒。口。說。了。幾。句。話。便。放。下。來。對。俟。士。孫。說。道。金。老。爺。沒。出。門。說。就。



過。來。候。士。孫。等。金。日。升。又。等。得。心。頭。有。些。火。發。纔。見。他。踱。進。門。來。不。及。講。別。的。話。先。訴。苦。道。急。驚。風。遇。着。慢。郎。中。我。真。要。被。你。急。死。金。日。升。道。什。麼。事。這。樣。性。急。莫。不。是。賭。輸。了。錢。又。想。找。人。借。錢。用。麼。候。士。孫。笑。道。你。不。用。挖。苦。了。我。不。見。得。回。回。輸。你。也。不。見。得。回。回。贏。拉。過。一。張。椅。子。說。你。坐。下。我。們。有。正。經。事。商。量。金。日。升。一。面。坐。一。面。說。道。你。有。什。麼。正。經。事。呢。大。概。又。在。教。坊。裏。看。中。了。那。個。姑。娘。想。討。來。作。姨。太。了。只。我。看。你。那。裏。有。許。多。錢。能。敷。供。養。教。坊。裏。面。的。妓。女。着。着。當。心。要。戴。綠。頭。巾。呢。候。士。孫。把。金。日。升。一。拍。笑。說。道。你。當。我。候。士。孫。是。生。成。窮。命。老。不。會。有。錢。使。麼。只。眼。前。就。有。個。發。財。機。會。大。概。還。能。帶。挈。你。這。窮。光。棍。也。發。一。注。財。你。快。活。不。快。活。金。日。升。也。笑。道。你。敢。是。想。發。財。想。入。了。魔。夜。晚。做。夢。白。天。來。說。夢。話。麼。你。會。發。財。世。界。上。從。此。也。沒。窮。人。了。候。士。孫。把。臉。一。沉。道。你。太。小。覷。人。了。罷。罷。從。此。你。有。事。也。莫。來。我。我。金。日。升。見。候。士。孫。像。要。認。真。笑。道。罷。罷。你。既。然。愛。說。夢。話。我。就。聽。聽。究。竟。是。怎。麼。一。個。機。會。候。士。孫。道。你。不。知。道。我。今。天。曾。見。大。元。帥。麼。金。日。升。道。見。大。元。帥。有。什。麼。希。罕。我。也。見。過。幾。次。你。也。不。是。一。遭。兩。遭。了。候。士。孫。道。這。一。遭。不。是。我。自。己。去。是。大。元。帥。來。請。的。你。不。知。道。麼。金。日。升。詫。異。道。大。元。帥。什。麼。事。來。請。你。倒。得。說。一。說。候。士。孫。道。你。是。個。聰。明。人。你。且。猜。一。猜。金。日。升。道。這。譬。如。一。部。二。十。四。史。從。那。裏。說。起。須。得。有。個。頭。呵。候。士。孫。道。我。不。同。你。說。過。麼。這。發。財。機。會。四。個。字。就。是。個。頭。金。日。升。道。要。講。發。財。快。不。過。做。官。也。容。易。不。過。做。官。你。本。做。過。官。的。大。元。帥。愛。用。舊。人。莫。不。又。有。什。麼。元。帥。刺。史。出。了。缺。大。元。帥。要。派。你。去。麼。當。真。這。樣。你。這。總。文。案。却。不。能。用。別。人。須。得。給。我。先。同。你。約。定。了。不。要。臨。時。變。卦。我。可。不。答。應。候。士。孫。笑。道。吓。你。說。我。想。發。財。想。入。了。魔。說。夢。話。我。却。的。的。確。確。有。個。發。財。機。會。並。不。是。說。夢。話。你。纔。是。想。做。

官想入了魔說夢話哩。金日升笑道：「就算我想做官，想入了魔說夢話，你的話本來也太空泛，叫我從那裏猜起纔好。自然要揀近的猜。」侯士孫道：「我料不到你這般一個聰明人，却有些不知世務，只曉得做官會發財，不曉得現在的發財機會儘多，不在乎做官不做官。就想做官，須知大元帥所用的舊人要儘前朝的高官顯宦，我的做官髣髴是在鼎革時候，趁沒人自己封的一般大元帥肯用麼？我也斷斷不想在這裏頭發財。金日升道：「發了，你不用儘繞灣兒了。你老老實實的說罷。」侯士孫笑道：「大概你的心從做官上頭，又移到發財上頭，也有些痒痒的。我偏不說，還要你猜。」金日升也笑道：「你這個人本來爽快，今天也變成個促狹鬼了。想是給財神爺把你的心撥轉來，專同我來打哈哈罷罷。我再猜一猜，若然猜不着你，可不許再作難。不然我洒洒袖子會走的說罷。」低頭思索了一回，突然拍手道：「給我猜着了。我們共德社裏修路的修路，開礦的開礦，都有些生發。敢情大元帥要把這宗事派件給你去辦好。這宗事一上手就好，把窮氣掃個盡。將來會辦一席，你得保舉我不能保舉別人。先同你約定了，不要臨時變卦。我可不答應。」侯士孫笑道：「呸！什麼會辦不會辦，不依舊是個官麼？叫你不要說夢話。你偏要說你真正是想做官，想入了魔了。」金日升央告道：「老哥，我真猜不着了。你說給我聽罷。」侯士孫道：「教你一個乖罷。現在發財的人有幾種？做官叫借債的，掬客叫是最當時的。不過我們沒有做官的機會，也沒有做掬客的能耐。這兩種都彀不上了。我們却有我們的本等生活。」金日升道：「着着我同你都會提筆，都會把白紙塗成了黑紙。這便是我們的本等生活。」侯士孫道：「呸！你會提筆，這筆却再也不會替你發財。」金日升急接道：「除掉這枝筆，我們就只會一縱一跳，一喊一叫，在社會裏出風頭。」侯士孫拍手道：「近了，近了，開着天。」

窗。說。亮。話。我。老。實。告。訴。你。罷。正。是  
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爾。無。我。虞。  
我。無。爾。隱。

廢物贅談

海上之有謎社。自萍社始。始不過四五人。近乃至三四十人。亦文人游戲中之小團體也。每人月輪一次。謎壇由新世界而移入大世界。余於去歲加入。月製謎語甚夥。茲擇其足資諧囁者錄下。

(慰亭)去世射明人袁凱(曾子曰唯射明人解一貫)好犬管五家射唐人盧照鄰(面首由卿置射漢人許廣漢(子後丑偏春潮剛半現射四子人宋慳(爲呂諤詳夢碎錦)射南齊人謝朓(泉真人應識言卷)射唐人王叔文(情人眼裏出西施射五唐悅目即爲姝(復辟而後皆富人(卷)射五唐無窮出清新(嫁得兒夫雙足健射魏詩飛蓋相追隨)遼關(藏格)射七唐梨花滿地不開門(一身兼作僕射孟子爲不用力焉)六親斷絕射孟子無他戚之也(彼可取而代也射孟子爲政不難(益嗣禹位射左僖微子啓如是)(路)射左文使行人私焉(不怕死射左隱無駭卒)(對妻說好(蠅頭射壁經俾勿壞)(夜郎休自大射壁經無倚勢作威(對坐接吻射壁經齊乃位度乃口(生無豔福愧秦嘉射葩經遇人之不淑矣)(瞎子揮扇射禮記盲風至(注意產後射禮記其神蓐收(玉皇香案吏射禮記其官於天也(座間勸酒客思家射禮記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也)英士爲國捐軀而美名不著射禮記陳其牲犧(周靈王傳(卷)射六才君須記(撰潯陽居士傳怯於下筆(卷)射六才寫陶難(却扇自誇饒豔福絕裾應共諒初心射六才成就我温存嬌婿管甚麼拘束親娘(灘名七里接仙居射富春樓(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射興漢)



家藏如說

藏珠記

谷香中華書局影印

上海文匯書局發行



歷代詩評註讀本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古詩評註讀本  
四角冊

唐詩評註讀本  
四角冊

宋元明詩評註讀本  
四角冊

清詩評註讀本  
六角冊

選擇精當

(六) 評註詳允

(大) 音釋明白

(特) 體例完備

興味醞郁

(色)

淺深有序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弁言

芙蘿倫司華登女士本其婦人之心理經驗箸澤國崇樓一書大爲都人士贊許一時傳誦推女士爲能描寫性情者而於婦人女子尤體貼入微然女士繼澤國崇樓箸者如千篇悉弗能媲美前作近出此篇較之澤國崇樓乃過倍蓰全書以赤子之心爲主綴以家庭社會種種情狀言言天籟語語至誠非若尋常小說之但演事跡此尤難能而可貴者也弁以短言爲紹介於讀者

第一章

杜雷克爵邸在一低山斜坡之上建築之時去今已遠大廈巍峩悉爲朱磚切疊下臨森麥歇亞之清流固畫圖中佳境也此時秋葉半林黃燦若堆金積錦而美景中頗具蕭瑟氣其間之人相聚竊竊如有所議園人不勤其事而聚結成羣此中馬廐爲昔日園中至喧嚷之處今則寂然內且空無所有矣蓋邸中主人薛爾文於兩星期前已入其最後之安息所生平酷愛之名駿已將至市中待鬻園中花木以失於修理凌亂錯迕無序屋前之窗昔日可以憑眺野景今已如失明之目蓋無一不闔之令固矣薛爾文子爵謝世後遺一孀一雛雛出世甫三月卽新子爵薛爾文也其母則妙年方二十閑靜恬淡楚楚可憐性復柔婉特其夫長去後乃熒熒子立護助無人耳邸中有眺月之臺爲此莊嚴之屋中至莊嚴之所已故子爵之母老夫人方與其從子賈林登在此賈林登年三十許體格魁梧丰儀亦美碧瑩之日奕奕有神

## 第

## 十

## 集

婦人女子覩之罔不生愛慕之意。初不知其人乃概豎小人也。老夫人之惑於賈林登也。正如此輩子爵生時絕其從弟。禁勿得踐爵邸之闕。而子爵棺蓋禁令亦解。老夫人召之來與同處。賈林登大尉聞命立來。不少踟躕。此日已入深秋。天色晴朗。午食方已。賈林登與從母相對半倚半坐。一椅上目視爐中翻騰相搏之火焰不瞬已而作不經意狀。和聲徐言曰。姆此室良溫美。我尙憶幼時曾至此。至今不忘。思之猶昨耳。老夫人衣深黑骨格有稜。膚色黃澤如古象牙。髮作銀白似上古之畫圖。出自框中者言曰。誠然爾來此之時尙未流爲惡。須知子之咎實由自取也。賈林登曰。噫。姆非素愛我者耶。乃亦以此語相責耶。我幾不信此言之爲出自姆口也。言次起立。至老夫人座側就坐。一古式鏤刻之椅中仰視老夫人。作可憐色。老夫人靦然微露笑容。老夫人者不常作此狀者也。其子薛爾文性剛直不善諂。有所事莫不硜硜於道。義不輕俯屈以就人。老夫人以爲忤終年無怡色。且以老夫人秉性之僻怪實非人情。所有故子爵之不見悅於乃母也。益甚。今老夫人驟得此脅肩諂笑之賈林登。大尉性既善媚復和易得人憐。大樂視如孩提。因徐搖其白首。作溫語曰。我固愛爾若亡兄。絕爾時吾力爲緩頰。第以爾之狂蕩……大尉曰。狂蕩也。耶。嗟夫。以我之處境安能自禁其揮霍之奢。吾所屬之聯隊皆貴介子弟。吾父又爲貴人。吾何能慳吝。作措大相以爲吾父羞。果欲吾更節儉自奉者。則乘車入城。將踞車頂。購舊服以衣之。居油坊之樓上矣。如此亦可乎。老夫人仍柔聲悅色曰。吾非欲汝爲是。但欲汝以年所得者爲用。勿過度。爾兄年中予爾之金已足供爾一人之用。而有餘。爾兄之爲人初未嘗少背於理。彼之供爾者亦不可云不豐。賈林登曰。姆謂兄未嘗少背於理耶。渠至五十始娶。且生子而絕我承嗣之望。此亦不背於理耶。大尉雖佞然言至。



此亦頗露怨色。老夫人聳肩曰：渠之爲婚事，殊夢夢且其成之匆遽，復出人意外也。大尉曰：吾謂以兄之年，嫂氏之少艾，實足爲父女，而乃夫婦此事，詎不大悖！汝言正愜吾意。爾兄較彼女子，相去三十五年，二人年齒之不相符，正如父之與女。大尉曰：二人情好，亦篤否？曰：固爲至諧，然篤字則我殊不敢稱。以彼五十許人而戀一少女，直狂慎耳。此女之慧，既不足高，亦無強自支柱之禮儀。心性又非強者，則爾兄之戀彼，非重其人，直戀其色耳。此結婚，殊未可謂合理。大尉聞老夫人力詆其媳，竊意謂此老嫗所言，毋乃過甚。以我觀之，嫂氏滌紅夫人和婉幽靜儀態，亦大方。若言慧悟，亦在人上。亡兄娶之，可謂巨眼。今此作男子聲之老嫗，醜詆不遺餘力，殆深恨其年青貌美耳。因又問曰：兄與嫂邂逅於何所？曰：爾時而兄獵於納霍克，止一老者家而飯。老者卽女之父女之意。中本已有人，然其父則雅不善之。爾兄一見此女，卽爲之顛倒。彼老人亦幸貴人之垂眷，而兄遂挈之去，與成婚禮。又恨恨言曰：女果能以禮儀自制者，何至棄其舊好。大尉曰：然則嫂氏之棄其意，中人非有故耶？曰：初何故哉？吾謂此輩女郎，飄浮如絮，殊無定見者。也。此輩之生，但能供男子之挪弄，非有堅貞雅操者，然愛夫則甚，擊耳曰：阿兄歿時，遺嫂氏者，當甚豐。曰：此何待言。爾兄心目中，舍其妻外，固無第二人矣。且渠有子當承父產，吾家之產盡在彼，掌握曰：將居此耶？曰：固也不特居此。凡產業所入，悉任其揮霍，孰能止之者？大尉曰：嫂氏方在妙年，或不堪寒，獨守則其享有財產之權，亦將削奪耳。言時，橫目一瞥，夫人已卽故爲無意之狀。然老夫人感覺至銳，蹙眉曰：憲甫爾嫂之再醮與否，又何預爾事？大尉亟曰：凡事之關情於姆，或吾幼姪者，吾又何得置不過問。老夫人無言少頃，大尉又曰：嫂氏似殊不喜，吾之在是，吾居此三日矣，尙未得詳覩嫂氏尊容，卽偶爾相逢，亦祇

如曇華一現。但覘其側影耳。老夫人曰。子殊不能以此責彼。彼新寡。方三禮拜。在禮不見外賓。苟子非至親。邸中人將詫爾來之不守禮。然子爵喪後事。乃大集吾一婦人力。不能盡理。故召子相助。卽鬻馬一事。已足令人煩亂。大尉揚眉言曰。吾聞之。嫂氏之愛馳馬游獵。一如阿兄。今盡鬻櫪中駿驥。得無大傷嫂氏素懷。老夫人作峻厲聲言曰。渠方居喪。何可更顧及行樂。且婦人所職。初不在是也。大尉曰。然則決意鬻馬者爲姆乎。曰。是彼少年之媼。安可令其有此物。大尉曰。我於此等禮節。絕無所諳。今乃知新媼之不能爲樂。正如其不能面人。老夫人曰。我非謂彼不能面汝。今汝先一面其雛。更招彼與汝一晤。請一捺此鈴。保姆卽知。以兒來面我。意者汝尙未得細覩兒容也。曰。未但常見有人抱一白色長形之裹物。往來室中。出入廊內外。此當卽爲嬰兒。吾固未細覩其作何狀也。今可勿按鈴。吾自往視之。何如。屋中。路徑。我皆能知之。且嘗行經保姆之室。聞室內有鳴兒睡之歌調。及不可解。特特克克步步之語。此保姆調兒之聲也。故能知保姆室所在。老夫人笑曰。可自去。但勿驚兒也。大尉曰。善。甫行至門。老夫人又呼之返。曰。晨來吾囑爾告園丁之語。已爲之未。曰。姆已如命矣。早餐後。逕造其居。以姆囑我者告之一白齒女郎。吾初以爲是園丁之妻。後乃知爲其女弟也。老夫人不豫。曰。憲甫吾願汝母屬。意此女此女處卑賤。而挾奢想。星期日所衣之浮麗。直可抗之貴人。吾嘗以此語之其兄。麥勞里。顧麥勞里。但於我前。斥其妹之不肖。未禁之也。大尉曰。我殊不善麥勞里之爲人。且深恨之。其人意氣自用。頑強如木石。此實奴役中之强悍者。異日且將凌壓及其主人。謂豪惡之奴爲家之患。良不誣也。使我爲此問之主。必立斥去。勿用。言時。狀至憤恨。怨毒之色。盡現諸容。頃者方笑。謔百出。今忽作是狀。幾令人見之愕然。幸老夫人未覺。但聳肩答曰。麥勞里爲人忠。

謹格梨甫卽其子最倚重之。視之如友。初非畜若僕隸也。大尉故作輕易之聲曰：此正足以長其惡。噉凡小人一假以權威。卽無惡不作。舊僕之年老者固難制。而年少者尤有甚於此。惟以極惡之名詞始足以喻之。此恐非姆所堪聞者。老夫人笑搖其首。似亦頗韙其言。大尉遂出。自此月臺而出。爲一長廊。廊之末卽屋中極大之廳事。廳事既廣且高。以櫟木爲四壁。廳側有梯級。引至樓上。亦以櫟木爲之。雕刻甚精。細地上櫟板平鋪。髹塗光潔。上且加以東方製之氈毼。壁上滿懸戰具。照像等事。戰具則刀槍矛劍。盔甲照像。則皆爲薛爾文氏歷代之先祖。卽從事征戰狩獵之武士。生時事蹟至多情史。更不可勝計。然終不免一死死後。其子若孫。但以其祖若父之肖象懸此廳事。爲其一生之表示。賈林登大尉方入廳事。卽見保姆抱嬰兒自內出。衣黑衣爲主人喪也。其後復隨以二女郎。一爲保姆之副。曰愛米蓮。次則園丁總管之妹。今晨大尉所見之女。郎海娜。麥勞里也。大尉一見此三女。立作輕儇之狀。笑呼曰：保姆。此番吾不更容爾懷兒而逸矣。自吾來此之日。汝常抱此白色之裹物。簸之蕩之。掩映吾前。然終不得細視其狀。嗟夫。吾心滋疑此裹爲無物。汝輩故作是狀耳。大尉言時。愛米蓮及海娜皆吃吃笑不止。海娜尤數數橫目。送盼海娜者。容美髮黑。輕佻而愛修飾。自今晨見大尉之風流倜儻。卽已悅之。此時復見神爲之盪。惟保姆較二女稍莊肅。見大尉狀。初頗以爲非禮。聞其言。尤以爲無狀。然猶作懇切之容。答曰：先生。此間之人。初無敢作欺僞事。先生果欲見吾小主人者。無論以何時來。保姆之室皆可得見。我初意謂先生不喜嬰兒。故未敢以小主人進。見蓋多數男子。往往不喜嬰兒也。大尉自引其面至極長。言曰：他人何能似我之喜嬰兒者。時保姆以嬰兒面示大尉。大尉作哀切之聲曰：嗟嗟。爾玉雪可念之嬰兒乎。爾何修得此奇福。爾生何

幸乃受人懷抱。撫鳴百般。以媚汝悅。汝且爾又何幸。長而爲子爵。年得二萬。燦燦之黃金。供爾揮霍。爾又何幸。得享子爵之榮。勳作此華居之主。而一任爾季父浮沉。人世僅能自舉其首。出於水也。嗟嗟。爾眇小之嬰。盡不語我。以其故。大尉爲是言時。似哀而謔。二女聞之。笑且嘆。保姆則憐而搖首。大尉自保姆手中奪取嬰兒。以兩手高舉之。仰視兒面。搖首呻吟。作哀懇可憐態。實則其意殊非良也。二女不禁失聲低呼。而笑。保姆則愕然。瞪視弗知所措。固知大尉腕力不知輕重。今竟舉兒搖盪空中。初保姆猶以一手近兒身。爲之將護。意良不憚。大尉所爲。又不敢形於詞色。第強作微笑。大尉見此數女子者。皆樂則亦大樂。益復恣肆。作悲切之音。謂嬰兒曰。唉。薛爾文子爵。胡不我應。子爵乎。汝乃消磨其歲月於此。賢慧溫良婦人之玉臂中。我胡爲而不能也。保姆微蹙之眉。忽展。嫣然作微笑。大尉又曰。爾終日有明慧如此之女。侍我胡無之。二女相視。掩口胡盧。大尉尙續續言曰。總言之。汝生何運。我則何蹇。造化小兒。若與我有深仇。積怨此何故者。唉。薛爾文子爵。願兒告母隱。二女子聞大尉言。至以爲趣。樂而共聆。大尉言者。則尙有一人。此人來此。無覺之者。且無有見之者。惟大尉所言。則字字入彼耳中。每聞一字。心房爲之一震。繫何人。卽新婦子爵夫人。滌紅也。滌紅夫人自扶梯拾級而下。此時日已入晡。其光自梯上鑽形玻片之窗。入下照滌紅夫人之髮。光澤可鑑。人衣黑素樸。無飾爲狀。益窈窕。嬌小下梯後。行甚緩。容色慘沮。眶下有黑暈。憔悴殊甚。兩點紅櫻。大似穉兒之吻。惟吸氣甚促。而呼舒則甚緩。行時且凝睇。大尉不瞬時。無人見。夫人乳母等。本以背向梯立。大尉則注視嬰兒之面。故皆未覺。夫人之來。大尉高舉嬰兒於空際時。夫人大駭。屏息。卽立已。乃疾撲至大尉前。如飄風之猝。至攫取嬰兒。摟之懷中。不作一語。然其狀則若無限驚懼。數人



## 第二章

見是狀皆立斂頰者嬉笑之容卽大尉亦不作譴態有頃無一人言者已而保姆趨前請抱兒大尉亦乘此際作微笑詣夫人前曰嫂乎我意君當不疑我有中傷嬰兒之意兒固無恙也滌紅夫人色白如紙怒甚斥曰汝在此屋則吾兒終不能一日無恙耳大尉微呼卻立保姆等亦駭各移身相倚近以防不測廳中人悉默默無語正在此萬寂之中忽有銳厲之聲發自廳門曰滌紅汝勿躁暴失禮盍以兒返之保姆又謂大尉曰憲甫木立何爲曷不隨我來此言者何人蓋老夫人也大尉所謂雄聲之老嫗也

老夫人作峻峭之語曰保姆汝將小公子隨我入月臺中又曰此誰氏者言時舉金框夾層之眼鏡審視海娜海娜雖顏厚至此亦跼蹐不自安已始力作夷色揚眉而垂睫曰老夫人頃囑我者吾已告之阿兒矣言時神色自若若在他入必勿敢縱恣至此老夫人見其不恭意殊弗懌以冷語報之曰何庸汝來報言已招大尉令隨已掉首遽行滌紅亦已悄然登樓海娜覩二人去則作端靜態微睇大尉狀至狡獪大尉魂爲之攝因不卽隨老夫人去遲延廳事中待老夫人去既遠始肆作甜言以媚海娜已又行近海娜前俯首與語且以指尖微撫其肩海娜殊不忤大尉言曰妮子來此胡爲海娜吃吃笑曰來省嬰兒耳大尉切齒曰咄彼嬰兒非此小魔爲吾作梗者則薛爾文子爵舍我其誰苟我一旦身爲子爵必：必：言至此少退凝視海娜目中若含深意復續言曰必可任情以自娛并博取他人之樂也海娜不待思索亟答曰我亦作如是想凡知大尉者莫不如是云云大爲大尉惜蓋人皆知大尉性情之倜儻迥異已故子爵薛爾文若大尉襲爵則此間景象且大異往昔被大尉之德澤者亦必甚夥也悲哉大尉竟不幸而不

能承襲此位。大尉聞此言，若不甚以爲戚。但聳肩言曰：命也。夫復何言？我雖不襲爵，然亦不遽去。此密司麥勞里乎？竊願得常親珠玉也。言既，又與海娜握手。海娜復笑，微搖其首曰：此非儂所敢必。吾兄防閑甚嚴也。若渠今日見我在此，必將謂我今日之來，非爲省彼嬰兒。意別有在耳。言時，視大尉作巧笑。大尉環抱其腰，笑問曰：卿意果別有在乎？方欲親吻。海娜遽引卻。時室外迴廊中有足音，登然。海娜低呼曰：嘻，吾兄也。吾當去。此言時，狀至皇駭，舉步行數武。廳後之門已闢，傑克麥勞里入。傑克者一秀英雄健之少年也。目光耿耿一望而知其人爲坦白無城府者，髮褐而微鬢，行步穩重，態度亦端肅不類見役於人者。大尉見此少年亦頗竊賞其儀容之美，然又恨其來作梗。傑克固識大尉，且識爲故主，所擯斥門外之人。繼又見女弟在，是不覺蘊怒。海娜無動，夷然面乃兄，言曰：傑克吾來此省小主也。傑克曰：信耶？然則今可歸矣。海娜曰：善爾，何爲憤憤至此？吾來省視小主於禮，亦無不合。傑克更不與辯，舉手指門令出。海娜微睨大尉，卽行。自知傑克之意不可抗也。海娜旣去，大尉登坐桌緣，取雪茄吸之，作冷笑曰：麥勞里，汝非日與禽獸游耶？麥勞里總管獵藝事無怪汝與人語如此魯莽也。時傑克方欲出廊外，聞語驟回身，止立。面大尉作肅恭容，俯首敬聽。大尉言已，始答曰：雖然人類中亦不鮮禽獸耳。大尉曰：然則汝視令妹亦如禽獸耶？曰：否。吾妹之交游中，恐不乏禽獸，其行耳其語冰冷如直抵大尉心坎。大尉力自鎮遏，若無所動。更問曰：麥勞里子果有任意往來邸中之權乎？凡門以外之厮役多不容自由出入也。麥勞里聞此，忽憶故主愴然，答曰：他人之遇其僕，役固如是。第我故主之視我，則非他人所可及也。大尉無語，傑克冷然爲禮而去。時滌紅夫人自梯級翩然下，似欲與傑克有所言。旣下，傑克已出。大尉橫身其前，作脅肩諂笑狀，低語曰：嫂乎，請

少俟一聽。吾言夫人猝爾木立如石。象色亦遽變。大尉言曰：夫人乎！今日汝之擯斥我，實爲我平生所未經。且亦爲平生所未及。料第君果疑我有惡意於夫人之兒乎？夫此嬰兒卽我之從子也。君何爲以此見疑乎？滌紅垂目不視。意殊踟躕。答曰：我固愚蒙，脫開罪於叔者，尙乞原諒。夫人之言雖謙抑，至是而語音中則仍挾高抗之意。已乃舉目遙向廊門，踟躕若甚，不耐。大尉側身退立曰：嫂欲得麥勞里而有所事耶？我請爲嫂呼之返。夫人曰：敬謝無勞。叔矣！我自能與言。大尉冷笑曰：渠固有特權自由來往屋中者。夫人微蹙雙眉曰：渠爲先夫生平最倚重之人。名雖僕隸而視之如友朋也。大尉曰：嫂之力稱此子，固無足訝。夫人疾視大尉，意甚厭惡，不復語。垂首竟行，出迴廊中。月臺之對面有暖花室，室中千紅萬紫，陳列錯雜。夫人入其中，待月臺門啓，可十分時，門果闢。麥勞里出自玻片外，見夫人在花室中，憤怒之容一變而爲憐哀之色。夫人起至門次，招之曰：麥勞里，可入。麥勞里乃免冠而入，垂手立主婦前。自子爵逝後，麥勞里祇在舉葬之日得一瞬。夫人至此始得復覩顏色。見夫人容色與前大異，愁眉雙鎖，眸巨而黑，面色憔悴如白石爲之戚然。竊念此窈窕之夫人，胡遂至是。察其狀，若將有要言相告者。夫人引麥勞里至室隅，有樹可蔽，二人雖有人行廊外，亦可勿見。作低聲曰：麥勞里，我畸零孤苦人也，悲懼且將發癩，四顧茫茫，無一人足爲我助。有之惟子一人耳。故我必語子。麥勞里大駭，以爲夫人必悲極而幻成此態，脫口呼曰：夫人何惜？夫人亦已知麥勞里意，伸玉腕止麥勞里，毋言曰：我所言者，悉能自知，非悲怛而成癩也。我知人苟聞我語爾之言，必謂我癩，顧我何嘗癩者。言時莊泰如常。已又曰：麥勞里聽之，吾惴惴然念吾兒在此，殊非安全之道。彼荒儉，豎之大尉賈林，登險惡人也。麥勞里急前深恐，夫人之言爲人所聞，低呼曰：夫

人止。止請勿作。是語大尉爲人固非君子。我亦不喜其人。第夫人萬勿涉想。及此初非得已。麥勞里乎。以吾所見所聞者。安能令吾不思。及此嗟夫。此人陰險小人也。方極力以買此間人歡。如毒螫之蟲。鑽入人心。坎三日之前。渠未戾是問時。此問之人莫不心向吾母子。今僅三日耳。而人心已大異。奴厮恒附耳竊竊作私語。如有所議。吾又聞之。若輩之言。大尉久俟。至今不得襲爵位。產業渠輒爲之惋惜。不置云。嗚呼。人心如此。詎不大危。麥勞里曰。嘻。願夫人萬毋作是想。徒自憂傷耳。夫人曰。吾固已憂傷矣。頃者吾方聞大尉之言……語至此。少止色驟變。曰。渠曾向吾兒作怨憤語。語時兇獍之容。溢於言表。麥勞里乎。使大尉與吾兒長居一處。則異日子爵必屬大尉矣。麥勞里聞言。亦失色。彼本深惡大尉。及見主人死。未幾大尉卽貿然來居此。一若子爵已死。則彼可來此肆無忌憚。因是益痛恨。次骨然。尙未疑其有他也。今聞夫人言。尙未敢信。且麥勞里胸懷坦坦。乃不料他人之惡毒。故以爲夫人之言。爲過慮。力慰夫人。勿多疑。謂小主人當有人爲之護衛。決非禍害所得乘隙而入。又謂老夫人亦當屬意。及此夫人搖首曰。麥勞里爾言殊未確。老夫人之屬意。大尉甚於吾兒。且招大尉來此者。卽老夫人也。大尉縱有惡迹。老夫人尙袒護之。必不爲罪。麥勞里曰。老夫人果不足以爲小主衛。夫人寧不能自衛其兒邪。夫人微笑曰。我耶。嗟夫。我今爲誰者。子爵旣亡。則我身尙何足道。昔日我之尊貴者。以吾夫在耳。吾夫旣死。則我直無物耳。此間之人亦已視我如無物。久不置我心。目中矣。今屋中之人。唯老夫人之顏色。是仰視我。若無知之童。駭殊不料。我目至銳耳亦至敏。彼等所作。我無不知。今而後。我惟有日夕嚴守而已。麥勞里曰。夫人欲圖自寧。則胡不挈小主人他去。夫人舉目視麥勞里。意甚不耐。曰。挈他去耶。是



何可者若輩將不令我挈之去。麥勞里乎爾當知我已非此間之主。凡事皆非我能自主者也。麥勞里默然搜索胸中無一字足以解慰而夫人反欲自解微笑曰我與爾言此亦爲無可如何之一策。脫有他人足與言者我亦不至告爾。顧乃無一人吾又無母若函告吾父則父將謂余神經過銳或疑余已發癩甚或置不作答我孑然一身與此零丁孤露之嬰又何能互相爲助故不能不謀於爾耳。麥勞里已淚承於睫悲愴填胸蓋麥勞里忠實敦摯與其膂力之強相埒即使夫人非其主婦而見此零丁弱女陷此悲境亦不能無動已乃力遏喉中之淚曰夫人勿自疑爲孤立無助與夫人憂戚相同者當有人在也。麥勞里得故主幃幃深銘五內夫人之言而信則麥勞里雖赴湯蹈火以出小主於險亦所不辭。夫人請信吾言麥勞里而外尙大人甘爲夫人小主効死者也。言時義憤凜然夫人感且慰意爲釋然以手授麥勞里凝視低語曰麥勞里吾信爾吾深信爾一如吾夫生時之於爾需爾時當喚取爾也。麥勞里不知所言但執夫人之素手有頃始肅然爲禮而退自念夫人果需我者則犧牲此身亦無恤。

### 第三章

滌紅夫人自悼夫亡已不勝顛顛今日復聞大尉之言悲怛驚悸不期交集如四面楚歌此身乃困入重垓也。自閉室中合目臥床上有時或憊倚軟榻偃偃無所之如是四日惟晨暮間保姆以嬰兒入面片時則略起少坐餘則無時不在臥鄉夫人之意本欲其兒常在己側顧自子爵謝世全府大權悉由老夫人握掌嚴命一下莫有敢違。老夫人謂滌紅夫人既以悲悼過度安可復以兒事劬勞因禁保姆日惟晨暮兩次以兒面母外不復使母子相親在老夫人亦殊非欲疎其骨肉惟恐滌紅夫人積勞而病殊未知以

此反增其悲。保姆以老夫人操去。取予奪之權。唯命是聽。滌紅夫人終日長臥。腦海波濤如騰。如沸。竊思吾兒作何狀乎。府中事何如乎。賈林登大尉之作。惡日進。而無已乎。老夫人之姑息大尉亦與大尉之作惡。同進乎。至第四日。廉知大尉有客造訪。此蓋滌紅夫人之侍婢所告者。夫人問客作何狀。婢曰。二客襪襪齷齪。而自稱曰。文士來後。乃與大尉同坐書室中。嚴扃其門。人莫能窺。滌紅夫人乃起坐。軟榻思潮起。落旋轉如輪。自問曰。此二客行藏詭秘。果何人。斯來此。又胡爲決計必知之。乃已。又念此不久當自知。思索移時。已得計。屏侍婢。自言欲安睡一小時。侍婢既退。少選一躍起。立出室外。反扃室門。逕詣其亡夫之更衣室。自子爵死後。夫人第一次入此耳室。有暗道中有梯。甚狹。可達書室。顧梯道內。暗不可見物。而梯級又窄。僅能容足。深恐失足。蹶墜。聲爲人聞。然亦無由自己也。因闔暗道之門。栓之。拾級而下。梯級旋轉。數四始可及地。初無所聞。一如日之無見。級爲石製。履亦無重聲。已而聞人聲。喁喁更下。倍清徹。先言者爲大尉。聞其第一言曰。綜言之。若輩必勿肯更以金假我言。已有重濁之音曰。大尉非惟此也。今人且知子爵之死於爾。一無所遺。索逋者行。且大集言已。嚶然少頃。又一人發言。聲薄銳如金鐵曰。大尉宜知彼嬰兒之生。卽大尉惡運之所由肇。滌紅夫人聽至此。更傾耳屏息。聞大尉作笑。聲血爲之凍。大尉曰。兒之生。雖爲我之惡運。然兒之死。則境將立易。然邪。粗濁聲音之人曰。此何待問。少停。第三人言曰。此果意中事否。兒常哭。耶質脆弱。耶夫人屏氣待答。語大尉卽答曰。何止意中事。直可操券以待兒之死。吾敢必兒生而多病。是天折之相。不一年卽可歸其來處。去此我敢堅決者。滌紅夫人至此。力握雙拳。至八指纖纖之尖。甲陷入肌膚。白嫩之掌中。

第四章

大尉語既少停。在此沉寂中。滌紅夫人自聞心扉躍突。如巨錘擊砧。少須又聞先言之人語。雖未覩其人。然辨其聲。卽知爲年長者。卽發音粗濁之人也。先作啞聲短笑。始言曰。兒體果薄弱。信如大尉言者。則事勢當大異。斯奴特君亦謂然否。年少者應曰。都尉而君信如君言。事勢當大異。都尉而曰。若兒本強健。則天折。僅爲臆度。事或出諸偶然。未可必也。今此兒或能生長者。則又何如。大尉曰。渠或能生長。然據我觀之。則殊弗近。是都尉而曰。弗近。是邪。斯奴特君以君卜之。又如何。曰。我意亦正願如大尉言。三人遂低聲作磔笑。滌紅夫人悲且怖。既又憤甚。欲逕啓暗門。出而直摘其奸慝。逐之出門外。因舉手索門球。氣又忽少。平怒熾。漸斂。憊然倒坐石級上。神志昏迷。若已曆甚久。實則纔片刻耳。復聞壁後之三人。尙續續深談未已。然滌紅夫人以腦思。棼如亦不辨其言。但覺其言可怖。如萬刃攢刺心頭。又久之。似三人已引去。乃起登梯級。兩足搖搖。載行載蹶。足力不繼。繼以膝行。良久。乃及梯頂。復見天日之色。如惡夢甫回。已又念此非夢也。事實也。益大怖。低聲自言曰。吾兒乎。可憐哉。吾兒可憐哉。此無父之兒。噫。吾必力爲護持。繼覺困憊殊甚。然以衛兒自任。則力振其氣。挺立窗前。舉目外眺。則林園花草。奇石清溪。駭綠紛紅。香氣翳勃。遠遠青山。與游雲若相接。景固美甚。且非此邸中無此佳景。而大尉之欲置兒命於死。亦正以此故。嗟夫。富貴之於人。亦甚酷矣。又自言曰。吾兒果生貧賤之家。誰則欲加之害者。誰則咒其夭折者。當夷然康健。以長其母。當能長日抱之於懷。憂樂之殊。豈不迥絕耶。噫。富貴誠憂患之媒也。吾何不幸。長日困此。如守狂狷中。而吾兒復處危地。一息未能安全。嗚呼。天乎。何苦人。一至於斯耶。又念束手待斃。終非善計。惟思

有以出兒於險計。莫如愬諸姑。而老夫人必勿見信。斥爲狂易。或召大尉對質。則大尉必力諱不承。且以大尉之極兇巨惡。聞其聲且生悸。又何能與之對質。滌紅夫人之強強在感情耳。非在魄力。欲了此事。非有人相助。不可細思良久。得一人。是人爲薛爾文家常僱之律師。名巴雷。爲人冷漠而恭謹。嚴緊如束溼。以子爵遺囑事。應老夫人之招。方在邸中。子爵生時。素重其人。此滌紅所知者。然則欲得臂助。非此人莫屬。乃乘意氣方盛。起行而出。深恐意氣一銷。則踟躕不敢進告。既出。先詣保姆室。視兒無恙。否。雖未能日夕攬兒於懷。然見其無恙。亦足小慰。推扉疾入。但見保姆副手之女郎。女郎見夫人意態匆皇。駭然起立。滌紅夫人環顧室內。疾聲急呼曰。吾兒何在。保姆而言曰。彼輩將之至老。夫人許矣。滌紅夫人冷笑曰。人人均可任意取視。吾兒獨其母則不能也。言已。卽出室中。女郎咋口木立。疑滌紅夫人癩矣。巴雷律師坐一小室中。室隘陋殊甚。爲子爵常用者。滌紅夫人叩扉時。忽念其夫生時。夫人入室。亦必先叩子爵。輒應曰。吾愛入之。夫人乃入而坐。臨窗一舊而高之木櫬。子爵遂媿媿與道家常而今之應者。非復曩日溫藹之聲矣。律師聞人歎門。應以堅銳之聲曰。入之。夫人感此珠淚交流。且爲律師之大聲所振。預備於心頭之事。一時凌亂。幾盡啓門。入。巴雷見爲滌紅大詫。自椅中起立。此椅亦卽昔日子爵所坐者也。今則不禁起物。在。人。亡。之感矣。爾時桌上堆疊紙件。至夥。似巴雷方有所治。巴雷足恭植立以待。夫人發言狀嚴冷如霜雪。又爲夫人掇椅令坐。夫人神思大亂。不知所言。坐思移時。尙未得要領。律師乃問曰。夫人有所見。詔耶。下走已敬聽矣。夫人歛舉首面大赤。腦漲欲爆裂。猝起立。以手自支於桌。低言曰。然。吾欲有相告者。第足下聞之。必勿見信。卽我亦幾不敢自信。爲有是事。又四顧張目。皇駭言曰。密司忒巴雷。



聽之。賈林登大尉。今日有友來造訪。吾聞彼等言。言乃涉吾兒事。謂吾兒質弱不能久存。勢必夭折。然此非實語。吾兒固健碩。必不夭折。果不幸而夭。則必出彼輩所爲。彼輩深幸吾兒之死也。言至此。聲哽咽。寸心欲碎。巴雷大惑蹙眉曰。夫人之言信乎。夫人曰。噫。我固知足。下必作此狀。而見駭。足下不見信。宜也。第此語乃吾耳所親聞。若輩言時且歡笑。謂兒一死。則大尉可以無恙。巴雷聞言。殊不敢信。蓋夫人兩目。熠熠作異光。厥狀如瘋狂。舉止亦異。則其言亦當不可信。而巴雷猶極肅恭。自知辭態嚴冷。必開罪於此。瘋人故力爲和順之容。問曰。敢問夫人聞此語。以何時在何所。夫人躊躇未語。若方一一砌續。其已失散之憶力已始。曰。在書室後之暗道中。聞之。律師曰。有是哉。夫人力言曰。足下不見信耶。律師急舉手作慰。止狀曰。安敢不信。第恐夫人聽未清澈。其言或別有命意耳。意者夫人但聞其語。固未見其人也。夫人曰。固未見。而所聞之語。則可信無訛。巴雷曰。凡事不能以聞爲見。夫人若能目覩。此數人言時之狀態。則當知其命意。或大異於此。蓋聽人之言。必并察其色。而後知其真意。何在夫人且母見怒下走之。爲此理解。亦欲少安夫人之心。夫人當知言者果存惡意。則其磋商必甚祕。不致爲夫人所聞。夫人曰。彼輩固甚祕。其言甚低。吾以在暗道中。故能聞之。巴雷曰。此更足爲夫人誤聽之證。其言既低。則夫人在室後。必誤聽其語。意耳。願夫人幸無以此自擾於心。且少息。更議。願夫人先安眠。一夜細思。所聞然後。更來見教也。下走知夫人此時神經大動。視事事皆爲可怖。且容下走細思之。夫人徐起立。凝視巴雷移時。無語。俛首自出。念巴雷亦不我信。則邸中人孰能爲我助。此間人皆不我顧。我兒居此。益險爲今計。惟有與兒同避。此危地兒在邸中。除其母外。已無一誠意愛護之人。卽保姆亦當已受大尉之賄。且以大尉投人。其甘如蜜。喜

之者。自多保姆。亦其黨羽也。巴雷送滌紅。至門外。鞠躬闔門。自入。律師者。兩目但見利之所在。他人之憂戚。非所顧也。夫人立書室外廳事。之暗隅。思念。焚然。不知所措。已而聞歡笑啓門聲。則饕室之門啓。大尉與二客。同出廳事中。以距滌紅夫人遠。且滌紅所立處暗。故未見。而夫人則已見之。其發音重濁。之人。侏儒肥腩。面巨作紅色。薄髻滿頰。已微斑矣。顛半禿光。可鑑目小。而灼灼若鼠鼻。鬪而短唇下垂。荒儉之氣。咄咄逼人。衣污舊高冠。油垢光澤。年在五十上下。問夫人。知此卽都尉而矣。其伴則狀適相反。頰長瘦削。年方少。服飾亦較新。整儀態。語言均溫溫有度。若嘗深受教育者。惟容枯若灰。唇薄若紙。目常斜睨。以夫人度之。其惡當倍甚於都尉。而都尉而之惡。如虎斯奴特之毒。則如蛇也。微笑自念曰。此卽大尉之良友矣。幸得一識其狀。日後防之。當較易。三人自食室出。復同入書室。交談時。意態憊然。廳事中。巨鐘鏗然鳴。五下。夫人疾登梯上。靜待兒歸。保姆室良久。門啓。二保姆抱兒自陽臺來。愛米蓮隨於後。因急返室中。見侍婢方治茶。以待屏之。有頃。度保姆當已歸。保姆室復出。詣保姆室。見保姆抱兒於臂。心大躍。私忖曰。似此之兒。得謂之質弱邪。謂其多啼天折耶。嘻。僉人之設想。亦毒極矣。時兒在保姆懷中。歡笑甚樂。愛米蓮取哺乳瓶授保姆。皆未覺夫人之入。夫人躡足徐至其前。言曰。容我哺之。保姆愕然曰。夫人邪。夫人哺之耶。夫人之臂或不勝而疲也。夫人曰。否。言次。坐軟榻上。伸手索兒。保姆卽以兒置其懷中。夫人曰。汝二人當饑矣。可至樓下進茶。兒我自能哺也。保姆意殊弗欲食於他人之食室。而夫人又必欲盡屏左右。不能無訝。夫人視愛米蓮曰。可留愛米蓮侍我。有所需。彼能爲我奔取也。二保姆無語引退。保姆旣出。夫人又計遣愛米蓮曰。爲我至園中。擷取鮮花結之。成束。勿必急急返。吾果需爾。當按鈴相招也。愛米蓮得此釋。

放之令大樂而去兒既盡瓶中乳小腹已果適然仰臥娘懷兒固甚壯碩柔黑之髮微露於白絨冠下目巨而澄碧肌理柔澤若蠟絕無夭折相夫人凝視兒面甚久卒起詣衣櫥取兒之外衣面帕頭巾一一加之瞬息已了卽保姆亦所不及兒既被麗服狀益美夫人對之觀察者久久私心甚樂終乃揜以白色肩巾啟門抱兒歸已室置之榻上榻上香衾軟褥皆作桃花色鑲以白緣兒臥榻中狀益可愛且亦不啼果啼而爲人聞者事殆矣乃取黑外服白衣之上加髮被面繫抱兒疾奔下樓幸無人見府中地上莫不加以厚氈行時悄然不聞聲至大門方舉手推扉心中忽如有所覺意大動自審此舉至重是否卽定於一舉足間今果挈兒出安知外間之危害不與邸中等安知邸中不較外間爲安善滌紅夫人以一弱女子果足以知此耶羣疑雜湊目爲之謎倚立門上凝思時陽光自窗外入已作金黃色視壁上懸照似一皆向已若有所詰因念吾將挈此兒去其家邪使其長爲無家之人邪使盡失其應得之富貴耶大尉笑聲忽自書室中出磔磔如鷺鷥聞之毛戴念此人險人也終必爲吾兒害決去之遂轉鍵啟扉出反揜門幸門重復無風故闔時無聲既出門外力趨小徑叢林而行免爲人覺行愈遠意愈適步亦愈莊穩俛首力吻兒面淚奪眶出喃喃哽咽自語曰天乎謝上蒼吾已挈吾愛兒出危地矣

## 第五章

滌紅夫人之出亡亦非不擇地而行蓋心中早有一人獨此人爲堪信卽府中獵藝總管傑克麥勞里也夫人胸中思維麥勞里當能見助爾時夕陽脚山夜色漸暝覺所行已甚長且兩臂抱兒不勝其重幸去麥勞里所居已邇有徑穿林過此卽是矣屋殊幽雅適人四壁以板木頂則茅茨年代已久饒有古趣蔓

藤之薔薇直上覆屋頂。龍鬚草則左右披拂於游廊間。滌紅夫人自覺心房大躍不能自己。私念彼兒妹苟能納吾兒稍居一二日容我另覓善地處之則暫居兒於此間亦較杜雷克邸爲勝。蓋夫人既得與兒俱出不急作遠引高飛之謀而計出於此其心計之單弱直類小兒其事有如迷藏之戲然亦未始非善以欲遠引則必乘火車火車站之路遙遙中道必爲追者所及今與兒來此邸中人雖夢想亦不能知也時已及麥勞里屋柵之外柵作綠色舉其栓推而入復款其屋之門啓門者爲傑克之妹海娜容雖美而堅厲無論見此突兀之客意大訝始爲微笑自四日前滌紅夫人自錮於室中後大尉惟取媚於海娜是務終日與之調笑於是海娜之心遂爲大尉所惑間常惻然謂大尉不得襲產襲爵爲可悼又謂以一嬰兒而竟奪取大尉之幸福事良不平也然於夫人則心亦深憐之第絕無主僕尊卑之分但憐之耳夫人問以傑克在家否海娜答以輕敏之口氣意殊不恭曰夫人渠尙未歸然夫人果欲見之者固可少俟於此夫人曰吾欲一訊彼能否爲我撫此兒：能否容汝爲我撫理此兒三數日海娜大訝詫爲奇聞幾欲失笑強忍之呼曰嘻夫人欲我爲夫人撫理此嬰耶事之離奇何一至於此詎邸中之人撫之猶未得當耶此時夫人已至屋內入門爲一大庖室爾時身體大乏卽坐一椅中審海娜之言意態甚輕因不敢深信其人又問曰麥勞里以何時返海娜見夫人之撝謙意氣益自高曰夫人此非我能決者渠或三數分時後便歸來進茶或入夜猶不返第我知吾兄之告夫人者必謂兒在邸中勝於就此我生平未嘗撫視一兒故於孩提之事一無所能夫人以兒來此甚非計也夫人注視海娜漸覺其人亦可怖念傑克縱肯納兒然此女究不可爲兒之保姆乃起立抱兒於懷中益力強作婉聲和色問曰然則汝亦知有能爲



我撫護此兒者否。耶海娜冷然作詫色曰：夫人奚爲必欲使去其家。此間鄰近殊無人能爲夫人撫育者。有之則邸中保姆耳。夫人低言曰：邸中保姆固善，然兒在邸中雅非全善。海娜曰：何也？誰欲加之害者？以我觀之，兒雖或足爲人害人，固未必加害及兒身也。夫人不言。逕詣門次。海娜念阿兄歸來審知此事，將謂我何者？因急橫身門前，易語音爲恭謹之聲曰：夫人乎！我苟可以相助者，莫不樂爲。惟是隣近之爲人任保育之責者，我實無所識。惟嚮曾聞勃列士滔兒有一婦人……夫人曰：勃列士滔兒邪？在勃列士滔兒之何許？婦人何名？居何處？言次，海娜略加思索，始應曰：其姓爲史維居，稱曰密昔司史維居，居勃列士滔兒之河濱路。然我固非深知其人者。夫人不待詞畢，遽曰：噫！勃列士滔兒，我何由得至彼間？海娜心中已雅弗願與夫人多言，強答曰：夫人必行者，則亦有法。在吾巷之末，有維爾生之馬車，方待維爾生之至。其地彼每夕六時始返。夫人不欲乘火車，則附乘其馬車可也。維爾生此車專以乘客者，四面有帷，可以自蔽。且今日星期四，無人乘此車歸。勃列士滔兒者，夫人一人獨坐，甚善也。夫人已起，卽門次曰：維爾生之車耶？婦人之名曰史維居，居勃列士滔兒河濱路。耶海娜謝爾矣。言時已行至廊外，又回首色頰言曰：幸祕之，勿以我事語人。惟若兄則不妨耳。海娜欣然曰：諾。遂立門外，目送滌紅行。滌紅黑衣甚長，拂地。泥附黃葉於衣，腳足憊行，輒蹶躓而兩手猶力抱兒不少懈。海娜見滌紅至巷尾轉灣後，亟返屋中加冠於首。復出詣杜雷克邸。閤人問來此何事。海娜作吃吃笑，但言願見大尉。閤人進告大尉。大尉悅海娜之色，與有私。聞其來雖私以爲喜，然又竊怪海娜何敢縱恣至此。乃自視如上賓，公然通謁出迓之。見時頗露冷漠之意。俾海娜不敢縱肆。密司麥勞里言曰：吾何幸得見密司來。此海娜却作凝重之容曰：先生聽之。

第 十 集

吾意君當已知滌紅夫人挈兒至勃列士滔爾一牧兒婦人之家矣。大尉愕曰：何也？海娜曰：噫！無怪君之驚愕。然事固非僞。今但喚取扈從一問。夫人在當知其已行。須知滌紅夫人之出亡。悉因嫉惡。足下又急言曰：滌紅夫人乃謂其兒居此非安。以君在此故也。大尉面色驟變爲青。力引空氣至胸。次默然自立。而思索者久。不與女郎交一言。已忽覺邸中若甚紛亂。臧獲輩條往條來。相聚喃喃作私語。咸有驚駭之色。如斗遭大故。又四啓窗牖。張視如有所失。因急奔至樓上。經五分鐘之查問。始知女郎所言者確。滌紅夫人及其兒果已亡去矣。此際大尉之第一事。亦防老夫人及婢僕等作深憂驚震狀。其實大尉心中亦何嘗不憂。憂兒去則無從置之危地矣。第二着卽造都尉而及斯奴特。此二人爲大尉之經理人。第三着則與此二人者同詣勃列士滔兒。既與二人同來。邸中故於老夫人前作震亂無措狀。以堅老夫人之信。都尉而及斯奴特則爲之決策。聲音非追蹤至勃列士滔爾不可。乃命圍人治雙輪馬車。於時都尉而作醜笑。謂大尉曰：盡今夕之力。可置兒於絕地矣。蓋兒體質既弱。乃於夜間挈之暴於風露之間。卽強碩之兒亦不免於感冒。矧又爲脆弱之質。吾謂極天下至善之牧兒婦人亦不敢作此險事。吾知此兒必勿能生。抵勃列士滔兒是九絕一生之舉也。斯奴特樂曰：彼夫人者何狂妄至是。都尉而信口言曰：此大尉之福星。實於冥冥中主之。圍人進報車備。遂同出。此時尙有一人未知此消息者。則滌紅夫人之最深信倚重之獵藝總管麥勞里也。麥勞里獵罷而歸。挾槍脇下。懸囊肩上。噫聲慢歌。自鳴其得意。至巷前適見海娜自杜雷克爵邸歸。狀甚匆促。斗遇乃兄。驟立。面且失色。海娜之意本欲較乃兄早歸。可免致詰。今既不幸相遇。脫不語以實。則麥勞里必疑而訪於邸中。訪於邸中可以立悉其事。我亦不能終隱計。不如實

告之之爲得。遂告麥勞里以滌紅夫人來投奔吾家。欲以兒見屬事。傑克莊容曰。汝拒之耶。海娜曰。傑克。汝胡不細思。爾我皆不諳練。撫兒事何可應之。卽應之亦必得罪。譴滌紅夫人以懼大尉而以兒托人。我等應滌紅夫人之求。大尉必不我等。恕卽老夫人亦必勿相貸矣。則爾我尙得留此耶。麥勞里脣顫而問曰。爾拒滌紅夫人。夫人何如歸耶。中耶曰。否曰。何之曰。詣勃列士滔兒矣。傑克蹙眉。若欲盡廉知事之本末。海娜已知其意。傑克又曰。汝告之往彼耶。海娜曰。兒母怒滌紅夫人之往勃列士滔兒。亦非我主義。彼自願去耳。傑克曰。勃列士滔兒在何所。曰。渠問我知否。有爲人養兒之婦人。吾自問。但知一人。其名爲密昔司史維居。傑克曰。史維居乎。史維居爲何人乎。孰告爾以此人者。海娜曰。嘻。我亦不能確憶。但知此人乃居勃列士滔爾之河濱路者。傑克曰。居河濱路耶。善。我當躡其踪。彼何自去。曰。意者乘維爾生之車者也。傑克曰。然耶。我當能在巷尾貸一小駒。晚膳可毋相待也。傑克心中憂驚。憤怒交迸。乃入舍中卸槍囊。卽出疾行去。深知滌紅夫人之出奔者。必非無故也。

## 第六章

在勃列士滔兒河岸之上。有街道焉。湫隘垢汚地殊非佳。此時夕陽返照。河上水閃閃如金鱗。萬片大舟。小舫。停臚岸次。似今日已不勝疲罷。勿能更行者。然偶有一二健者。猶自覺無恙。河岸道上之屋。古舊不堪。岌岌垂倒。窗格所嵌玻璃。至瑣小屋內。古式之燈光直照其上。閣澹如無力者。全街悉籠罩濃霧中。如隔重紗。此街中有一屋。獨能標然異衆。有活潑清潔氣象。門際銅球磨拭至光。窗簾亦潔白。若雪。窗下植風呂草。花亦皎白。盆形其整潔。門首有銅扁。載字曰。密昔司史維居。屋在街陬。一面向街。一面則對陋巷。

巷者引而出。至於河岸者也。巷頭對面街之側有舊貨倉一。舊且敝。其旁有破廬。廬成以枯草木板鐵片樹幹舊杉載貨之箱酒瓶等事。有門。顧樞鈕之。鉸已脫。人亦無有。自勞其心。謂此門當修治者。蓋初無修治之價值也。廬本附於貨倉。亦爲貯物之所。以年久失修。無貨可貯。蓬門洞啟。於是里中不容於家人。或貧無立錫者。恒假此地以爲栖止。此廬乃成不責償之貧民逆旅。顧不常有客耳。此夜衆燈初上。後有一婦人蓬首垢面。衣穿履敝。蹒跚而來。後隨頑兒成羣。笑謔呼喚。此婦人爲瘋婆兒。婦人于前。槃散蹶狀若甚苦。雖復有羣童呼逐於後。而婦人乃默無一言。置不以爲意。入敗廬中。跪坐一。瓿環其身者。則斷繩碎鐵竹頭木屑也。以首斜倚木箱上。合日以息。似已不勝疲罷。一童拾石投之。又一童年較長體亦較長。縷與羣兒等撲投石之。兒力摔其領。奮擲之。丈外又一童進而詰曰。鐵潑子。此何與汝事。吾等與瘋婆兒玩笑耳。汝何苦倚強凌人。鐵潑子怫然曰。請告爾母。多言瘋婆兒。雖敝垢固未失其靈魂之善。常分丐得之錢。半與我若曹可休矣。敢違吾令者。一一擲爾河中。羣童畏鐵潑子強相與引去。惟鐵潑子一人昂然直立。主持其間。乃就廬門向內和聲曰。阿婆。今可無懼此輩頑豎矣。若輩此後當不敢更近汝。阿婆曷不自適其樂。今夕我所得良豐。當往購取魚及餅。君可與我同晚餐也。婦人答時。雖聲微暗。而沙顧婉轉抑揚。乃如妙樂。曰。晚餐乎。吾勿需食。第覺渴欲死。得涓滴便足。自己鐵潑子作莊容。搖首曰。阿婆。是不可。吾謂爾今夜不宜進飲酒者。非能益汝者也。汝夜間飲酒。晨起必感不快。老婦不耐曰。晨興不快。吾何暇計。但求快我目前耳。飲酒可使人忘懷。鐵潑子曰。忘懷邪。君豈無可戀之事。而不願忘者。耶。婦人憊然曰。鐵潑子。我平生無可戀事。深願舉所有一切忘之。鐵潑子曰。此殊非善言。已自計手中銅。



幣曰少待。俟吾以茗脫餅餉君。後當示君以世界可戀之事。語既頷首而出。詣煎魚之肆。去婦人舉首向鐵潑子。若欲有所言。既見其去。遂亦不語。頹然仍枕於箱上。此河濱之街。無貿易之事。故一入夜。行人即絕。荒寂如墟。墓間已忽有衣深黑衣之人影。沿古屋下行。來行屢止。老婦見之。竊異。因略轉臥位。以首就板壁裂縫中外窺。意大詫。蓋街上踟躕以來者。爲一婦人。且似大家閨秀。衣深黑之寡婦服。懷中有一物。此物凡婦人之真。有婦人心者見之。罔不意動。如受魔感。今此老婦人雖呼之爲瘋。然特耽於酒。而傷於悲耳。其婦人之真心。固未嘗失也。街上婦人行至修潔之屋前而止。舉目讀門首之銅扁曰：密昔司史維居者。已乃伸手振鈴。瘋婦亟起。出趨至婦人之次。以瘦腊之手。置黑衣婦人臂上。期期者久之。

### 第七章

滌紅夫人駭然回顧。失聲小呼。見瘋婆醜狀。意殊惡之。答以夫人生長富貴。初未與蓬首垢面者相近。今見瘋婆來干己意。大弗悅。未知此人形雖猥醜。心乃至善。尋常婦人或不及夫人駭而卻厭惡之色。不覺盡露老婆知之然。欵欵之誠。莫由自己。惟自引去。撫夫人之手。行近夫人。身次懇懇。作小語曰：勿入此屋。毋以而兒入此。可憐哉！凡兒之入此屋者。咸無生出之理。此中老嫗至殘毒。小兒入其手者。皆無生理。吾知之深也。夫人聞言。益震駭。竊念此瘋人也。其言爲狂語。不足取信。爾時屋門啟。一婦人出。年可四十餘。衣服整潔。慈藹有母風。出時。靦然微笑。見門首二人。已卜知何事。舉手揮瘋婆去。意殊溫婉。和聲悅色。曰：瘋老婆。爾何事。又擾此貴婦。爾所爲非禮事也。去休。夫人見此婦人。和婉心。即屬之釋。然舒氣曰：噫。君豈即密昔司史維居耶。言時。回視瘋婆。瘋婆已倒退數步。交臂胸次。立以聽二人所言。婦人答曰：馬丹。我

集 十 第

果密昔司史維居也。馬丹何需於我夫人。自黑衣懷中微露皎白之襠。祿史維居之銳目立爲所引。色然大喜。舉雙手而呼曰：嘻！又試掀夫人之外衣。半幅以窺懷內之兒。曰：兒也。兒者至可愛。可喜之物也。馬丹當容我一視我愛兒之切。乃如狂熱。既見兒冠辨爲男。則又歡呼曰：男也。唉！是一可愛之丈夫子也。人之生兒。苟可自擇者。則我寧取男耳。密昔司史維居肆口稱諛。時瘋婆聞之。屢作冷笑。笑聲巨。二人均聞之。史維居乃轉向瘋婆曰：瘋老婆。我良爲汝羞。似汝既爲世界一婦人。乃無婦人之感覺。不知憐愛小兒。聞我之言。反以爲否。而加以冷笑。我良爲爾羞也。去休。毋瀆人吾命。爾去爾宜去矣。爾在此不去。則善人亦將與汝同化爲惡。瘋婆大笑曰：我自知去。勿須相促。我亦滋不願與爾和善之靈魂。同吸此間之空氣。言已。又大笑。乃徐步歸廬中。仍就至近之裂縫外窺。二人見夫人震而言曰：此婦抑何可怖。至此伊何人。史維居乃力作惻然憫惋之色。久久始成言曰：馬丹乎。此一可憐之生物也。神經已亂。無復人性。然亦不爲人害。第嗜酒耳。人既沉湎於酒。已屬傷德。况又爲婦人。則違禮尤甚。直自出於人而入鬼道也。馬丹亦謂然乎。滌紅夫人駭然而震。密昔司史維居又曰：我則惡酒如仇。寇蓋我固爲戒酒會會員也。我之令譽得以保者。正以此言時。遍審兒身所衣。奢美絕倫。知所值必不資禮意。益恭語言。益佞蓋爲此人。非富卽貴。未始無益於我言談。風發滔滔。不絕。大得滌紅夫人之心。久之語少已。夫人始得隙進曰：吾固聞夫人有善撫小兒之譽……密昔司史維居曰：小兒耶。天其佑之。我苟有力。當設育兒院。以留養芸芸黃口。使各樂其天真。馬丹乎。我生平所愛。惟此如見有小兒。便欲其入吾懷抱。馬丹乎。盡以小公子更示我天其佑之。我愛兒之心。出自天賦。不可自己。語既接兒自抱之憐愛之狀。百端備至。滌紅夫人抱兒久。兩臂已不

勝。德。史。維。居。爲。抱。之。得。少。蘇。其。困。又。見。密。昔。司。史。維。居。愛。兒。之。切。不。覺。淚。盈。眶。心。大。動。惋。惋。言。曰。夫。人。果。愛。赤。子。者。也。意。者。夫。人。當。能。爲。我。善。撫。此。兒。此。時。兒。之。食。時。已。至。猶。未。得。食。始。作。聲。而。啼。史。維。居。夫。人。撫。之。且。答。夫。人。曰。馬。丹。此。固。所。願。馬。丹。盍。一。枉。小。居。視。兒。臥。處。否。曰。可。密。昔。司。史。維。居。導。客。入。左。首。有。扉。闢。而。入。則。一。客。室。小。而。整。爐。中。火。熒。熒。又。有。小。兒。搖。床。清。潔。如。新。購。置。上。覆。以。雪。白。而。有。黑。點。花。紋。之。布。滌。紅。夫。人。見。此。亟。詰。曰。君。尙。有。他。兒。耶。密。昔。司。史。維。居。曰。否。吾。正。以。目。下。無。兒。以。自。娛。故。見。馬。丹。之。小。公。子。而。樂。我。之。爲。人。撫。兒。也。一。兒。已。足。如。此。而。後。可。以。專。吾。心。注。吾。力。苟。有。多。者。吾。不。取。也。上。次。之。兒。其。母。已。駕。兩。馬。之。車。來。取。之。歸。矣。彼。家。亦。富。有。或。可。與。馬。丹。相。埒。密。昔。司。史。維。居。靜。觀。此。言。之。效。力。何。如。滌。紅。夫。人。之。意。殊。不。屬。是。方。游。目。室。中。見。處。處。皆。淨。潔。不。著。纖。塵。物。事。亦。陳。置。井。井。有。序。意。大。愜。念。此。婦。人。可。以。托。以。吾。兒。矣。俟。數。日。吾。爲。兒。籌。得。善。地。後。更。來。取。之。滌。紅。夫。人。有。姨。氏。二。人。一。曰。秦。璧。度。一。曰。關。度。林。素。與。相。得。苟。函。之。告。助。則。二。人。當。必。見。憫。而。助。一。臂。計。已。定。回。首。向。密。昔。司。史。維。居。曰。吾。以。兒。托。君。爲。期。非。甚。久。早。或。二。日。至。久。亦。不。過。一。星。期。至。時。我。當。自。來。取。之。去。密。昔。司。史。維。居。作。親。切。之。色。曰。吾。或。以。兒。事。寓。書。馬。丹。者。宜。如。何。書。姓。名。居。址。夫。人。曰。此。可。勿。必。吾。弗。欲。以。居。址。示。人。吾。名。：。名。爲。勃。朗。但。曰。密。昔。司。勃。朗。可。耳。密。昔。司。史。維。居。驟。易。冷。肅。之。容。曰。常。例。他。人。以。兒。見。托。者。必。以。居。址。見。告。今。馬。丹。祕。不。相。示。是。違。乎。常。例。且。吾。肩。此。責。：。：。夫。人。曰。夫。人。肩。此。責。非。甚。久。事。吾。日。必。遣。人。來。省。視。百。凡。兒。之。所。需。購。備。勿。靳。費。自。我。出。密。昔。司。史。維。居。容。益。冷。漠。弗。悅。曰。馬。丹。乎。夫。人。不。待。其。辭。畢。即。探。懷。出。錢。囊。取。金。幣。六。枚。納。密。昔。司。史。維。居。掌。中。密。昔。司。史。維。居。色。立。易。夫。人。曰。意。者。夫。人。必。求。所。以。圖。報。密。昔。司。史。維。居。曰。天。佑。夫。

人○之○心○非○也○我○特○恐○力○不○足○以○供○兒○所○需○耳○馬○丹○雖○謂○祇○以○兒○見○托○二○三○日○究○不○可○使○其○或○有○不○給○馬○丹○宜○知○我○之○撫○兒○非○他○人○比○事○務○求○其○安○適○夫○人○不○聞○復○取○兒○抱○之○以○淚○眯○之○目○注○視○不○瞬○喃○禱○於○天○謂○求○天○相○其○兒○勿○令○失○母○而○有○所○苦○復○以○櫻○唇○力○抵○兒○面○淚○珠○瑩○然○已○卽○返○兒○於○密○昔○司○史○維○居○哽○咽○屬○善○撫○乃○疾○出○

## 第八章

密○昔○司○史○維○居○俟○滌○紅○夫○人○一○出○卽○置○兒○不○復○抱○置○兒○亦○非○置○精○輓○之○小○榻○中○置○一○堅○實○之○便○榻○上○已○乃○趨○窗○前○以○鼻○平○抵○玻○璃○窺○夫○人○之○去○又○探○囊○取○眼○鏡○作○獐○笑○而○言○曰○密○昔○司○勃○朗○耶○密○昔○司○汝○耶○吾○決○爾○眞○名○必○非○勃○朗○爾○果○依○禮○爲○婚○者○當○不○入○吾○門○入○吾○門○者○皆○淫○奔○私○生○之○子○也○吾○更○事○多○豈○并○此○亦○弗○能○辨○三○十○年○老○娘○必○不○爲○人○給○也○雖○然○觀○汝○狀○亦○無○窮○酸○相○殆○錢○樹○子○也○容○觀○其○後○言○已○閉○風○窗○然○煤○氣○燈○除○眼○鏡○拂○拭○而○後○加○之○取○夫○人○所○予○之○六○金○幣○摩○挲○把○玩○一○一○噓○以○齒○試○其○強○度○以○辨○眞○僞○又○言○曰○勿○論○伊○爲○何○人○決○非○貧○窶○者○以○老○娘○卜○之○必○無○誤○頃○者○恨○不○尾○之○究○其○所○竟○探○爲○誰○此○或○有○益○於○我○乎○然○此○時○追○躡○尙○足○及○語○已○向○門○欲○出○顧○目○光○忽○爲○兒○身○之○衣○所○引○兒○之○衣○素○色○縝○繪○所○成○者○也○乃○返○至○兒○前○時○兒○啼○飢○甚○哀○嫗○罔○顧○執○兒○衣○之○一○角○以○指○輕○撫○之○若○甚○愛○悅○呼○曰○佳○哉○繪○何○縝○緻○一○至○於○此○兒○哭○甚○聲○斗○巨○漸○細○至○於○失○聲○復○納○氣○大○哭○密○昔○司○史○維○居○又○曰○卽○其○裘○亦○非○下○品○而○不○良○之○母○乃○忍○棄○此○兒○如○遺○奇○哉○奇○哉○此○事○頗○難○索○解○人○矣○兒○啼○不○已○密○昔○司○史○維○居○亦○反○覆○審○視○其○襁○褓○衣○飾○不○已○終○乃○抱○兒○起○卸○其○襁○褓○及○外○服○持○向○燈○光○影○視○擲○置○桌○上○又○一○一○細○審○兒○身○餘○衣○喜○且○異○曰○卽○此○鑲○緣○亦○非○廉○值○可○得○果○此○而○



可以賣者當直六薄布一碼。唉！我真不明。彼婦人何心不惜。縻此華衣以衣此小畜。此豈可任其虛耗。吾當利用之矣。質肆今當尙未閉。此衣更加兒身者。乳溺之污。將更甚。不如早付長生庫。之爲得污。將滅其直。吾儘有麤垢之衣。可以衣此小畜。且小兒於世初無功。以無功而坐享錦衣玉食。殊失天地之和。於是復攬兒卸其衣。及冠襪。但餘內衣。兒既飢復寒。力啼。至於閉目握拳。蹴足面作紫色。密昔司史維居大怒。曰：孽畜聲極矣。人將疑我爲謀殺我。今有以教爾。置爾於善地。任爾縱哭。而無人聞。至於力罷自己而睡醒時。吾卽以晚餐果而腹也。起立雙手捧衣置桌上。慎重之狀甚於抱兒。側首竚立向衣視久之。色蹶然。及回首見兒。又大怒。猝抱之起。一手挾其腰。令俯伏其肩頭垂首於密昔司史維居。肩後兒自法蘭絨裏衣出一小足力。蹴塌力大哭。至此始知其小肺之容量固甚巨。密昔司史維居既悲憤甚。乃回身對桌上繪衣。聊以自解。後覺兒仍啼不止。力撼其身。叱曰：小廢物。可止而聲矣。言次。自便榻下之木箱。出污舊之兒衣一襲。爲兒穿此衣。時至粗莽。哭聲輒因而斷續。又謂兒曰：我宜市半辦尼之牛乳哺汝。不爾必悲啼。至夜半矣。且吾亦將乘購乳。時順道過質人或能少潤。老娘枯吻也。吾告汝。母謂絕酒實則人生安可絕酒者。吾之自樂。其生亦徒以有酒故耳。語已大噓。肩兒至室外。過廚室。至貯藏廢物處。此爲一小屋。建於後庭。四無隣人。但有貨棧環其外。更有一道。可通至河濱。密昔司爲人育兒。凡兒之有哭不止。以相擾者。必置之貯藏廢物之室。室中有搖籃。搖籃者一裝酒之舊木箱也。其內半墊乾草。代軟褥也。遂置兒箱中。反闔室扉。而出行。時且言曰：吾愛物。今可哭至汝之心。躍出喉外。無人聞也。以我度之。汝之哭。欲人聞耳。今既不可得人聞。又何苦爾。爾言已輒翕。張其吻如失水之魚狀。曰：吾渴欲死矣。此星期來。乃困不能

得酒。今夕何幸。得此愚物。供我酒。貲我默禱。於天。爲彼愚懵之靈魂。祝福也。乃以冠巾加首。又披黑布短外衣。喃喃自言不已。蓋此婦人已自言成習矣。出時。挾兒衣脅下。而以兩手結冠纓。密昔司史維居於己身。必令整齊。無亂。可以美觀。瞻博人之敬也。至門首。闔門。始憶鑰鑰在他衣囊中。此鑰鑰密昔司史間常以之自隨者。今將返登樓。上取之。歟。則渴吻欲焦。又須稽延時刻。不如卽虛掩雙扉而去。自言曰。吾去不一分時。卽歸。他人當無有入者。且吾扉已掩。不掩亦無敢入者。乃疾行自去。渠以爲決無人入者。實大誤。渠出時。有一人實見其門虛掩。此人卽瘋婆也。瘋婆初不生而名瘋婆。曰梅里果爾。梅里自見滌紅夫人入屋後。卽伏窺於廬內。未嘗離已。而見滌紅夫人自出而去久之。又見密昔司史維居挾一物出。絕不類有兒在其中。蓋密昔司史維居挾於腋下。而以手理冠纓也。密昔司史維居以爲人育兒。爲名實。則從而歛財索詐。以來寄兒者。皆私生之子。而兒衣之佳者。則襦而質之。雖力自掩飾。顧鄰近之人。皆知之。審雖自揜。無謂也。梅里亦深知其殘毒。故力止夫人勿以兒入其屋。顧滌紅夫人不之聽。梅里見義之心。不因之少減。私計彼婦人。竟以其兒付之。酷婦之手。兒之前途。詎不大可危。兒之母衣服。麗都儀容。幽美語言。亦溫婉。有閨秀氣。來顧密昔司史維居者。鮮有高尙。如此。然則此必非人之傭婦。爲外夫所棄。旁皇覓所以安置。其私生之兒者。可比更非懼恥辱之見侵。而棄其兒者也。此必閨家之閨秀。然旣爲貞淑。閨秀。又胡爲挈其兒。至是愈思愈奇。以此婦人之高貴。何竟來此。與密昔司史維居作交易。詎心中有所苦耶。以憂患相逼。出於無奈。故以其兒至此耶。然則其兒不大可憐耶。兒生富貴之家。宜得慈母懷之。抱之。嗚之。撫之。宜得安居。足食。而乃寄此殘酷婦人之手。安可堪者。思及密昔司史維居憤極而笑。思此婦人平生。

惟知利己。但求己身安適。決勿以兒而自勞。無論兒母之爲癡爲愚爲可憐。人於密昔司史維居固無與。密昔司史維居亦無惻忍之心。梅里者雖溺於飲。至於猥瑣齷而涉念。及此兒母子輒覺中心如割。爲之戚然不歡。赤子之誠。殆或過於他人。思益深。益覺不適。已忽又自噴其愚。謂此兒既爲富婦之子。卽密昔司史維居之搖錢樹。既可藉是以取利。則史維居當必極意撫護。以博多金。蓋兒如產金卵之鵝。育鵝者必無有殺之而絕其金卵者也。因少釋然。又思彼果極意撫護者。胡爲又匆匆置兒於家。不顧而出。豈撫護小兒者其始固應爾乎。思至此時。已出廬外。移身漸近密昔司史維居所居。輕推其扉。聽之意。當有啼聲自內出。顧乃無聞。試進數武。至於客室門次。窺之有臥兒之小榻。甚精潔。兒必在此中矣。室中煤汽燈已旋至暗。此蓋出自密昔司史維居之儉於家計。惟尙有微光。足以見物。遂躡足入內。卽小榻前。心大躍。輕掀紗帳。視之榻中空如也。意大驚詫。四顧室中亦不見兒。追念頃者彼二人之出。皆未與兒共密昔司史維居。雖腋下挾包物。此包者斷非兒。卽使是兒亦已僵死矣。思至此大駭。密昔司史維居果已殺兒乎。此時亦自忘爲竊入人室。自度不得兒之究竟者。必勿出。復入廚房。廚中無火無光。斗入時寂無所聞。立門首向暗中。眇視有頃。忽聞有啼聲甚微弱。爲之駭然。亟入觸桌角。大痛亦不遑顧。摸索久之。及門去。栓而出。啼聲漸近。知在庭外。一小屋入之。閤而寒。有天光自天窗入。略能辨物。啼聲又作。似來自室。隅一敗木箱中。至箱次。踞於地上。伸手箱中。探索得舊衣所裹之兒。乃如一堆敝布。不禁失聲呼天曰。此兒也。抱而出之。揭去其覆首之布。知兒雖饑極尙未餒死。抱兒力帖己懷。心如絞。腦如輪。莫知所措。自問我將何以處此。將挈兒至何許。計密昔司史維居不久當歸歸。而見梅里抱其兒。必奪兒而逐。梅里出則後。

此兒且無幸。卽梅里干之。亦無補。或愬之。警察而梅里又素有瘋婆之目。警察必不見。信矧以密昔司史維居之狡獪。必能自爲揜飾。且思且向兒作溫慰語。而兒不解也。梅里自溺酒以來。長日暝暝如無所知。如無所覺。此際乃若豁然開朗。如瞽者重明。心目了了。自思吾以沉湎酒。穿自棄於人。乃如行屍走肉。今天以此兒付我。重啟我人心。爲我冥冥無見之心中。放大光明也。

## 第九章

梅里抱兒於懷。不復念爲誰氏子。但視爲我有蓋。此兒已與梅里之心膠結爲一矣。今乃欲置兒不顧。一任密昔司史維居磨折之。耶是奚可者。梅里寧先死此身耳。時兒啼躍不已。梅里思兒饑矣。吾良友鐵潑子當能見助。盍出而覓之。鐵潑子允以晚餐見餉。然我何需於此。請以食吾兒可矣。方抱兒至廚中。忽聞有歎門聲。甚輕柔。爲之愕然。止立。然心中知非密昔司史維居。果史維居者。必勿叩門也。竊念吾當鼓勇應門來者。或於吾事有濟。至廊次。聞有二男子喁喁談於門外。暗疑二人之來得勿爲我懷中之兒乎。遂作鎮靜之容。啓門見來者果二人。一人侏儒肥腩。衣冠垢敗。梅里一見其人。卽不善之。侏儒卻先言曰。密昔司史維居卽居是間乎。曰然。都尉而忽回首仰視其伴。斯奴特。斯奴特方睨視梅里懷中之兒。柔聲和氣。問曰。敢問君卽密昔司史維居否。斯奴特雖恭謹。過於其伴。然梅里惡之。則如一私度。此二人必追兒之蹤跡來者。審其狀大非善類。宜不使其得兒爲善。怫然答曰。否。斯奴特仍足恭言曰。然則其人在內否。梅里又勃然曰。否也。都尉而不耐笑曰。密昔司宜少持禮貌待客。梅里殊不改容曰。客與不客。吾又何知。密昔司史維居不久且歸。若輩必欲見之者。盍不遲之。於此言已。自出疾行而去。斯奴特向都尉而作色。



示。意。又。以。手。指。梅。里。之。兒。都。尉。而。知。旨。立。奔。逐。梅。里。之。後。橫。身。梅。里。前。伸。手。將。掀。覆。兒。之。衣。以。視。兒。面。且。言。曰。幸。容。我。一。視。若。兒。爲。誰。氏。者。豈。汝。所。有。耶。梅。里。閃。身。避。之。亦。報。以。惡。聲。曰。勿。問。兒。爲。誰。氏。子。究。非。爾。有。干。預。何。爲。都。尉。而。復。阻。其。前。梅。里。見。狀。益。知。其。懷。意。非。善。都。尉。而。曰。來。來。何。必。躁。怒。乃。爾。我。但。欲。一。視。兒。耳。我。身。亦。爲。人。父。見。小。兒。安。能。無。愛。悅。之。心。梅。里。曰。可。悅。之。兒。甚。多。幸。母。來。干。吾。兒。都。尉。而。曰。然。則。兒。爲。君。有。矣。梅。里。不。應。側。身。過。之。逕。行。入。一。通。至。河。濱。之。小。路。斯。奴。特。見。都。尉。而。既。敗。北。則。領。之。使。止。於。後。已。則。前。趨。請。於。梅。里。曰。夫。人。我。當。爲。吾。友。謝。過。渠。鮮。習。於。婦。女。交。際。未。諳。敬。重。之。道。言。語。動。多。不。文。致。上。干。夫。人。之。怒。我。誠。不。自。知。將。作。何。言。爲。其。請。宥。夫。人。果。見。罪。者。則。我。心。之。歉。仄。至。於。無。已。時。矣。言。時。極。力。作。巧。媚。態。絕。不。一。睨。梅。里。懷。中。兒。似。此。來。特。爲。請。罪。初。無。視。兒。之。心。梅。里。始。少。解。領。首。報。曰。可。矣。君。宜。返。監。察。尊。友。母。令。更。自。墮。熱。水。中。斯。奴。特。若。絕。不。以。其。友。爲。意。惟。竭。力。慰。藉。梅。里。斯。奴。特。之。言。語。舉。止。都。不。類。儻。荒。溫。溫。爾。雅。有。君。子。風。言。時。又。半。含。笑。色。梅。里。疑。慮。冰。釋。不。特。不。以。爲。罪。且。以。爲。趣。斯。奴。特。脅。肩。微。笑。曰。嘻。渠。之。墮。熱。水。與。否。我。殊。不。之。計。夫。人。之。宥。之。毋。乃。太。易。易。以。彼。之。爲。人。宜。得。薄。懲。以。儆。我。今。已。不。知。有。彼。但。知。有。夫。人。耳。吾。友。開。罪。夫。人。實。不。可。恕。我。心。爲。之。瘳。不。知。如。何。始。足。自。贖。意。者。夫。人。當。弗。容。我。……。至。此。訥。訥。作。羞。澀。狀。遲。疑。甚。久。始。曰。夫。人。或。能。容。我。一。應。我。之。邀。沽。一。杯。酒。耶。此。間。轉。角。有。酒。家。雖。卑。隘。未。足。以。延。一。貴。女。然。……。梅。里。聽。至。此。步。履。爲。之。緩。目。光。灼。灼。驟。覺。口。渴。若。焚。頃。者。之。溫。和。柔。婉。款。款。赤。誠。此。時。已。銷。滅。盡。孽。根。惡。障。酒。爲。厲。階。也。善。惡。兩。心。自。訟。良。久。乃。言。曰。我。若。拒。君。君。將。不。快。無。已。從。君。請。然。以。一。杯。爲。度。不。容。多。宜。識。之。也。言。時。兩。心。猶。自。訟。未。已。聲。啞。而。乾。意。甚。迫。切。若。苦。渴。已。久。亟。欲。

得杯酒自潤唇。吻斯奴特隨行其後。回顧都尉而作得意狀。又答梅里曰。夫人既弗喜。多飲則惟夫人之命。是從。僕不敢相強。梅里雖小覺羞澀。然酒慾如焚。亦不遑計。曰。請隨我來。母入此店。此店之酒非美。欸客又不善。吾請爲君導。彼店較此佳也。乃返身行。斯奴特隨之。知此婦人必癖於酒。不爾胡稔。知酒家之善惡。至是行經史維居之門首。都尉而方盤桓於門次。斯奴特俟梅里行少遠。止立與都尉而小語。曰。彼懷內之兒定爲我儕。意中物遲之。半小時後。此婦人將沉醉不能作一語。婦人一醉卽百事不復。經心兒入吾手矣。大尉賈林登將爲子爵矣。吾與子亦得意矣。都尉而亦低聲報之曰。善哉。斯奴特君。梅里見斯奴特未至。回立待之。若至不耐。去梅里數武。外卽爲酒家。有黯弱而黃色之燈光。自窗間外照。較彼面者。果勝。梅里正竝立以待。懷中兒忽微啼。因就燈光下。去覆兒面之衣。俛視兒面。兒大動其首。且欲力出。其小拳。梅里一見兒狀。心絃大震。善心大作。惡魔乃退避。三舍深自怨悔。胡爲自沒其良知。受此毒物挑誘。急返至斯奴特許。抗聲曰。吾已易其初意。弗能如君請。吾不覺渴矣。言已疾行去。喘且言曰。嗟夫。上帝我豈不覺渴耶。吾嘗言也。上帝當見恕。斯奴特見梅里忽易初心。大愕。亟隨其後。巧爲說誘。而梅里絕不爲動。自知酒雖能解我渴。然於兒則爲大危。實鳩毒也。絕裾竟行。轉入一狹巷。見一家便門洞開。閃入暫避。既入。斯奴特及都尉而已。追蹤至巷內。不見梅里。殊莫明其所在。都尉而大聲言曰。斯奴特君。信如爾言。此兒果吾儕。意中物若兒得生還。則爾不已矣乎。君度彼婦人亦知兒爲誰。何否。斯奴特曰。止。止。母高聲。實則梅里已一一聞都尉而之語。二人偕行時。都尉而猶刺刺語不止。音重而巨。雖低聲亦能四達。梅里字字皆辨之。都尉而曰。我等必蹤跡此婦。母使逸。言聲漸遠。向河濱去。梅里度二人已出巷外。始出向

來路行兒尙啼不已。梅里撫之止。勿啼。竊計兒之生死。繫我手中矣。顧一念及其來歷之詭事跡之祕爲之大惑不解。爲今之計。宜先遣此兩僉。壬而後更覓兒之眞友。勿使此小靈魂落於惡人之手。思繞道行數街後。彼二人當已去。二人他去。始可歸。敗慮思維。問行入一街。不數武。復見都尉。而及斯奴特迎面來。二人見梅里疾追。梅里返奔。曲折入頃者之小巷。急遽中忽生一計。逕詣河濱之路。裂裏兒之舊衣。爲二一以裏兒道旁。有空貨棧。入見地上有乾草堆。卽置兒其上。四顧見棧扉之下有殘磚數段。抵扉脚以拒其閉闔者。梅里取而裏以破衣之半。懷抱作兒狀。復出狂馳。經巷口。適都尉而及斯奴特自巷中來。見梅里都尉而低語曰。在是矣。奔逐出河濱。梅里略不回顧。奔益急。知二人方追。逐已後不稍停武。已而至一處。河中空無舟船。岸上亦寂無行人。乃舉假兒作悲呼。擲之河中。絕迹疾馳去。計果售。追者見梅里溺兒於水。亦駭愕失聲。止立相對。都尉而忽張唇露齒笑曰。渠已爲吾等了之矣。斯奴特曰。此尤爲直捷了當。都尉而曰。吾等盍追取此婦付之警察。乎。斯奴特搖首曰。否。吾等卽此可了。毋庸更自擾。若追取此婦人而干及警察者。則我二人將不能置身事外。勿更追。究較逍遙也。今但歸告大尉可耳。時梅里隱身船埠堆貨之後。見二人去遠。始出急返。貨棧置兒處。梅里置兒後。兒復啼。聲聞於一人。此人者。忠肝義膽之傑。克麥勞里也。麥勞里方遼巡河畔。探覓密昔司史維居家行次。忽聞兒啼。循聲得之於貨棧內之乾草堆。見一嬰。裹以垢敝之破衣。初不知是卽其小主也。抱之起。不知所以。處此呱呱者。蓋男子於此等事。多不諳其道。正踟躕無計。梅里已躡足至門次。見傑克失聲駭呼。傑克見狀卽已。卜兒爲此婦所有。舉授之。梅里更不言。卽前取兒。傑克曰。兒爲君者耶。然何爲棄置於此。任其孤露。梅里微慍曰。此非得已。我固有地。

可以安吾兒者以我觀君乃亦地上之一鹽顆好干預人事好責人之不如君者街外有煤氣光適注棧內梅里抱兒俯視其面若與兒小別後歸而慰藉之者傑克見其溫婉之容而衣服乃敝垢如乞丐面色亦汚而疋瘦意大奇謂若輩愛兒之情亦有一至於此者觀此婦人儀態之幽婉溫靜與其衣服狀貌乃大不相稱審視良久益覺詫愕不已因易以溫聲曰今夜天氣料峭以我觀之小郎所衣殊未能溫適且我聞其啼聲辨之似爲饑也梅里喟然長吁若微帶哽咽然曰良如君言顧我乃無以衣之亦無以食之我且行乞於仁善之家或能見憐而活此呱呱者也言已欲出而歸其廬赴鐵潑子晚膳之約傑克亟隨其後以革匣納梅里手中革匣蓋傑克貯錢之具也低聲疾言曰取此爲兒及君取溫飽梅里初欲拒既又易其意俛首含羞受之亦不言謝但曰以兒故吾不敢相拒但知謝上帝今夕遣君來使吾慰釋無似吾今夕所遇者無一非殊運也言已略一舉目傑克見其目光凜若天神大駭自念彼何人斯詎神人游戲三昧故以此色相示人世耶乃鞠躬曰請矣梅里亦答如禮返身昂首逕行乃大類神人之冉冉沒於重霧迷漫中也

## 第十章

傑克目送梅里冉冉隱沒於夜霧中忽自思吾小主人苟得一婦人如此者撫育之滌紅夫人可以無慮大尉賈林登亦將無所施其狡傑克初但恨大尉未疑其有他及夫人來愬後始留意窺察來訪大尉之人乃見都尉而及斯奴特二人似爲大尉之代理人又爲大尉親信之友顧殊猥鄙可憎舉止亦近下流傑克心惡之疑竇始啓竊謂老夫婦人寵其從子天下之蠢人也又漸涉念及兒安危事至此見梅里始以



爲如此婦人者。可以托吾幼主矣。今夕傑克雖出覓幼主。而心中則未嘗疑梅里之兒。或卽其人。蓋傑克素見幼主處。錦繡溫磨之襪。襪中今梅里之兒。則襪襪如丐人子。且兒面多相類。傑克殊未能辨孰爲其幼主。孰非是也。又烏知此敝襪中之兒。卽其旁皇探覓之幼主哉。又烏知此數小時中。幼主已歷盡千奇萬險哉。傑克生平未嘗涉足此地。密昔司史維居之爲人。何如亦絕無所知。今見此間巷宇。陋隘殊非所以居其幼主。私心竊怒其女弟。以此地薦諸夫人。少須得密昔司史維居之屋。見嚴整。與他屋殊。意始釋念。吾幼主居此。尙未爲非。尙未叩門。門已自啓。密昔司史維居現身門內。此時密昔司史維居已盡失其端嚴溫重之態。皇皇然若有所喪。面赤如火。酒氣中人。欲嘔傑克復大疑。頃者希望之心。泯沒都盡。蓋密昔司史維居既以兒衣赴質肆。歸途入酒家。盡情一醉。及返家。方知兒失惶遽。無措。密昔司史維居之惶遽。非爲兒之安危也。特恐事爲人知。兒之親友家人來此詰責。則頃者所受之燦燦黃金六餅。亦將脫囊歸去。寧不大可惜。且尤有足虞者。則取兒之人。或卽爲兒之母。兒母以兒托吾後。不久復來。此兒棄置暗室之陬。怒取去。果如是。則至堪虞。兒母或不敢愬之。警察然必向我索還。所與之金及兒之衣。也將奈之何。躊躇思量。將出覓兒。耶抑坐待於此。以酒自遣。耶正思維間。聞款門聲。意兒母來矣。吾寧作一決戰。不願返其六金也。因預作兇狠示威之容。啓門則見來者爲生客。亦非與黑衣婦人同來。氣始少壯。探首門外。見無同來者。意益安。夷然問客何欲。傑克審視史維居不少瞬。曰。敢問。今夕嘗有一貴婦與一兒同蒞此否。密昔司史維居聞爲貴婦。心大動。然猶故爲沉靜無事狀。決然曰。無之。此間無貴婦。亦無小兒。言已。欲闔扉絕客。傑克大疑。亟伸足闔內。作色曰。信無之邪。密昔司史維居亦慍曰。嘻。子何人。乃來詰問。

老身一如偵探之訪事去休子果欲訪問無與於子之事者亦自有道何突如其來傲岸不加禮去休母來此乘高馬也傑克陰念滌紅夫人果以幼主托此婦人者則爲事殊不幸因力作謙詞而言曰夫人請少釋尊怒毋躁貴婦來省夫人亦非可恥事且彼賞婦之來省蓋深信夫人足以受托其兒者此本落落大方何便引以爲怒密昔司史維居期期言曰吾固告子初未嘗有賞婦或小兒來是問果有者吾亦曷用其諱我生平未作虛言知我者皆以是重我且子與吾語亦不恭之甚矣言至此意大自倨傑克益信滌紅夫人之必以幼主托此婦人益思出幼主於此疑窟乃足恭自咎曰夫人幸見恕僕誠語言無狀然今夕心緒大惡故爾至此自思之輒覺歉且愧密昔司史維居意少動顧猶堅守門後頷首曰子卽心緒惡劣亦不宜亂人心緒傑克曰我非敢亂及夫人然使夫人處境如我亦必心志大亂無疑又作莊容曰僕所覓取之兒乃貴家公子長成後卽爲貴人有能以此兒璧返者吾當懸二十鎊以俟密昔司史維居意大動然一念及兒已失則又自悔不迭亟移身門前呼曰二十鎊耶二十鎊耶然則有先我聞風者取兒去矣傑克立問曰何也夫人謂兒本在夫人許而今已爲人取去耶密昔司史維居自知失言疾退門內砰然闔之傑克不及阻止駭然自信所疑益確幼主已爲盜去更遲留此問亦無濟乃惘然去詣近處警署愬謂有婦人懷一兒迷道於此又以夫人及兒之狀貌一一告之梅里自得傑克所予革匣後逕返已廬時鐵潑子已先在方伏地進食遙見梅里躍起而呼梅里以手近唇止母聲回顧密昔司史維居門首見無人意思安鐵潑子隨之入隣巷中曰汝竟歸矣乎我方私詫爾外出何久何之者是何物自何：忽覺梅里容色舉止皆變則大訝曰噫若何一變至是梅里低聲曰且隨我來我當語子鐵潑子一手

捧其紙裏之夜膳。隨梅里復至河濱。途中兒忽啼。鐵潑子奇愕。猝爾止立。呼曰：「天乎！此非一兒也。」邪梅里曰：「止止。鐵潑子駭愕已極，不能自己。猶呼曰：『汝豈師法彼老史維居爲牧兒之業耶？』」梅里嫣然笑。鐵潑子乃大詫其變之甚。蓋梅里嫣然之笑，爲前昔所未曾見。言曰：「此我第一次見汝展顏矣。果汝之笑爲兒所致者，則我亦能恕此兒。梅里氣促笑而言曰：『鐵潑子，我樂極非語言所可自達。曩者我亦嘗有一兒，人雖謂爲我身之大耻，然兒逝時，吾乃心痛欲碎。言至此，悽然聲亦微沈。以首伏兒身上。』」鐵潑子柔聲曰：「且來同進晚膳。進膳後當覺少蘇……言未已，梅里忽止之曰：『鐵潑子，我幾忘却兒饑矣。今煩子爲我至乳房，宜以禮拜堂鄰家爲佳。購乳之鮮者少許，彼家牛乳以巨磁甌中者爲至美。惟未購乳前，宜先……子能爲我辦此乎？』」鐵潑子曰：「有所命，罔不樂爲。」曰：「善。未購牛乳之先，可先詣彼處街頭玻璃器肆購一哺乳瓶。我自右錢購瓶時，令店人滌之，使潔。購乳滿其中，令乳店之人溫之，能爲我速辦否？」鐵潑子曰：「謂我并此小事亦不能了耶？」梅里置一手於鐵潑子臂上，曰：「子毋語人，以爲誰購用。且勿必將至此。我遲汝於笨德巷及貝夫路轉角處。蓋將有倫敦之行也。」鐵潑子張口久之，已乃鼓唇噫氣。言曰：「天當佑我兒，亦與俱耶？」然曰：「汝往倫敦，詎卽因是兒耶？」言時微欹其首。梅里頷之，揮手囑速去。半小時後，二人復叙。鐵潑子笑曰：「吾購瓶時，店人笑謔雜至，吾持瓶竟行不之顧也。梅里不多問，取瓶抱兒坐階上，哺之。鐵潑子出紙裏之餅餌，解置梅里前，曰：『汝饑亦不可長忍。梅里取餅試噉，欲以悅鐵潑子。顧今夕遭此大變，胸部開張，胃房乃不能納物。』」鐵潑子則恣意大嚼。食時，睇視梅里不瞬。食既，忽問曰：「汝謂將赴倫敦，信乎？而今行矣乎？」梅里決然曰：「信也。」鐵潑子此際不能盡舉以告爾。第此可憐蟲，乃有仇家欲置之死地，故吾必挈之去。此而舍

倫敦外實無足遁者。蓋我前此固來自倫敦。詣彼則衣食事易爲謀也。鐵潑子曰：汝前此胡不思歸倫敦。乃行乞於此。倫敦實首善之地。我亦嘗居彼。故亦略有所知也。梅里愕然。徐曰：子問我前此胡不思歸倫敦耶。嗟夫子。詎不知者吾除盃中物外。固一無所思也。言時。俛首若愧。澀不勝者。此態亦非鐵潑子所經見。乃殷殷問曰：意者汝此後當不更思酒。啖不意爾得此兒後。乃一變至此。然以我觀之。婦人性情如汝者。必且非鮮。梅里曰：此事之來。殊突兀。出我意外。大似夢境。鐵潑子聽之。我今夜所遭。乃如身入神怪。故事中也。此兒不落他人之手。而獨歸我。其仇家之議。又爲我聞。似冥冥者。遣我保衛此兒。我亦不自解其所以。非此兒者。我將以酒終其生。爲天下一廢物。而今乃知上蒼猶未愆然於我。尙足有所爲。不爲世界之廢物也。言至是。淚奪眶出。鐵潑子曰：勿哭。勿哭。姬乎。吾見爾一變至此。樂乃不可名狀。果汝詣倫敦者。我亦烏可不偕。梅里曰：爾亦俱耶。爾耶曰：然我也。我之來此。亦殊不自覺。吾以無業故。隻身日行。久乃至於此地。初不自覺。已與倫敦別。亦不覺與倫敦別。已久。至今始渴欲復得一見。舊時之倫敦景物。倫敦誠首善之區也。舉凡其田河屋宇。無一不足。生人愛戀。星期夜市街之鬧。尤有生氣。吾涉念及倫敦。此間乃成死境。此處日夕所見。惟牛嚼草於田間。然此又何足觀者。吾雅不願見生牛。但願見高懸於屠戶門首之牛肉耳。此惟倫敦有之。燈壁輝煌。中屠戶則大呼求售。吾有餘錢。卽就購少許。以供星期之夜膳。詎非大快事。梅里笑起立。與鐵潑子同行。時梅里已以傑克所與之錢。爲兒購得新衣。乃自計乘火車。乎抑步行。以節用乎。方思量未決。鐵潑子又問曰：爾至倫敦將何作。曰：試復投身劇場中。前此我固賣歌於劇場者。或能重理故業也。否則入劇場爲伶人。供差使。然後徐圖恢復舊業耳。鐵潑子大愕。呼曰：爾乃賣歌於



劇場耶。此幾時事矣。曰：三年前鐵潑子奇極。曰：何也。爾三年前尙賣技於劇場。則年鬢不宜如是。老梅里頗覺自憊。曰：我年二十又二耳。鐵潑子瞠目凝視。梅里似欲力辨其年貌。曰：我常以爲五十以外人也。此時梅里不復笑。嘆曰：此何足怪。以我之自殘其體。安得不爾。又俛視兒作溫聲曰：謝上天。我之少年尙在。猶未老去。大足以色藝博養兒資。鐵潑子默然移時。作恭敬之容。曰：爾往倫敦當以乘火車爲宜。步行將稽延。時日能早至。得餬口地。則爾與兒皆能早得其所。我則步行可耳。爾但以所造之地名告我。至時當能覓爾。爾往劇場歌舞。以博取觀者花球花環。時我來爲爾視此兒也。不寧可耶。梅里深感之。曰：子能爲我視兒固佳。我在倫敦初無親友。得子尙義固大幸。事然我以車子以步。事良不平。同車可已。鐵潑子曰：若謂無親友耶。爾一登劇場。則往來交結皆富貴公卿王孫公子。爾時恐我不足齒於爾友列矣。梅里搖首曰：子母以我爲此類賣歌女郎。亦非一例。可分之爲兩。一爲爾常聞常見與王孫公子相交納者。我則但賣歌耳。人將不甚屬意。鐵潑子意始釋。又惻然曰：曩日爾既以色藝自活。事亦甚得。何由落魄至此。梅里但答曰：吾以事出劇場。傭工於一肆。後乃貧無聊賴矣。鐵潑子領首知梅里弗欲多言往事。因亦不加細問。曰：速行尙可。及火車啟行時也。二人乃鼓步疾行。經杜雷克爵邸前。兒猶安然帖睡。梅里懷中也。

### 第十一章

賈林登大尉與其黨相議。欲了却此兒者。正其時矣。蓋滌紅夫人與其兒匆匆而出。有類狂癩。卽死。其兒亦可誣爲夫人自爲。且兒已不在邸中。則去之亦正易。易二人亦以大尉負債纍纍。果兒死而襲爵。巨富可立。至宿逋可盡償。且太尉負都尉而者。亦非少。都尉而利其富也。力慫之。斯奴特亦大韙。是說乃同造。

勃列士滔爾大尉屬二人詣河濱已則不與俱獨念夫人或以爲此間非善地不足寄兒而復挈兒詣那福克其父許則勢必乘火車行若夫人或以兒至其父許則後此欲謀兒事良非易矣計不如俟之於車站至車站詢站夫以車行時刻知夫人當未去蓋數小時中尙無開往那福克之車也盤桓站外少選見有黑衣冠寡婦冠之婦人詣售票處大尉始慰急至其前故顛其聲曰噫夫人謝上蒼滌紅夫人一聞是聲卽辨其人爲誰意頗驚異顧仍兀立不語大尉將執其手夫人駭然退卻大尉則作哀惻之音曰嫂乎兒何在吾幼姪何在夫人乃弗能自揚其聲第冷然曰吾兒無恙謝君矣大尉意未足力隨夫人後作親懇聲曰我親愛之嫂乎嫂告我者殊含糊吾未敢卽以爲意滿吾姪何如當以實見告吾嬾亦以嫂母子忽失所在惶急莫知所爲吾力慰之始已夫人夷然曰我自能慰解我姑大尉初不虞夫人之以是語相報言曰固也我固願嫂之能爾也滌紅不答掉首竟去大尉知更加苦詰亦無所得幸兒已不在滌紅懷中因此稍用自慰遂亦不窮追遄返來時憇息之旅館急欲見彼二人歸也未幾二君子者已乘車返大尉以狀占之似大事已定相將入密室大尉以威士忌酌二人都尉而立引盞而吸盡一觴乃言曰大尉乎我以消息相報中心亦滋覺憊然彼小子爵薛爾文自此可以絕跡於此世界矣大尉聞此嘉信雖欲作悲悼之容乃不能但作簡賅之語曰所事如何請盡舉以告我都尉而之爲人胸間本不能留宿物既聞大尉之請卽言曰兒受寄於一婦人婦人則舉兒投諸水矣大尉未敢信曰何也都尉而曰投諸水矣斯奴特君與余實目擊之大尉猶未深信二人以事之始末一一語之大尉乃徘徊室中若信若疑既乃曰以若二人所見兒固已投諸水然安知彼婦人非弄狡獪以計愚爾等死者或未必是兒也斯奴特曰

大尉謂彼婦能弄狡獪耶。我敢自以其顛爲質。謂此爲必無之事。彼婦人者。但知有酒耳。心中固一無所思。不能畫一策者也。大尉曰。若旣謂其心中一無所思。則何由知避爾。二人然事尙未大了。且姑置此。勿問汝二人當更偵之。大尉初欲命二人更一探於密昔司史維居。然一念非親往。莫可。乃與二人同車。共詣密昔司史維居。許密昔司史維居方悶極。舉瓶酒狂吸。自遣聞人來。欸門深惡之意。謂是警署遣人來究詰。失兒事也。則力爲恭謹。狀以應曰。先生老身。卽密昔司史維居。良如先生等言。諸公來此。何以見教。苟有可以爲力。老身無不願爲。乞入內。少憩。大尉率二人隨密昔司史維居入客室。中密昔司史維居爲熾煤氣燈。且延客坐。大尉曰。密昔司史維居。吾輩亦非久稽尊府者。特欲一叩。今夜曾有婦人來此。以小兒相寄否耳。吾等固知夫人德高望重。以善育兒。著果兒在夫人許。則安善更無以加。密昔司史維居聞客言。復爲婦人及兒事。因念今夕來者皆爲此婦孺。然則此婦孺者。必非常人心。大動自思。頃者。吾以彼爲淫奔私生。乃大誤矣。方思維時。三人已靜俟。其答史維居。又思此三人較頃者之人。爲易與其屬。意於彼婦孺。亦不若先來之人之深。乃婉言曰。諸公聽之。彼婦孺之來。吾亦毋庸爲諱。然我見其狀。不類大方。且來歷蹊蹺。故未啓門納之。但於窗際搖首以拒耳。大尉曰。夫人拒之。固屬合理。然我則大爲夫人惜。蓋兒母患心神之疾。遽爾懷兒出投。此間果夫人納其兒者。則兒之祖母將以鉅金爲酬也。密昔司史維居呻而言曰。天乎。此又何能已。吾旣不知兒所在。則勿論其有酬否。亦終不能相告。且亦深自咎悔。言時若深悔。幾欲哭。三人見狀。皆以爲所言必實。乃起立而辭。大尉行至門次。言曰。吾等不能以此巨金畀夫人。亦至以爲憂。密昔司送客出門。猶喃喃自怨不已。且毒詛及兒之母子。斯奴特謂大尉曰。吾見擲兒於

水。之。婦。人。頤。而。長。衣。色。亦。似。黑。投。兒。之。處。尙。能。識。之。以。此。觀。之。則。投。兒。者。舍。兒。母。外。更。何。人。此。我。所。深。信。不。疑。者。也。二。人。聞。此。皆。駭。然。以。爲。斯。奴。特。之。明。敏。舉。天。下。之。智。士。莫。與。京。密。昔。司。史。維。居。尙。在。門。外。亦。聞。其。言。尤。以。爲。是。曰。先。生。所。言。必。無。誤。投。兒。於。水。者。定。爲。兒。母。蓋。吾。見。渠。向。河。濱。行。狀。乃。皇。急。如。野。物。也。三。人。既。別。密。昔。司。史。維。居。大。尉。問。斯。奴。特。曰。子。意。所。見。之。婦。人。卽。夫。人。歟。斯。奴。特。曰。吾。愈。思。乃。愈。覺。其。是。大。尉。曰。子。敢。告。老。夫。人。以。此。乎。亦。敢。與。滌。紅。夫。人。對。質。乎。斯。奴。特。曰。吾。既。無。疑。於。此。則。胡。爲。不。敢。大。尉。曰。子。果。深。信。此。說。可。行。者。可。逕。告。老。夫。人。且。宜。與。滌。紅。夫。人。對。質。惟。恐。投。兒。於。水。之。婦。人。出。而。自。首。則。何。如。乃。事。敗。矣。斯。奴。特。仍。無。所。動。曰。我。必。告。之。無。所。恐。大。尉。曰。恐。滌。紅。夫。人。將。與。子。力。抗。耳。斯。奴。特。曰。以。滌。紅。夫。人。神。志。之。亂。卽。抗。吾。說。誰。則。信。之。除。是。投。兒。者。果。別。爲。一。人。此。人。出。而。自。証。耳。吾。等。所。懼。者。惟。此。然。我。則。以。爲。未。必。有。其。人。大。尉。曰。果。有。其。人。則。事。大。危。斯。奴。特。曰。有。其。人。尙。未。足。危。可。危。者。兒。或。未。殊。耳。太。尉。每。一。涉。念。此。不。知。姓。名。之。婦。人。輒。竊。竊。懼。思。來。日。爲。我。崇。者。必。此。婦。人。也。

## 第十二章

當。大。尉。賈。林。登。及。其。黨。人。與。密。昔。司。史。維。居。爲。別。時。傑。克。麥。勞。里。已。歸。近。杜。雷。克。爵。邸。思。先。以。探。兒。事。白。之。老。夫。人。蓋。先。入。爲。主。若。大。尉。一。來。老。夫。人。將。爲。所。惑。矣。且。又。預。卜。海。娜。必。已。以。夫。人。投。奔。事。語。之。大。尉。大。尉。則。必。力。惑。老。夫。人。視。聽。也。入。邸。見。邸。中。上。下。皆。皇。皇。如。逢。大。故。見。傑。克。來。卽。問。傑。克。亦。知。夫。人。失。踪。事。否。又。問。知。夫。人。何。在。否。傑。克。一。一。答。之。卽。自。白。欲。見。老。夫。人。從。者。囑。俟。於。廳。事。傑。克。又。聞。邸。中。人。言。賈。林。登。大。尉。與。其。兩。客。已。出。覓。滌。紅。夫。人。踪。跡。陰。念。彼。三。人。果。能。得。之。否。乎。移。時。從。者。來。傳。傑。克。入。則。見。長。



身頎然之。老夫人面上縐紋較平昔益深。倚黑檀曲把之拐杖。徘徊室內。服灰色裙。乳色襦。悉以緞製。摺疊寬軟。鑲以古式之緣邊。狀類老女巫。時已入夜。室中昏然。傑克於此暗昧中。覩斯怪物。爲之慄然。此室固甚長。而地衣則零落散鋪。東隅置一氈。西隅置一獸。氈火爐之簷適當。媼背雕以白石。椅則高背而四足有輪。陳陳然者。皆爲中古黑暗時代物。益以此狀若老巫之媼。乃愈覺其相稱。傑克幾自疑身入中古時代矣。媼發聲時。已漸帶啞。然猶堅定如常。曰：麥勞里。汝欲何言者？傑克謹對曰：僕欲有所白於老夫人者。頃者僕往訪諸滌紅夫人。寄兒之婦人。彼婦人者。已失去幼主矣。老夫人作銳聲呼曰：噫。孰料竟有此變。滌紅夫人。入痲矣。傑克毅然曰：乞老夫人恕僕。唐突無狀。滌紅夫人。非痲。特以驚恐過甚。遂有是舉。意者天下爲母之心。皆如是。渠本不宜不擇人而寄幼主。彼受寄之婦人。固非滌紅夫人。素知者然。此亦非其咎。蓋吾妹實紹介之。咎在吾妹也。彼婦人爲密昔司史維居。居勃列士。滔爾。此乃吾妹舉以告滌紅夫人者。滌紅夫人未加審擇。遽投其人。僕已報之。當地警署。果今夜滌紅夫人。不與幼主同歸者。警署當能爲覓取之。老夫人短聲乾笑曰：爾誤矣。吾之感觸。至靈。凡事皆能知其先兆。我心中自覺已無更面。吾孫之日。麥勞里。爾即可引此爲鑑。異日娶婦。欲其爲爾賢妻。爲若兒女之賢母者。慎毋與蠢女爲婚。致構今日之變也。言已。舉巫杖。示令出。傑克作禮而退。默念老夫人之詭誕。不近人情。大足爲滌紅夫人懼。賈林登大尉與二謀士歸時。已近夜半矣。見老夫人猶徘徊室中。在平日大尉未嘗不報而進。然今日則以爲有非常大故。勿須通報。故引兩謀士直詣陽臺。屬二人少立門首。以待作憂色。逕趨老夫人前。告老夫人。謂兒已不可救。老夫人似早有所備。絕不爲動。亦不加詰一語。寂然良久。始指招人之鈴。謂大尉曰：憲甫

爲我按之。大尉如言按鈴已。又寂然無聞。移時一僕入。老夫人曰。滌紅夫人已歸未。僕曰。歸矣。曰。爲言我請其來。僕退。室又寂。少頃。老夫人語大尉曰。盍以此事語之。滌紅夫人。大尉曰。請先以語姆。何如。言未已。老夫人舉手止之。曰。否。時立於門首之兩謀士。見老夫人狀。已覺不安。都尉而以屨底力磨地板。自示不安。意有一次幾失足。而仆又片時。滌紅夫人已盈盈而入。此時已卸寡婦之冠。而不戴容色。沮敗而夷靜。若無所動。逕卽老夫人前。老夫人坐高背之椅中。昂然若古女皇之臨朝。視政似無限大權。悉由其手中拐杖指揮。而出。滌紅舉目微視大尉。繼及其身後二人。意似懾之。低聲問老夫人曰。阿母呼我耶。老夫人曰。然。以汝竟敢挈吾孫出。當不料其結局。乃如是。然爾母多問靜聽。吾語爾。挈吾孫何往者。滌紅低聲曰。吾已寄之一信人。許老夫人曰。所謂信人者。非卽勃列士。滔爾之密昔司史維居耶。滌紅駭然。陰念彼胡從審此。老夫人又續言曰。若宜知而兒今已不在此。婦人許矣。滌紅驚問曰。何也。已又夷然曰。誰語此者。老夫人揮手指三人。而目則不及之。言曰。吾姪言之。此二先生亦言之。鑿鑿滌紅呼曰。嘻。然耶。彼等何言者。老夫人意少不安。而聲乃嚴厲曰。若自問之。滌紅微轉其面。問大尉而雙目則俛視地上。未嘗舉大尉目。斯奴特。斯奴特言曰。僕當此夫人之前而言。吾今日所見。意良不忍。然吾亦不由自己。吾在勃列士。滔爾之河畔。見此夫人。吾初不知夫人姓氏。但識尊容無訛而已。爾時此夫人抱一嬰。擲之河內。似深有所恐懼。自忘其所爲也。者。僕言至此。私心惻然。滋覺不忍。僕與友卽狂奔至河畔。大呼救溺。而其時兒之踪影已不可得矣。滌紅聽時。寂然不動。聲色但若小有所惑。斯奴特言已。滌紅回面。老夫人曰。我乃不明阿母何信此無稽之故事。密昔司史維居者。一溫和忠厚之婦人。我以兒寄其處。可決萬無一失。阿母果一

造其處當見兒安然無恙也。老夫人按鈴且言曰：「麥勞里之言，汝或信乎？」滌紅色似微變，視前更慘白曰：「麥勞里乎？我固能深信其人者，惟句言未已。」一僕入，老夫人屬召麥勞里來。傑克本未歸去，僕出不移時。傑克卽入，面有愁色，如懷重憂。若已預知見召之意，老夫人曰：「麥勞里，盍以頃者告余者，語之。」滌紅夫人傑克覺胸間如有物梗口，亦焦涸不能成言，愀然向滌紅若問取進。止滌紅急欲知究竟，卽曰：「麥勞里，汝言之。」傑克聲啞曰：「夫人，我將何言？」曰：「彼等謂：阿母謂汝嘗繼我之後，往造密昔司史維居，信有之乎？」傑克期言曰：「然則爾見吾兒否？」傑克不能答。滌紅頓足問曰：「見之否？」曰：「未也。」滌紅曰：「爾嘗問其何在？」歟？曰：「問之矣。」滌紅曰：「彼不容爾見之耶？」彼何言？彼何以答爾？傑克握拳直視，自言曰：「天乎！我何可以此告滌紅？力握傑克之臂，張目如狂，直視其面，呼曰：「言之，言之，汝當以實告卽此言能致我命亦宜以實告。」傑克力言曰：「兒已不在彼處矣，然無傷我等，當能覓之歸我。」等句語未已，驟止。蓋滌紅狀大變，雙瞳向傑克直視，唇白如紙，張吻忽卻立，四顧斗作厲聲，長笑聲震屋瓦。已又跳躍舞蹈，都尉而見狀亦失聲驚呼。惟斯奴特則竭力自持，潛至大尉身畔，低語曰：「大尉，吾等勝矣，孰更疑之？」大尉微頷，答曰：「然。」

### 第十三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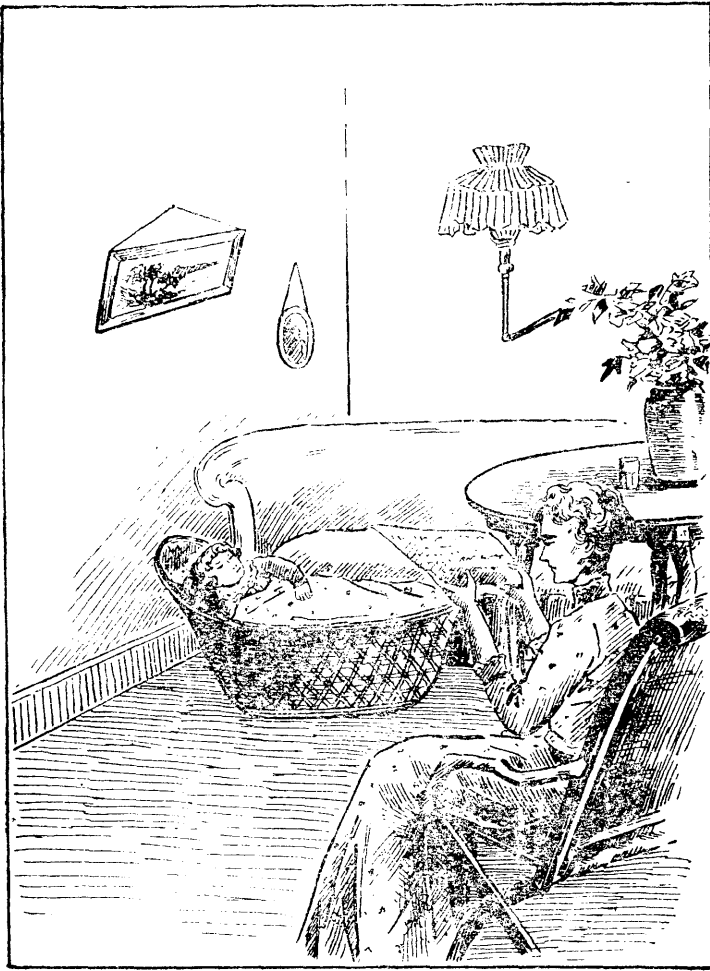
梅里自救兒後，心中如斗，見光明與鐵潑子同至倫敦。初僅傭工於人，每星期得工資十先令，蓋聲音見毀於酒，故弗能驟履歌臺。然梅里之喉音清婉，強銳得自天賦，且於音樂一道已屬斲輪養息數月，喉音卽復因得更於舞臺上獻其妙技。然喉音未復之數月中，傭於劇場所入幾微，度日殊艱困，然猶竭力自持，不稍渝餒。有時爲伶人製舞衣，得少益，有時自念所得之微不能盡敷兒用，則心痛若剗，所居在陋巷。

之頂層雖高可眺遠空氣亦清潔然梅里以爲兒本富貴之子今乃屈居此中於理良不合第兒則日以強健似不知屋隘之苦且漸能識梅里每當梅里自劇場歸時輒鼓舞小手牙牙不已必待梅里抱之懷中而後止梅里出至劇場時心輒懸念兒得無爲密昔司史維居所得乎抑睡醒見已不在而大哭乎時鐵潑子亦傭於鄰近一馬廐中爲人調馬有時無事在家則爲梅里調兒若鐵潑子亦不在者則梅里托居停主人之女兒爲視兒居停主人之女兒年十四亦深喜小兒者也梅里閑常苦思兒之來歷不置每當家居無事時與鐵潑子栝茗相對所談者舍兒之來歷家世外更無他事久之梅里喉音復舊重登舞榭月入驟增數十倍昔日所居爲一室今已進而爲二家具本出自貸賃今則一一自購之二人每語及兒之家世以爲必低聲免爲人聞一若屬垣皆耳言時又嚴重如臨大議一夜爲新歲之第二日坐而弄兒鐵潑子則方瀰茗梅里言曰鐵潑子吾等但能覓得此兒可憐之母餘事即可迎刃而解我爲是想幾至數百次矣其母失兒心中果何似者以我卜之當悲痛死矣鐵潑子搔首不能卽答梅里常教鐵潑子改其惡態然此際乃忘之復搔首作急思狀良久始莊容曰然以我度之彼可憐之娘必痛不欲生矣願爾又何能爲者卽使其母悲痛死亦非爾之咎蓋當日爾見渠以兒付彼老嫗在理不能坐視爾取兒去於理當也兒雖失然較之死於老野物之手爲佳爾又不知兒母居何許何由還其兒矧兒母必以家中非善故以兒投付老嫗爾果返之或非善策也少須梅里謂鐵潑子曰子聽之我深欲隻身自返勃列士滔爾一探彼間有無人言失兒事若尋常人家失兒外人亦斷無談議者惟吾見是兒母子所衣均非類常人兒之裏衣尙在吾許縝貴洵非常物衣角繡一皇冕鐵潑子曰皇冕耶此豪貴之人所常用以識



於其物者也。兒衣果亦有此，則亦必身爲貴人。梅里蹙額遲疑曰：「吾未信此說爲然。果兒爲貴人，則此事必喧傳，更甚直達吾等之耳。今乃未之聞，爾說當不中我意。兒必無父，此卽謂無可認之父。其母乃蓄不白之祕於胸中者，苟非是，則胡爲以兒托密昔司史維居？鐵潑子曰：「無父之兒，安可以皇冕加服？」上曰：「無父者，固無權以爲此。然此兒及其母，則必有非常之歷史。言時，俛首視兒，若甚憐愛曰：「此皇冕者，雖非爲貴族之識，然必有命意也。」鐵潑子忽起立曰：「此殊費人思索。梅里汝嘗讀報紙乎？梅里曰：「我殊不敢謂常讀報紙者。言時，怵然恐鐵潑子所言不出己之意料。鐵潑子方以叉刺麪包，就爐火炙之，因與梅里言，竟忘其已焦黑成炭，急引之，已不可及。言曰：「汝胡乃不讀報？不讀報，安從知失兒事之喧傳於外與否？梅里乎？汝非自命爲嘗受教育之女郎乎？乃并一報紙亦不閱，吾深爲爾羞之。我今爲爾出購一紙，言已詣門次。見梅里忽起立，若深有所動，遂不卽行，遲疑問曰：「梅里，汝果恐閱報而將返兒於人，故不欲吾購取者，則我亦不往耳。梅里急以背向之，戰慄而言曰：「否，否，我滋願爾去爲我購之。我何力足以長留此兒者？若我等能覓得兒，母兒歸而無恙者，則我何忍間彼骨肉前此？我亦嘗思購讀報紙，然心力太弱，深恐於報端有所發見而返吾兒於人也。言至此，聲已哽，伏面於兒身。兒舉小手拊之，鐵潑子曰：「梅里，我其去乎？然我實不忍見爾與兒別而碎而心也。梅里不耐曰：「去耳，去耳。鐵潑子躡足而出，意似雅不願行。思梅里若因返兒而傷懷，則我等之樂境將因此而破，不禁愴然欲涕。然又念梅里之必欲覓兒，家族於理爲至當。惟竊願報上所言無此等事，斯幸矣。設或不幸而得之，必需以兒返其父母者，則或可與其父母議，使梅里長伴兒，則梅里當不至憂傷悶損。鐵潑子雖未入學讀書，然亦能少識數字，拼串亦能成音，常於報紙

封面見一廣告似言覓兒事。初本不欲語之。梅里以擾其意。故聞梅里言兒之衣角繡皇冕。爲識覺。滋事體大不可終隱。遂至街頭一相識之小店。借取是日之報紙。歸見梅里。方坐爐擲小皮球。以娛兒。兒喜笑



踴躍。鐵潑子至此忽覺梅里與數月前判若二人。曩者蓬首垢面如瘋人。如乞婦。今竟儼然若閨秀矣。渠讀吾報紙後。得無仍復其瘋狂放浪之態。果爾。吾何堪者。梅里得有今日。兒實爲之一日失兒。必復故態。雖然。我又安能味理。因竭力自遏。以報紙進梅里。見鐵潑子以報來。忽愀然若有黑影。蓋其面。鐵潑子指紙角一告白。示之時。幾欲哭出。梅里默讀之。題標曰：

●二百鎊懸賞。去冬十月十五日。有嬰兒長可四月。自一爲人育兒之婦人家失去。有人能爲覓得。或報告所知。因而得兒者。以上言之二百鎊爲酬。通訊處在林肯旅館羅勃利及菲路公司。

鐵潑子曰：吾見是廣告，可一月矣。汝意是所言，卽此兒否？梅里容色大變，曰：我信其必然，否則時日何暇合也。鐵潑子曰：吾等以何時自勃列士滔爾來此？我已忘之矣。此一事，我初未嘗屬意。梅里聲顫且啞，幾不可聞。曰：十月十五也。鐵潑子曰：然則爾意彼等所覓者，決爲此兒無疑乎？曰：尙何待疑？曰：然則爾將往面彼律師者乎？梅里搖首曰：否。律師者亦有善惡，若此律師爲歹人，則將爲兒患。先往省其母耳。鐵潑子曰：汝謂律師有善惡，欲先面其母，我謂爲人母者亦有善惡之別。兒母果善且慈者，何忍以兒寄彼惡毒之老嫗？梅里決然曰：勿論如何，我終當自往勃列士滔爾一探彼等，或不我識，否言次，面鐵潑子微頰。鐵潑子呼曰：當無復能識爾者，微論他人，卽我亦不信爾。卽曩日之瘋狂女子也。梅里曰：然則我明日將行，明日爲星期，劇場休業，星期一便可歸視事。鐵潑子低呼曰：天當佑爾，我願爾母覓得兒之家族而返其兒也。梅里淚直瀉，曰：我何敢爲是想，獨不爲兒之前途計乎？是夜十二時，梅里整頓行裝，以兒屬居停主人之女兒黛茜，卽詣貝定頓車站。

#### 第十四章

梅里抵勃列士滔爾車站時，在清晨三時許，出車站向昔日所居處行，心竊竊懼，深恐身臨舊地而頓生悵觸。顧至時，乃不然如絕，無所覺。昔日每經酒家之前，輒饒涎，欲滴今過其地，竟陌路視之矣。惟撫念當時有如夢幻，又似游人遠客異域，今乃歸省鄉土者。此際已在四時後，天猶未曙，至一窮逆旅門首，遲疑有頃。此逆旅蓋昔日梅里常就宿者，主人爲一慈祥老婦，梅里欸其門，婦自夢中起，開門視客，梅里告以已卽前昔之瘋女子，老婦忻然，亟曰：吾愛者，盍入吾得目見爾一變而返善，此心之樂，乃莫可名狀。我前

此固謂爾不宜狂且貧者盍入細語我以所經梅里曰天未破曉我乃來破媼清夢不安殊甚今請媼先歸睡睡足起後我更爲媼一言之媼不從自言今日見梅里狀已喜不能眠乃敲火瀾咖啡餉梅里方媼匆匆治具時梅里問曰此間之人邇作何狀媼曰此間人作何狀耶噫我已忘爾幾時去此矣曰去冬十月媼曰數月來變異者亦蕃矣比兒彼得已死其妻則已去而他之若識彼夫婦否梅里曰識之媼歎曰人既有生又何免於死爾去此甫三數月矣吾鄉已死一人其妻香火情亦太薄一坏之土未乾竟忍心背之他去似此人情良堪感歎惟爾則去惡歸善斯爲可喜梅里曰外此猶有何事請爲我述曰此外亦無大故獨彼兒已失耳梅里顫曰誰氏之兒曰汝詎無聞者薛爾文子爵之子也梅里心大動而外狀則夷然媼仍不住言曰薛爾文子爵亡後其寡妻似頓失常態一夜竟抱兒出寄之史維居家亦不自言爲誰何置兒自去汝第思之史維居爲何如人胡可寄以子是夜乃有多人踵至其居巷議大沸蓋兒已失矣時梅里如秋葉戰風但頷首媼又曰移時卽有律師及警吏至研鞫老史維居甚至史維居則自供謂以兒衣往質遺兒於屋歸時兒已不見矣警吏律師力加研究然史維居所供祇如此似實情已盡吐已有一律師名似爲斯奴特或斯紐特者前對審官言渠見一黑衣婦人擲一兒於河中所言之時正當史維居出而質物之際因人咸謂必兒母忽返史維居家取兒去而投之河此非可怖事耶梅里惟低首無語媼又曰若輩乃截流而撈數日後果於河內得一兒屍保母言是卽小子爵薛爾文也梅里駭然呼曰彼等乃如是言耶第其母何謂媼曰可憐哉其母乃堅謂是非其兒其兒必不有是惡醜之狀又自言以兒寄史維居後卽不復見兒然誰信其說者今已故子爵之從弟賈林登大尉襲其產及爵矣人皆



以子爵稱之。獨兒母滌紅夫人則謂其爲殺兒之罪犯。謂大尉實死兒而遂其利祿之圖也。久之梅里問曰：今滌紅夫人何在？曰：在杜雷克爵邸去此不數里。梅里曰：大尉何在？曰：大尉已爲子爵自當處子爵邸。中人謂其馭家人如束溼。其實已身則蕩檢踰閑。自謂嫂氏雖狂不忍搯斥門外。以屋之一翼處之而羈縛如處樊牢。亦大可憐。已其姑則如獄卒。事事惟子爵是從。莫敢違拗。吾嘗見子爵乘兩輪馬車出游。翩翻濁世美男子也。修飾亦備極都麗。見妙年女子則目灼灼如餓鷹。梅里已漸能自鎮。曰：吾將往一省其地。自此去爲路非遙。否？曰：道殊非近。須五六里也。然幸曲折無多。自具夫路。左轉直行。卽是屋殊高峻。上聳雲霄。遙望卽可見紅磚耀目者。卽是人咸言其地風景實挹一鄉之勝。殊值一游。梅里曰：天一破曉。我卽行矣。媼絕不疑。反若深躓其意。又詢梅里別來狀況。梅里盡告之。獨諱得兒事。不言恐事一洩必敗。卽少露端倪。亦易啟人疑。又一念兒家不幸之變。心痛若剗。至七時許。天色大白。乃辭媼而出。自念不意兒身之貴。乃若此。回首當夕。兒兒母時嘗與之言。并撫其臂。而不料此婦人心中乃蓄如許憂鬱也。遐思至此。滌紅之聲容狀貌。一一湧現。然滌紅若見兒尙識爲己子乎？今之子爵與滌紅事無與乎？又憶當夕河濱二人逐己時。一人言曰：斯奴特君兒果生還。吾曹事敗矣。今又聞媼言。謂有律師曰：斯奴特者。自言見一婦人投兒河中。合前後二說觀之。此斯奴特者。當與此事有與。且爲兒之仇也。不禁戰栗。因思以兒歸其富貴之家耶。抑仍留之與吾同處耶。又急欲抵杜雷克爵邸。或能一見邸中人。請與滌紅夫人一面。然我以生客欲面一嚴錮樊牢中之人。何能得彼中人見允。行久之。至九時。日光自霧中窺人。始遙見杜雷克爵邸。時尙在嚴寒之天。草木童童。枯寂尙無生氣。獨此爵邸峨然高植。籠罩濃霧中。烟突屋尖參差直。

逼。霄。漢。紅。牆。粉。壁。則。與。枯。樹。叢。掩。映。爭。輝。風。景。之。美。信。足。爲。一。方。之。冠。又。念。此。巍。然。大。廈。固。兒。之。所。有。也。不。禁。欣。然。欲。狂。緩。步。沿。山。麓。行。縱。情。流。覽。風。景。柔。聲。自。語。曰。此。宜。爲。兒。有。兒。爲。佳。兒。也。宜。爲。此。吉。地。之。主。已。而。轉。入。一。路。夾。道。松。柏。經。冬。猶。綠。大。邸。遂。爲。所。隱。不。見。在。側。又。有。橫。路。狹。小。似。非。通。達。路。旁。有。小。舍。甚。精。雅。半。亦。爲。林。葉。所。蔽。更。前。得。一。巷。曲。折。上。趣。山。上。巷。亦。爲。叢。樹。所。覆。紆。迴。深。窅。此。卽。當。滌。紅。懷。兒。所。從。遁。之。道。也。巷。口。之。對。面。有。野。徑。絕。田。隴。而。出。此。蓋。直。達。山。下。村。莊。者。梅。里。躊。躇。自。計。將。入。村。中。一。探。府。中。事。乎。村。人。見。遠。客。來。問。訪。必。樂。爲。之。告。鄉。俗。淳。樸。不。欺。生。客。也。既。又。思。不。如。循。巷。登。山。先。一。覘。爵。邸。之。狀。更。作。他。計。乃。入。巷。中。行。至。轉。角。處。忽。覩。一。屋。乃。美。若。畫。圖。中。境。正。門。之。廊。雖。結。構。簡。單。而。自。有。古。雅。氣。藤。蔓。覆。其。上。枯。萎。矣。乃。於。蔓。底。偶。露。紅。色。之。瓦。壁。間。滿。生。苔。蘚。斑。駁。四。附。屋。外。圍。以。大。園。整。治。楚。楚。園。外。範。以。籬。籬。根。遍。植。烏。不。宿。及。水。松。高。固。若。堅。墉。梅。里。對。此。美。景。幾。自。忘。門。忽。啟。一。人。出。梅。里。一。見。卽。識。之。不。覺。面。頰。急。行。避。之。此。人。蓋。當。夜。以。錢。囊。贈。梅。里。者。也。傑。克。已。見。梅。里。異。而。視。之。梅。里。見。傑。克。若。已。不。相。認。識。意。始。慰。然。仍。避。之。而。行。二。人。一。交。視。心。中。皆。若。有。所。觸。梅。里。尤。躍。躍。不。已。乃。急。行。登。山。上。與。爵。邸。漸。近。有。歧。路。旁。出。試。入。之。行。未。數。武。乃。見。林。中。二。人。相。對。立。一。男。一。女。男。者。抱。女。而。親。其。吻。梅。里。以。此。二。人。殆。情。人。也。然。觀。二。人。狀。貌。又。不。類。男。子。衣。飾。皆。盛。若。紳。富。女。子。則。樸。素。且。舊。敗。年。事。相。去。亦。遠。女。子。年。十。八。九。而。男。子。則。倍。之。矣。梅。里。自。問。私。窺。人。隱。於。禮。爲。非。急。去。之。向。巨。邸。行。意。殊。不。寧。行。至。路。盡。抵。一。空。場。有。馬。方。嚙。草。其。間。場。之。一。面。爲。馬。廄。及。小。屋。數。椽。是。乃。附。於。巨。邸。而。與。巨。邸。相。離。者。梅。里。知。無。可。更。進。蓋。場。中。有。閩。人。中。有。二。人。已。見。梅。里。似。深。詫。其。無。緣。而。來。梅。里。乃。返。復。經。傑。克。屋。前。見。傑。克。方。倚。身。柵。內。若。竝。

此以待梅里之過者。見梅里來果出柵迎將。藹然而笑。恭肅爲禮曰。女士恕。余唐突。余觀女士似爲失路之人。敢問女士欲何之。果迷途者。余請爲指導。梅里色大頰。久之不能答。自念此人若識。余爲當夜之狂婦。則何以爲情。然觀傑克狀似爲謹愿少年。和氣迎人。此人或能有助於我。告以實諒。可無害。乃作微聲而言曰。吾欲一面滌紅夫人耳。傑克大駭。頓見愁色。愀然曰。嘻。女士乃挾此意而來乎。恐未必能如願也。然女士豈爲滌紅夫人之舊識。梅里搖首曰。我固與滌紅夫人無素。然我固知渠方陷於萬分悲困。中人言如是也。傑克曰。女士遂欲面之耶。曰。然。可與謀一面。而勿爲他人見否。傑克曰。此未必能也。曰。然則。邸中尙有老夫人。亦能一晤否。傑克曰。女士欲晤老夫人耶。此亦非易事。邇者老夫人杜門深居。置百事於不問。生客請見。恐不易。然吾何敢決。詎女士不能以芳名及來意見示耶。女士若以此見告。則我請爲女士入邸中一幹旋。女士可少待於此。此卽寒舍。吾女弟方以鷄子赴邸中。不久當返。且必樂見女士。渠尙須往禮拜寺聽說法也。正言之頃。忽聞有披枝拂葉。瑟瑟之聲。一女子自梅里所來。徑來梅里視之。卽邇者與一男子相親吻之黑眸女郎也。駭然色爲之暈。女郎駭呼曰。嘻。傑克。傑克。夷然曰。海娜。今日滌紅夫人何如。若聞之否。海娜搖首若甚不經意。曰。吾不之知。亦未之問。吾縱問。邸中人亦必答曰。與前無異耳。又轉矚梅里。問傑克曰。此爲誰。何梅里。覘女郎狀非善。殊不欲使知己名。傑克見海娜無狀。意不懌。蹙眉曰。此女士欲面滌紅夫人。或老夫人者也。海娜揚眉言曰。然則其來乃大不得時。蓋彼二人謝絕。生客當不能如所請。果有事必欲見者。計惟先自請於子爵。然後求見老夫人。舍此亦無他道。今子爵已主此間。凡事必先請於彼也。梅里大恨曰。彼主是問耶。彼之能主是問與否。尙未可必。若已。故子爵之兒尙

生則彼特一大尉耳。子爵云乎哉。

## 第十五章

傑克斗聞梅里言。大愕。海娜亦深詫其言之異。既乃笑曰。吾不信。乃有是事。傑克正色止之曰。海娜少靜。傑克初見梅里態度異常。已竊然異之。今復聞是說。益疑其爲兒事而來。心大動。曰。女士爲此。問鄉人乎。抑來自異地者。苟能留居數日。僕當爲君盡微力。二三日後。當有以報命也。滌紅夫人及老夫人。邇來以心緒不寧。深居簡出。女士欲一面之誠。爲難事。然女士能少遲遲。老夫人或可見。滌紅夫人則相晤無由矣。梅里迷力自持。始能爲答。曰。謝君盛意。然我明晨必返。我受聘於一劇場。今日星期。偷閑來此。明日便當趨返。視事。海娜駭然曰。女士乃演藝劇場者耶。然則我敢必老夫人之拒爾矣。蓋老夫人擇客甚苛。非正人君子。不容入邸也。傑克大怒。顧又不欲在客前斥之。但揮手示令入屋內。海娜雖傲而無禮。然見乃兄怒。則亦懼不敢更言。與梅里領首而入。梅里見其入屋後。乃於紗窗後外窺。傑克陪笑語梅里曰。舍妹失教。蠢然無識。言語舉止。恒無狀。開罪女士。尙乞宥之。母介於懷。梅里初亦甚憤海娜之無狀。然見傑克爲之抱歉。則亦怡然納之。乃低聲而言。弗欲爲海娜聞也。曰。我已知欲見兩夫人之無謂。渠二人乃受囚如籠中鳥。可憐生也。然足下能見告羅勃利及菲路公司之二人者。爲已故子爵之律師。抑新襲子爵之律師乎。傑克曰。僕未答女士之先。欲有所問。果吾答女士之問者。女士將何之。梅里詫然。逕曰。將乘第二次車。過返倫敦耳。傑克立言曰。然則容我送女士少行一程。沿途可暢所欲言。屬垣有耳。此間未可言。祕事。梅里不言。第微俛其首。示允。傑克入屋告海娜。謂少去。卽來。遂隨梅里之後而行。至巷末。傑克先言。



曰女士恕我唐突敢問女士胡事欲知彼二律師鍾因失兒之事耶梅里大顛步履搖搖答曰然傑克曰信然者則我請告女士兒之母即彼可憐之滌紅夫人以僕爲至親信以兒事諄囑僕雖不肖未足當滌紅夫人之見重然自問受恩前主已故子爵者非淺誓竭吾生以爲報若於兒事苟有可爲自必竭力女士謂以兒事而來然亦能視僕爲可信否言時正色視梅里目光耿耿然義色大露梅里亦低應之曰我固信君能忠於此事實相告我知兒所在兒固生存無恙盜兒者即我而此兒亦即我心坎中物也語至此喉如梗物淚簌簌墮又嗚咽言曰我果以兒返之此家猶自揉碎其心然兒固此家之兒不返之兒且無由享其宜有之富貴我奈何奪之者傑克執梅里之手力握之梅里之心乃如感電傑克呼曰嗟夫上帝宜佑女士移時始自持如常曰女士何由得兒請見告梅里毅然舉目目傑克曰我若言此有如自供罪狀然我當爲君告也傑克不作一語妨中止其言梅里仍作低聲曰君尙憶失兒之夕在河濱遇一婦人否爾時君見一兒於彼間之貨棧內而婦則歸取其兒傑克駭視梅里然猶未之識梅里曰婦人即我兒即若幼主薛爾文子爵也傑克駭極呼曰天乎有是哉梅里曰初吾見有貴女衣孀婦之黑衣叩密昔司史維居之門急出戒毋輕以兒付諸密昔司史維居手顧滌紅夫人見我而駭不之聽見其入已又見其出久之密昔司史維居亦出密昔司之出也挾衣一包赴質肆蓋質肆即在街頭吾遙見其入此時乃遣兒一人於屋中矣傑克曰問官訊鞠時密昔司史維居亦自承爲以兒衣赴質梅里續曰吾謂屋中無人乃入偵兒狀得之於屋後一幽室中饑且寒小臉作藍紫色啼聲嘶勢懨懨矣傑克聆至此握拳切齒低聲恨恨梅里又曰吾不忍任其死是中抱之出遇二人於門此二人者我意即今自謂子爵之人之友也

傑克曰。是矣。是當爲都尉。而及斯奴特。梅里曰。信然。二人欲取兒。已又聞一人謂不得。令兒生還。傑克無言。色沮若死。梅里曰。吾以計弄之。暗置兒於貨棧。卽君見兒處。而後裏他物。作兒狀。投之河中。傑克體戰。如葉曰。此二人之所爲。告老夫人。謂目擊。滌紅夫人以兒投河也。梅里曰。吾留育此兒。至今始審其姓氏。言已。二人均寂然。有頃。時已行抵路之分岐處。右顧卽爵邸。且能見邸前之廣場。忽見海娜疾奔於廣場。向爵邸去。傑克訝曰。是吾女弟也。往彼胡爲。忽戚然。若有所疑。曰。噫。我已悉其意。彼將往。愬子爵。句。母寧仍謂之爲大尉賈林。登句。以有人知兒事。使知所戒。備女士宜速行。宜速行。勿爲所得。蓋造律師羅勃利。許密司。忒羅勃利。吾故主之律師也。當能信女士所言。梅里低言曰。然君見信否。傑克決然曰。固深信也。女士實爲天上之眞婦人。無半分僞詐。我何得不信。梅里曰。君當憶我卽前日之瘋婦人。君憶此亦以我爲可信耶。傑克曰。我但憶女士爲救護吾幼主之人。吾幼主或亦爲出女士於險者也。梅里俛首拭淚。傑克曰。今宜作速去。毋爲僉壬所算。且幸勿厲書我之小家庭。殊不可信。但告我以女士居停處。天乎。我當來更面吾幼主也。敢請於天相我幼主永康無恙。我得長爲其僕。梅里曰。亞孟若天相是兒。當永無後患。乃告傑克以已之地址。引手相對甚久。默然遂別。

## 第十六章

海娜之蓄意。果如傑克言。隱伺窗內。見二人一行立出。赴爵邸。將以所知。愬之賈林登也。蓋海娜與賈林登。有染。以賈林登富且貴也。力貢其媚。子爵亦欲利用海娜。故寵愛有加。僕從知海娜爲賈林登之嬖人。莫之敢慢視之。殊有禮意。海娜遂得出入邸內如意。此時正自幸成大功。必邀賈林登之殊獎。忽見賈林

登自廡中出。若視馬方已者。乃斜倚塲側。一柵婉聲呼之。賈林登見海娜。與頷首。頗疑訝。思此女方與我會。林中何亟亟。又來賈林登者。登徒子耳。但好色無深情。得新人輒蠲故好。所以寵海娜久不衰者。以海娜能爲之用也。非深愛其人也。此際見海娜復來。且意態風騷。意殊厭薄。海娜乃絕無所覺。見賈林登。意或少淡。則自疑奉承不力。益殷勤獻媚。賈林登狀雖似悅。而心中鄙薄愈甚。此時見海娜遙呼。已微蹙其眉。緩步而前。海娜曰。吾主乎。吾頃者得聞一事。爲君所必欲知者。今晨有一婦人來。此欲求與滌紅夫人一面。賈林登眉益蹙。海娜又曰。婦人言兒若生者。則薛爾文子爵不屬吾主矣。海娜之言出。賈林登容大動。竟有過海娜所料。默立不動。亦不一視海娜。捲唇露齒。兇獍怖人。海娜不寒而慄。駭呼賈林登如未聞。氣促而言曰。有婦人耶。天乎。今何在。曰。去矣。與吾兄俱行下山。而去顧未知其何之也。賈林登大怒。詈曰。麥勞里耶。此惡物實爲鬼魔之子。吾恨之徹骨矣。海娜駭然曰。君得驅之耶。然則吾亦弗能留此耳。賈林登厲聲曰。吾不撤其職。當留之於此。好受我眼底。監視汝亦宜。詳察其舉止。知之否。婦人之事。汝當爲我詳探。婦人爲誰。居何許。以及其他。一一竭汝之力。爲我探之。海娜見賈林登以此相責。深悔不當告之。然悔又何及。計惟一如其命耳。因告曰。婦人自言賣技於倫敦之某劇場。賈林登曰。然則一女優耳。曰。然。賈林登曰。以一女優而欲見滌紅夫人。與言已溺斃之兒事乎。曰。然。且吾聆其言。似謂兒未溺斃也。賈林登忽以面向海娜。獍狀如魔。海娜駭極。幾欲失聲。狂呼賈林登。則力鎖聲音。使海娜勿駭。詫言曰。兒之已死人。皆知之。汝亦知之。其屍已埋於山下之禮拜寺。吾且爲之立石作碑矣。婦人伊誰。乃竟爲是狂悖語。駭惑人聞聽。吾當速處之。當速處之言。次以足頓地。又柔聲曰。兒之死。亦汝之幸。果非兒已死。則我尤

贈汝之物亦將失之矣。我今日當函囑倫敦一珠寶商爲爾措辦珍飾之品也。至是海娜懼乃少解容色。漸復賈林登又曰：慎毋使汝禽獸之兄知汝來以此告我。以後非得吾召者，汝亦勿來。吾欲面汝時當自來。汝許謹識。吾言汝宜大張耳目，有所知必告我。母諱又四顧見無人，就其吻與親。已乃遣其歸。賈林登雖欲自鎮其心而無由，志忒殊甚。蓋自去年失兒之夕，聞斯奴特都尉而二人言有一婦人抱兒去，卽深疑此婦人必爲後患。今果應矣。方賈林登與海娜對話時，梅里已至勃列士滔爾車站，乘車返倫敦。抵倫敦已在午後五時矣。歸家見兒安然無恙，急抱之於懷，心搖搖不能作一語。時兒已牙牙學語，能發簡聲。似呼梅里之名。見梅里歸大喜而呼力抱梅里之項，蹠其小足於空不已。又大張其小吻抵梅里之靨。在兒之意固謂是爲親吻也。兒體既強，狀復美。梅里初見兒時，其髮色本深褐，今已漸變而淡，閃閃作金栗色。柔澤如覆絲。梅里念兒之髮色既變，當不易認識於其家人，因而大憂。翌晨隻身往造羅勃利及菲露律師事務處，自言應告白之召而來，以告白示閹者。閹人入報，立速客入。律師研詰數言，梅里一一答之。漸亦自覺事之難成。律師請證物，梅里告以兒之內衣，足爲證。律師則視如不足道，言曰：衣固足以自證爲兒衣，無訛。然吾等所欲知者，乃衣得於何處。梅里曰：吾於密昔司史維居屋中見兒時，兒卽衣是衣。吾取兒與衣俱者也。律師曰：女士取兒，亦有人見，足爲左證否。梅里曰：無之。律師曰：然則吾等又何知女士入屋果爲取兒否？又安能爲女士辯，謂非入其屋而但竊取兒之衣也？果此說無以證，則衣爲兒衣，兒則非失兒也。梅里大恐，自思乃未嘗計及此。羅勃利曰：女士聽之，非我之故，誣女士以此。然以情勢揆之，他人必有此疑。此案非細，非有實據莫可爲力。且女士得兒後，胡不自愬於其家，而必待重賞懸而後來投。

若無實據。則其情有近。貪賞冒認。梅里曰。前此吾固不知兒爲誰。氏子將愬告於誰。律師聳肩曰。獨不可報之警署耶。女士所言能引人來作證。其爲無僞否。梅里曰。此兒卽足自證。渠去家纔三月。許其母其保姆。當能識之。律師猶以爲未可。冷然曰。否。小兒之狀恆相類。若令我辨別小兒之爲誰。事良非易。且久別已三月。其母其保姆將以爲兒必有所變。易誤認他兒爲己兒。吾所謂證人者。當求更勝於此者。曰。然則尙有一人。其人爲一童穉。吾於得兒之夕。卽告以兒所自來。當夕渠亦親見我。與兒歸也。律師曰。童爲誰。曰。傭工於馬廐中。眞名吾已遺忘。人但呼之爲鐵潑子。律師擱筆。案上冷然微笑。如嚴霜逼人。曰。以一無眞名。而但有徽號之童穉。便足證此大事。耶恐未必濟也。梅里色頰若朱。曰。此外尙有一人爲己故子爵薛爾文之舊僕。掌邸中獵藝事者。羅勃利復執筆曰。此較可矣。然渠將何以爲女士證。梅里曰。當夜渠固見吾將兒去。律師曰。當時渠亦知兒爲誰氏乎。曰。否。彼時我亦不知。然彼固親觀吾與兒俱也。律師曰。善。女士可與此人及兒偕來。我將函告子爵。梅里大駭曰。噫。幸毋使彼知我來。此待事定後。始可使知之。律師詫極。不解直視梅里。不瞬。梅里亟曰。此事之所以祕密者。正爲是人。蓋此人固甚利兒之死也。律師曰。女士言固當。第不使之知此事。兒又何從取回其產。及爵梅里曰。當先與老夫人或滌紅夫人一面耳。羅勃利曰。婦人之成。見不若男子之誠。而有決動以一二言可立動其意。女士必欲先求見二夫人。不能無使吾疑其爲此意。且邇來滌紅夫人心緒不定。有如狂癩。何能自識其久別之兒。今但以一事卽可證其神經之亂。人比見其擲兒於河而渠。乃堅諱謂無其事。以其狂亂。何可更以此事告之。益其悲痛。梅里見律師言亦入理。遂無語。少須乃曰。先生能厲書老夫人告以此否。曰。女士以爲當如是者。僕謹如命待老



夫人見覆後更以函奉報請以尊居地址見示梅里深恐告以居處將爲賈林登及其兩黨人所知竟不告但謂遲數日自來再謁愀然而去抵家居停主人之女兒出迓之言頃者有一少年紳士來相訪審梅里不在別去約更來言時憑窗而眺忽呼曰來矣梅里急探視窗外見傑克已行抵門外衣冠整整儼然士紳也大樂顧迓之入時則色頗含憂傑克急問所以梅里舉律師問答之言一一告之傑克曰僕宵來亦深思此事未嘗交睫今晨自計必親來晉謁乃乘早車而行也敢告女士凡人已占勝境逐而去之良非易易以女士所處乃與法律大相徑庭非是者法律猶可爲力且今子爵之爲人尤非易與者吾昨送女士別後歸詰吾妹胡事狂奔於爵邸之廣場中渠謂在彼遙看我等自何道去然我固深知渠必往告子爵以女士之來也梅里曰君旣枉顧得勿亦思一見兒否曰固所願也梅里引之入小客室中兒方與鐵潑子嬉於地梅里爲抱而授傑克傑克曰美哉兒乎與吾當夕見於貨棧中時大異矣梅里聞此語氣爲之喪失聲而呼作絕望聲問曰兒雖與當時異顧乃無一肖其父或母之處耶傑克對兒審視久久徐搖其首蓋傑克者非善於鑒別孩提狀貌者也第覺兒之眸子碧藍之色尙與滌紅之日差似梅里曰君能與兒及我同造律師否傑克謂力所可及無不樂爲遂僱一馬車與鐵潑子梅里及兒同詣律師律師見其來之速頗訝然欵接亦殊有禮意招鐵潑子入一室問其所知鐵潑子舉當夜情事一一以告語甚簡括而意甚誠願律師亦信所言非虛又問曰子謂識此婦人已久而前此則未嘗見其有一兒信乎曰先生吾固未嘗見其前此有兒也律師曰汝知婦人名否曰知之羅勃利曰何名鐵潑子踟躇若不欲言然又念梅里囑已律師有所問必答無隱乃言曰前此吾知其名爲瘋女子言已大頰羞不能仰羅勃利

大奇曰瘋女子耶此靜淑艷裝之麗人其名乃曰瘋女子耶鐵潑子領之自問亦覺不信梅里竟有此惡號律師領首遣之招梅里及傑克入其事務室律師曰今且容我一視此兒梅里抱兒而前律師見梅里於兒若無限愛護忽問曰女士視此乃如己兒梅里遽然急答曰吾未得兒之母以返之則兒固吾兒也律師覩梅里措詞之善亦竊爲折服乃轉而謂傑克曰子乃服務於彼家者耶然則兒在家時汝當見之曰先生言然曰子信此卽彼家中所見之兒耶曰敢信其然曰能識其容否傑克視兒已又愀然向梅里謂律師曰吾不敢謂識其容蓋事之去今已經三月吾見兒於杜雷克爵邸時猶在襁褓中如一包物耳與此時之活潑健碩固不相類也律師曰然則何敢便信兒爲故子爵之子傑克曰吾但信女士之言爲實耳律師曰卽此信其非僞耶梅里亟曰渠當能自證當夜見我與兒於勃列士沿爾其時我方自密昔司史維居屋中取兒出未久也律師曰然哉子見彼二人於何許曰在勃列士沿爾河濱一船埠之貨棧內吾見兒臥棧中布囊上已而女士來取之去爾時吾方覓密昔司史維居之屋女士取兒去後有頃吾卽覓得密昔司史維居之屋詢之則兒已爲人竊去矣律師曰若信彼時女士所取之兒卽薛爾文子爵之子耶曰然曰夫以女士來取兒去則宜疑兒爲女士之兒何反信其爲子爵之子此亦有故耶傑克期期曰無之律師曰子尙識此女士卽當夜在河濱取兒之人耶傑克回首視梅里狀甚慚澀曰我信女士卽彼人然其狀已大改不復能識矣梅里聞此噤而吁律師對之作短笑梅里曰此君之不復識我蓋自有故彼時之我至今已大易曩者人皆呼我爲瘋女子則與今不類可想矣羅勃列殊未信其言之爲實言曰吾請函告老夫人女士若不欲以居址見示請下星期更來可也三人乃別皆黯黯無歡獨兒仍不

改其樂。張小吻笑而四顧。一若貴家公子。抑女優之兒。均非彼所介介者也。

## 第十七章

三人既別律師。出林肯逆旅之門。鐵潑子自請先行。謂當速歸馬廐視事。乃先去。梅里謂傑克曰。想君亦急於歸去乎。傑克曰。女士能容其同行者。則僕尚有言相告。梅里領之。乃偕行。傑克言曰。頃者在律師之前。謂不復識女士。女士得無見罪。然僕所言者。固實也。又何能作虛語。以自欺僕。至今猶未敢信女士。即當夜之人。惟女士俯而視兒時。其神色目光。尙與當時相若耳。然此未可即謂識女士之容也。密司高爾乎。君前後已判若二人矣。教人何從認識。梅里樓兒於懷曰。我之一變至此。兒使之然也。使君當時知此兒爲君故。主將如之何。意者必弗敢以兒見託矣。傑克少思答曰。吾亦不自知。然此時思之。必願以兒相託。蓋女士愛兒之情。深若無限。我見之。乃疑其爲女士之兒也。梅里曰。君度吾等可得邀老夫人之一視。此兒否。曰。此未敢必能。否。惟視子爵之意。以爲定。此際大權悉操其手。彼何欲者。雖老夫人莫敢違。梅里忽覺寒顫。曰。若滌紅夫人之父母。猶在。則我將往一探其意。傑克曰。滌紅夫人已失恃。老父尙存。卽基令亨伯爵居那福。克基令亨城中者也。女士果能邀其見信。則兒可無恙。且勝於返兒於杜雷克爵邸也。梅里曰。滌紅夫人胡事。以兒寄於密昔司史維居者。傑克思疑少頃。亦低答曰。以當時大尉賈林登亦同處邸中。滌紅夫人深防其意。叵測中傷其兒。故弗敢任兒與大尉同居一屋也。梅里曰。果爾。則我亦弗敢以兒返之其家。幸吾未以居址告之律師。否則渠家來索兒。吾又何能拒而勿與。傑克曰。僕意亦正如是。得賢德如女士者。爲我護持幼主。實如天之福。若其家人視兒如讎。返之必危殆也。梅里嘆曰。似我亦何足

以當賢德之譽。且滋不解。君胡爲而譽我。君詎不憶曩夜之瘋女子耶。傑克笑曰。女士不自以爲賢德。耶然則吾二人不幸所見乃殊也。以我觀女士。若有勝於賢德之名詞可用者。則我將舉而加諸女士。蓋此賢德二字未足以盡女士之善也。時已行至奧斯佛街。梅里見傑克止立。知傑克將別矣。亦止立。傑克出手與相握。低問曰。能容僕更來瞻謁否。梅里不復言。但以微笑答之。乃別歸時。中心甚慰。傑克歸。預計當勿告海娜。以何往。顧歸後。海娜乃堅詰不置。傑克深諱不言。海娜復力誘之語。乃知乃兄果爲兒事。詣倫敦也。海娜得此信息。大樂。亟往報子爵。翌日。老夫人以羅勃利律師來書。示子爵書言。兒事已得眉目。子爵閱書。殊不以爲異。蓋海娜已預爲之告也。第雖矯作無事之容。而心則大動。色亦遽變。言曰。以吾度之。是必貧窶之婦。竊得兒衣利賞金之厚。以丐兒來投耳。此事僞也。烏足爲信。今以丐兒來污吾家。又何益於事者。此事之咎在懸重賞而動小人心。羅勃利告我以懸賞覓兒。我卽謂非當預知必有丐人挈兒登吾門。以求賞者。將千百成羣。今吾言信矣。是皆羅勃利之咎。然亦未始非滌紅夫人指使之罪。老夫人曰。憲甫滌紅原有是權。愛子之心。人皆同然。未可引以罪彼。且廣告中亦未明言兒失自何處。受託之婦人。何名果。此來投之婦情。僞則何由知此。曰。此輩貧無衣食之人。二百鎊已足動其心矣。旣動於厚利。則勢必竭其智力。細加探問。彼得知此者。初不足奇。若果招之來。後必自悔多事。老夫人氣爲之沮。言曰。子言固中理。然我意滌紅宜一見是兒子。爵呼曰。是何謂也。以母老誠人。胡亦憤憤若是。滌紅方思兒至狂。更以此動其心。不將速其死耶。事本無益。亦太無謂甚矣。老夫人曰。爲人母者。自有其爲母之心。兒之眞僞。我信滌紅必能辨之。子爵默然久之。已而曰。吾等姑試之。第吾意與羅勃利同。渠謂以滌紅夫人。心意

之狂妄一見嬰兒卽以爲己子初不問其真僞也老夫人曰汝盍招之來乎曰可吾當囑以明日來此老  
夫人意解告滌紅明日自辨自邸中人莫不信已瘞之死兒爲滌紅之子聞老夫人將招兒來辨皆竊竊  
笑其老迂老夫人不覺也老夫人邇者事事爲其從子牽掣名雖一家之長實羈縛於人其不自由雖奴  
役不若也以是終日無樂境而憂痛之情又無可告者頽喪殊甚顧尙未失其爲多智有爲之婦人是日  
下午遂造滌紅所居處卽爵邸之側翼前子爵死時嘗有遺囑謂死後兒幼未成年前仍以此邸居其孀  
妻不得居以寡婦之別業賈林登亦利其居此則可監視之無他虞遂不以其無兒而徙之他處滌紅深  
居邸內實如困處狎狴與人世幾絕滌紅之父一迂頑之老人也聞滌紅狂狀至於自溺其兒家人防之  
如獠犬因引爲大恥絕不與一面且囑老夫人嚴爲防閑未知其女冤也滌紅以一弱女子冤苦備嘗不  
齒於父且又深慮其兒不知作何狀憂苦憤懣若痴若狂雖自知身已如囚奴然生死早已置諸度外鎮  
日枯坐窗前窗臨園野曩日視爲美景而今對之恍若千重黑幕重重皆是愁苦織成有時或大慟淚如  
雨注有時或書空咄咄自語自言瞠目對窗若無聞無見滌紅消磨其愁苦時光之地曰邸中之西軒在  
屋之西偏以石爲頂狀極陰森以愁鬱之人處此益形枯寂較之囹圄有過之無不及老夫人是日來省  
滌紅時滌紅聞人來亦絕不一回首視來者爲誰惟以掌支頤對窗如故老夫人見滌紅狀亦深憐之呼  
曰滌紅滌紅如未聞老夫人益覺慘然回首不忍看又言曰滌紅吾欲有以語若滌紅不答一語徐起亦  
不回視老夫人凝目向窗前面色如死若死囚待決老夫人不自知所言當從何說起覺大難措詞格格  
久之作一二短句爲引滌紅默聽不之答老夫人不耐乃言曰滌紅乎若以此狀向我實誤矣吾視汝非



不仁亦無不公奈何對我乃枯默至是盡少定而神少鎮而心汝有所言我當一一聽之汝動情妄發之語吾又何能作答聽之吾有以詔爾滌紅俛首老夫人曰吾將言一可痛之事——滌紅忽舉首如有所



悟曰但有一事足係吾懷耳老夫人曰吾欲言者即此此蓋即兒事也滌紅栗然顧仍無語老夫人又曰汝當知吾等皆信兒已死矣老夫人言此時吐詞甚緩若深恐其言一發滌紅且驚暈至死者顧滌紅聞之不驚亦不訝徐言曰毋誤矣即彼等亦無一不誤老夫人曰然我等已如爾意登廣告於報端冀釋羣疑廣告汝亦自見之矣曰然何如滌紅已預度必有非常事故

而性復亂力慰遏之且又故爲失望語以殺其樂曰我與憲甫皆疑婦人利賞金之厚來冒認耳憲甫謂義不宜語汝以此徒增爾悲怛也滌紅聞憲甫名卽覺駭栗亟言曰渠如是云云耶渠將——老夫人曰吾已力爲爾求一見此兒汝無恐也明日不來者後日必至吾意可函招保姆華脫亦來認兒汝謂何如者且尙有愛米蓮亦能識——滌紅乾笑曰保姆華脫耶彼非強謂彼不幸之死兒屍卽我之兒耶此人太妄我何能更容其來以我之兒美而碩與死屍判若天壤而彼乃強謂其是噫吾何能任其更來至於愛米蓮則尤不足輕重彼何人者亦敢是否吾兒能識吾兒而其說可信者厥唯一人伊人卽我自能辨兒之真僞也老夫人起立似自悔告滌紅以此事且亦疑滌紅思兒之迫切一見嬰兒勿論其爲紙製木塑亦將攬而有之謂是己兒也老夫人懷疑而出自悔不迭見子爵子爵謂行將赴倫敦招婦人及兒來也



社會小說

賣花女俠

上卷

歐陽十大家文選

歐陽十大家文選



# 現代十大家文鈔

王壬秋 鄭蘇戡  
 樊樊山 梁任公  
 康長素 章太炎  
 陳伯嚴 蔣觀雲  
 易實甫 劉申叔

風雅道衰海內詩人屈指可數輯錄十家或宗法漢魏或胎息唐宋淵源所在自成派別取法貴近請讀此編（外埠加郵費二角）

全書 廿冊 價洋 四元

歸震川 梅伯言  
 劉海峰 曾滌生  
 方望溪 張濂亭  
 姚姬傳 吳擘甫

桐城文派遠祖震川近祖望溪姬傳直接劉氏間接方氏承先啓後實爲大宗厥後伯言梅氏濂亭張氏擘甫吳氏皆其嫡派湘鄉不名一家然亦隱然自附於桐城彙輯是編可以知淵源之有自矣（外埠加郵費一角二分）

全書 八冊 價洋 一元六角

# 明清八大家文鈔

上海文書局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社會小說 賣花女俠 卷上

法國文豪耶米曹拉原著 江陰劉 復半儂譯

第一章

話說千八百四十年五月之杪。有一日下午。法國聖約瑟區。阿格拉地司附近的小路上。有個年紀三十左右的少年。向着一座村莊疾走。他本來是騎馬來。此時不知爲了什麼。竟下了馬。交給近村一個農夫看守。自己却從小路上對着那座別墅似的方形大村莊走去。在畧有見識的人。看了他的形徑。便可知此入心中。一定不轉什麼正經念頭了。一會兒。他已到了村莊前。却又並不走進莊去。只從莊旁一條小路上。轉至莊後。莊後十數步間。本來有一座小小松林。從莊中迤邐而出。此時正在夏季。草木欣欣向榮。這一座松林。自然也非常茂盛。從遠望去。只見陰森森黑蟻蟻的一個大堆。却看不出林中有什麼東西來。那人到了林旁。向四面瞧了一瞧。自忖並未被人看破。即忙俯身下去。將兩手披着榛莽。揀了條小路。走入林中。然後嘆了口氣。舉手將額上的汗珠兒抹了一抹。揀了塊石頭徐徐坐下。然已面色飛紅。四肢抖動不止。他身體雖然坐在林中。心却仍在林外。坐不到一二分鐘。又重新立了起來。引頸遠望。似乎要等候什麼人似的。及望了一下。不見有人走來。又重新坐了下去。如是一連五六次。他心事如何。在下這一枝禿筆。竟無從描寫。只是看他外貌。衣服既穿得楚楚可觀。身材也長得修短合度。那粉白的面龐上。蓄了一叢菱角式的小小黑鬚。似於柔媚之中。仍有剛嚴之氣。看他年紀。雖已三十左右。而膚色柔嫩。如二十許人。即此可知此人雖未必是王孫公子。富商大賈。其生活程度。至少必在中人以上。決不是



胼手胝足的苦力了。此人等候多時。心中正是十分焦急。忽見他眼睛一亮。笑嘻嘻的從石頭上立了起來。低聲自言道。這一定是他來了。語未畢。果見一個妙齡女郎。悄悄兒從那村莊中走出後門。逕向松林中來。



你原諒我。我心上是早要打算出來的。只因我伯父。今天雖到哀克司去買地了。我那女教師。却管理得很緊。我想了種種方法。直到現在纔能出來的。菲立聽了不語。只把白侖克擁在懷中。二人唧唧噥噥的

中來。年紀至多不過十六歲。頭上戴了頂草帽。兩邊肩上披了兩結金絲髮。這帽之下。髮之中顯出個玫瑰似的小面龐。越發覺得媚絕倫。及行近時。已走得氣喘不止。面上却仍帶笑容。又頻頻以一手撫心。似乎心上正在那兒跳呢。這邊先到的那位少年。便走向前去。握着他手。說道。白侖克。你爲甚到此刻纔來。說着。二人同在一塊茸苔上。並肩坐下。白侖克道。菲立請

說了好一會子情話。總之他二人此時所受而自以爲愛情的無非是甜美與愚蠢的混合品。分述起來則白命克年幼無知。現在知識初開。自以爲一身既進於愛情範圍。則後此愛情之中自有無限樂趣。而不知愛情與苦惱乃是同根之樹。共蒂之花。今以一年幼無知之白命克而言愛情。則白命克之受所愛者之玩弄。直無異白命克幼時之玩弄泥偶。而非立這人雖然顧影翩翩。自以爲以我聰明絕世之人。何患白命克不受我操縱。却不料白命克雖可受他操縱。而他自己本身仍不免爲愚昧之神。與人情世態所操縱。所玩弄。這真可說得明於對人而盲於對己。聰明於一時而自誤於無窮。了當下兩人並坐着。白命克偶抬頭。猛見林隙之中有三五老農。正從林外小路上經過。其中似有一二人。立定了腳對着他們偷看。白命克大駭。立時容顏灰白。顫聲說道。菲立。這事不好。你看見林外的老農麼。他們既看見我與你並坐在此地。雖然未必竟去直接告訴我伯父。却是悠悠之口。如何止塞得住。倘有一天。我伯父知道了我們倆已有了愛情。定是大不得了。咳。菲立。你是愛我的。你應該想個法子。救救我纔好。說着不禁咽咽嗚嗚的哭將起來。菲立一看情形。知道機會到了。卽一壁撫着白命克之肩。一壁柔聲說道。要救你是很容易的。只怕你不肯依我。那便愛莫能助了。白命克忙問你用什麼方法救我。只須我們倆能力上辦得到。我無有不從。菲立道。辦是很容易辦的。說起來也非常簡易。只有一個『奔』字。當知事到如今。你們伯父那邊。已萬無隱瞞之餘地。與其等他知道了。聽他來處置。反不如我們先下手。立刻向隱密之處逃走了。然後寫信給他。說我們倆已有偕老之約。你老人家答應也是這樣。不答應也是這樣。白命克。你想你伯父是個國會議員。是個有名的富翁。若風聲傳了出去。說他的姪女。竟跟人逃跑了。他老人家面子

上下得去麼。所以據我料來。我們逃走之後。今天寫信通知他。他明天便有回信來正式承認我們的婚事。這雖是他老人家心上所不願。然爲彌縫面子起見。除承認以外。決沒有別法。從此我們倆便生生世世。長在愛河之中過活了。所以這一件事。似乎很有些冒昧。仔細一想。却是一勞永逸。我想你白命克是聰明人。無有不贊成的。白命克本來是不知世故的人。從前雖聽見人家說過私奔女子。往往爲社會輕視。現在聽了菲立一番話。心中便不免漸漸活動。以爲私奔雖是件不名譽之事。却是果如菲立所說。則我之私奔。不過是要求伯父承認婚約的一種手段。與他人的私奔不同。等伯父承認之後。我依舊回來。選了吉日成禮。則他人何從知我爲私奔。又何從輕視我呢。可是心中雖這麼想。口中尙未肯輕易答應。只把頭倚在菲立肩上。垂着淚。徐徐說道。菲立。你的話。雖然不差。只因我年紀太輕。膽子太小。還不如請你另想一個穩妥些的妙法罷。菲立道。白命克。你要知天下無論什麼事。必須有膽量。有毅力。方能幹得。若時時懷了個害怕之心。那幸福之神。便永遠不會光顧的。你現在看了目前。不免有些害怕。若能閉目瞑思。想到了將來的幸福。那恐慌的念頭。便可打消了一大半。而況這一件事。舍此已別無辦法。若不毅然決然放手做去。將來必有後悔莫及的一天。白命克聽了。默然不語。停了好多一會。又低聲說道。照這廢幹。亦未嘗不可。只是我還有一樣放心不下。菲立道。什麼呢。白命克道。沒有什麼。只是……又停了一會。纔面上紅了一陣。帶着微笑說道。我只怕情愛不長。你與我結婚之後。身歷的幸福。未必果如現在。意思中的幸福罷了。菲立連忙曲了一膝。仰天說道。上帝鑒我。若我菲立相愛不終。有如此日。回頭向白命克道。我愛我既立了誓。你總可相信我了。白命克道。既如此。我便依着你的計劃行事。中途卽有憂患險

阻亦在所不顧。二人計算已定。隨卽立起身來。取條問道。攜手出林而去。從此以後。這一對可憐蟲。便陷入苦海之漩渦。永遠無出頭之日。眞所謂一分鐘之錯誤。貽害終身。只因他們自己。方以爲意想中無限的幸福。現在已一一突現於面前。只須放心享受。再不消費什麼心勞什麼力。可謂迷誤已極。閑話少說。且說二人出了森林。白侖克心中。仍是不知不覺。如醉如癡。既沒有想到將來結果的危險。目前更沒有絲毫的預備。只是像小孩子逃學一般。以爲我便是私奔了。家中亦奈何我不得。及行至數十步外。回頭一看。見自己家裏那座村莊。巍然直峙。後面映帶着一片松林景色。非常幽靜可愛。乃汪然出涕。自言道。這是我十數年來生育撫養之地。現在與他離別了。倘若後事匪佳。則今日卽成永別。將來永遠不能再進門了。想着不禁心酸一陣。只因既允菲立於前。勢不能反悔於後。只得聽着菲立擺布。菲立心中。雖然竊竊自喜。以爲現在白侖克既到我手。已決不怕前途有什麼變卜。只是目前應當如何擺布。胸中並無成竹。及到了大路上。心中方想道。我既與白侖克私奔。應當逃向遠處纔好。却因鄉村之上。一時並無馬車可僱。若令白侖克候在此處。我自己騎了馬。到馬賽去僱輛馬車來。只恐白侖克有了悔心。若被鄰右看見了。將他勸了回去。豈不是枉費心機麼。不如將馬匹丟下了。與白侖克取條問道。同往聖憂司德區我母親家裏暫避。然後再作計較。雖然此去有一里克（合三英里十華里）之遠。白侖克未必行走得動。却因事情重大。也顧不得他了。想着卽與白侖克取條問道。行去。那時正在四點鐘左右。抬頭一望。天容蒼蒼。西方將落日發慘淡之黃光。似乎正在那兒。可憐他們只是他們自己。却懵然無覺。或經森林。或經原野。或疾趨於隴畝之旁。或曲折於羊腸之徑。總覺其樂融融。却不知此一時之癡樂。正爲一生。

苦惱之母更不知心爲癡樂所束縛所馳驟所噬嚙其害尤千萬倍於身之見溺於洪水見吞於猛獸也。又當二人行走之時心急步促路上所遇的老農苦力看了菲立等情狀沒一個不貯足而觀。那白侖克心中以爲一俟伯父承認婚約之後即可彌縫私奔之缺陷於無形竟是癡人妄想兩人走了一點多鐘已到聖戛司德區菲立即命白侖克在門外一塊石頭上坐着自己先進門去與母親說明原由然後將白侖克引入室中恰巧這一天菲立的母親正僱了個園丁喚做哀雅司的在家裏做工菲立即從衣袋中掏出幾個錢來叫哀雅司上馬賽去僱馬車哀雅司受命去了菲立心中雖異常焦急恨不能馬賽的馬車立刻就到却見白侖克行走了一里克路身體疲倦得很不得不請他休息一下乃移過一張椅子請他坐着白侖克是一向嬌養慣的現在雖然極累却見菲立殷勤異常倒也頗覺安適兩人默然對坐了一會菲立忽然想到了一事即向白侖克說道我愛我們兩人男女同行路上必有許多不便之處不知你能喬裝男子否白侖克這人雖然年紀已有十六歲却還有三分孩氣現在聽得菲立叫他喬裝自覺非常有趣即笑道可以的但是一時沒有適宜的衣服菲立道這却不難你比我矮些我兄弟却很矮小身材正與你相差無幾我們便借他的衣服用一用罷說着隨即向母親處取了幾件兄弟的衣服出來給白侖克穿上及喬裝完畢白侖克自己取過鏡子一看笑道我竟是個十二三歲的男孩子了菲立即以一手挽其頸輕輕的在那紅霞徐暈之處接了個吻隨即取過帽子給白侖克戴上却因婦女喬裝男子最難隱瞞的便是頭上的一堆金絲髮白侖克戴帽子後自己將手指在頸後橫掠緊塞總有幾絲頭髮拖在外面幸而菲立解事重新取過一條絲帶來將頭髮紮住了再戴上帽子去方能全無形跡等



了一會。哀雅司已從馬賽叫了馬車回來。菲立即與他商量。要借他家中暫避一宵。明日再定行止。哀雅司答應着。菲立便將自己所有的金錢。一起取在身邊。與二人立即登車。向聖巴那彼區進發。這裏離聖憂司德區。路雖不遠。却也不近。三人登車後。行了一點鐘光景。車抵約拉脫村。菲立知此地去聖巴那彼區已近。二人下車。步行至哀雅司家中。這時日已西沉。地上雖有餘熱未散。而清風徐來。異常爽適。仰觀天上。則浮雲飛流。一輪明月。時隱時現。正是一幅絕妙的暮景。可惜他們二人。不在此光風霽月之中。自求樂趣。却偏在煩惱中討生活。因此身體既疲乏不堪。心中還不住的亂跳。既到哀雅司家中。白侖克驚神稍定。即向菲立道。我可寫個信給却司丁尼神父。請他到我伯父那兒去申說。他是我的懺悔師。（懺悔師乃教職之一。即以教士而兼爲他人懺悔罪過者。）年紀已老。我伯父也很信他的。若當真能得到我伯父的承認。又能恕我的罪。我想我們結婚之後。定可以分外安樂些。不至於像今天這麼樣驚惶失措了。菲立聽了白侖克末後幾句話。心中越發歡喜。說道。你的辦法很好。我也要寫信通知我兄弟。叫他明天到此地來。一面可以同我商量後來的辦法。一面便可托他代你送信與却司丁尼神父。以上所述。乃白侖克加舍里跟着菲立卡育爾私奔的故事。其時爲五月某日。月白風清之一刻。亦即二人自判死罪。永墜於萬仞深淵之底。不能再見天日之一刻。

## 第二章

此章我當介紹一人。是吾全書獨一無二的豪傑。其人名喚馬利司卡育爾。是菲立卡育爾的胞弟。年紀約二十五歲。身材短小瘦弱。並且相貌極醜。與他老兄的翩翩美少。正是相反。他面色是黃的。眸子是黑

的兩個目眶，既長且狹，只有笑的時候，尙覺此人慈祥可近，否則見他的人，誰也要說他醜得可怕，便是走兩步路，也全無威儀，走慢了，有些像跛足，走快了，又有些像頑童的亂跳，衣服裝飾，更隨便得很，總說一句，凡是普通少年人所喜的，所具的，他却一絲沒有罷了。可是他雖沒有外表之美，而內才之美，亦決非普通一切少年所能及，他所恨的，是一切道德界上之魔鬼所愛的，乃是正義之神，故據在下的眼光看來，他既有這種思想，便是容貌上的醜，再加上千倍萬倍，而他身體之中，大至於四肢百骸，小而至於一筋一絡一細胞，亦無處不有可敬可愛的美之原質存乎其中，若看官們以貌取人，不重實在，而重形式，則眼光適與在下背道而馳，然而馬利司這人也並沒有什麼過人之處，不過明白些做人的分際，知道些家庭的甘苦，能於平淡無奇之中，做成一個謹慎篤實的君子，故所處的地位，既未足以轟動一時，所成的事業，亦未足以邀世人的注目，不過時時顧着自己，顧着家庭，以爲照我這種人，總該好好的，自謀生計，決不該像菲立那樣，胡鬧，然而他心上，雖以菲立所爲爲不然，兄弟間的友誼，却還很好，他常說我是相貌醜了，自然不得不在行檢上，分外留心些，以補其失，像我老兄相貌，既好，不知爲什麼，不肯再加上一份工夫，做一個形實雙備的好人，又向旁人說道，我老兄雖然行檢有虧，却是相貌好了，害他的大家，應得原諒他，寬宥他，視之爲一可憐之人，不可視之爲一可恨之人，又菲立有什麼缺乏，馬利司必量力幫助，菲立有什麼過失，馬利司必竭力規勸，故與他們弟兄相識的多，說馬利司雖比菲立年紀輕了五六歲，却是愛護有過於慈，兄督責有過於嚴，父可惜菲立天性難改，無論如何終不能爲乃弟所感化，這也是馬利司一生無可奈何之事了，他們兄弟二人，父親早死，只剩老母孀居，當他父親在日。

家計頗稱小康。後來做買賣折了本，便漸漸拮据。到他身死的那一年，銀行中存款已屬有限，而膝下遺孤大的還不過十餘歲，小的未滿十歲，幸而他母親賢明，能夠含辛茹苦，撫育他們。雖然每年銀行中所提的餘利，恆覺人不敷出，總還節衣縮食，不使這兩個小孩子的教育費有缺。後來兩人都漸漸長成了，物價一年昂似一年，教育費一年多似一年。他母親一想，我兩個兒子，不久便能賺錢，希望既近，何妨將銀行中的本金動用些。於是今年提取若干，明年提取若干，到兩人多已成立了。他老人家非但心血已經耗盡，連先夫遺下的一些薄產，也都已完全培植在菲立馬利司二人身上。只賸着一雙空手，與後半生無限的困苦艱難相對。然而照常理說起來，兩個兒子既已長成了，他老人家便是手中沒有錢，也不必再有後顧之憂，而不知菲立那人，雖然生於貧賤，却仍不改其素性。他所愛的是富貴與自由，所恨的是禮教與工作。平居自念，總存着兩種希望。第一種是要娶個既富且美之妻，第二種是不肯循着通人謀生的常軌做事，要取條捷徑，一下子便可致富。因此那馬賽繁華之鄉，幾乎沒一天不有他的蹤跡。他的身體，既一天到晚在街上胡逛，他的心思，也無時無刻不在那兒轉。那兩種的念頭，他所講究的第一樣，便是要穿一套華美入時的衣服。第二樣，是要有一種輕捷漂亮的舉動。第三樣，是要有一副美目，明眸的眼睛。第四樣，是要練習一派流利雋妙的談吐，務使婦女們見了他，自然發生愛情。除此四項以外，菲立心中更沒有什麼世界。他的母親與兄弟，雖明知菲立存了這種念頭，將來總鬧不出什麼好事來，却因不忍過於嚴厲督責，除婉言規諷外，別無他策。而菲立既存了那種念頭，雖母弟二人見了他，便苦口開導，仍舊當做秋風過耳。心中還以為天既生了我這個美少年，便應當將一份艷福賜給我。我之自

求艷福。正是上合天意呢。至於他兄弟馬利司。却在一家船局裏做了個寫字人。當他老兄菲立。天天在街上大出鋒頭時。正是他低頭伏案。在公事房中寫信記賬時。他那船局。在打士路。局主喚做麥脫雷。是個忠厚長者。把馬利司看得很重。馬利司在船局裏。雖然每月所得的薪水不多。却能心滿意足。除天天到公事房中認真辦事外。再不想什麼別種非分的心思。他常以為現在入款雖少。却能有一種和平愉快的清福。兩下抵消起來。也已夠了他賺的錢。除自用之外。悉數上奉老母。或菲立有匱乏之時。也酌量幫助些。此外不忍妄用一文。因為他自知此錢來源不易。若不好好使化。則金錢用盡之一日。即是幸福消滅之一日。若要在這正當所賺的金錢之外。枉道以求幸福。那便是自戕自賊。他又說。人生在世這一條正路。雖然走時。覺得很苦。却是不走這條路。便不能進於和平愉快之域。這一天。馬利司早餐已畢。正匆匆走至船局門口。忽見菲立的送信人。已在那兒等着。拆開信來一看。不禁大駭。頓足說道。好好。他居然幹出這等事來。說着。再也說不出第二句話來。似覺眼光之中。黑沉沉的。橫着個苦海。苦海之中。他老兄菲立。方與一個可憐的弱女。在那兒相對作憨笑。及定了會神。方嘆口氣說道。事既至此。我也不忍置之不問。只得去走遭再說。乃向局主告了假。一口氣直趕到聖巴那彼村。抬頭一望。見哀雅司家門前。紮了個葡萄籐架。架前種了兩株大桑樹。桑樹之旁。一張石凳上。菲立與白侖克並坐着。細看他們神氣。菲立雖仍是得意洋洋。時時側眼看着白侖克。白侖克却已容顏憔悴。似乎心底裏已有悔意了。兄弟二人既相見。不免有些爭論。馬利司板着面孔。忿忿向菲立責備了一番。菲立也老羞成怒。說道。馬利司。你到此刻還要怨罵我麼。馬利司道。不罵你罵誰。當知你幹了這種卑鄙齷齪之事。已成了道德上法律上的

罪人當初母親與我時時讚美你。你有什么不好。總還隱忍着。不知從前的讚美與隱忍。竟害了你。你現在自以為得意。不知你的靈魂已落在惡魔的圈套裏。將來你自己與你家庭。正不知要糟到那一步。田地咧。菲立不服。說道。你這怕事鬼。說什麼將來如何。我對於將來的事。想也不去想他。只知我與白侖克。大家愛情濃厚到了極點。才肯幹這一回事的。我既沒有引誘他。他也始終沒有受我的強迫。你現在節外生枝。說出許多道德法律惡魔等等的。不相干話。我實在有些不願聽。馬利司道。在於我的意思。實在不知道什麼叫做愛情。我所愛的。只有公義與職任。你不必把愛情二字說給我聽。可是就從愛情二字上解說。你那一派話。也是大撒其謊。菲立道。我是真話。怎叫撒謊。馬利司道。這叫做不謊之謊。因你的年紀已三十歲了。這位小姑娘。只有十五六歲。你若略知做人的職任。便是這位小姑娘。自甘墜落。也該竭力勸止他。使他復歸於正。不至於把一生名節輕輕送掉。何況我看他容貌端莊。天真爛漫。倘非受你的引誘。被你的甜言蜜語騙上了。何至跟了你便了呢。唉。你是個三十多歲的人。欺侮了個無知幼女。使他喪失名譽。為社會所輕視。請問是何罪孽。菲立被馬利司數說了一場。自知無可強辯。只得笑了一笑。握了馬利司的手。說道。老弟。你是個好人。只是你沒有嘗過愛情的滋味。所以不知愛情之熱力如何。我既已墜入情障。現在這一回事。也是無可如何。纔幹的。說着。回頭向白侖克道。我愛我說的話。你總知道的。白侖克不俟他說畢。即立起身來。一把將他抱着。以示親愛。原來白侖克自從昨日私奔以後。心中雖有悔意。却因木已成舟。除倚靠菲立以外。更無他法。而且不得不廻獲着菲立。使馬利司知道他們二人。果然已有了真正的愛情。然後盡心竭力幫忙。使一對有情人成了眷屬。這是白侖克一片苦衷。馬利司



見他如此不免微微嘆了一口氣。心中說道罷了。白侖克既已如此。我便化了一百二十分的力量去開導他。也是沒用的了。如今只能違了我的本意。幫他們想想法子。但求事能轉圜。不鬧出什麼大亂子。便算盡了我做兄弟的一片心了。乃問菲立道。既是這樣。你且把你們二人如何相愛的情史。說給我聽聽。菲立道。我與他。已有了八個多月的交情了。第一次相遇。是在一個公共宴會裏。那時他置身衆賓之中。時時向我微笑。我心中以爲這位妙齡女郎。必定是向着我笑的。遂進與周旋。果然一見如故。從此以後。我便想了種種方法與他通信。其事甚長。今且不必盡說。馬利司道。你與他通過信的麼。菲立道。通過的。並且不止一次咧。馬利司道。現在那些信呢。菲立道。他都是隨手毀掉的。我那送信的方法。也非常巧妙。聖洛易司街上。有一個賣花女郎。名字喚做芬英。我每通信。便向他買了個花球。將信寫好了。藏在花球之中。托一個送牛奶人名喚瑪古利打的。趁清晨帶給白侖克。馬利司道。你寄去的信。他一一答覆沒有。菲立道。起初並未答覆。連花球也不肯收受。後來過了許多時候。漸漸的受了花球了。又過了許多時候。竟有了回信了。於是我便發瘋似的做了個愛情的奴隸。恨不能立刻與白侖克結婚。便是夢中。也常覺我們已攜手作蜜月之遊咧。馬利司聽了。聳了聳肩。將菲立拉至一旁。低聲說道。哥哥。你知道白侖克的伯父墨歇加舍里的利害沒有。他是個國會議員。又是個家資鉅萬的富翁。他的勢力。在馬賽一埠之中。可算首屈一指。請問這一種人的姪女。我們姓卡育爾的。家計既清苦不堪。在社會上又沒有勢力。能夠高攀得上不能。況且加舍里那人。是抱着絕端專制主義的。我們現在一班少年。大家總有些共和思想。請問他肯把自己的姪女。嫁給政見不同的少年麼。即使那種問題不發生。他竟心悅誠服。將姪女許配

給你。我還恐怕齊大非耦。未必是家庭之福。何況你現在騙了他姪女私奔。在他老虎頭上搔癢。我怕要是他動了怒。到官廳裏告你一狀。這場官司。我們兄弟倆未必吃得住呢。菲立道。我實在並沒有誘騙白命克。是白命克情願跟我的。馬利司道。這話我也知道。只是加舍里那人。實在可怕得很。無論我們理由如何充足。只須他要與我們爲難。我們便無反抗之策。據我看來。他今天必已在家中想那刻毒主義。你若自知權勢不敵。不如速將白命克送回聖約瑟區。或可轉圜。否則我也不能帮忙。菲立道。但是現在白命克既已出來了。非但不忍放他回去。便是他也決不敢回去。見那兇悍無比的伯父。我也知道加舍里已經暴怒到了極處。這時若將他送回去。不是適逢其怒麼。馬利司想了一想。說道。那麼姑且照着你們預定的辦法行事。你可速將白命克寫好的信給我。我立刻去見却司丁尼神父。倘得神父同意。我便與他同去見加舍里。看了他的神氣再說。可是現在全無把握。萬一事情決裂。你也不能怪我。我總有一分力量。盡一分心罷了。菲立道。那自然。將來的成敗。那一個料得定呢。馬利司道。還有一句話。你應該允許我。便是你與白命克二人。現在不妨就在此地住着。俟我見過加舍里。再斟酌情形。遷往別處。菲立道。這也可以使得的。但是假使有什麼危險。我們只得另覓棲身之所。說着。取過白命克所寫的信。交與馬利司。馬利司大畧看了看。即指着白命克。叮囑菲立道。這位小姑娘。還像十餘歲的小孩子一般。你該好好照顧他。否則你從前的過失。便永遠不能彌補了。馬利司說罷。即告別而去。行了數步。忽然白命克從後面趕上。握了他的手。垂淚說道。墨歇。你若見了我伯父。千萬要說我是真心愛着菲立。並不是菲立誘我出來的。再說我既已出來了。若伯父不肯承認婚約。我也再沒有面目回去了。馬利司道。姑娘的話。一

定代達。我也極望姑娘的婚事成功。說着鞠躬別去。心中却異常不快。以爲方才對白命克說的話。不過姑妄言之。照情勢看來。前途兩眼墨黑。半些兒希望沒有。

## 第二章

馬利司到了馬賽。依着信面所開地址。到聖維多教堂去見却司丁尼神父。這聖維多教堂。是馬賽最古的寺院。看了他黑沈沈的高牆。牆外有青藤盤繞着。便覺皈依宗教之心。油然而生。便是院中的住持却司丁尼神父。也是個古顏道貌的長者。身材生得很高大。行路遲蹇。面色因爲年紀已老。黃瘦得和枯臘一般。面上時抱着悲天憫人的顏色。額上皺紋疊疊。似乎一絲一縷之中。都刻劃他一生所經的憂患。這一天。他正從外面送喪回來。到了自己修養室裏。想脫去了所穿的白法衣。休息一下。却見馬利司自外飛步而入。忙回頭問他有什麼事。馬利司便把自己姓名及來意。大畧說了幾聲。隨將白命克的信。遞給神父。自己却退立一旁。只見神父持信於手。十個指頭。不住亂抖。面色却與平常一樣。好像並沒有受到什麼過分的刺激。讀完了信。方深深歎了口氣道。又有這等事。發現了這封信。寫得很簡。請你將前後事實。細細說給我聽。馬利司卽以自己所知的一五一十。告訴了神父。末後又說。加舍里那人。是不易惹得的。現在菲立鬧了這亂子。我們除請神父幫助外。簡直沒有別法可想。只是白命克愛着菲立。實在是出自本心。並非菲立引誘了他。神父道。這且不必說。我第一句話要聲明在前的。便是我年紀已老。又沒有財勢。是個清苦的老教士。卽使心上要幫助。也想不出什麼妙法來。說着頭便抖了一陣。馬利司聽了這話。宛如冷水澆背。以爲神父若拒絕了我。我再向何處去呼籲呢。正要開口。神父又接着說道。然而無

論如何。你既已來了。我總該竭力幫助。你有什麼方法。我依着做去。那白侖克。也是個可憐的孩子。我也決不忍坐視不救的。馬利司道。神父。我雖是菲立的胞弟。性質却與老兄不同。據我想來。倘加舍里將這事報告了官廳。恐怕白侖克的名譽。從此掃地。將來不能置身於社會之中。所以依據現在的情勢。求那補救之法。惟有請你老人家。立刻與我同去見加舍里。勸他息怒。由我們兩人擔保。許他把白侖克送回去。或可挽救萬一。神父道。你既想到了這辦法。爲何不與白侖克同來呢。加舍里的性情。我頗知道一二。現在要去勸他息怒。倘能立時把白侖克交出。還可想法。若白侖克不去。只把虛言去搪塞他。恐怕非但不能息怒。反要加上怒氣。馬利司道。神父的話甚是。只是白侖克正恐加舍里動怒。見面之後。一定鬧不出好事來。而且他們兩人。正當恐慌之餘。一時神經奮亂。辨別是非之力已失。我們兩個局外人。雖然很替他們擔憂。却只能在無可盡力之中盡力。現在時已不早。深望你老人家大發慈悲。一壁救救那可憐的白侖克。一壁替菲立懺悔些罪惡罷。神父道。這可以。我們不妨立刻便去。說着。二人同出教堂。走過了哥特里街。到薄那派德街。原來加舍里有兩所宅子。一所是別墅。在聖約瑟區。一所是住宅。即在馬賽薄那派德街。昨天晚上。加舍里從馬賽回到聖約瑟區別墅。知道白侖克已跟人逃走了。自然勃然大怒。今天一清早。便飛車趕至馬賽。預備報告官廳查辦。這時候。却司丁尼神父與馬利司二人。既到了加舍里住宅門口。神父道。你讓我一個人進去。若你也同進去了。弄得不好。被他扣留了起來。不是更糟麼。馬利司一想不差。便聽却司丁尼一個人進去。自己却在步道上。踱來踱去守着。足足守了一點鐘。還不見神父出來。心中便漸漸焦炙起來。很想自己也闖進門去。與加舍里說個明白。再一想。現在菲立與我全

## 第

## 十

## 集

家的命運如何。白侖克一生的名譽幸福。正在這屋子裏仔細商量。我若闖了進去。將好事鬧壞了。豈不是我的罪孽麼。因停住了脚。耐心再等。到後來。神父慢慢走了出來。只是一看他兩眼紅腫。面上淚痕未乾。早已十成中猜到了八九成不妙。及神父走到面前。果然雙唇抖動。低聲說道。馬利司糟了。我再三勸阻。加舍里只是不聽。并且我們未到之前。他早已報告官廳了。說着仰首長歎。因他與加舍里見面時。曾苦苦哀求。幾乎急得向加舍里雙膝跪下。加舍里仍是不肯。他是慈善的人。只得替他們賠上一掬傷心之淚。此刻見了馬利司。他心中愈覺難受。再不忍將加舍里的說話告訴出來。馬利司看了他這種形狀。一時也嚇呆了。定了定神。方啟口問道。那麼究竟如何呢。神父又沈吟了一會。才歎口氣道。事已至此。我便告訴你罷。加舍里昨天到了聖約瑟區別墅裏。知道白侖克已經私奔了。一時也無把握。既不知白侖克逃向何處。更不知他所跟的是什麼人。後來打聽了一會。竟在那替菲立看馬的農夫處。探到了真消息。今天早晨。便上馬賽來報官。現在官廳中已派了兩批警察。一批到聖憂司德區去檢查你母親的屋子。一批到薩恩路去檢查你的寓處了。馬利司駭道。這事真的麼。咳。天啊。天啊。口中呼着。眼中的淚珠兒早已撲簌簌的直滾下來。神父又接着說道。加舍里說。你老兄既已污辱了他的姪女。敗壞了他加舍里一族的門風。他非將你卞育爾全家。出他的氣不可。我再三勸他。不要下這毒手。他那裏肯聽。還說要把你母親先捉了來。然後再定辦法咧。馬利司道。這干我母親甚事。爲甚憑空牽涉到他老人家身上呢。神父道。加舍里說。你母親必與菲立同謀。否則菲立決不敢引誘白侖克的。加舍里的本意。無非想先把你那衰老龍鍾的母親捉了來。當個擔保品。菲立雖然會逃。終逃不到什麼地方去了。馬利司聽到此地。切



齒說道。菲立真該死。他自己開了禍事出來。反要風燭殘年的老母。替他受苦。不是活活的要斷送母親的性命麼。說着。竟忘記了自己。還立在當街。放聲大哭。神父看了他。自不禁分外傷心。却只能忍淚勸慰他。卽道。孩子。事已至此。痛哭也是沒用。只得自己鎮定些。放些膽量出來。另圖挽救之策。馬利司聽了。卽收淚說道。你老人家的話。真是仁人之言。你說要放些膽量出來。我是已想想。我實在太沒有膽量了。今天早晨。我與菲立白命立二人相見。倘若我有些膽量。儘可立時把白命克奪了回來。交與加舍里。在那時候。心中也並非沒有想到。還正像有一個人。在我肚子裏。教我如此。咧。却因我耳朵軟了些。聽了菲立一派胡言。說什麼愛情咧。結婚咧。竟把我的心說動了。弄得我自己不能聽從自己。現在我仔細想來。當時實在太沒有主見。此刻已是後悔莫及了。說着。與却司丁尼神父默然相對。停了一會。馬利司忽毅然決然說道。神父。我們且去。有我們在此地。無論如何。總該把白命克與菲立拆開了。方是道里。神父點了點頭。跟了馬利司就走。連車子也不想僱一輛坐了。於是由薄那派德街而柏拉邱路。而運河碼頭。而拿破崙碼頭。而開那比亞橋。只顧低頭疾走。既不答話。更無心觀看景色。連却司丁尼神父也已自忘其老。走路比平時快了一倍。及二人到了聖路易司街。忽聽得後面有一種輕清流利的聲音。像黃鶯兒似的。在那兒呼道。墨歇卜育爾。墨歇馬利司。馬利司回頭一看。原來是個賣花女郎。芬英。今且略述芬英的身世。芬英本名喚做約瑟芬。名古高爾登。姓因乳名喚作芬英。大家以爲芬英二字。呼喚順口。便人人叫他芬英。他雖然生長法國。却非法國土人。乃是希臘的僑民。馬賽地方。希臘人是很多的。大家以爲希臘女子的肌膚。比法國女子黑些。喚做勃雷內脫。就是黑色女子的意思。這芬英亦是勃雷內脫之

一。但是芬英却並不十分黑。且就全體看起來。背脊極直。兩肩微圓。頭上頂了堆烏雲似的黑髮。兩個眸子也深黑如漆。偶爾微笑。恒有一種聰明和厚之氣。從眉宇中流露而出。這種姿態。完全是個東方美人。



他。自。己。想。想。苦。惱。便。悄。悄。的。揮。了。兩。把。暗。淚。有。時。兄。弟。向。他。哭。向。他。要。媽。媽。又。只。得。勉。強。破。涕。為。笑。撫。着。他。說。道。你。靜。心。等。着。媽。媽。上。別。處。去。了。不。久。就。可。回。來。現。在。我。代。替。他。做。你。的。媽。媽。了。如。是。者。數。年。到。後。

這一年。芬英年紀。約在二十二歲與二十四歲之間。他在十五歲時。父母雙亡。只遺下一個不滿十歲的弱弟。給他撫養。此外既沒有遺下一個大錢來給他度日。也沒有遺下一間半間房子來給他棲身。他一想。現在我既處於極困難的地位。除勤儉勞苦以外。再沒有別法可以過活。所以於母親喪事完畢後第三日。便帶了他兄弟。一天到晚。坐在聖路易司街上賣花。有時。

來。他兄弟進了學堂。他仍是賣花爲活。花的銷場却很好。什麼玫瑰花、羅蘭花、石竹花。早晨裝了一大籃出去。不到半天便賣完了。其中也有個道理。因爲馬賽少年。類於菲立者多。類於馬利司者少。他們既天天兒在街上躡着。存了尋香訪艷的念頭。現在忽然見了這東方美人。豈有不思親近之理。於是你也買我也買。今天也買。明天也買。只須芬英一到。這班老主顧。便一羣蜜蜂似的。把他圍了起來。各各掏出金錢來報効他。那班買花的。還互相誇讚。說芬英的花。香味與衆不同。顏色特別鮮艷。其實同是園丁種出來的。決無此好彼壞之理。不過大家多借着買花。自爲介紹。但是芬英雖窮。於賣花之外。却未嘗貪着金錢。與人家有什麼沾染。這在馬賽惡濁社會之中。正不能不算他是個超然拔俗的奇女子呢。後來他兄弟喀寶長成了。他便將他送到一家很大的船舶料理局裏去做生意。到現在。喀寶已在局中佔了個上中位置。進款頗不菲薄。芬英還仍舊賣他的花。姊弟二人。還仍舊住在雞蛋場一所小房子裏。這雞蛋場乃是馬賽苦力社會寄居的中心點。空氣之惡劣。房屋之湫穢。簡直是法蘭西全國之中。找不出第二處來。他姊弟二人貪他房租輕些。并且住了多年。並不覺得什麼不好。現在生計雖寬。樂得將就將就。省幾個錢下來。只是芬英自己想想。年紀已不輕了。若老是這麼混下去。終非久長之計。於是既存了標梅迨吉之思。便不免暗地裏在一般買花主顧之中。放出一隻擇人而事的眼晴來。留意了好久。他便看中了一個菲立卡育爾。菲立向他買花的原由。前章書中已經述過。可見別人買花。心思都用在芬英身上。菲立的心思。却在白命克而不在芬英。無如他那衣服舉動。談吐眼光。四種勾引婦女的魔力。無論在什麼地方多要使出來的。故久而久之。菲立心中雖然並沒有芬英。芬英心中却有了菲立了。只是自審情形。

我是個很清苦的賣花女子。菲立是個裘馬翩翩的美少年。所以始終忍耐着。不敢形諸詞色。以爲菲立天天向我來買花。總是笑容可掬。似乎很親愛的。他既存了這個心。將來總有向我吐露的一天。我只須盡心守着便了。至於馬利司。芬英起初却不認得。不過每見他走過。心中總有些詫異。以爲這一個少年。爲什麼相貌竟醜到這樣。後來聽見人家說。他是菲立的胞弟。便愈覺駭怪到了十二分。以爲乃兄乃弟。何以不相類至此。然而心中却把他緊緊記着。說這一個人。將來亦許可以代替我通通款曲的。這一天。馬利司聽得有人喚他。回頭看去。見芬英仍和往日一樣。穿了套淡藍色的布衣。頭上戴了頂闊邊絲帽。手中握着無數花球。一個臉蛋兒。還一半兒隱在花中。走近時。馬利司正想問他什麼事。芬英便開口說道。墨歇馬利司。今天各處街上。議論紛紛。說什麼你哥哥帶了個女人逃了。這事確實麼。馬利司道。誰告訴你的。芬英道。個個人在那兒說。並且說得很不好聽呢。馬利司聽了。一時竟回答不出什麼。只是睜着兩眼。對着芬英喘氣。芬英一看情形。知道謠言已成了實事。便不禁急得要哭將出來。又道。墨歇馬利司。我知道你現在遭了這急事。一定有許多困難。你若有需我幫助之處。儘可隨時告訴我。我無有不肯盡力的。馬利司聽了這話。心中老不明白。以爲這賣花女子。既不是我的親戚。又不是我的朋友。爲什麼肯在患難之中自請帮忙呢。然而看他出言真摯。似乎心中也正在替菲立擔憂。又不得不感謝他。乃向他說道。姑娘盛意可感。只是現在還用不着姑娘幫忙。將來如有需助之處。一定奉告。說着。與他握了握手。便回頭去看。却司丁尼神父。見神父正是反叩了兩手。蹙着眉。在路旁步道之上。踱來踱去等着。馬利司道。神父。現在時已不早。并且馬賽一埠。大家都知道了菲立的事了。我們應得趕快些。坐了車子走罷。

乃僱了輛街車與神父二人坐着加鞭趕去。及到聖巴那彼區。走進哀雅司家裏一看。菲立白命克二人已不見了。哀雅司自己也不見了。只賸哀雅司的老婆。一個人沒精打采的。坐在後面披屋之中。結絨線手套。馬利司向他一問。他說你哥哥同那小姑娘。聽得風聲不好。恐有什麼危險。已逃向哀克司一帶去了。又說他們是步行去的。從此地到哀雅司。全是山路。他們恐怕自己不認識。叫我兒子陪着同去的。馬利司聽了。知道最後一個希望也已沒有了。無可奈何。只得歎了口氣。與却司丁尼神父同坐了車子回去。馬利司心中。只是想着後來的危險。却想不出什麼主意。神父心中。雖然可憐着馬利司。也覺想不出什麼話來安慰他。及到了馬賽。二人分路時。神父方頓聲說道。孩子。我雖然老弱龍鍾。却很願替你盡力。你將來如有什麼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只要力所能及。終肯替你盡一些力。馬利司回到家中。也無可如何。且說有一天。馬利司接到菲立一封。信要教他籌措一千佛郎。你想馬利司那裏來的錢。他勤勤懇懇。把日常所積蓄的也湊不到五百佛郎。心想菲立如此荒唐。做出那種不規則的事來。又陷害了母親。不該再給他籌款。一轉念。問究竟是同胞之情。他此刻又在困難之中。我要不幫他的忙。還有誰呢。只是馬利司奔走了幾天。依然沒有籌到什麼款子。正在十分焦急的當兒。那賣花女子芬英。又來訪馬利司。說知道墨歇這兩天給令兄籌款。要是還沒有籌到我這裏。却有一項款子。五百餘佛郎。情願借給他。馬利司道。這如何使得。姑娘的錢。一定預備着有用處的。芬英道。不妨。我這錢本來預備着給吾兄弟。捐除兵籍的。現在却也用不着。況且我每天所入。浮於所出。積蓄也還容易。你儘管湊着用。我不是急急要向你索還的。說着他。便把五百餘佛郎。丟在這裏。飄然的去了。從此以後。芬英天天到馬利司那裏探聽。菲立



集 十 第

的消息。有一天。芬英惶急的樣子。奔告馬利司道。不好了。我今天聽得人說。菲立已被加舍里捉去了。馬利司道。真有這事嗎。那時立刻便出去探聽。深望這事不確。誰知到了外面。大家已在紛紛議論。談論菲立被捕之事。原來菲立與白侖克兩人。在路上終日奔波。又不敢走大道。只在那山深林密的去處躲藏。日間又不敢行走。到夜間方敢出來。後來去尋到了一個朋友。朋友也不敢留他。只說我有幾處小屋。或者還可以藏身。你自己去想法子罷。又告訴他藏鑰匙的地方。在某樹底下一塊石頭的縫中。可以自己開門進去。菲立無法。只得攜着白侖克到小屋中棲身。却不想加舍里乃是個有勢力的人。他催促得緊。官中人也不敢怠慢。到處都有警察偵探追蹤訪問。有一天。便尋到他那朋友的家中。立逼着他那位朋友。到那幾處小屋裏搜檢。那朋友沒法。只得陪了他去。自己還暗暗禱告。深願他們不躲藏在那裏。先搜了兩處小屋。果然沒有搜到菲立和白侖克的蹤跡。那第三處小屋。却比那兩處大一些。搜到那裏。見門也深鎖。裏面也一無聲息。而且時在夜半。也一些兒沒有燈光。大家以爲裏面一定沒有人的了。只是那警察的意見。以爲既到此地。無論是空屋不是空屋。終得進去查一查。始可放心。當時見那門是鎖在那裏。便就近喚了個銅匠。教他開鎖。他瞧了一瞧。說這鎖是不容易開的。較爲簡便些兒。不如把旁邊的百葉窗撬開了。却容易得多。大家想不差。便依了銅匠之言。把旁邊百葉窗一撬。果然倒了。可憐菲立和白侖克一對。同命鴛鴦。今天正棲息在此地。却從睡夢中驚醒。菲立一想不好。這一定是警察來捕捉了。倒也主意已定。除了預備喫官司之外。也沒有第二個法子。只得喚醒白侖克。開了門。讓他們進來。那菲立知道白侖克究竟是加舍里的姪女。貴族家的姑娘。終不得十分喫苦。自己却不知道要受幾年監禁之

罪。所以他被捕之際。還和白命克說道。我們事到如此也。教無可奈何。但是我們相愛之忱。還是始終如一。若你白命克。因為事過境遷。忘了我黑獄中的菲立。永遠教你良心受譴。你那嘴唇上。從前與我接吻之處。免不得天天兒。火燒刀刺似的。直痛到老死方止。這時他們如獲大盜一般。把個菲立解到法庭來。白命克送還加舍里那裏。加舍里雖然犧牲了姪女的名譽。却自以為出了一口氣。可是當地的人。沒一個不在那裏暗罵加舍里。酷毒的。有一天馬利司登門造訪加舍里。加舍里想馬利司是非立的兄弟。他來尋我。無非替他哥哥說情。現在這事既落在我手裏。我要如何辦法。便如何辦法。我喫他們的虧。也不小了。他既來了。樂得奚落他一場。那時加舍里擺出架子。令閹人把馬利司喚進來。誰知馬利司昂然而入。首先詰問加舍里。如何把人家好好的姻緣折散。加舍里笑道。你哥哥已經拐騙了人家女子。你兄弟又來出頭了。馬利司道。何謂拐騙。這是你家令姪女白命克。姑娘自己願意和菲立訂了婚約。他們有自由之權。你為何強誣菲立是拐逃。加舍里道。你這話有什麼憑證。馬利司道。我曾親見過白命克。問他是否出於自願。他說是自願的。加舍里笑道。白命克現在這裏。你且再問問他。當時便命人去喚白命克出來。加舍里說道。現在菲立的兄弟馬利司在這裏。究竟菲立如何騙了你。教你走的。你照昨天的話。從實說來。白命克只是低頭不語。馬利司道。姑娘別忘了前日之言。前日我已問過姑娘的了。加舍里道。白命克。你別又一時糊塗。不可又背了昨天的話。教你自討苦喫。說着又惡狠狠的瞧着他。白命克被他伯父逼着。只得說道。都是菲立教我走的。我一概不知道。加舍里便向着馬利司冷笑道。你聽聽。這可是他自己口中說出來的。馬利司知道自從白命克回來以後。加舍里一定把種種哄騙的手段。來嚇他那姪女。

你想白侖克不過一個小女孩子。那裏經得起他那伯父。是老奸巨猾的。早被他威嚇住了。知道這事失望。便把加舍里大罵一場而出。自從菲立被捕了。倒把他母親放了出來。可是老年人那裏受得起這心中氣憤。和那監獄中況味。出獄了不多幾天。早已一命嗚呼去世了。外面給菲立運動出力的。只有馬利司和賣花女郎芬英二人。

#### 第四章

這菲立定罪的一天。白侖克也被加舍里強迫着。坐在樓上女賓席中觀審。他一看自己所心愛的菲立。從前漂亮到什麼似的。現在竟穿了套黑色罪犯衣。兩邊有憲兵挾着。像警察捉到了穿窬小竊一般。不禁一陣心酸。兩行眼淚。泉水似的直湧下來。只因加舍里布置周密。曾請了兩個年長的女親戚。把白侖克兩臂緊緊挾着。比那憲兵挾着菲立還緊。故白侖克雖然看了菲立可憐。恨不能立時衝下樓來。對着法官看客說個明白。却因自己不能自由行動。只得坐視不救。到審判已畢。那兩位奉命監察的女親。依舊挾着白侖克下樓。正想走出大門。坐了馬車回去。却不防人勢一擁。將三人衝作三處。白侖克慌着。正在東張西望。要找兩位女親。只聽得哈的一聲。又有一大羣人擁了上來。直把他衝到門外那片空地上。那法庭中的看客。還潮水似的直湧出來。正在這個進退維谷的當兒。忽有幾個婦女。似乎在街上做買賣的。齊聲指着他罵道。就是他！就是他！就是這忍心害理的無賴女子。害得菲立要喫五年官司了。於是你唱我和人聲如沸。直吸得全場幾千百隻眼睛。一起注射在白侖克身上。白侖克既羞且駭。一時無地可逃。急着說道。照這樣子。還是馬上死了。反覺乾淨些咧。話猶未畢。忽又有一個布衣女子。分開衆

人而入。伸手將他迴護着。却便是那賣花女郎芬英。原來這三日中。芬英也天天到庭聽審。這一天他在樓上女賓席中兀的坐了三點多鐘。心中還希望菲立未必竟照拐案定罪。及法官將判決書正式讀過。他以為從此以後。菲立已做了世界上的廢人了。便伏在闌干上。吞聲痛哭了一會。及看客漸散。他徐徐下樓。一個人兒正在神思惘惘。不知自己將來能否果然再替那可憐的菲立想些挽救之策。却聽得響聲起處。正有無數婦女圍着一個女子在那兒痛罵。自己心中明白。以為這必是白侖克了。唉。白侖克正是我的仇人。假使沒有他。菲立早已愛上了我。便是有了他。他竟不肯背了良心。將從前的愛情。抵賴乾淨。則菲立亦何至有今日之辱。亦何至受那監禁五年之罪。現在我們冤家相遇。正當趕上前去。將他好好辱罵一場。方消得我心頭之恨。想着。渾身血管膨脹。兩頰飛紅。一壁口中叫着。一壁拚命從人叢中鑽向前去。却不防見面之後。一看白侖克簡直是個小孩子。被大家一嚇。早已急得眼淚雙拋。全身亂抖。似乎魂魄都已失去了。於是芬英滿懷人欲上的妬意與恨意。不覺立時消失。換了一腔天理上的恕心與測隱心。走向前去。一壁將白侖克挾在身旁。一壁高舉右手。對着一班出言痛罵白侖克的婦女們。高聲說道。諸位姊妹妹妹們。你們這種舉動。太不合理。他只有一個人。你們合了幾百個人來欺他。別說他不受欺。便是受了欺。你們自己想想。害臊不害臊。亦許諸位意中。以為這位姑娘有些不是之處。所以要當衆責他。不知責他自有正當之法。亦自有正當之人。像你們這樣。使着性子胡鬧。還成什麼話。說快讓條路給我們倆走出去。說着一班呼噪的婦女們。果然住了口。不再做聲。四面的看客。却越聚越多。把二人緊緊圍住。不能走出。芬英趁這當兒。把眼睛向白侖克身上打量了一下。不禁心上勃地勃地跳了幾跳。

暗暗說道。可了不得。這樣大腹便便。不是這十六歲的小姑娘。不久就要做娘了麼。因再高聲說道。諸位快不要再擠。好好讓我們倆走出去。你瞧這小姑娘身上正懷着孕。要是擠壞了他身體。誰也担不了這個處分。話未畢。早有一個流妓似的半老婦人。挺着身體向白侖克直撞上來。芬英大聲喝道。這算什麼。喝聲未止。那半老婦人已被芬英推到在地。於是四面圍着的婦女們。紛紛讓開。給他們好好走出。出了人叢之後。白侖克又羞又憤。再也不敢抬起頭來。只把身體倚在芬英肩上。聽他引導。芬英一想。此時若從麥勞路走出去。那法庭中散出去的看客。還正是擁着。難保不再鬧出什麼花樣來。因取條間道。從聖約翰路超到大路上。領他到寄居的所在。兩人一路無話。及到了門口。白侖克一手推着門。一手挽着芬英到裏面廳上去坐坐。芬英更不推辭。隨即跟他進去。坐定之後。白侖克將門掩了。卽向芬英致謝道。姑娘。我不知道將來要怎麼樣了。纔可以報答你。若是今天沒有你來。我怕那班惡婦人。非將我置之死地不止。芬英冷冷的說道。且莫謝我。我初到你那邊的時候。也與他們一樣。存心要打你罵你的。白侖克道。奇了。你！芬英道。是的。我恨你之心。比他們還深了幾百倍。但願你這種女子。老早便死在搖籃裏。別生在世界上害人。於是白侖克大奇。以爲這位姑娘。當初救了我。怎麼現在又同我開起頑笑來。及仔細一看。芬英正是咬緊了牙齒。把兩只眼睛緊緊的釘在自己面上。似乎滿肚子的氣。正要趨這當兒發洩一下。斷斷不是開頑笑。於是兩人默然相對。不發一語。只覺自己的肺葉多在那兒轟轟亂震。似乎彼此都能互相聽見了。停了好一會。芬英先自嘆了口氣。悽然說道。姑娘。你是個富貴雙全的女子。面貌又生得極美。爲什麼把我的意中人強奪了。既奪之後。爲什麼又忍心害理。把他一生事業名譽。全都斷送在牢



獄之中。唉。你這人還能算得人麼。說到這裏。聲音又放高了些。說道。照你的地位說來。你們富貴人中。也儘有面貌漂亮的少年給你消受。照你的心地說來。世間也不乏朝三暮四的男子來同你配對。你不在這兩種相當的人物中去物色。却去找了個全不相當的人。要是趁了我的心。簡直要把你那玫瑰花兒似的臉蛋兒撕碎了才快意。白侖克顫着說道。姑娘。我不懂你的話。芬英道。你當真不懂麼。你聽着。我來告訴你。那菲立卡育爾。便是我的意中人。他當初天天兒向我買花。我心上非常快意。以爲這位先生。一定是愛我的了。不料後來看看情形不對。好像他買了花。總是送給什麼人的。於是心中便暗暗慌着。每天早晨見他來買花。腦筋中總不免受了一下子打擊。不料後來竟有一天。有人告訴我。說他買了花。是送給你的。又說你已同他私奔了。我聽了這消息。一時幾乎急得哭將出來。後來一想。你們既然有了愛情。我除自怨命薄之外。無須再是癡心妄想。希冀什麼。但望你們天長地久。白頭偕老。則我雖不能愛到菲立卡育爾。也與我自己愛他無二。誰料你愛他的結果。竟把他送到監牢裏去了。咳。姑娘。你自己想想。若是你處於我的地位。到現在與我見了面。豈不是也要把我打了一頓罵了一場。纔快意麼。芬英說到這裏。兩頰已漲得飛紅。似乎心上有烈火燒着。乃立了起來。走近白侖克身旁說道。姑娘。你年紀比我輕了十歲。我本不該過分責備你。怨恨你。只是我們既做了女子。要是不講愛情。也便罷了。若不幸而竟要說到一個愛字。則我們的身體精神。以及一切有形無形的附屬物。便沒一樣不該視爲不足輕重。故假使有什麼人。帶了我們私奔了。我們自問本心。固然不忍否認了從前的愛情。把他陷害。便是他當真犯了罪。我們念到當初相愛之情。也該同慈母愛護兒女一般。把他抱在懷中。用了全力保護。方是個

道。理。唉。菲。立。你。若。愛。上。了。我。今。天。便。……。可。是。我。也。不。能。怪。菲。立。只。能。怪。自。己。命。薄。我。是。個。孤。苦。無。依。的。賣。花。人。面。貌。又。醜。怎。能。……。說。至。此。芬。英。已。不。能。再。接。下。文。只。是。搖。頭。不。止。對。着。白。侖。克。流。淚。白。侖。克。覺。得。他。鼻。孔。中。的。氣。息。熱。得。像。炭。火。一。般。對。着。自。己。面。上。直。噴。他。那。靈。魂。遂。如。受。了。炮。烙。之。刑。兩。行。眼。淚。早。已。撲。簌。簌。的。直。流。下。來。定。了。定。神。立。起。身。來。握。着。芬。英。的。手。說。道。姑。娘。請。你。千。萬。原。諒。着。我。把。我。當。做。朋。友。別。把。我。當。做。仇。敵。你。若。能。允。許。我。我。正。有。許。多。說。不。出。的。苦。處。要。向。你。陳。訴。陳。訴。咧。芬。英。點。了。點。頭。白。侖。克。道。你。當。真。肯。寬。宥。我。麼。那。麼。我。情。願。剖。心。相。告。當。知。自。從。菲。立。被。捕。之。後。菲。立。天。天。在。監。獄。中。受。苦。我。在。家。裏。靈。魂。上。所。受。的。痛。苦。却。不。比。他。少。因。爲。我。一。落。於。伯。父。之。手。我。伯。父。便。用。那。鐵。石。似。的。辣。手。來。束。縛。我。我。除。聽。從。他。命。令。之。外。簡。直。一。舉。一。動。都。不。能。自。由。可。是。我。自。己。也。知。道。膽。子。太。小。了。所。以。千。思。萬。想。除。暗。地。裏。背。人。流。淚。之。外。終。不。能。設。些。法。子。使。菲。立。不。受。曲。這。膽。小。無。能。便。是。我。的。罪。過。若。姑。娘。不。肯。原。諒。我。竟。要。說。我。忍。心。害。理。陷。他。我。自。問。本。心。實。在。並。無。這。個。念。頭。當。那。天。菲。立。被。捕。之。時。他。向。我。說。道。我。們。相。愛。之。忱。始。終。如。一。若。你。白。侖。克。因。爲。事。過。情。遷。竟。忘。了。我。菲。立。則。你。良。心。受。譴。你。那。嘴。唇。上。從。前。我。與。接。吻。之。處。免。不。了。天。天。兒。火。燒。刀。刺。似。的。直。痛。到。老。死。方。止。這。幾。句。話。我。現。在。還。緊。緊。記。着。沒。事。兒。一。想。到。他。便。恍。如。菲。立。站。在。我。面。前。對。我。低。頭。嘆。息。我。心。上。便。一。陣。陣。的。亂。痛。好。像。這。無。形。的。菲。立。拿。了。個。火。把。在。我。胸。中。燒。要。直。把。我。燒。死。了。纔。罷。手。唉。……。說。着。白。侖。克。深。深。嘆。了。口。氣。身。體。搖。了。一。搖。似。乎。要。直。跌。下。去。芬。英。忙。將。他。一。把。扶。住。叫。他。坐。着。然。後。聽。他。接。着。說。道。姑。娘。現。在。我。雖。然。同。你。對。面。坐。着。心。目。之。中。還。總。覺。有。一。個。菲。立。站。在。旁。邊。方。才。菲。立。定。罪。的。時。候。我。急。得。幾。乎。發。狂。要。是。兩。旁。沒。有。那。兩。

位女親挾着我早已衝下樓來。同法官們說個分曉的了。現在我自己對於自己只有痛哭自責。對於菲立只有千萬抱歉。拚着這身體時時刻刻受天君的譴責。直到呼吸停絕的一天為止。至於姑娘一方面。總望你格外仁慈些。寬宥了我罷。芬英的心腸本來很軟的。聽了白侖克這一番誠懇懇切的話。方纔一腔怒氣早已不知不覺的消滅了。反柔聲安慰白侖克道。既是如此。我也決不再怨恨你。方纔出言無狀。冒犯了姑娘。還要轉請姑娘原諒。原諒咧。白侖克道。你這話說得太過分了。我現在自問良心。對於菲立既犯了極重的罪。人家多罵我一聲。我正以為多消去了我一分罪惡。怎敢再把姑娘方纔所說的話。記在心上呢。而且還有一層。我對於菲立雖然愛他之心。生死不渝。只因從前已因愛他之故而害了他。他從此以後。必無再肯愛我之一日。若將來你們愛情圓滿竟成了夫婦。我還要請姑娘代我陳述苦衷。代我向他謝罪。便是他不肯信。我把我那朝朝暮暮所哭的眼淚一概付諸一笑。我也情願的然而回轉一想。這事太不妥當。我既辜負了菲立。應當聽憑菲立快些兒忘了我。我這白侖克的名字永遠不該再在他面前提起的了。說着掩面痛哭。芬英也不知怎麼樣了。纔可安慰他。停了一會。芬英問道。這已往的事且莫再提。將來事實上有個緊要問題。却是不得不研究的。我問你。你那孩子。一日呱呱墜地之後。你打算如何處置呢。白侖克道。我自己也不知道。大約是我伯父一定要把他拿去的。芬英道。這便大不妥當。要是那孩子果然被你伯父拿去了。我料他萬無生理。白侖克悽然道。對了你這一料。雖未必全中。却至少料到了十分之八九。可是據你的意思。該用什麼方法保全他呢。芬英道。這是菲立一點骨血。我們無分彼此。都有保全的職任。若是他下地之後。你已自料萬沒有能力保全他。不妨拿來給我。我總親生兒。

女般的撫育他。便了白侖克一聽此話。立時破涕爲笑。走上前去。握着芬英的手說道。姑娘。我竟料不到你有如此好心。從此以後。我便要親生姊姊似的倚賴着你。將來到了馬賽。倘有機會。請你隨時到我家裏來談談。話未畢。聽得門聲。那兩個奉命監察白侖克的女親。已從外面走了進來。半驚半喜的對着白侖克說道。姑娘。我們在街上找了你好半天。幾乎將一條麥勞路走遍。却沒有找到你。你怎能安然回來的。白侖克指着芬英道。幸而這位姊姊。領我打聖約翰路回來的。那兩女親微微向芬英瞧了一瞧。並不稱謝。却自己互相慶慰道。好了好了。謝天謝地。我們可以在墨歇加舍里面前交卸得過了。芬英一看這兩個寶貝已經回來。既不便再與白侖克開誠談話。又不便久留。即說了聲少陪。告別自去。此時白侖克心中。已認定芬英是將來大可倚靠的朋友。却不願給那兩女親看出風色來。故芬英走時。並未送出。仍舊裝出貴族女子對待平民女子的身分來。微微點了點頭說道。再會再會。多謝你的領導。芬英出門之後。在大街上走了半里多路。即折入加米里底場。正想取條間道回去。却見場上圍了一大堆人。人叢中正有個矮小少年。正在那兒指手劃腳。對着大衆演說似的談論什麼。走進一看。不是別人。乃是菲立之弟馬利司。原來這一天。馬利司也在法庭聽審的。到審判完畢。眼看得菲立已定了五年重罪。心上恨着幾乎眼耳口鼻之中。全要冒出火來。及走到加米里底場。正是納悶異常。一腔怨氣。無可發洩。却見許多看客。正匯集在場上。東一簇。西一簇。三三五五。沒一個不痛罵着加舍里。他一時惱着。索性舉手一呼。叫大衆聚集一起。把加舍里如何強迫姪女說謊。如何運動法官的真情。從頭至尾說了出來。及說畢之後。猶覺餘怒未息。頓足向大衆呼道。現在我哥哥已做了惡社會的犧牲。從此以後。沒有做人的希望了。

話猶未畢。忽覺有人輕拊其肩。柔聲說道。墨歇且莫心急。跟我去。你哥哥還有挽回的希望咧。

## 第五章

未開審之前。馬利司天天在街上奔走。天天在那兒想法救護菲立的時候。正是芬英天天兒坐在家中替菲立設策的時候。到了此刻。馬利司奔走號呼之功。已全無成效。芬英所盡的一份力量。却漸漸的到了開花結果的一步了。原來芬英的姑丈。名字喚做里佛特加。要問他的爲人如何。只須看他的職業如何。大凡人品與職業。本來沒有連帶關係的。故職業低的人。未嘗不可做善人。職業高的人。亦未必完全是好人。然而做獄卒的。却沒一個不是兇悍刻薄的惡徒。欲問其理由如何。大約可以有兩種解釋。第一種是獄卒這個缺份。非惡人不能充當。故別種職業。可以有善人。亦可以有惡人。這獄卒却是惡人專有的職業。第二種是做獄卒的當初並非全是惡人。只因做了獄卒。日日與獄中的罪犯接近。薰蕕同器。積而久之。紅的朱。亦可變做黑的墨了。此二說孰是孰非。今姑不論。單說這里佛加特。既在哀克司公共監獄充當獄卒有年。依着那『獄卒必爲惡人』的公例說起來。自然逃不出是惡人隊中一份子。故他到獄中去上差。固然要把呼叱罪犯視爲個人消遣之具。便到了家裏。也同瘋狗一般。些微有點兒不如意事。便亂罵亂跳。吵得雞犬不寧。可是芬英立意與馬利司同來哀克司之時。心中早有成竹。以爲無論什麼罪案。掌權的只有兩種人。一種是判案的大人先生。一種便是監察犯罪的獄卒。現在我既沒有與大人先生周旋的資格。何妨棄了那一方面。在這一方面的獄卒身上着想。恰巧里佛特加是我姑丈。雖很不容易同他開這個談判。却因無論何人。便是他心腸鐵石鑄成的。也只須用至誠去感化他。到後來終



有剛爲柔勝。使他心服。情願。就我範圍之一日。因此他自到哀克司之後。卽盡心竭力去服侍姑丈。以能得姑丈之歡心。爲意中唯一目的。養志養體。直與子女之奉承父母無二。又因姑丈所最喜歡的。便是他自己。兩個女孩。芬英便把從前撫育胞弟的手段。來撫育這兩個表妹。隨身所帶的旅費。除天天晚上買了瓶酒。孝敬姑丈之外。一時並無用處。卽今天替這一個表妹買糖。明天替那一個表妹買菓。此外泥人咧。玩物咧。零零碎碎的鞋襪衣物咧。也接一連二的買了好許多。於是這兩個女孩。竟把芬英看得比自己母親在日還親愛。一天到晚。老是手攜手的在芬英膝下歌唱跳舞。不像從前父親出去了。便你啼我哭。父親回來了。便擠在他身上。拉了他鬍子。向他要娘了。於是里佛特加樂極。往時不上一二天。便要對着兩個女孩。和一個所僱的老媽子。大跳大罵一場。此時却一個多禮拜之內。從未有過疾言厲色。只是每見芬英要舍了兩個女孩。外出。他便不免臉上黃鬍子歪了。兩歪額上眉頭。繃了兩繃。自言自語。道咄。怎麼他又出去了。芬英見他如此。沒有要事。便不出門。他老人家越發歡喜。一天到晚。多帶着笑容。好像他那家庭。本來是冷清清。黑蛾蛾。同西伯利亞的冰天雪窖一般。此刻已一變而爲春光明媚。花團像了個真正的家庭了。那人本來是中了秋冬肅殺之氣。毒蛇瘋狗般的見了人。便要咬。此刻却是大地回春。把他從前所中之毒。一洗而清。像了個真正的人了。於是芬英自分事機已漸漸成熟。便在每天晚上閑談之時。把菲立如何可憐。如何受屈的情形。向他姑丈說了。他姑丈平時。老是把獄中的罪犯。看得狗彘不如。此時聽了芬英的話。也居然嘆了兩口氣。說道。獄中的罪犯。本來也有受屈的。我現在既知菲立受了屈。此後總好好看待他便了。芬英聽着。不禁心中樂了一陣。以爲我費了這幾天心思。居然

能使菲立不在獄中受苦。我已很可自慰的了。後來有一天。芬英見姑丈正是沒事做。且正是歡喜着。即放膽問道。姑丈。現在有一件事。要請姑丈允許我去做。不知姑丈肯不肯。里佛特加道。你要做什麼事。只管去做。我萬無不肯答應之理。芬英道。這件事。倘非姑丈答應。我萬萬不能做得。而且這事太難了。說了出來。恐怕姑丈未必竟肯答應的。里佛特加道。在你面上。只須我老頭兒能力辦得到。什麼事都可答應。快說給我聽。別再吞吞吐吐了。芬英道。當真說起來呢。這事也並不難辦。只因那受屈的菲立。從前是天天向我買花的一個老主顧。我在數年之中。賺他一個人的錢。却也不少。現在見他受了冤枉。監禁在牢獄裏。心上頗有些不忍。想到獄中去探他一探。不知姑丈肯答應否。里佛特加聽了。哈哈的笑了一聲。立起來說道。我當是什麼天大難題。原來是這一點兒小事。好好。我馬上陪你去。說着。取了鑰匙。與芬英同到獄門。開了門。說道。菲立在裏面某號獄室。你一個人兒進去找他。我在此地看門守你。芬英謝了一聲。即獨自進去。及到了菲立獄室之前。不禁面上紅了一陣。呆呆立着。半句話多說不出來。菲立見了他。却是笑容滿面。立時走向前來。從鐵柵中伸出一只手。握着芬英的手道。唉。好孩子。你怎麼會到此地來的。我見了你。我心上歡喜極了。你許我親親你的手麼。菲立這人。當真要說他是壞人。倒也未必。只是情魔照命。沒一時沒一刻不想在女色上轉念頭。從前爲了白侖克。已弄得大不得了。現在一見芬英。腦中的情魔。又在那兒跳舞了。故雖然身處黑獄之中。還說出這種大背情理的話來。芬英聽了此話。大駭。連忙將手用力向外一抽。正色說道。墨歇菲立。你發了狂麼。當知你在名義上。雖然是個未娶的鰥夫。在實際上。却當以已娶論。故我之於你。在從前頗懷着些非分的念頭。到得現在。你我關係。只能至於朋友而止。

不能。在。朋友。之。外。另。生。什。麼。關。係。而。且。我。今。天。到。此。地。來。尚。有。正。事。要。向。你。說。咧。因。低。聲。道。這。裏。的。獄。卒。乃。是。我。姑。丈。我。已。盡。了。一。個。多。禮。拜。的。力。量。去。運。動。他。使。他。將。來。不。為。加。舍。里。所。用。而。為。我。們。所。用。故。今。天。特。地。向。他。請。了。到。此。地。來。看。看。你。使。你。知。道。現。在。雖。受。了。屈。將。來。却。不。無。希。望。更。使。你。知。道。我。雖。然。是。你。從。前。所。未。承。認。的。朋。友。現。在。却。還。沒。有。忘。了。你。咧。菲。立。聽。了。大。喜。急。忙。說。道。你。說。那。裏。話。來。你。是。我。朋。友。我。一。向。承。認。你。是。我。老。朋。友。的。老。朋。友。快。拿。手。來。與。我。握。着。我。們。關。係。雖。然。至。於。朋。友。而。止。握。手。却。還。是。朋。友。名。分。中。應。有。之。事。說。着。不。俟。芬。英。回。答。又。從。鐵。欄。中。伸。出。手。來。搶。着。將。芬。英。的。手。緊。緊。握。了。芬。英。看。他。這。種。神。氣。不。禁。又。好。氣。又。好。笑。一。時。不。知。說。了。什。麼。話。好。停。了。一。會。方。縮。了。自。己。的。手。低。低。的。向。菲。立。耳。語。道。墨。歇。據。我。看。來。若。是。你。要。逃。走。只。須。我。再。加。上。些。運。動。工。夫。我。姑。丈。一。定。肯。開。了。門。放。你。走。的。你。要。麼。菲。立。道。現。在。且。不。必。說。這。一。句。話。再。待。再。審。以。後。再。說。萬。一。法。官。等。本。來。不。打。算。把。我。從。重。定。罪。我。預。先。逃。走。了。不。是。自。增。其。罪。麼。芬。英。道。這。話。不。差。只。是。無。論。開。審。之。前。開。審。之。後。你。若。願。意。逃。走。我。總。與。你。兄。弟。馬。利。司。兩。人。竭。力。在。我。姑。丈。處。運。動。你。在。獄。中。千。萬。定。心。等。待。要。是。焦。灼。壞。了。身。體。可。就。糟。了。說。至。此。聽。得。里。佛。特。加。在。門。口。重。重。的。咳。了。一。聲。嗽。芬。英。即。點。了。點。頭。說。道。我。要。去。了。我。姑。丈。已。等。了。好。久。要。是。這。會。子。等。惱。了。他。將。來。就。不。易。再。來。相。見。了。從。此。以。後。芬。英。對。姑。丈。分。外。奉。侍。得。殷。勤。對。於。兩。個。小。表。妹。分。外。招。顧。得。周。到。其。中。瑣。瑣。屑。屑。之。事。且。不。盡。記。單。說。一。天。晚。上。里。佛。特。加。喝。了。些。老。酒。笑。迷。迷。的。一。邊。膝。上。抱。了。一。個。小。女。兒。又。與。芬。英。談。起。菲。立。的。事。來。說。是。菲。立。這。人。我。本。來。也。當。他。一。個。壞。人。的。自。從。那。天。聽。見。你。說。他。是。被。加。舍。里。冤。枉。了。纔。到。這。監。獄。裏。來。我。留。心。察。看。了。幾。天。見。他。果。然。是。個。好。孩。

子不知加舍里與他有了什麼七世冤仇。竟將他害到這一步。芬英道：若是姑丈處於有權放釋他的地位。不知也肯放他否。里佛特加道：那自然。我若當真有了可以放他的權力。早已開了門讓他走了。芬英道：畢竟姑丈是個老成長者。只是做姪女的。要說句笑話。照姑丈所處的地位。說是當真有權呢。固然未必。若說。竟是無權。則鑰匙既在姑丈身間。除姑丈之外。誰也不能開放。菲立的了。里佛特加道：怎麼你二十多歲的人。也說起孩子話來。豈不思我現在正靠了看監吃飯。若將菲立放了。果能善爲說辭。官廳中固然未必竟照了故意開放獄犯的條例。將我治罪。只是誤了職務之後。即使官廳中念我前此並無過失。僅以疏於覺察的罪名。將我輕輕斥革了事。請問我這老頭兒。一旦失了這飯碗。既不能更營他業。不是只可帶了這兩個小孩。挺着餓死麼。說着。捧了膝上。兩個女孩子的頭。一人接了個吻。說道：乖乖。我們怎可餓死呢。芬英想了一想。說道：姑丈譬如菲立。竟是我的情人。竟是我的丈夫。現在被人家冤了。囚在你姑丈監裏。我又能籌了一宗款子。作爲你姑丈失業以後。養老之用。你姑丈肯把他開放不能。里佛特加聽到這裏。覺得這並不是隨便說笑。竟是真話來了。因訝道：你麼……你麼……說時。把兩眼仔細向芬英一看。見他面色莊重。身體微抖。似乎滿肚子的隱情。已在這一刻兒之中。悉數吐了出來。乃索性答應他道：好孩子。你要怎麼辦。我便怎麼辦。你這孩子太好了。無論說什麼。我總答應的。於是芬英連忙立起來向他稱謝。又與他討論辦法。許出一萬五千法郎。算他失業的代價。里佛特加平時每月只有幾十法郎的薪工。現在聽得有這麼一大宗進款。自然喜不可言。什麼事多肯依了芬英做去。芬英見自己早已有了這五分以上的把握。故此刻在加米里底場。遇了馬利司。竟向他直捷痛快說道：跟我去。你哥哥

還有挽回的希望。咧。當下馬利司聽了這話。便辭了衆人。跟着芬英同走。芬英即將日來所做之事。與所得的結果。一一低低的向他說了。又約他道。我姑丈里佛特加。每天晚上總在家裏。你可於今日晚飯過後。到他家裏來正式談判。馬利司謝了一聲。卽與芬英分道而別。心中却暗暗稱異。以爲不料這賣花女郎。竟有偌大神通。我奔走至今。半些成效沒有。相形之下。豈不是大可慚愧麼。到了晚上。馬利司如約而往。芬英將他介紹與里佛特加之後。里佛特加卽指兩個小孩向馬利司道。請墨歇原諒我。我因爲有這兩個小孩子。嗷嗷待哺。故芬英來與我說起那一萬五千法郎的話。我竟答應了。要不然。我一個大多不要的。馬利司道。這是你老應得的酬報。我們將這區區之數。做你老失業的代價。心上還總覺過意不去。只是你老對於這件事。究竟已打定主義沒有。里佛特加笑道。孩子。你還怕我反悔麼。我這老頭兒。別種好處沒有。却頗有些怪性。要是一句話說出了口。砍我頭也不肯改變的。你放心罷。馬利司連忙向他道謝。卽將芬英邀到一旁。與他商議道。這一個問題既已商定。第二個問題便是那一萬五千法郎了。芬英道。這却很難。我當初雖說了這個數目。現在却不知到那裏去籌他。馬利司道。錢却有一宗在那裏。我明天往馬賽去提了便是。芬英道。奇了。怎麼你從前一千法郎湊不滿的。現在竟把一萬五千法郎看得很容易呢。馬利司道。這是我母親的私蓄。總數共有五萬法郎。我們兄弟倆。却不知道。直到先母病危了。纔把銀行存摺交給我。說是馬利司。這五萬法郎。只有十分之一是我自己的。其餘十分之九。都是你進了船局之後。歷年拿回來的家用。我用一半。存一半。子母相生。湊成了這個數目。所以這錢完全是你的。不必再分給菲立。若菲立當真有什麼急用。你酌量飲助他些便了。現在菲立這事。正是急用。正合到我母



親遺命上的話。我明天便到馬賽勃拉特銀行裏去提出一萬五千法郎來交給你姑丈。不是什麼事多辦妥了麼。芬英道。那麼很好。我仍在此地等着。你明天早去早來便了。明天早晨。馬利司僱了輛馬車往馬賽。心中懷着無限希望。以爲菲立出獄之期。去此不遠了。却不料甫到馬賽。一下車。卽聽見一個消息。說是勃拉特銀行倒了。

## 第六章

馬利司聽了這消息。心中震駭情形。不消細說。然還以爲道路風傳。未必可信。天下偶然之事。固然有的。却未必竟如此之巧。偏偏不先不後。專在我要用錢的時候。他便倒了。大約這銀行一時攔了淺。或是受了擠。暫時停止一兩禮拜交易。等將來籌到了款子再開。若說一下子便倒了。恐怕未必如此容易。想着立時趕回寓中。拿了個存摺。奔往勃拉特銀行打聽。那知一到銀行門口。卽見大門緊閉。只有旁邊一個小門開着。馬利司知道情形不妙。少不了胸口重重的跳了兩跳。頓足呼道。哎。照這情形。那路上所傳的消息。已是千真萬實的了。然仍以未得確鑿消息。不肯捨此不問。乃由小門飛步而入。想找個行中人問個明白。却一連走了三間屋子。半個人影兒沒有看見。那桌子上的筆。咧。墨水瓶。咧。信紙信封。咧。大小賬簿。咧。鐵絲籠中的小紙片兒。咧。計算表。咧。平時忙得蝴蝶兒飛舞似的。此刻已悄悄兒躺着。不動。似乎都遭了疫病。死了。正在聽候人家埋殮。還有那大件的椅案什物。和帳廚鐵箱之屬。也一件件的貼了個小白紙條兒。標明了號數。或用封條封着。加上兩個紅色火漆印。似乎都已判定了死刑。聽候拍賣。馬利司看了這銀行破產之狀。一壁嘆了幾聲氣。一壁仍是四面八方去找人。找了好半天。果在一個小房間

內看見個書記正在開了寫字檯的抽屜收拾東西。馬利司向他一問。他搖了搖頭答道。此中內情我也不十分清楚。現在墨歇勃拉特正在後面行長室裏。你自己去找他便了。馬利司即依他所指。一直跑到行長室。推門進去。見行長正是忙着。賬簿信札之屬。攤得滿檯。手中的筆亦揮個不止。見馬利司進來了。即微微點頭。指着桌旁一張椅子說道。墨歇請坐。讓我完了手中一點兒小事。再同墨歇細談。說着仍是低頭寫信。馬利司只得定心坐着。乘間一看。這位勃拉特。乃是個身材修偉的少年。面貌頗生得聰明漂亮。衣服也穿得很講究。手指上還戴了許多戒指兒。從外貌看去。簡直是個純粹的富翁。便是神情舉動。雖然處於營業失敗之後。還仍是從容不迫。秩序井然。似乎胸中並無不可告人之隱。故馬利司閱人雖衆。一時竟看不出他是什麼樣人。然使必欲爲之判斷。則此人不爲坦直無私的真君子。即爲深於心計的真小人。若說他庸庸碌碌。處於君子小人兩可之間。便不是了。停了一會。勃拉特寫完了信。將桌上的帳簿和紙片兒收拾清了。即回過頭來。蹙着眉向馬利司道。墨歇大約是爲了存款來的。馬利司道。是的。我的存款並不多。只有五萬法郎。勃拉特道。敝行這一回攔淺。實在是出於意料之外。我對於各存戶。非常抱歉。今天我本來沒有心緒再坐在此地。只因存戶們多不知道敝行營業的真相。一天到晚來問的很多。所以索性在此地等着。向他們仔細解釋。現在墨歇來得很好。我可把帳簿給你看。說着。隨手在寫字檯上取過一本謄清。指着一個總結之數。向馬利司道。墨歇你瞧。我欠人家的。只有一百萬法郎。人家欠我的。共有一百五十萬法郎。兩下相抵。我還有五十萬法郎多着。只因營業上生了阻礙。債戶不肯把現錢還我。我便弄得沒有現錢對付存戶。將來這件事歸公堂辦理。只須在債戶一方面加緊追索。

保管各存戶半些兒損失沒有。受到真正的損失的。只有個我。因為我從前開設敝行。本來是打了個將本求利的念頭。現在非但沒有求到利。且虧折了本。虧了本還不算。竟把我一生名譽弄壞了。目下一班存戶。當面雖奈何我不得。背了面。誰也要唾罵我。我將來把這事弄清楚了。無論仍開銀行。或另做什麼買賣。請墨歇設身處地代我想。還有人肯信我麼。勃拉特說到這裏。面色也沈下來了。喉間像有什麼東西梗着。聲音也說不響了。馬利司以君子之心度人。看他如此狀況。再也不忍怨他。反生出無限可憐之心。以為商業上的風潮。本來是說不定的。他此番銀行倒閉。又不是專為了我的五萬法郎。我恨他做甚。只因自己現在正有急用。被他這麼一攔。大事已誤。故心上仍不免有些不快。聽他說完了好一會。始低聲說道。先生。我這宗存款。與別人小有不同。因為先母在日。與你們老太太很有交情。故將他十數年來停辛貯苦所積聚的一點款子。悉數存在貴行。其所以要存在貴行而不存在別處之故。正以兩家既屬舊識。你這裏必較別處分外靠得住些。且貴行往來甚大。無論如何受擠。這區區五萬法郎。總未必籌劃不出。若先生果能念到先母此錢。來處不易。在行中情勢見佳的時候。即趁早通知我。預先提去。亦何至到了今天。半個錢不能動用呢。勃拉特深深嘆了口氣。立起來握了馬利司的手。垂淚說道。先生。這果然是我的不好。可也不能完全怪我。因為當初敝行經濟。雖時有恐慌。我還竭力彌縫。抱定堅持到底的主義。務使門面不壞。存戶不吃虧。不料力不從心。竟弄到倒閉。這實在並非我始料所及。你我都是生意中人。此中苦況。想能原諒。馬利司見勃拉特句句是說的商業中難免的實情。雖然真假不可知。却沒有證據指定他是假。又因他語言誠摯。人家沒有責他。他已先在那兒流淚。又如何再責他。責了他。又有

何用。一時無話可說。遂心中自認了一聲晦氣。與勃拉特告別而出。及走至外面。見方纔那小房間裏的書記也已走了出來。手中拿了幾件零碎東西。似乎是他自己的。此番收拾回去了。將來便不再來了。兩人回到門口。馬利司偶一回頭。見他正站定了腳。聳着肩胛在那兒冷笑。馬利司不知他笑的什麼。隨便點了點頭問道。墨歇。你也回去了麼。那書記道。是的也回去了。那麼你來我同你談天。馬利司應了聲。是即走至近旁問道。不知墨歇有什麼見教。那書記道。沒有什麼要事。不過問你一聲。你以爲我們那行長。究竟是什麼樣人。馬利司未及回答。書記已拍手笑道。我告你他是馬賽全市頭等名角之一。專唱悲劇。這一座已倒閉的銀行。便是他登臺奏技的戲館。方纔你老先生進去看戲。他在裏面演唱得痛哭流涕。我却在外面肚子多笑痛了。馬利司道。墨歇的話。我半句多不懂。書記道。你是個老實朋友。難怪你不懂。若換了小區區。哈哈。他唱悲劇。我還當喜劇看咧。馬利司道。你究竟什麼用意。請快快直說。別再給啞謎。我猜了。書記道。直說起來是很簡單的。十年之前。墨歇勃拉特初設銀行。那一個不當他是誠實君子。後來我進了行。不上三天。早已把他的破綻看了出來。知道這一家銀行。遲早必有倒閉之日。更知道勃拉特在開銀行的一天。他那預算表上。早已算到了倒閉的一天。他那致富祕訣。便是『我不安貧。故求富。我不願久貧。故沒沒以求富。然由正道以求之。其事難。其效不易見。今欲以十年之期。致百萬之產。捨開銀行外。其道莫由。』哈哈。這種政策。幸而我是個書記。要靠了他吃飯。所以沒有拆穿他。我若變了個存戶。早就對他不起。了。墨歇。你明白沒有。馬利司道。明白是明白了。只是還有些不信。方纔他那帳簿上。不是說欠人的是一百萬法郎。被欠的是一百五十萬法郎。兩下相抵。各戶存款都能照數支付麼。書記笑

道。你這個人。腦筋太簡單了。一本死賬簿。怎能當得錢用。據我所知。那一百五十萬之中。一百萬全是虛賬。欠戶的姓名住址。確明白寫着。却全是死人。問起這種人來。從前的確有的。若當真要向他們討債。非但墳墓中。拿不出錢來。恐怕一具具的枯骨。都在那兒呼冤。其餘五十萬。款子是有的。然而只有五萬法郎。給各存戶分派。因從前勃拉特結婚的時候。他夫人曾將五萬法郎。存在銀行裏。又在婚約上訂明。此款是馬丹勃拉特的產業。並非墨歇勃拉特的產業。現在存在行中。並不取利。乃作為暫寄之款。而不作為存款或資本。將來行中營業。無論贏餘損失。概與此款無涉。這種辦法。各銀行早有先例。我們見了。並不覺有什麼希奇。不料勃拉特暗中將五萬法郎的數目。加了個圈兒。改作五十萬法郎。到銀行倒閉的前數天。馬丹勃拉特先自拿了張婚約。到官廳中請求追償。官廳中依照成例判斷。說所控既屬暫寄之款。萬一該行有倒閉等情。准在破產後將此款先行照數償清。然後以欠人被欠各款。平均分派。庶免損失云云。你瞧他們兩口子。本領多大。小小搗了一下子鬼。早將四十五萬法郎的現金。吸收去了。馬利司聽到此處。自知母親所遺五萬法郎。已萬無收回之望。不禁勃然大怒。說道。勃拉特這無賴。損人利己。社會上總未必肯饒他。他現在雖然發了財。將來到官之後。辦上十年八年。把一生幸福。全都消磨在鐵窗風雨之中。那就是他的好處了。書記聽了。又哈哈笑道。墨歇。你也是個生意中人。為何不通世故至此。你見這些做高等買賣的。破產之後。也有辦上十年八年的麼。據我看來。勃拉特只須受兩禮拜的拘禁。此外什麼多不愁了。說着。又笑了一笑。向馬利司點頭欲去。馬利司慌着問道。那麼。墨歇。我對於我那五萬法郎的存款。究竟還能想些什麼法子呢。書記道。法子却有一個。你可聽着。第一。你馬上離開



此地回去不必站在這勃拉特銀行門外喝冷風。第二快與你那五萬法郎告了個別。將存摺毀了。將來永遠不再做存款的夢。那便好了。哈哈。再會罷。馬利司聽了。浩嘆一聲。頓足自去。後來書記之言。果然成了實事。勃拉特破產後。除將銀行中傢具零物拍賣應付債戶外。自己只監禁一個月。到一月期滿。他便面團團作富家翁。馬塞市中。天天兒有他夫妻倆輕車肥馬的蹤跡。社會上也非常羨慕他。稱之曰聰明人。尊之曰紳士。這是後事。一筆表過不提。

## 第七章

馬利司一時失了這五萬法郎的大款子。心中既念着老母往時儲蓄的艱辛。復念着菲立目前所遭的惡運。那懊喪焦灼之狀。不消說得。只因勃拉特銀行既已宣告破產。聽那書記所說。行主雖然有心作弊。却因自己權力極小。又沒有拿到他作弊的真憑實據。萬萬不能同他正式交涉。無可奈何。只得頓足浩嘆而去。却是離了銀行之後。他心中仍是昏昏沉沉。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纔好。只聽着兩腳走去。走了一會。不覺已到了馬賽市面最繁盛的所在。他定神一想。我此番從哀克司到馬賽。是專爲籌那一萬五千法郎的款子來的。現在銀行中的存款。既已不能支付。我總該另想籌借之法。把菲立救了出來。方算不虛此行。只是借錢的滋味。我從前已經嘗過。那區區四百法郎之數。還奔走了三五天。始終未能有人答應。現在數目大了三四十倍。倒反有人肯答應了麼。想到此處。恰巧走到了麥脫雷船局門口。他停了脚。自言道。得啦。局主墨歇麥脫雷。向來很看重我。局中經濟寬裕。一萬五千法郎之數。亦決不至於借不出。我現在何妨進去向他開一聲口。要是承他盛情答應了。不是馬上就可回到哀克司去麼。正想舉步

走進。忽又止着說道。不對。局主雖很信任我。却因爲數太大。我在局中每年所賺薪水。不過二千數百法郎。現在要靠了平時一些小信用。移借十年薪水之數。又除一身之外。並無他種產業作爲抵押。如何使得。而且麥脫雷向來爲人正直。我若把這一萬五千法郎的用處告訴了他。說要把金錢去收買那獄卒的責任與職業。他無論如何不肯答應。則我貿然進去開口。不是自討沒趣麼。想到此處。心中忽又想到了一人。恍如一陣電光。在他腦中閃了一閃。他喜道。這却是一定可以助我的人。而且近在咫尺。朝夕相見。我如何錯過了他。想着。更不逗留。立即離了船局。趕司薩恩路自己寓中。原來他那寓處。並非一人獨賃。乃是一種宿食兼備。按月付值的公共宿屋。故同居的人非常之多。在同寓諸人中。有一個少年。名字喚做却爾司名柏雷太。姓在斗司達更合資肥皂廠裏。當一個收賬人。他的房間。恰巧與馬利司同在一層樓上。二人同寓。已有三年之久。雖然當初漠不相識。却因接近的時候很多。便不知不覺成了朋友。柏雷太爲人頗藹吉可近。每逢禮拜日。總到禮拜堂裏去做禱告。同人家交際。也和厚撲實。半些兒沒有時下少年的習氣。因此馬利司愈覺看重他。把他引爲同調。然而心中却有些不明白。當柏雷太初住到薩恩路來的一年。看他起居服御。都非常寒儉。到了第二年。生活程度便漸漸的高起來。穿的吃的喝的。都十分精美。他房間裏的傢具。本來是一榻一案和兩張硬木交椅之外。只有一只木箱。和十數本破小說。此刻却一樣樣的添置起來。地上是敷了紅絨的毯子。壁上掛了金碧輝煌的油畫和照片。此外大號的衣鏡咧。精漆的木器咧。嵌絨的軟榻咧。時花的瓷器咧。鍍銀的刀叉咧。沒一樣不是市面上的頭等奢侈品。到後來。他每天公事完畢之後。在寓的時候少。出外的時候多。每天晚上。總到十二點以後纔到寓。

那酒樓戲館。與俱樂部跳舞場之中。便時時有了柏雷太的蹤跡。料他每年個人所用之數。至少總在二萬法郎與三萬法郎之間。而做了一個肥皂廠裏的收賬人。每年薪水。至多不過在一千五百法郎至二千法郎之間。進出之數。相差至此。豈不是其中大有疑竇麼。然而柏雷太除濫用金錢之外。始終並無不滿人意之處。待人接物。仍是溫柔醇厚。平居獨處。仍是安靜從容。言笑不苟。做起事來。仍是一秉至誠。不失君子人的身分。故馬利司口中。雖不便問他究竟從那裏得了這麼許多錢。心中却極信他的來路甚正。以爲他這人。苟非家計原來殷富。便是新近得了什麼遺產。纔能如此使用。故現在自己窘了。還趕回寓中去向他借錢。既到薩恩路。則不特柏雷太不在寓中。那同寓數十人的房間。也都緊緊鎖着。馬利司怔了一會。不禁啞然失笑道。我竟一時急昏了。今天並不是禮拜。此刻人家都在公事房裏辦事。我到此地來找誰。說着。立即離了薩恩路。趕到荳姆場斗司達更肥皂廠。向守門的一個工人問道。你們的收賬先生墨歇柏雷太在裏面麼。那工人似乎很有些駭怪。抬頭向馬利司仔細打量了一回。冷冷答道。我們廠主墨歇斗司在裏面。先生到公事房裏去問一聲便知道了。馬利司即依着那工人所指。一直走到公事房。推門進去一看。只見廠主斗司。正和三個紳士似的客人在那兒談話。見外面有人進來。即停着向馬利司問道。墨歇有什麼見教。馬利司道。請問貴廠的收賬員。墨歇柏雷太。此刻在廠裏麼。斗司聽了。回頭向一個面貌很嚴厲的客人。丟了個眼色。即答道。柏雷太一會兒就回來的。請墨歇等他一下。墨歇。你是他朋友麼。馬利司道。是的。我與他同寓。相識了已有三年了。斗司道。那麼很好。請你等一下。馬利司道。那麼我到外面應接室裏去等罷。說着。向斗司鞠了個躬。正想走出公事房。却見那面貌很嚴厲的客人。

把嘴湊到斗司耳上。低低的不知說了幾聲什麼。斗司卽點了點頭。向馬利司道。你來得正好。我們想仰仗墨歇。做個證人。因爲墨歇既與柏雷太同居。他生活狀況如何。一定知道得很詳細的。馬利司不解所謂。心上却暗暗稱奇。問道。叫我做什麼證人呢。斗司道。我這句話。粗聽了實在突兀得很。請墨歇不要見怪。因指着那面貌很嚴厲的客人說道。這位是本區警察局總稽查。那兩位是局中辦事巡警。因爲令友却爾司柏雷太。在這兩年之內。私用敝廠款項六萬法郎之多。今天給我查了出來。我沒有別法。只得交給警察局辦理了。馬利司一聽此話。不禁恍然大悟。以爲我從前一向疑着。不知柏雷太天天使化的錢。究竟從何處得來。現在却已揭穿了黑幕了。只是柏雷太爲人很好。凡與他相識的。沒一個不當他是個潔身自好的少年。其外貌如此。而內容如彼。真是出於意料之外。而且勃拉特的破產。柏雷太的舞弊。同在這一天上發現。而這兩個人。又都與我目下的經濟問題有關。我怕天下雖有巧事。未必竟巧到如此。那麼。我竟是做了夢不成。正在疑着。忽聽得門外足音蹶然。室門徐徐開處。柏雷太已走了進來。斗司卽從坐處一躍而起。向警察稽查說道。好。來了。這時候。柏雷太還不知道自己兩年以來作弊情形。已被廠主發覺。仍與通常被僱人見僱主一般。輕步走至斗司面前。恭恭敬敬說道。聽說墨歇叫我。不知有什麼見教。斗司聽了。也不答話。只是睜着兩眼。向柏雷太面上看了一會。又回頭向警察稽查面上看了一會。柏雷太一看情形不對。再一看室中的客人。四個裏面有三個是警察中人。都是平時面熟的。知道事情壞了。便不禁兩肩一陣亂抖。面色頓時白得和死灰一般。再也不敢抬起頭來。斗司却冷冷的說道。是的。我叫你來。你知道是什麼緣故麼。咳。好孩子。你那鼠偷狗竊的本領真不小。可惜從今以後。半個大多偷

## 第

## 十

## 集

不到的了。柏雷太顫聲強辯道。墨歇大約是你弄錯了。我實在沒有偷過你一個錢。現在忽然說出這一份話來。我很不明白。說着。斗司正想置答。那警察稽查早已立了起來。伸手一揮。部下兩巡警卽走到門口。把室門把守住了。於是稽查正式問斗司道。先生。請你把却爾司柏雷太盜用廠中款項的實情。一一報告給我聽。斗司卽在桌子上取起一張報告書。把柏雷太某月某日私改帳目。某月某日收賬不繳。某月某日收多報少。某月某日匿賬不報。一一說了出來。說畢。稽查伸出一隻巨靈之掌。在柏雷太肩上拍了一下。說道。孩子。你承認麼。柏雷太搖頭不肯承認。却言語支吾。說來說去。總說不出一個正當辯護的理由。稽查不俟他說畢。卽喝住道。這些話。說他做甚。當知你盜用廠款。是一件罪名。說謊狡賴。又是一件罪名。罪上加罪。實在有損無益。你是個明白事理的少年。現在證據已確。還有證人在旁。不如照直供出的好。因回頭向馬利司道。墨歇。你今天來得很湊巧。我因爲你與柏雷太住在同寓。故請墨歇斗司把你留着。要請你做個證人。現在柏雷太已來了。請把他平時的生活狀況。說給我們聽聽。作爲案中參證。馬利司一想。這又是個難題目來了。我若照直說出。於朋友交情上說不過去。若是代爲隱蔽。則在道德上是不誠實。在法律上是袒護罪犯。兩方多是便不得。又如何做得證人呢。因不去理會稽查。却走至柏雷太面前。柔聲說道。却爾司。你究竟犯罪與否。究竟盜用廠款與否。我一概不得而知。只知道你是個誠實和愛的少年。又知道你家中還有一個老母。賺了錢。除自給之外。尚須上承甘旨。又知道你待人很好。凡與你相識的人。人把你看做一個有價值的朋友。所以今天這件事。我希望他是假的。若果然是假。則你現在雖然受了些嫌疑。將來總有水落石出之一日。若不幸竟真了。則我做朋友的。唯有勸你照直自供。



因我們少年人立足不穩。偶然幹了些錯事。只須自知懺悔。這壁廠主墨歇斗司和三位警察局裏的官長。既未必要過分難爲你。便是我們做朋友的。也總能原諒你。一時的失誤。現在斗司先生要請我做證人。我於他一方面所說的證據。和對於你老友一方面所盡的忠告。都只有這一份話。此外無論什麼。非我所知。柏雷太當初還存着個狡賴的念頭。及聽了馬利司這一份忠告。竟如把他已死的靈魂。一下子喚醒了回來。只覺眼光一花。腦中已有一個白髮蕭蕭的老母。突現於面前。又如自己已做了個墮落少年。那後半世的困苦顛連之狀。接一連二像活動影戲般的。在腦中開演。於是頭一搖手一抖。兩行熱淚。早從眼眶中滾了下來。嗚咽說道。我承認了。我盜用廠款的事。確是有的。警察稽查道。那麼你盜了這麼許多錢。究竟用在什麼地方的呢。柏雷太道。我自己也不知道。只覺今天用些明天用些。積而久之。便成了個很大的數目了。又道。我當初也很安貧守分。很知道些人生的實際。又篤信宗教。時時刻刻想勉力做一個世界上有價值的少年。不料到了後來。年紀一達用情的時代。那情慾界。奢侈界。以及種種罪惡。界的魔鬼。便一籀腦兒聚集到我身上來。我弄得不由自主。竟做他們的奴隸。現在算算。我近兩年中。每年應得的薪水。不過一千八百法郎。所用的倒有三萬法郎。不是發了狂麼。說着長嘆一聲。在身旁一把椅子上。坐了下來。掩面大泣。馬利司看了。不由得一陣心酸。再也不忍留在室中。看那警察拘他時的慘狀。乃將斗司引至一旁。低聲說道。墨歇。請你留些情。這是他一時的失誤。要是辦得太重了。他便一輩子不能立足於社會之上了。斗司本來是個忠厚長者。眼看得柏雷太自知懺悔。心上已軟了些。因道。我知道的。此番不過小小懲戒他便了。馬利司謝了一聲。即鞠躬告別而出。他那目的物一萬五千法郎。仍是

半文沒有到手。

## 第八章

這時候馬利司再也想不出什麼借錢的門路。一個人踽踽踈踈。在路上亂走。及走到卑爾新司路。一看旭日西沈。時已不早。便道。現在希望已絕。與其留在馬賽耽誤時光。不如回了衰克司。再作計較。主義既定。即僱了輛馬車。空手回去。及到衰克司。天已黑了。馬利司下了車。慢慢的向公共監獄一方面走去。心上非常納悶。以爲昨天晚上。我把五萬法郎的存款。告訴了芬英。芬英早有了圓滿的希望。總以爲我今天從馬賽回來。一萬五千法郎。必可當面交付。現在我仍是空着兩手去見他。雖然事出意外。他未必怪我。却我這種不幸的消息。決非芬英所樂聞。我現在一到他那邊。不是他希望上要受大大的打擊麼。馬利司一壁想。一壁走。及走到里佛特加家裏。已是九點多鐘。推門進去一看。見室中燈火熒然。里佛特加與芬英。正在室隅一張小桌子上。鬪紙牌消遣。兩個女孩。已經睡了。芬英一見馬利司回來。即把手中紙牌擲去。跳起來歡迎。笑着說道。好了。錢來了。馬利司不答。悄悄的提了把交椅坐下。向芬英微微嘆了一口氣。芬英看他神氣不好。訝道。怎麼。你說呢。究竟錢拿到沒有。馬利司搖頭道。沒有。因將自己到馬賽後所見勃拉特銀行倒閉。和却爾司柏雷太被捕的情形。約略向他說了。末後說道。現在我已處於無能爲力的地位。雖然菲立與我。情關骨肉。也只能聽他在獄中受苦的了。芬英聽着。呆了半晌。只是兩手又胸頻頻把眼光。注視在里佛特加面上。搖頭說道。這事太難了。……這事太難了。……里佛特加看了這神氣。早已知道他心事。却又不能隨卽置答。只縐着眉頭。把眼光對着芬英。馬利司兩人身上往來亂瞧。似

乎正在那兒大動腦筋的。停了好一下子。方毅然決然說道。兩位聽着。我雖然做了一世的獄卒。却尙沒有到知覺完全消失的地位。所以人家受了冤曲。我老是替他們打抱不平。現在這一件事。我既在昨天晚上答應了。無論如何。決無反悔之理。只是你們兩位應當明白。我所以肯答應。實在是爲了菲立不應受屈。並不是專看那一萬五千法郎面上。只因我失業之後。不能另謀生活。故不得不自爲善後之計。現在你們倆。一時既不能籌集那宗大款子。我亦何必苦苦把這難題目給你們做。爲今之計。只須你們意中。以爲那一天要放菲立。我便那一天去開門。若說今天晚上好。我就即刻動手。那一萬五千法郎。却儘可慢慢拔付。便是今天三法郎。明天五法郎。一些兒一些兒給我都可以。只須不把我老頭兒和兩個小孩餓死就得了。芬英不俟他說畢。卽走上前去。一把抱住了他頸子親嘴。說道。好姑丈。謝謝你。你真慈悲極了。我與菲立馬利司三人。不知怎樣報答你才好咧。說着。回頭向馬利司道。墨歇。你也該謝謝我這慈悲的姑丈咧。馬利司莊容說道。不行。這個辦法。我不贊成。因爲昨天所說的話。便是照數辦到了。我心上還很對不起他老人家。現在半個錢半片兒麵包沒有給他。便要他放棄責任。把好好的職業丟掉。這雖是他老人家一片好意。破格成全。我自問本心。終覺說不過去。芬英聽了此話。幾乎急得怒將起來。連忙高聲喝道。快住着。這話我不要聽。我已打定主義。要救你哥哥。便是你不願。我也要單獨做主。反正又不要你去開那監牢門。回頭向里佛特加道。姑丈。我們就看看菲立。要是他情願走。馬利司也止不住的。里佛特加道。好好。你姪小姐說怎麼。我總怎麼幹。芬英乃改了笑容。向馬利司道。這個時候。可聽不得你做主了。馬利司無言。只得隨着里佛特加同去。於是三人相將出門。里佛特加懷中藏了蓋牛眼燈。打頭領

道。到了監獄門口。里佛特加先開了大門。引着二人進去。然後把門反關了。取出牛眼燈來。曲曲折折。回到菲立那號監房的鐵柵之前。那時菲立已經睡着。芬英輕輕在柵外喚了幾聲。菲立即破夢而醒。睜着惺忪睡眼。從柵中伸出手來。一壁握着芬英。一壁握着馬利司。說道。此刻夜已深了。你們來做什麼。芬英道。前幾天同你說的話。忘了沒有。菲立笑道。那裏會忘記。芬英道。那麼快些兒將衣服穿好。這話一出口。即把馬利司嚇了一跳。心中訝道。了不得。芬英爲何如此粗心。若非立馬上要走。我們外面一無佈置。如何是好。正是急着。却聽得菲立徐徐說道。既到此刻。我爲自求安全之計。除逃走之外。更沒有別種方法。只是我還有幾個問題。第一、我若逃了出去。究竟另有什麼恐懼沒有。第二、逃走之後。那第二步的保全方法。便是躲藏的地方。已經籌備好了沒有。第三、關於日下逃走問題上的種種交涉。已經辦妥了沒有。芬英姑丈那邊的錢。已經交付了沒有。馬利司這三件事。請你一一回答我。馬利司正想開口。芬英早搶着說道。現在什麼事你都不容管。只求你快些穿衣服。說着。從里佛特加手中取過鑰匙。開了柵門。走進去。拿菲立睡時脫下的衣服。一一向菲立身上亂擲。說道。快穿快穿。什麼事不容你管。這種舉動。誠不免失之過於浮躁。只因芬英本是女流。愛人之心甚切。一時得了個機會。便恨不能立時把菲立拖出了監獄。纔快意。事後的辦法。却未曾想到。馬利司便慎重得許多。莊容向芬英說道。姑娘。我們應得真實情形。告訴了菲立。聽他自決進止。因將昨晚與里佛特加所訂辦法。及今日在馬賽之所遇。一一向菲立說了。菲立道。那麼芬英。你姑丈那邊的錢。還沒有交付麼。芬英未答。里佛特加說道。這不打緊。若墨歇自己願意。儘可馬上出去。那錢是小事。將來漸漸交給我便了。菲立聽了不語。低頭一想。我現在逃了出去。雖比

監牢裏自由些。却是自由於法律之外。恐慌之中。既不能常在馬賽市中逍遙度日。又沒有許多旅費給他到外國去做亡命。則出了有形之牢獄。又進了無形的牢獄。豈不是同樣的苦惱。而且里佛特加那筆錢沒有交付。便貿然逃出。便利了我。却苦了這窮苦無依的獄卒。心上太說不過去。想到此地。即搖了搖頭。重新睡了。把被褥向頭頸旁邊拉了一拉。低聲說道。就這麼罷。我還是留在此地的好。芬英見他自己不願逃走。一時心上頗有些憤恨。以爲菲立這人。太不知好歹了。定了定神。又走至榻前。苦苦勸他。說現在既有逃走的机会。若輕輕放過了他。將來機會一過。不特五年的苦工滋味。不易消受。便是照那判決的話。要押往馬塞去遊街示衆。也要把你活活氣死。你何必一時拘執。致貽後悔呢。菲立睨着眼。向芬英面上熟視了一會。答道。好朋友。你這一份好意。我並非不知感激。只因自從進了這牢獄。個人兒沒事做。今天也。想明天也。想覺得自己。從前做事。頗有許多對不起別人之處。若再要對不起你姑丈。叫他半個錢沒到手。便把好好的職業犧牲在我身上。如何使得。現在這逃走的一個問題。既承你姑丈答應。我惟有請我胞弟馬利司。趕快給我籌款。到款子交付的一天。便是我實行逃走的一天。若不幸竟籌不到。我只聽得天由命。儘着這身體。做那不良法律的犧牲便了。

（上卷完）



旃檀室識語

穠豔應居百寶欄  
酥胸玉映殺園單  
瑤池餐是仙人

露早識靈根  
移植難(雲蘭閣)

小是聰明趣  
是靈頗媚喜  
怒傲芬馨曾知早  
慧非庸

福好歛才華  
就典型(樂第)

巨眼天教付女郎  
相如裘馬自清狂  
蕙菲此意誰為

識上口新歌  
出學堂(貝錦)

蒙元帝女妙華師  
古塔秋風落照遲  
自是君身有仙

骨不甘清淡  
掩丰姿(妙華)

俠骨  
傳奇



(第四十四)





◎ 全書二冊 ◎ 價洋五角 ◎

拱宸一埠一切比不上他處獨至北里生涯却與北京之八大胡同上海之福州路蘇州之閶門灣相差不遠地近西湖年來更以鐵路交通頗極繁華熱鬧之觀著者以過來人寫個中事全書共三十二回有聲有色筆墨生香謂為艷情小說可也謂為警世小說亦可也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 伏虎韜傳奇

吳門紅心詞客著 長洲吳梅校

## 第一齣

開宗

(胭脂虎跳上，羅刹女舞雙劍，攔勢追下，跳四金剛，韋馱，細吹打，善財龍女，西相觀音，金面捲鬚螺髮上。)

(醉花陰) 水底泥牛甚時轉。愛河邊茫茫無岸。有多少沈浮海叫蒼天。便慈航高駕三千。怎渡得衆生滿。(禪白) 請菩薩升座。(觀唱) 今日裏提破死關禪。把着那妙蓮花從頭現。(吹打升蓮花寶座) 一花一世界，一葉一如來。若遇酸風起，花殘葉已摧。吾乃觀世音大士是也。指菩提以証禪，幻曇花而救世。怎奈愛河易溺，善岸難登。白鹿袋收不盡世上羣魔，龍牙板打不盡眼前塵夢。以至生菩薩三字，玷辱俺不二法門。獅子吼一聲，嚇破那大千世界。眼見得衆生顛倒，不知幾時才能脫度也。(禪) 菩薩提倡禪宗，修持淨業，怎通達得男女因緣。(觀白) 你每不知俺當日現女人身而度世，見世上的那些婦女呵。

(喜遷鶯) 參不透蓮臺真面。粉骷髏帶翠拖鈿。嬋也麼娟。賣弄他金釵舊款。把著個沒氣兒郎。當執鞭。有甚麼鸞鳳緣。分明是虎狼巢香囚翠貶。幾時把妬海爭填。(禪) 請問菩薩，婦人家妬癖與俺佛門中貪嗔痴一般的結習麼。(觀) 貪嗔痴易戒，妬癖難除。聽我道來。

(出隊子) 他不是情根難剗。多只是沒頭疽把骨髓纏。灑楊枝教咱難救火中蓮。直等到肉化形銷癖自堅。(禪) 不信這等利害。(觀) 你每不信，早有那種妬根的人兒來也。你則看一陣酸風把虎窟翻。(胭脂虎跳上，羅刹追騎下。禪) 羅刹女放胭脂虎下界，從此天下男子又墮粉香地獄矣。

(觀)南無阿彌陀佛。

(刮地風)則見羅刹騰身下九天，渾不是散花女丈室周旋，也不是彩鸞騎虎把文簫伴，一謎價作怪妝顛，把玉爪金牙變翠鬢珠釧，似這般峭南山全身精悍，怕不到鬧釵樓百倍威嚴，一任你厭赤刀佩黃神男兒肝胆，俊梁鴻排成養虎圈，怎禁他煽雌風綉榻酣眠，(禪)還望菩薩慈悲，(觀)伏虎尊者何往，(伏虎羅漢帽、褊衫、執金圈上)來也，一拳打倒黃鶴樓，一脚踢翻鸚鵡洲，蒲團可坐不肯坐，興來伏虎南山頭，菩薩宣召有何法旨，(觀)羅刹女放胭脂虎下界，流毒閨中，特請伏虎尊者降生人世，前去降他，(羅)伏山中猛虎易伏，閨中猛虎難，況那羅刹女向在無遮會上，盜得天龍一指，被伽耶城侍者識破，有此一段孽緣，故把胭脂虎放下塵寰，與他作爲夫婦，受些風流磨折，以了佛門因果，(觀)這宗公案，俺已盡知，只是雌風易長，虎性難馴，播毒衆生，伊於胡底，還望伏虎尊者體俺慈悲之念，下界走遭。

(四門子)呀，非是俺禪燈不照三生案，左袒著男兒半邊，則怕他雌狐假虎威風煽，仗金繩仔細拴，(羅)只恐一墮塵凡，忘却本來面目，(觀)早離祇樹園，適登學士班，這的是選佛場，何妨暫選官，只要孽債完，苦海填，早些兒抽身穩便，(羅)謹依菩薩法旨，(觀)一全送尊者下界去者，(羅)

(水仙子)呀呀呀，呀說法壇，呀呀呀，呀說法壇，到到到，到做了虎嘯藍田英氣滿，想想想，想化人城觸犯天魔，便便便，便結下紅塵冤纏，怕怕怕，怕閨中禍水延，怎怎怎，怎手把那狂瀾挽。



(觀)仗仗仗。仗著你袖裏金圈一綫天。把把把。把著那香牙粉爪。從頭剪。(羅)俺俺俺。俺可也憑佛力去塵寰。(脫帽帶烏紗笑下)(觀白)伏虎尊者降凡。那胭脂虎不能爲害矣。

(煞尾)齊心發下慈悲願。看打破閨房第一關。要天下有骨氣的男兒全著眼。(下)

第二齣 說法(臺懸大雌寶殿匾。小生巾服上)

(鳳凰閣)男兒心性百煉兼金。還硬粉鑪脂鼎。夜橫陳。銷得鬚眉無剩。酸風壓頂。好頭項難強半分。(如夢令)自笑男兒失計。誤讀閨房律例。稽首石榴裙。穀艸終朝無地。頹氣頹氣。好個疲癯夫婿。卑人覆姓軒轅。名生江蘇常州府武進人也。束髮通經。少年入泮。去歲北闈應試。蒙座師馬學士提拔。得中經魁。只是卑人文運雖通。妻室作祟。娘子張氏。有生菩薩之姿容。兼母夜叉之精悍。因此卑人恪守規條。謹遵家法。雖然三十無兒。不敢提及娶妾二字。近日於西廳建一匾額。名曰大雌寶殿。要把那降丈夫的威風。化行天下。那些好事的婦女。又日逐前來。懇告娘子。便命卑人在殿上行走。此時已巳牌時分。娘子將待出來。只索先往西廳伺候。咳。想我軒轅生呵。

(二郎神)真堪哂。俊男兒把威風滅盡。看剪下青衫剛半領。裙腰袖角。終朝襯雨。帶雲來。此已是西廳大雌寶殿。吓娘子吓。你說法臺高高坐穩。逼得大風臺英雄。氣冷忒奇聞。四畏堂當年無此嶙峋。(內傳點介)內邊傳點。娘子上殿來也。(二環捧籤筒引張氏上)

(前腔換頭)釵裙紅閨總領。中宮掌印。聽喝道排衙爭導引。(小生)治下愚夫迎接夫人。(環)起去。(張)看陪堂夫婿。疾忙叉手躬身。了環。(環打千介)你快把臯比鋪墊穩。怕女弟子程門久等。

軒轅生我坐重裯。看外間幾多衣鉢門人。(小生)待卑人傳鼓。(傳三通)(四女上)堂上已傳三棒鼓。門前又駐七香車。(小生)你每都是稟見夫人的麼。(衆)正是。(小生)卑人引進衆婦女稟見。(張)男女有別。汝速退後。(小生應下)(衆)夫人在上。我等參見。(張)列位少禮。吾聞雌雄牝牡。陽不先陰。自古人有夫唱婦隨之說。遂使男兒氣盛。女子道衰。我今現女人身而說法。勢必掃蕩雄風。維持陰教。汝等丈夫。有不遵法度者。各授妙計降之。(旦)奴家帶有首狀在此。求夫人明斷。(張)取來。(環接遞介)丈夫名喚白丁。本是處館先生。不把學徒拘束。長同婢女調情。吓做先生的這般行止。可謂全無師範。(寫介)頭頂硯臺筆架。手捧子曰詩云。罰跪學堂門首。再犯重決其臀。取去。(旦)多謝夫人。(丑)奴家也有首狀在此。求夫人明斷。(張)取來。(念介)朝奉徽州籍貫。夜夜小郎閑串。只尋後戶生涯。把我前門壟斷。吓天下有這等逐臭的丈夫。好生可惡。(寫介)顛倒男女陰陽。真是人倫大變。急須整備牛刀。好試割雞手段。取去。(丑謝介)

(老)老身沒有帶得首狀。只是口稟。(張)講來。(老)丈夫姓趙名仲。進士少年會中。如今告老家居。討個偏房胡弄。(張)怎麼做官的這樣不知法度也罷。憐他年老龍鍾。一切嚴刑不用。罰他侍奉帷房。傾倒夫人溺桶。(老)阿彌陀佛。也勾他受用了。(張)這位因何不開口。(貼)奴家方綉蓮。是方貢士的女兒。雙親早逝。還未嫁人。(張)好未嫁。丈夫先講降丈夫的妙訣。可爲有志氣的女子。三位先回。綉娘留在我家。慢慢的傳授心法。(三)告辭了。從來不假周婆禮。今日方知女子尊。(下)(張)綉娘。

(黃鶯早羅)你待字向閨門。把規條子細論。從今願許傳心印。(貼)仗師門道尊。肯提攜繡裙。他年苦把酸風振。(張)軒轅生。好生看守殿庭。(小生應介)(張)吓。綉娘同我進來。(貼應介)關雎

樛木風詩厭聞、女箴內則、陳編盡焚、把閨房、妬律同、叅訂。(小生打恭介)愚夫軒轅、生恭送、娘子。(環介)免禮。(小生)咳、看這光景、怎不教人不寒而栗、阿呀、老天吓、

(貓兒墜)你心何太忍、坑煞鳳凰裙、無鎖無枷、一罪人、幾時遂我氣凌雲、我也不想別的、只要娘子大發洪恩、賞我一個將就些的了、環得以稍延嗣續、便是萬分之幸、只怕他盛怒之下、風波不測、教我怎生啓齒、只落得跳入葫蘆、悶慢批他雌龍妬鱗、敢惹他鴛鴦杖痕。(環帶帶上)夫人有命、明日朔望之期、善男子到此焚香禮拜、速往外庭打掃去者。(擲帶介)快去。(下)(小生拾帶介)咳、這種勾當、豈是大丈夫幹的、無奈在他管下、只索逆來順受便了、

(尾聲)我甘心謹守閨中命、這做帶兒原是書生本、等只掃不去滿腹牢愁萬斛塵、下

第三齣 探風(八雲童、四沙彌、善才、龍女、韋馱、引觀音上)

(浪淘沙)雙樹法王家、歷劫恒沙、踢毬架箭演三叉、卻被蒲團來打破、笑倒僧伽、吾乃觀音大士是也、奉如來法旨、往天龍寺與丹霞禪師講釋白馬金經、今日回山、童兒每駕起祥雲、回落伽山去者。(衆)領法旨、

(錦纏道)莽天涯、不是效維摩、雲邀散花、只爲一領舊袈裟、待傳燈、教人覓遍丹霞。(內烟火介)何處妖氣直冲霄漢、護法神前去看來。(韋)領法旨。(觀)這也奇怪、既不會感星精、橫當漢楂、爲甚的弄妖氛、纏住金沙、俺心口自嗟呀、豈不是陰風叱咤。(韋上)啟上菩薩、下界係常州府武進縣地方、有一奇妬婦人、陰謀險狠、大作威福、因此煽動妖氛、直冲雲路。(觀)是吓、俺記起三十年前、羅

刹女放胭脂虎下界，曾命伏虎尊者下凡降伏。俺慧眼觀來，那伏虎尊者已投生馬家，官居學士。現在經過此地，護法神帶領司風神將，阻住他的行舟。(韋)領法旨。(觀)你隨處現曇華，早指點牽絲入馬。把當年息壤共巡查。(衆下韋)風神速降。(五風神上)

(普天樂)楚王臺，雄風咤，滕王閣，仙風跨。青萍末吹轉韶華，驀忽地捲石飛沙。尊神有何公幹。(韋)奉菩薩的法旨，布起風陣，往河干走遭。(衆應)向雲頭共踏石，尤風穩教阻住仙楂。(下)(生)黑鬚紗帽青袍末院上。

(引)宦海抽身鬢未華，對江山衿懷瀟灑。身世真同不繫舟，翩翩湖海儘遨遊。平生意氣消難盡，合在元龍百尺樓。下官馬俠君籍隸姑蘇，官居學士，只因夫人早逝，載著後房姬妾，到處遨遊。前日出了潯關，浮舟而下，意欲一探金焦之勝。今已近常州地界，院子分付開船。(末應傳內應鳴鑼開船介)傳話後艙，著春蘭秋菊伏侍四位姨娘出來。(末應傳介內應四姨淨丑了環隨上)三春畫舫歌桃葉，二月清樽泛杏花。老爺。(生)罷了。(二環)春蘭秋菊叩頭。(生)起來，今日天氣晴和，喚你每出來，同向水窗一望。  
(四)老爺請。

(古輪臺)伴星楂，桃根桃葉共浮家。渡頭雙槳休輕打，春帆高掛翠鬢烏。紗同領略江山如畫，雁齒橋橫鴨頭水瀉，嬌鶯乳燕鬥芳華。(韋風神上立四角占旗介)(生衆)春風吹乍猛，然間折柳飛花。(風急介)朝陽影裏，波流漸急，牙檣難把，幾處散飛鴉。(韋風神閃下)(末)好大風。(生)分付停船。(末傳介)(內應鳴鑼停船介)(生)真堪咤，險做了退飛六鷁滯天涯，你每進艙去。

罷（四）是風狂行不得，方信水程難（下）（生）正欲開船趨路，怎奈遇此逆風也罷，且換了便服，獨自上岸閑步一回，多少是好（更衣介）莫笑春風歎寂寥，綠楊影裏且停橈，征衫溷入漁樵侶，誰識天香在絳袍（末）船家打扶手（內應介）（生上岸介）（末）老奴相隨前去（生）不消（末）船家把船泊在馬頭上去（內應下）（生）上得岸來，你看碧裏山城，紅勻村市，常州地界，果然一番好風景也。

（新水令）吳門花月夢中拋，趁烟波，晉陵浮棹，高懷凌日月，浪跡溷漁樵，到處遊遨，莽江山打不盡袖中藁（內齊聲）南無大威大福降，苦降難，撚酸吃醋，無邊身菩薩（生）你看那邊一羣男子，手執名香，口宣佛號，一路禮拜而來，我且閃過一傍（下）（四香人上）

（步步嬌）辦虔誠，同把獅王禱，跳出風波窖，休教犯法條，我每武進縣中一班善男子，便是今朝朔望之期，奉老婆嚴命，往大雌寶殿焚香頂祝，只索禮拜前去，敬熱名香，洪宣佛號，稽首向天，高愿來，生莫帶男兒帽（下）（生笑上）原來都是一班縮頭的男子，好不可笑。

（折桂令）笑伊行短氣兒曹，結隊聯羣，沒了英豪，一謎的泥首長街，叫的喉乾，焚的香焦，又不是蘆荀林，畝依三寶，只奉著胭脂虎，勅令千條，妝盡虛囂，做盡蹊蹺，慈航渡，冤魄空沈，湮繫經罪孽難消（旦內兇聲）天殺的，跪在學堂門前去（生）何處惡聲驟發，我且看來（丑網巾單衣，眼鏡頭頂大硯台，手捧書包，呆上）咳。

（江兒水）本是斯文客，翻將禍患招，泥中謹守康成教（跪介）（生）老兄請了（丑）重任在身，恕不回禮（生）請問老兄，為何這般模樣（丑）學生白丁，只為與了頭，講了幾句閑話，老妻得知，罰學生長



跪在此（生）請問老兄平日作何生理（丑）你不見我頭上頂的手內捧的麼（生）吓莫非是一位處館先生（丑）豈敢（生）讀書人最有氣骨，何故受制於妻孥（丑）你不曉得，如今怕老婆的，偏是讀書人。更利害（生）爲何（丑）豈不聞孟子云：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我丈夫也，彼婦人也，我安得而不畏乎（旦持篋暗上）天殺的，你同那個說話（丑）不曾講話，好好的跪在此（生）嚶，豈有此理（旦）阿，你是什麼樣人，前來管我每的家事（生）我且問你，人家娶老婆何用（旦）單管丈夫（生）啣吓（旦）阿，啣反了（唱）你帮風助月，真堪笑。把閨房律例，輕勾掉。我也不與你理論，天殺的快些起來（丑）多謝奶奶釋放（旦）隨我進來，把這打學生的竹篋，重砍一百（生）還該存些先生的體面（旦）嚶，全甚師門禮貌，夏楚收威，原是先生業報（摘耳下）（生）老先生失陪了（下）（生）天下有這等怕老婆的先生，真是奇聞了。

（雁兒落帶得勝令）他本是坐經幃翰墨曹，全不想撐硬骨把英雄表，憑仗他蠢紅顏赤棒，驕管甚麼好膝蓋黃金造，呀，則見他頭頂著硯臺高，手捧著舊書包，踏不著風月文章，竅倒犯了烟花法令，條堪嘲，甚顏面把鼻比靠，推敲這的是鈍冬烘，沒下梢（丑提刀追雜上）阿呀，（僥僥令）宮刑何處躲，狹路怎相饒（抱生）救命吓（生）你這婦人，爲何白日持刀（丑）他是我的老公，喚做汪朝奉，在典舖刮上了個小郎，把我前門都冷落了，因此今日宰掉他的那話兒（生）天下那有妻子下丈夫腐刑之理（丑）割掉了大家撒開（生）不許動手（丑）我是管我的老公，與你何干，閃開，恨狂夫別走風流竅，俺待要斷蒂除根絕禍苗（追下）（生）世間竟有這等潑婦，真是愈出愈奇。

了。

(收江南)呀、觀著他莊嚴羅利態兇驍、厮瀾著家鷄野鴛怎開交、要把那靈犀一點付屠刀、笑痴兒胆搖、任婆娘氣驕、逗得俺滿腔義氣貫雲霄、(淨紗帽紅袍白滿鬚撥馬桶上)(見生急下)

(生)呀、這人好像趙年兄、爲何見了我躲避進去、待我喚他出來、噲、趙年兄、(淨上)那個喚我、(生)是小弟、(淨)原來是馬年兄、因何來到敝地、(生)偶爾風阻河下、到此閑步、你手中捧的是怎麼東西、(淨)吓、這是老荆的印信、(生)恭喜年兄、如今棄方就圓了、(淨)休要笑話、實對你說了罷、前日小弟老興發作、納了一房小妾、蒙老荆從寬發落、著在內房權掌印信、(生)只怕失了官體、(淨)這叫做官不離印、(生)好個官不離印、怪道此間多是悍戾婦人、原來年嫂在這裡領袖、(淨)老荆那有這般法力、不瞞年兄說、此間有一婦人、高建大雌寶殿、教導那些婦女、降伏丈夫、所以小弟亦受其累、(生)那婦人是誰家宅眷、(淨)便是軒轅生的老婆、(生大驚介)阿呀、軒轅生是小弟上年主試北闈、取中的門生、不想他妻子這般胡爲、(淨)吓年兄、

(園林好)他顛金釵華堂坐、高倡酸風閨房性、喬把我輩英雄盡掃、(內叫介)掌印的上司、文書緊急、還不捧印過來、(淨)來了、內衙立等用印、年兄得罪了、(生)小弟還有話講、(淨)噯、閑言語慢嘮叨、緊要件且勾銷、(下)(生大笑介)不想帶烏紗的也弄出這般醜態、真個世風日下矣、

(沽笑酒)帶烏紗挂絳袍、帶烏紗挂絳袍、偷擁了俊多嬌、甘心做抱糞螭、擲把前件銷、似這般奴顏婢膝折倒了舊官僚、阿呀且住、我想軒轅生的妻子、十分利害、受其教者、尙且盡遭荼毒、那

軒轅生之苦况，更不待言矣。空負著鷄林鳳表，斷送在鴛帷綉堡。有甚麼凌雲賦艸，都變作銷魂舊稿。他呵，心豪氣豪，打抹做驚弓病鳥，呀，怎提出粉團脂窖。吓也罷，我如今回到舟中，命家奴尋下一所房屋，竟同姬妾，僑寓於此，必要顯個神通，奪取妬婦之氣。一則救出軒轅生，二則教天下那些潑婦人看了榜樣。

(尾聲)我來提倡男兒教，要把那雌風壓倒，做一個砥柱中流，把積弊矯下。

#### 第四齣 學閥 (四秀才上)

(縷縷金)新奇事，忒荒唐。頭巾都壓匾，好難當。要把威風掃，紅顏出相。(丑)我輩武進學中

一班老朋友，便是可恨軒轅生的老婆，率領婦女，欺壓丈夫，弄得我輩男子，出頭不得，因此傳集學中朋

友，到老師處去告他。(淨)噲，老兄，他是舉人的老婆，只怕老師管他不著。(外末)豈有此理，風化攸關，難

道老師作不得主。(淨)請問告他什麼。(丑)告他個不守妻綱。(淨)不中用，如今潑悍婦人，遍地皆是，那

裏告得這許多。(外末)告他個私行邪教。(淨)吃醋撚酸，婦人家常事，算不得邪教。(丑)依老兄便怎麼

(淨)依小弟主見，告他個私建寶殿，圖謀不軌。(三)阿唷，好大題目，果然老兄的刀筆利害。(淨)不要說

了，一同見老師去。明倫堂上整夫綱，秀才要強項。(丑)到了門斗，門斗(雜上)門斗，餓成乾，癩成老

爺，窮作可憐蟲，列位相公，到此何干。(四)稟見老師。(雜)老爺這兩日不會客。(丑)爲何。(雜)同奶奶爭

祭丁的胙肉，被奶奶抓破了臉，因此不好會客。(淨)師生之間，相見何妨。(雜)如此待我傳稟，老爺有請

(付冠帶滿面血痕上)官窮真吃苦，妻老尙撚酸。(衆)老師(付)原來是衆位年兄，請坐。(衆)恭喜老師，

面上紅光萬道，定有陞官之喜。(付)休得見笑，這是你師母的照顧。(淨)只怕不是師母的照顧，是貴門生老婆的照顧，或者有之。(付)這怎麼說。(淨)去年高發的貴門生軒轅生的老婆，率領婦女欺壓丈夫，因此傳播毒流，殃及學校。(丑外末)老師爲藝林師表，尙當立挽頹風，主持名教。(付)老夫自顧不暇，何暇管別人的閑事。(淨高聲念)吓老師。(付急掩淨嘴介)休要高聲，恐怕裏面師母知道，就要累及老夫了。(淨轉低聲介)那軒轅生的老婆呵。(唱)

(別銀燈)他本是兇頑無兩，喬妝做釵樓主將，把河東獅吼爭提倡，要傳遍短轅藜杖。(衆)可憐此間一方男子，無不受其荼毒，因此衆門生具一公呈，求老師嚴究。(付)年兄每又來了，他是個孝廉的妻子，况又無大犯，難道好教老夫去拿他不成。(淨)怎說並無大犯，請老師看此公呈，便知利害。(付接看介)爲私建寶殿，圖謀不軌事，阿呀，這事從何而起。(淨)不瞞老師說，他家建一匾額，名曰大雌寶殿，號召那些男子，逐日焚香禮拜。(合)那規模氣象，竟同王宮御殿一般，端詳盧家畫堂，頓改作靈和建章。(付)了不得了，不得了，門斗過來，取板簽一枝，速拿軒轅生老婆回話。(雜)小的不敢去。(付)爲何。(雜)怕小的老婆要打。(付)你老婆要打我老爺保。(雜)奶奶打出堂來呢。(衆)門生保。(付)列位年兄的夫人，打到此間，怎麼料理。(雜)這個只好小的保。(付)阿呀，此事不好，還要斟酌。(淨)老師不須斟酌，這個無非紙糊老虎，嚇他一嚇而已。(付)這還使得，取板簽硃筆過來。(雜應取付隨意寫介)取去。(雜應付走來聽我分付)

(前腔)他雌羅刹天生兇相，這板簽呵，無非是妝模作樣，你因風使舵，休胡撞，怕惹起風波。

千丈（雜）這個小的在行，閑人閃開，紙糊老虎來了。（下）（衆）門生告辭（付）且慢，老夫煮得豈飯半鍋菜湯一碗，與列位年兄同享。（衆）又要打擾老師。（付）老夫雖在這裏做個窮官，那排場是少不得的。（衆）足見老師慷慨。（付）年兄請。（衆）不敢，老師請。（付）如此老夫引導。（內作冊灶聲）（付望介）阿呀了不得。（衆）敢是春風亭倒了。（付）不是。（衆）想是尊經閣坍了。（付）也不是。（衆）如此什麼響。（付）老婆聽說學生請客，把鍋灶都爬坍了。（衆）吓，如此門生告退。（付）老夫也不敢奉留。（合）匆忙，師生散場，難消受酸羹腐湯。（付先下）（丑）阿唷，餓得慌了，怎麼處。（淨）不妨，同我吃肝腸湯飯去。（外末）又露出本相來了。（下）

第五齣 喬逼（張氏上）

（卜算子）綉閣度金針，傳授鴛鴦計。（貼上）本是女孩家，演出夫人戲。（見介）（張）綉娘，你來我家，那些閨房律例，雖已精通，只怕那降丈夫的家法，尙未揣摩純熟，今日無事，索性指授與你。（貼）不瞞夫人說，奴家祖太太，原是個降丈夫的班頭，造下五色棒，傳授祖母，祖母傳授家慈，家慈臨歿時，交付奴家，以爲日後妝奩之用。昨日已從家中取到，今日操演一回，倘有不到之處，求夫人點撥。（張）已出家傳，定非淺學，管家婆取綉娘的五色棒過來。（老應取棒上）孫夫人房中寶劍，柳娘子座上青藜，夫人五色棒有了。（張接看棒上字介）三世家傳，妙吓，古色斑斕，真是傳家之物，綉娘好生操演一回。（貼）領命。（場面用鑼鼓貼卸衣裙執棒舞介）

（叨叨令）卸下了翠生生金鳳襖，芙蓉袂。綉房中走不得桃花馬，潑翻身撒慢在春風榭。



(鑼鼓介) 我是一個莽裙釵，我是一個莽裙釵，嚇得那男兒怕，險些兒驚破了胆也麼哥，險些兒落掉了魂也麼哥。(鑼鼓) 便打下個滿天星，只當耍。(小生急上) 忽報春風座，飛來霹靂符。(貼誤打生肩痛，貼笑下)(張) 你未奉中軍號令，擅闖娘子軍容，是何道理。(生) 卑人有要事，稟知娘子。(張) 有何要事。(生) 學師發下板簽，立拿娘子回話。(張) 他是個沒陽氣的窮官，敢拿我掌陰教的良婦。(生) 他說娘子的罪名，倒也不小。(張) 我有何罪。(生) 說你私建寶殿，圖謀不軌，豈非是滅門之禍。(張) 滅門滅門，請你自去擔承。(生) 阿呀，這事是娘子惹出來的，怎教卑人擔承起來。(張) 吓，這兩日棒頭略鬆了些，就是這樣放刁管家婆，借綉娘的五色棒一用。(生) 現今身負重傷，告娘子免打。(張) 你身為孝廉，難道沒有年家世誼，解得此圍，倒向我來饒舌。(生) 如此容卑人想來。(張) 好個不濟事的男子。(生帶末上) 欲扶男子氣，先挫婦人威，下官前日，賃下住房，安頓姬妾，今日無事，去看軒轅生。(末) 這裏已是。(生) 通報。(末) 門上那位在。(淨老僕上) 主人無氣色，賓客有光輝，是僭人。(末) 馬學士拜。(淨) 少待。(進介) 相公馬學士拜。(小生) 好了，座師到了，待卑人接他進來，同議解圍之策。(張) 咄，且去接他進來。(小生) 說我出迎。(淨) 相公出迎。(下)(小生) 吓，恩師。(生) 賢契。(進介)(小生) 恩師請上，待門生拜見。(生) 不消，只行常禮。(小生) 從命。(生) 這位。(小生) 是門生的敝房。(張見介) 大人。(生背白) 果然像個利害的婦人。(張) 大人請臺坐。(生上) 坐。張傍坐。小生。跣。促。生。呆。看。介。你。也。坐。了。(小生對生斜對張揖介) 告坐了。(生冷笑介) 請問恩師，幾時來到敝地。(生) 只因拙荆去世，載著姬妾，到處遨遊，偶見此間山水頗佳，暫爾僑寓於此。(小生) 門生尚未候安，反蒙恩師先降，伏乞恕罪。(生) 好說。(張假嗽) 小生作會意介。(生)

吓(張)噯(生)賢契爲何欲言又止(小生)話是有一句只是不好啟齒(生)但說何妨(小生)這因敝房一時遊戲在西廳上建一匾額名曰大雌寶殿可恨那些多事的朋友說他私建寶殿圖謀不軌竟向學師處呈告今蒙恩師到來拜懇洪慈排解此難(起揖介)(生)吓這事想因令正闈教太嚴之故所以人心不服至有此舉爲今之計速將殿上匾額撤去將寶殿改作新房納下一房姬妾那時令正賢德之名播於中外此圍不解自解矣(小生驚慌打恭介)這個門生不敢與聞(張)撤去匾額尙可勉強從命若說娶妾兩字(生)便怎麼(張)噯

(風入松)請將此話再休提(生)怎麼是休提(張)自有閨房成例(生)閨房之例出於何典(張)一鞍一馬曾牢記到白首從無相棄(生)他今年逾三十膝下無兒便娶妾也不妨(張)古人說三十授室並未聞三十娶妾渴司馬當年見機何曾聘茂陵姬(生)閑說

(前腔)豈不聞班姬四戒是閨儀嫉妬須防物議古人云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眼前沒個承祧器怎不許金釵旁娶(張)門生無後與老師什麼相干難道你中了十八房的門生個個包他養兒子不成(生)吓門生無後竟與老師無涉(張)差也不多(生)冷笑介(只怕門生的妻子私建寶殿圖謀不軌弄出滅門大禍倒有些干涉老師吓也罷我如今回去作速草成奏章先向金階出首去者(立起介)調停話從今慢提且折証是和非(走介)(小生急拉住介)阿呀恩師

(急三鎗)你本是寬洪量汪洋度垂恩庇且恕他持閨律遵尊命話蹺蹊(生)噯怎容得狂梟獍雌蜂螫來相抗請試我姜桂性風雷手敢誰欺(坐介)哈哈有這等事(張背介)他靠着座

師的威風，把我這等欺壓，吓有了，我且將機就計，少不得仍落我的圈套之中。（轉介）吓，大人不須發怒，人家娶妾，也是一樁美事，只是此間粗釵塗粉，那里尋得個佳麗來。（生）這個不勞你費心，下官三日內，遴選宜男之女，送到此間，與他爲妾。（張）到包得乾淨相。（小生揖生介）全仗恩師作主。（生）豈敢。（小生揖張介）多謝娘子寬容。（張）且看。（生）吓，賢契。

（風入松）男兒豪氣與天齊，休爲榴裙短氣。（小生）是。（生）便是你那令正，不是我苦苦責備他，婦人須識從夫義，那潑酸釵樓須避。（張嬌聲）領教領教。（生）告別了。（小生）學師處，還仗恩師解救。（生）不須多囑，他知道是我的門生，諒來也不好十分多事，你速備了香車，大開東閣，下官三日內，送新人過來成親也。（出介）休管著閨中妬妻，穩看取鳳鸞棲。（小生打恭介）門生送恩師。（張丟椅介）嚙。（小生跌介）（生大笑下）（小生）阿呀，娘子這般發惱，教我怎好相見，只得膝行而前，吓，娘子，這事成與不成，全憑娘子作主，休要氣壞了身子。（張）我也不氣別的。（小生）氣著什麼來。（張）氣你當初讀什麼書，中什麼舉子，弄出這樣沒倫理的座師，前來管人家閑事。（小生）這事是愚夫不肖，累及娘子了。（磕頭介）

（前腔）求伊不必恨前非，萬事都由天意，况今已墮牢籠計，且自從容商議。（張）有甚商議，我往常間教導那些婦女，不許丈夫娶妾，不想今日到先輪到我家，咳罷，且輸漢室三分鼎。（行介）（小生）卑人陪娘子進房。（張）你自後跨進這重門戶，重重打斷你的股拐，自有陳平六出謀。（下）（小生起介）阿呀，聽娘子這般口氣，不是我軒轅生喜星照命，到是我禍事臨頭了，才曉得天下那些娶小老婆的一個

個都是擊由自作，從今後溫柔路迷，吃不盡舊酸齏。下

### 第六齣 賣身

(旦肩插布標寫賣身葬父四字哭上)

(山坡羊)遠迢迢家鄉無路，痛生生紅顏誰顧。慘淒淒椿庭夢杳，急煎煎難把我羈愁訴。奴家謝蘭芬，姑蘇人氏，自從覓親見背，隨父親來到常州，一病奄然，歿於旅邸。奴家典盡釵梳，草草盛殮了，今欲扶柩還鄉，送他入土，了却我一樁心事。無奈囊中乏鈔，借貸無門，沒奈何只得插了標兒，賣身葬父。在大街上行了一兩日，沒人歇保，今日再到僻靜小巷，喊叫一回，吓賣身，空叫呼，咽喉聲漸漸枯，春風知傍誰家戶。做了個流落天涯冷燕雛，空逋苦啼痕付夜烏。阿呀難扶病腰身，倒路途。

(倒地介)(老內)巷門外何人喊哭，佛婆同去看來。(丑佛婆隨上)香風吹貝葉，花雨落袈裟。(見旦介)原來是位小娘子，佛婆扶他進來。(丑扶介)小娘子，扶你到菴堂裏面去坐坐。(進介)(旦)師父，請問小娘子，姓甚名誰，家居何處，因甚這般狼狽。(旦)師父聽稟。

(降黃龍)聽訴根苗，謝氏蘭芬，住籍姑蘇。(老)因何來到此間。(旦)伴嚴親到此，命蹇時乖，客死窮途。(老)原來令尊死了，你如今待怎麼，歛歛旅魂，飄泊要歸葬，先人墟墓。(老)可有葬費。(旦)插高標，微軀拚賣，送他歸土。(老)

(前腔)嗟呼，一片孝心，萬種愁腸，盡情傾吐，我慈悲心性，怎不教人憐他孤露，佛婆你幫扶。往常托鉢，曾識遍朱門綉戶，有誰個明珠千斛，待聘釵梳。(丑)師父，你好不懂事，常州城裏，自從軒轅夫人，立了閨條，那個大胆的男子，敢出錢買妾，只怕白白送到人家，還要被人打出門哩。(老)

有這等事（旦）阿呀，我好命苦也。

（黃龍滾）癸癸一命孤，癸癸一命孤，錯走亡羊路。爹爹吓，怎得借錢神，送伊骸骨歸邱墓。只怕風雨蓬茅，羈魂啼苦，咳罷，別先靈早尋個投繯所。（丑）不要著急，我想起一個人家來了。

（老）你想起那一家（丑）前巷新遷來的一位馬學士，他家裏有四房姬妾，諒來是個慣討小老婆的主顧。我如今領他前去，靠佛天保佑，或者此事可以成功，亦未可知。（唱）

（前腔）他金釵列艷圖，他金釵列艷圖，不怕旁人妬。況且小娘子這樣姿容，管取滯溫柔，黃金好買佳人賦。（老）你方才說常州城裏沒有大胆的男子，出錢買妾，爲何又有這一家（丑）阿彌陀佛，常州城裏，那裏有這樣大胆的男子，那學士是蘇州人，所以不服王化的。（老笑介）（丑）他是化外男兒，雄風難阻。小娘子同我前去，撞門茶早些吃，無就誤。（老）且到裏面用些素齋，再去未遲。（旦）只是打攪不當。（老）好說。

（尾聲）徧紅閨吃盡娥眉醋，怕此去投生無路。（丑）全仗我方，便的媒人胆氣粗。回下

### 第七齣 選妾（生上）

（解）二醒）惟書生蹇遭獅吼，施奇策彈壓釵樓，出茅廬第一功，勳奏畫凌烟半幅，衾綯下官馬俠君，前日去看軒轅生，與那妬婦賭氣，許下三日內遴選宜男之女，送他作妾，今已第三日了，只是玉人尙杳，金屋難開，如何是好，我堂前早把青鸞約，臺畔難將駿骨求，空搔首，除非是調停風月，與婦同謀。姬妾每那里（四旦上）曾從記室陪紅線，不向高樓效綠珠，老爺（生）罷了（四合）喚我



## 第

## 十

## 集

每出來、有何分付、(生)非爲別的、前日許過軒轅生、送他一妾、如今吉日已臨、佳人難得、故此喚你每出來、一同商議、(四合)我每初到此間、那些媒婆們未曾相熟、急切里那裏討得出個人來、(生)難道好回他不成、(四合)吓、房中兩個粗使丫頭、請老爺細看一看、將就充得去、省了多少周折、(生)也罷、且喚他每出來、(旦)春蘭秋菊快來、(淨)付應上、臘利臘利、頭上毛稀、小脚小脚、橫量一尺、春蘭秋菊叩頭、(生)起來、(付)老爺、吾俚拉屏風背後、聽咂大家姨娘丟商量、要討啥個姑娘、送拉軒轅生丟去、像我春蘭個樣人物、只怕充得過勾哉、(生)我要選宜男之女、你頭髮也沒半根、如何去得、(付)老爺、真正外行、養兒子用勿著頭髮勾了、(生)到底難同衾枕、不用、(淨)我秋菊沒那光景、(生)這樣一雙大脚、也去不得、(淨)聞得那軒轅生勾家婆、凶惡異常、若討子小脚伶仃勾姑娘、卽好磨滅殺哉、像我貴樣大脚、惹我一惹、我就賞俚一脚、(生)太粗蠢了、也不用、(付)秋菊姐、我里有仔個樣人物、怕無處嫁家公了、勿要拉里搯賣弗值錢、(淨)是吓、少弗得鬪搶得來、(付)主人不識貨、(淨)屈殺兩青衣、(下)(四合)這兩個了環、你都不中選、諒來今日的吉期、斷斷赴不及了、

(前腔)禿廝兒不堪箕帚金蓮子、又欠風流怕裏王、呆守陽臺岫、俏玉娥不下雲頭、(生)今日若選不出個人來、只怕妬婦之心、遲則生變、這事又要決撒了、我人前枉設金膝誓、倒做了戲語、難封桐葉侯、空搔首、早難道天孫影斷迴、卻牽牛、(闕坐介)(末上)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啟上老爺、後巷尼菴中佛婆、帶領一個少年女子求見、(生)那女子何來、(末)說是要賣身的、(生)快喚進來、(末)是佛婆、老爺喚你每進去、(下)(四合)這也來得湊巧、(丑旦上)小娘子這里來、

(旦唱)

(破陣子)強搵顛邊珠泪、含羞趨步華堂。(丑)佛婆叩頭。(生)起來。(旦)賣身女子謝蘭芬叩見。(生)請起。(四合)好個停當的女子。(生)果然生得齊正女子、你那賣身的緣故、細細說與我知道。(丑)小娘子、快點對老爺說嘍。(旦)大人在上、念謝蘭芬呵、

(漁家傲)本是個烟月吳門舊女娘。(生)倒與下官同鄉。(旦)隨侍嚴親、飄流異鄉。(四合)可憐。(旦)猛然間客路將身喪、閃煞我針綫空箱。(生)原來他父親歿了、無力殯葬。(丑)便是。(旦)因此上、忍淚含羞、拚著這庸姿病妝、免得個旅櫬淒涼、棄路旁。(生)這又何難、下官也是蘇州人、早晚著家人送你父親靈柩回去、一應殯葬之費、都是下官一力承辦。(旦)若得如此、恩同再造。(丑)你好造化、就在此伏侍老爺罷。(生)今日是我揀定吉期、領他裏面梳妝去者。(四合)曉得、巧借嬌姿全舊約。(旦)忍拋素服換新妝。(下)(丑)恭喜老爺。(生)你那謝媒菲敬、少停送來。(丑)多謝、告辭了。(生)有慢。(丑)好個有福氣的女娘。(下)(生笑介)他只知道下官納寵、那知道別有妙用、

(攤破地錦花)笑他行錯打個糊塗眼、看咱主張要把那桃李門牆、今夜裏巧借春風吹開、巫幘軒轅生你撞入翠雲鄉、費煞我老平章。(向內)速喚鼓樂四名、綵轎一乘、伺候。(內應)四旦引旦華服上。未排翠帳三杯酒、先正春風八寶環。(旦)老爺在上、賤妾(欲拜介)(生急止介)住了、今日不是下官娶妾、有個娶妾人家所在、下官著人送你前去、

(麻婆子)勸娘行、休把休把劉郎認、桃源在那廂。(旦)謝恩公、肯把肯把金釵護、榴環誓

不忘(末上)鼓樂綵轎已經齊備請新人上轎(四旦合)小娘子請上轎罷(旦)老爺同列位夫人在上待謝蘭芬就此拜別(生四旦合)不消(合唱)泪痕空自濕新妝女兒踪跡浮萍樣(末)打轎上來(生)此去將何往有甚的鬱金堂(末旦同下)(四旦合)謝蘭芬此去一定落入妬婦的圈套老爺怎麼處(生)這個不妨下官自有妙算正是隨他惡婦降龍計別有英雄伏虎韜(分下)

## 第八齣

奇枷(末引鼓樂綵轎引旦上)

(六么令)香車輕載擁春風長街短街一天好事兩和諧催秦女下簫臺今宵歡樂真無賽今宵歡樂真無賽倉卒間不曾問得大叔今日你家老爺到底嫁千金嫁令妹(末)什麼千金令妹送個女子與門生家去作妾(吹手)我每在武進縣中當了十七八年的吹手從不曾看見人家娶妾你家老爺那裏來這樣大胆的門生(末)便是軒轅孝廉的府上(吹)阿疇(盡發抖介)(末)爲何發戰起來(吹)不瞞大叔說我家老婆都在軒轅夫人教下若是我每送妾前去不但被他打個半死還要回去受老婆的刑法可憐見饒了我每這場買賣罷(末)豈有此理這是你每趁錢的行業(回頭見轎夫)你爲何也睡倒在此(轎)阿疇大叔我的胆都嚇碎在這裏了你快些馱了新娘去罷(末)這個成什麼體統前面便是軒轅孝廉的府上快些起來掙扎兩步(轎)沒奈何拚命抬但是一到了門就要溜的噯(末)這也由你(行介)樂人都散盡綵轎強支吾這裏已是打轎進去(進轎介)大叔請了(冷笑介)還算我輩是不怕事的好漢(下)(末)有人麼(老上)何人探虎穴此地覓鸞棲你每是那里來的(末)奉家主馬老爺之命特送新娘在此快請軒轅相公出來(老)相公打扮尙未停當請大叔先回致意馬老

爺改日踵門叩謝。(末)曉得好了，脫了這場干係了。(下)(老)夫人有請。(張帶二丫環上)

(引)閨閣犯條科，下馬威今番試我。(老)夫人新娘到了。(張)什麼新娘，難道教我迎接他不成，

(老)過來見了夫人。(旦)夫人在上，賤妾謝蘭芬叩見。(張冷笑介)我道馬學士送來的一定是個好貨，原來妖妖燒燒，一個引丈夫的騷婢，丫環把他的首飾衣衫，盡行除下。(環應介)(旦)苦吓。(張)好嬌聲。(旦唱)

(桂枝香)驚魂未妥，泪痕先墮。(張)你這般撒嬌，難道由你不成。(旦)那裏有百兩嚴妝，消受他一場掀簸。(張)快些動手。(環拔簪脫衣)(旦)這風波奈何。這風波奈何。殘梳剩裹，算是新人結果。(跪介)賤妾投生到此，還求夫人大量。(張)我家沒有大量，只有大杖。取家法過來。(環應)請夫人驗杖。(旦)阿呀，賤妾並無過犯，告夫人饒恕。(張)這是金輪皇帝下的妬律。凡婢妾入門，先打一百殺威棒。(旦)阿呀，夫人吓，你慢摧磨，只求寬恕，鴛鴦棒，莫作淒涼打鴨歌。(張)打鴨歌，打鴨歌，打死你這賤賊婆。(打介)(小生俏上作搓手諸態)(環)相公偷看新娘。(張)拿過來。(環應解汗巾套生介)犯夫當面。(小生跪介)(張)這樣跪法，到像拜堂的模樣，掉轉來。(小生)是。(張)在此教訓他幾下，你就這般疼惜，前來庇護。(擲杖介)拿去偏要你代我重打。(小生)卑人有生以來，只會受打，不會打人。(張)你當真不會也罷，待我活活的敲死他。(旦)阿呀。(小生)娘子，不要閃了手，卑人情願代勞。(張)也不怕你不打。(小生假意做勢仍打空處介)啐，這樣不稱手的東西，要他何用。(丟杖介)(張)阿呀，私行賣法，亂我堂規，反了反了。

## 第

## 十

## 集

(前腔)你偏心忒過、欺咱柔悞、打抹起赤棒威風、簇擁著黃金高座。(小生)卑人怎敢。(張)打便寄下、取新製的如意枷過來。(環應)如意枷有了。(小生)這是什麼刑法。(張)這叫做連環雙鎖齊眉案。(小生)要他何用。(張)專枷那些恃新寵、逆妻命的犯夫犯婦。(小生)這個卑人勉強領戴、做個不出家的君子、只求饒恕了女子罷。(張)豈不知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小生)于歸伊始、求免了這一遭。(張)好不識抬舉、這正合著之子于歸、宜其家人的吉兆。丫環把犯夫犯婦一齊枷將起來。(旦哭介)(小生)這拘囚奈何。(旦)這拘囚奈何。(合)連環雙鎖倒做了齊眉功課。(環)稟夫人、犯人上枷。(張)管家婆帶去耳房、好生看守、若有些風吹草動、速來報我。(老)曉得。(旦)阿呀、這是那里說起。(小生)休要悲啼、這還是你我的造化。(老)這般模樣、還說是造化。(小生)哪、細摩拏、縱難交頸、成連理、還喜抬頭近翠娥。(下)(貼上)未曾諧鳳侶、先已鬧蜂衙、夫人好個頑皮家法。(張)不是這等處法、怎出得我胸中惡氣。(貼)他兩個還是從犯、還有個首犯馬學士、未曾處治。(張)我已安排妙計在此。(貼)有何妙計。(張)聞得他斷弦已久、待我訪個利害的女子、與他爲妻、那時迎娶進門、大大的鬧他一場、以雪我今日之恨。(貼)只是急切里那裏有這樣的女子。(張)吓、就借重綉娘、你助我一臂之力、何如。(貼)本領淺薄、只恐替師門出醜。(張)休得過謙、綉娘、

(錦堂月)你是個帳下姣娥、閨中女俠、傳家棒法無訛、打起娘子軍旗、管教掃蕩羣魔。(貼)盼不到、灑上威嚴、且學驪山烽火、從今後、看奏捷香閨、大家來賀、

丫環、你明日便往馬家說親、成功之日、自有重賞。(環)從古道強將手下無弱兵、我同子賽金小妹



一淘去哉式（張）好著你二人前去，須要成功。（二環）同這是勿消說得個（貼）夫人之見，正該如此。（張）此舉全仗綉娘（貼）夫人，我想（張）想什麼（貼）我想只恐有負夫人之命，豈不是替師門出醜了。（環）愛，綉娘，弗必貪味，怕識羞得個，我里明朝去做子媒人，是你到子馬家里去，是賊梗賊梗哉。（做手勢介）（貼）啐（張）休得多講，還不進去。（環）是哉（下）（張）綉娘，同我進去。（貼）是（張）綉娘，方才馬家送來這一個賤婢，可處治得好。（貼）是好一個妙法，只是太難爲了新郎。（張）管什麼難爲不難爲，正該如此的處治，明日綉娘到了馬家，須要與我大大的報仇。（貼）是哉（張）不施紅粉計，怎得我心平，隨我來。（同下）

第九齣 隨機（二環上）

我做丫環伶俐，專會鋪床疊被，賽金賽銀雙婢，雌老虎叫我出來豎尾。（一環）賽金妹子，（一環）賽銀阿姊，那哼（一環）我里到子馬老爺丟去沒，那哼說法。（一環）一點亦弗難個，說我奉夫人之命，謝子馬老爺了，差我里兩個來，做個媒人，通知生旺，送一個新娘娘過來，搭老爺做親。（一環）好，竟賊介說法沒哉。（二環）倘然馬老爺問起新娘娘那哼個人品，那哼個標致，那沒那哼個回答。（一環）個是一點亦弗萬難個。

（秋夜月）道新娘體態輕，舉止多齊整。娉婷嫵娜鶯聲嫩，芳齡二八正相應。只要巧機關，見景，使得他馬翰林有興。（一環）弗差個，我里走吓。（同下）（末上）不因漁父引，怎得見波濤。我乃馬學士府中院子是也，昨奉老爺之命，送一新娘到軒轅老爺那里，連我的胆幾乎嚇碎，幸得無事回來，這也是我的祖宗有靈，今日老爺出外採風未回，你看日已過午，不免伺候則個。（二環上）一路問信，幾里

是馬老爺個公館哉，門上阿有六個丟（末）什麼人（二環）是我里（末）吓，你每是那里的女娘，到此何幹（二環）大叔，我里是軒轅老爺丟來個，奉我里夫人之命，謝吓丟老爺了（末）如此少待，我家老爺未回（二環）等軒沒哉（內白）老爺回府（末）吓，老爺回寓了，你每且在門房少待（二環）曉得哉（下）（生上）

（引）雖施香餌去，怎得石鯨降（末）啓老爺，軒轅老爺那里，差二名婢女在外，說奉夫人之命，來謝老爺（生）著他進來（末）是二位呢（二環）那說（末）老爺著你每進見（二環）是哉（末）來來來，進去須要小心（二環）曉得個（末）這里來，過來見了老爺（二環）馬老爺，我里兩個叫賽金賽銀，見老爺，夫人分付，則作我俚立，勿作我俚坐（生冷笑介）住了，你每有何話講（二環）夫人說謝生吓

（一封羅）謝你喜事成，仗言和伊意靈，抵多少女貌郎才三生定。故此差我里兩個來，替老爺做媒人，夫人說禮無不答，也送個多姣美娉婷（生）吓，哈哈，你家夫人也遣你每來與我做媒麼（二環）正是哉（生）如此你每回去，上覆你家夫人，說下官見了庚帖，是然是端正聘金財禮，擇日迎娶便了（二環）革沒及是個哉，庚帖已經端正拉里個哉，請老爺收好子，我俚夫人說，勿要老爺個聘金財禮，只要請老爺叫端正子六局行嫁，搭新娘娘明朝一牽來，沒便哉，我俚去哉，明朝送親來，勒吃吓老爺個喜酒哉，試往同來，支應承允，我們取步由來捷徑，休得沈吟，管取明晨好事成，老爺，我俚告辭哉（下）（生）哈哈，不出我之所料，這個妬婦的行爲，已入我彀中矣（末）老爺這事什麼緣故（生）試看來日，便明白了，正是慢施調虎離山計，制服貪狼妬婦心（下）

第十齣 伏吼（淨扮秋菊上）

（普賢歌）閨房侍奉做工夫，作了梅香沒奈何，年華二十多，大壳風菱便是我，列位，阿曉得我是馬學士丟革了頭，小名叫做秋菊，合府里革人道是我生得胖大了，起我一個綽號，叫啥大壳風菱，我里我爺，年紀四十多哉，房屋裏有子四位姨娘，算起來亦穀你受用哉，囉里曉得近日到常州來住子，白相相，有一個門生娘子，倒替老爺做起媒人來哉，老爺竟信准仔討俚做填房，晚正聽得說革個新小姐，姓方，人物倒生得齊正，勒標致革，單差說性格奇凶異常，嫁妝裏有一對五色棒，比子我革臂膊也粗囉，說是祖宗三代相傳下來，打家公革傢伙，將來我哩老爺，只怕亦要受著骨革累革來，閑話少說，今朝就是好日，要過門來，不免打扮打扮，伺候看新人哉，弗知春蘭阿姐，阿曾打扮好革來，（付扮春蘭上）

（前腔）厨房燒火做工夫，禿髮光頭沒奈何，年紀三十多，沒柄葫蘆就是我，阿哨，秋菊妹子，倒老早打扮好里哉，老爺說派我搭咂承值新房，聽見說新娘子凶得勢革，我俚要小心點革，服侍沒好，（生同四旦上）

（泣雲歸）今夕喜晴和耳聽笙歌歡樂，（四旦同福介）我等恭喜老爺，（生）你每不要向我道喜，我倒在此替你每發愁，只怕你每的禍患到了，（四旦）老爺何出此言，（生）你每難道不聽得新娘子十分利害，你可曾見嫁妝裏這一對五色大棒，將來不知何人開手哩，（四旦）阿呀，這等全靠老爺與我每作主，（生笑介）你每且不要慌，大凡婦女的伎倆，不過數端，稍不遂意便哭，若哭了，不靈便，妝病，妝病，不靈便，尋死，男子漢，只要能耐過這幾個關頭，便不致墮其術中了，少停他見了你每四人，定有一番發作，

第

十

集

他若是罵你每走開勿理他若是哭你每以鼓樂亂之他若尋死你每共誦往生神咒送之果然他有悔心我也不爲己甚（四旦）我等謹遵老爺訓誨便了（生）少停見面防摧挫惟恐新娘搜索尋根懊惱多伊且權時進內躲（生先下）（旦）他是個老爺的正室論理我每姊妹們不該唐突他今既奉老爺之命只得依計而行便了（內作細樂二婢執花燭引生冠帶貼鳳冠紅袍同上）三生石上前緣定四畏堂中後慮多共道人情思燕婉終教佛力勝修羅（坐介）夫人我和你跡同萍水緣結絲蘿偶吹弄玉之簫遂接梁鴻之案誠乃下官之幸也（貼）妾生長儒門夙嫻姆教君果無虧士行妾自恪守女箴（付淨引四旦上）夫人我俚四位姨奶奶拉里叩見夫人（貼厲聲介）這些都是什麼樣人（付）革固才是我俚老爺勾姨娘呀（貼）阿呀堂堂學士不思修身齊家養這些妖妖嬈嬈的賤婢擾亂閨門我眼睛裏寔在容不得這樣人（生）吓既是夫人不願相見你每且各自回房去罷（四旦應下）（生起更衣介）（淨上）老爺四位姨奶奶說今夜頭本來備仔酒席替老爺餞房勾新夫人既弗肯容留阿可以請老爺到俚丟房裏去坐坐罷（生笑介）這也使得（下）（貼斜看介）呀世間竟有這等的事情

（前腔）一隊女嬌娥妝扮得如花幾朶把郎君誘得精魂安（內作樂介）他徑去別尋歡笑撇我一個人冷清清在這空房裏面獨坐無聊欲抖威風無奈何呀按不住心頭火（立起除冠卸袍）

介阿呀罷千休萬休不如死休我且卸去冠帶尋個自盡便了（付上）夫人老爺說好時好日爲陰動氣若活得弗耐煩也弗難勾老爺送革一條大紅汗巾拉里請夫人只管好處升天沒哉（出汗巾介）（貼呆介）阿呀方綉蓮吓方綉蓮你聰明一世懵懂一時你聽了軒轅夫人的話道是婦女威風可以橫行閨閣

那里曉得天下還有剛強不屈的男子，我只好撥轉頭來，改絃易轍了。丫環，你去請老爺來，我自有話說。  
(付) 呖哉。下(生上)(貼) 相公請坐，聽我道來。妾聞婦道無成，以順為正。元是人間常理，不幸我誤聽人言，以致自生荆棘，今後知過必改了。

(千秋歲) 悔形孤。此是當年誤。願今宵一切收科。古來仕宦人家，元有三妻四妾，今後任憑相公罷。金屋多嬌，金屋多嬌，總不用倉庚療妬。  
(生笑介) 呀，夫人，你元是極聰明有智慧的人，何苦

聽那惡婦的調唆，今既如此說，從此夫唱婦隨，上和下睦，豈不是人倫之大樂。春蘭，快快去喚四位姨娘出來，與夫人行禮。  
(付應下)(四旦同上) 夫人請上，容我等叩見。(同拜介) 夫人，你可受他每半禮。(貼)

衆姊妹方才多多冒犯，可恕了我愚蠢，不曉世事罷。  
(四旦同) 夫人說那里話來，我等在夫人宇下，全仗恩庇。(合唱) 趁良時，花筵坐，趁良緣，花星過，受用些兒個拜夫人，賢德度量寬和。

(越恁好) 一堂和氣，一堂和氣，頃刻喜心窩，鴛鴦衾畔，從此不遭磨。  
(四旦) 老爺，吓你今夕交歡情更多，美滿屠蘇，賀君家，新人兩兩歡娛過，賀君家，襄王神女陽臺路。(同下)

此折千秋歲越恁好二曲，原刊本大誤，少填六句，自來無此格式。先生四種曲，係石琢堂所刻，已在先生易簣之後，未經詞學名家細校，故有此失也。  
丁巳六月吳梅注

第十一齣 釋柳 (粉旦扮張氏上)

(引) 南面紅顏能有幾，雌風茂盛稱奇。我張氏氣憤難平，皆爲了那個謝蘭芬的賤婢，雖然連那不成才的一同枷號，我想起來，終非了局，這便如何。  
(二環上)



(引)送得綉娘成合卺，歸家奉覆殷勤。夫人送到革哉。(粉)吓送到了。(三環)送到哉，堂才拜革哉。故歇是馬老爺搭子綉娘是，只怕多多化化勾。(粉)吓。(三環)弗必說哉，夫人是過來人，亦明白拉丟。(粉)吓。如此，你二人去對管家婆說，把那連環雙鎖齊眉枷的兩個犯人帶來發落。(三環)吓，曉得。(下)(粉)旦

(瑣窗寒)細思量展轉籌疑，撩動春心意已迷。今宵獨處，風月淒淒，與丈夫美事。且學于飛。想人生百年有幾。(老旦)二環擁生旦枷上。啟上夫人，枷犯當面。(粉)吓。管家婆把這枷開了。(三環)奉命開枷。(小生)好了，夫人開恩了。(粉)把這賤婢交與管家婆，廚房粗用。(老旦)是。(旦)苦吓。(粉)賤婢還不快去。(老)這里來，這里來。(扯旦下)(小生)夫人。(跪介)(粉)吓。奴家放便放了你，你可感激我麼。(小生)多謝夫人，卑人銘感之至。(粉)如此起來了環掌燈。(三環)吓。(粉)我同老爺進房。(小生)夫人請。(粉)快攆馳進房和你赴佳期，閑文事且休題。(下)

## 第十二齣

## 反計

(生携貼手同上)(秋菊隨上)(生)

夫人，昨宵難爲了。(貼)好說。(生)夫人，我和你三生有幸，得遂于飛，此乃天作之合，却也虧了你令師之妙計，哈哈。(貼)休得取笑。(淨)我去拿茶來吓。(下)(生貼合唱)

(尾犯序)欣喜上眉梢，不負花朝歡樂桃夭。昨晚一度歡娛，頓使魂消，堪效憑奇計芳心。掀縱今幸同心合好。(貼)相公，我想奴呢，幸逢君子，不失閨儀，但爾令門生之正室張氏，身在迷途，不知作何結果，就是相公送去的這個謝蘭芬，在那里受他凌辱百般，將來生死若何。(生)夫人之慮不錯，待我慢思妙計，安排便了。同思想，秘韜奇計定功高。(貼)吓，相公，我倒有一奇計在此。(生)有何奇

計(貼)

(前腔換頭)休嘲。非敢弄虛囂。假捏空詞。佯言虛報。相公你須假言各省舉子，多要進京會試。著人先請了軒轅生到這里來。(生)賸假捏會試，請他到這里來，甚好。只是這個謝蘭芬，怎生調度，羨有奇才，賺出文察，可保。今再思蘭芬謝氏，另再籌是何計妙。吓，有了，若得軒轅生到了這里，想那張氏必不容謝蘭芬在家。(貼)是吓，相公見識，一些不差。(生)那時我再思奇計，拚得個真真假假，顯得計兒高。(淨上)老爺夫人，請進去用茶。(生)吓，你去對院子說，叫他明日到軒轅相公那里去，催他進京會試，不可遲誤。(淨)吓，是哉。(下)(生)夫人請。(貼)相公請。(合唱)

(尾聲)諒他此事誰能料，久後方知奇妙。(生)要試那張氏行爲作何了。(同下)

此尾犯序二支所用韻平仄不調，且第二支換頭句法迥異，又多填數句，不合八句二十七板之格，因改正之。試與琵琶何曾想著那功名一曲相合。云霜崖詞人老梅注。

### 第十三齣 催試(末扮院子上)

欲治閨中妬，全憑肘後方。自家馬學士府中一個院子，便是奉老爺之命，催促軒轅相公進京會試，只得前去走遭。轉過紅藥徑，又到綠槐牆，有人麼。(淨上)來哉來哉，是六個，原來是馬府上的一位大叔，來做啥。(末)奉家主之命，今當寶興大典，催促你家相公進京會試。(淨)故是大事體滑。(末)現在老爺差我進京，有隻便船在河下，相公若去會試，請收拾行李，即刻登舟，便是在下伏侍前去。(淨)故是極好哉，大叔請叵門房裏坐介歇，吾進去稟聲夫人介。(末)曉得。(虛下)(淨進介)喂，老太婆，請夫人出來。(粉旦帶老

## 第

## 十

## 集

且上牀頭牢繫偷情堵，堂上忙來啟事人，怎麼說？（淨）馬府上差個管家拉里。（粉）他又來胡纏了，回他去。（淨）爲子正經事務來勾疇。（粉）有甚正經事？（淨）說今當寶興大典，催促相公進京會試，阿是正經事務？（粉）如今試期尙遠，何必要他催促？（老旦）阿呀夫人，老婢看來，相公在家與那女子，萬難割捨，早晚那里防閑得許多，如今趁此機會，打發相公出去，豈不省了許多的閒氣？（粉）且想介，這也說得有理，對淨介，你去回覆來人說，我這里擇下吉日，收拾進京便了。（淨）夫人弗必揀日脚哉，馬府上現在有人進京，船在叫現成丟，弗如趁貴勾便，收拾收拾下船，就托渠丟勾人，伏侍得去，阿覺省事點？（粉）且對老旦如此，你快去收拾行李。（老旦應下）（粉）且丫環，解了繩索，放相公出來。（內應介）（小生）上脫離活地獄，掙札死工夫，娘子。（粉）你座師著人前來，催促你上京會試，快些收拾前去。（小生）卑人不去。（粉）爲何不去？（小生）前番鄉試，僥倖得中，經魁，弄出這個座師來，連累娘子受氣，今番會試，倘然得中，又弄出個座師，那時，娘子兩面受敵，更要埋怨卑人了，因此不願前去。（粉）你無非迷戀著那賤婢，把這話兒來支吾我，（小生）卑人怎敢。（老旦拿行李上）夫人，行囊在此。（粉）蒼頭，你將行李拿去，交付來人，押他卽刻前去，正是非圖夫壻封侯日，且免閨中惹禍苗。（帶老旦下）（小生）咳，倉猝之間，催人就道，連那蘭娘也不能一別，好難爲情也。

（九迴腸）聽驪歌。一時催唱不容咱。片刻商量意中人。難訴離愁。賬忍別淚下。蘭堂。（末上）相公出來了。（淨）行李拉里，相公是交托叻勾哉。（末）曉得。（淨）居來會哉。（下）（末）相公這里來。（小生）咳，似這般秦嘉上路空攜手，倒不如蘇季辭家自擔囊。真惆悵。（末）相公，休要愁煩，我家老爺在家。

候送（小生）正要拜別恩師，駕幃阻隔扶風帳。借離亭便道趨躡。還只怕金釵磨盡三分氣。玉笋難傳一瓣香。慚愧煞男兒相。余相公請進（小生）相逢處，訴不出這慚惶。末老爺有請（生）引來真樂國，勾出假慈航（小生）恩師（生）吓賢契（小生）恩師請上，待門生叩別（生）不消叩別，請坐下（小生）從命了（生）院子過來，把相公的行李安頓在西書院，並備酒筵伺候（末應下）（小生）不勞恩師費心，門生就要起身的（生）到那里去（小生）進京去（生）誰教你去（生唱）多蒙恩師的美意（生大笑）介）好個呆漢，我那個著你進京，無非借此爲名，暫且脫離苦海（生唱）

（清商七犯）只爲風波獄，起畫堂，累男兒把冤債償，假龍門跳出枯魚，贗桃花巧護鴛鴦（小生）蒙恩師這般保護，真起死人而肉白骨矣。斟量。鰥生幸得離禍網，我尋思起轉自神傷（掩淚介）（生）爲何掉下淚來（小生）唱）痛他粉悴脂憔，捱盡淒涼，深閨屈棒，從今獨自承當（生）原來記挂蘭芬，這又何難，你且安住我家，看我畧施小計，包管明珠歸舊掌，背春風，打合鸞凰，我平生氣爽，肯容著晨雞高唱（小生）請問恩師，計將安出（生）令正夫人是城中的主帥，學生當以女子兵破之（小生）好個女子兵，不知要用多少（生）學生如淮陰將兵，多多益善（小生）如此說來，娘子軍破在旦夕矣（末）上酒筵已安排在西書院中，請老爺主席（生）賢契同老夫到西書院中去，暢飲一杯（小生）是（合唱）共傳觴，安排客館，待築合歡堂（同下）

此二曲最耐唱，亦最難唱，處處到家，字字着力，先生神於音律，如此益見前數曲舛律處，是刻者之過矣。丁巳六月吳梅注

第十四齣 贗聘（淨華服笑上）

（秋夜月）打扮喬粧出新腔調，人人道我真闊套，誰知全把東君靠。這衣巾撮俏，那男兒假冒，呸！丟道是我嗆人了，區區非別翰林院侍讀學士經筵講官北闈主考馬嫡嫡親親小家婆，身邊一勾得用了頭秋菊阿姐綽號大亮風菱勾，便是老爺道是我身材茁壯，面孔肥胖，走路又像個男相，教我著子貴副行頭，打扮子個財主老官，帶子二百兩鑽鉛銀子，到軒轅生丟門上，看勾機會買渠手勾小老婆出來，弗知搭啥鬼棚，且弗管渠啥意思，我且去開開心介。

（駐雲飛）擺擺搖搖賣弄風流學富豪，弗好哉，閃子腰里哉，讓我慢慢能介擺，妝點衣衫俏，梯櫛蓮花貌，矇著意買多嬌，虛脾偷燥，咦，一陣子勾擺，竟擺到拉里哉，讓我踱得進去，喂，呸，丟。阿有落巧勾小老婆拉，丟屋里賣個把拉，我白相相，阿呀慢來，記里亦弗會開啥賣小老婆的棧房，那哼走上門去打合，弗要大亮風菱變子，剝光孬，薺就露出本相來哉。休得胡行，洩漏春風竅，且拉門口頭踱介幾踱，等個把人出來，打聽打聽，勒介，我且偷傍閒門仔細瞧。（虛下）老且上，不毒不妬，不妬不毒，醋瓶醋甕堆滿一屋，我家夫人自從相公進京去後，把那女子百般凌辱，又說他養在家中，畢竟是個禍根，趁著相公未回，早早把他出賣，只是一時之間，尋不出個主顧，方纔忽然性起，着我到官媒家去商議，夫人在房中立等回音，只得忙去走遭。（行介）淨暗上，還弗見有人出來。（老且撞淨介）淨，呌，呸，是嗆人拏我財主相公得來一撞。（老且）老身有些心事，失於照應，得罪了。（淨）認子差沒就罷哉，我且問呸，有嗆心事，老且，不瞞相公說，我家主人新娶一位姨娘，大夫人不容於室，要把他出賣，着我到官媒婆家去商議。



(淨)故曉湊巧煞哉。(老旦)有甚湊巧。(淨)吾相公是蘇州人，拉記里開勾當舖，弗曾帶得家眷，思量要個把兩頭大，既然畀丟要賣姨娘，吾相公作成子，畀貴注生意沒哉。(老旦)這是妙極的了，可要看看人物。(淨)弗消看得革，畀丟貴樣人家，大約弗爲坍扳革，但是要幾化財禮銀子。(老旦)但憑相公分付。(淨)一包椒二百兩銀子沒哉，阿好，但是今日接子聘，明朝就要做親革丟。(老旦)這個老身不敢作主，請相公外廳少坐，待我稟明夫人，自有回報。(淨)到曉弗差革。(進介)阿呀，一團酸氣，像個賣小老婆個人家，故是二百兩銀子，畀先送子進去。(老旦)曉得。(淨)快燥點出來，吾相公是性急頭人嘍。(老旦)這個自然，到自個好主顧。(下)(淨笑介)二百兩頭鑽鉛銀子，是出脫革哉。

(前腔)隨意成交，偷把低銅換，阿嬌賺出坑人窖，誰識機關妙。(老旦上)姻緣姻緣，事非偶然。(淨)夫人那，哼說。(老旦)夫人說，主人不在家，沒人寫得婚書，二百兩財禮已經收下，明日喚一乘轎子，悄悄拾去便了。(淨)啥個悄悄能，明朝叫子一肩花轎，還要吹鼓打喇叭，自家來迎親拉。(老旦)這也但憑相公作主。(淨)吾里蘇州人，討兩頭大，有數要大排場革，嚟仗你做藍橋，風流會早，等待明朝準備香車到，佇看銀河駕鵲橋。(淨)別過哉。(下)(老旦)這事雖然辦得快燥，只是那蘭娘曉得，未免尋死覓活，怎麼處，啐且圖堂上夫人樂，那管閨中女子愁。(下)

旃檀室識語

夏五。六。月。偶。隨。朋。好。經。過。趙。李。十。年。琴。酒。回。首。都。  
非。笛。韻。粉。痕。有。李。驀。宮。牆。之。感。秋。深。思。哀。不。復。欲。  
出。乃。述。一。瞬。所。賞。以。留。永。感。

焚。尾。春。傳。白。傅。詩。江。頭。星。月。有。哀。辭。陳。王。一。枕。遊。仙。  
夢。解。識。劉。楨。平。視。時。(璣玉)

去。國。猶。聞。著。卜。居。一。時。詞。賦。盡。瓊。琚。文。人。骨。相。佳。人。  
命。一。例。當。年。誤。讀。書。(綠嫺)

虎。步。龍。驤。若。有。神。論。詞。差。復。近。蘇。辛。微。嫌。掉。首。遊。行。  
後。輸。與。微。雲。殘。月。人。(藏珠)





著 生 石

漱 上 海



# 十姊妹

廉

相 真 之 黨 白 拆 女 上 海

此為海上漱石生所作漱石生

生長滬濱交遊廣闊見聞滋多

本編所叙十姊妹事乃近日女

拆白黨以色列人攫取金錢之

真相重重黑幕從未有揭出

个中人物以大家姬妾女校學

生為大多數其設想之巧妙構

局之離奇尤有積世虔婆無賴

律師等為之提調而主持實情

實事一無諱飾異於近日鑿空

捏造諸書讀者幸分別觀之

角 五 元 一 價 定 册 六 書 全

代 售 書 局 中 華 各 省

發 行 書 局 文 明 上 海